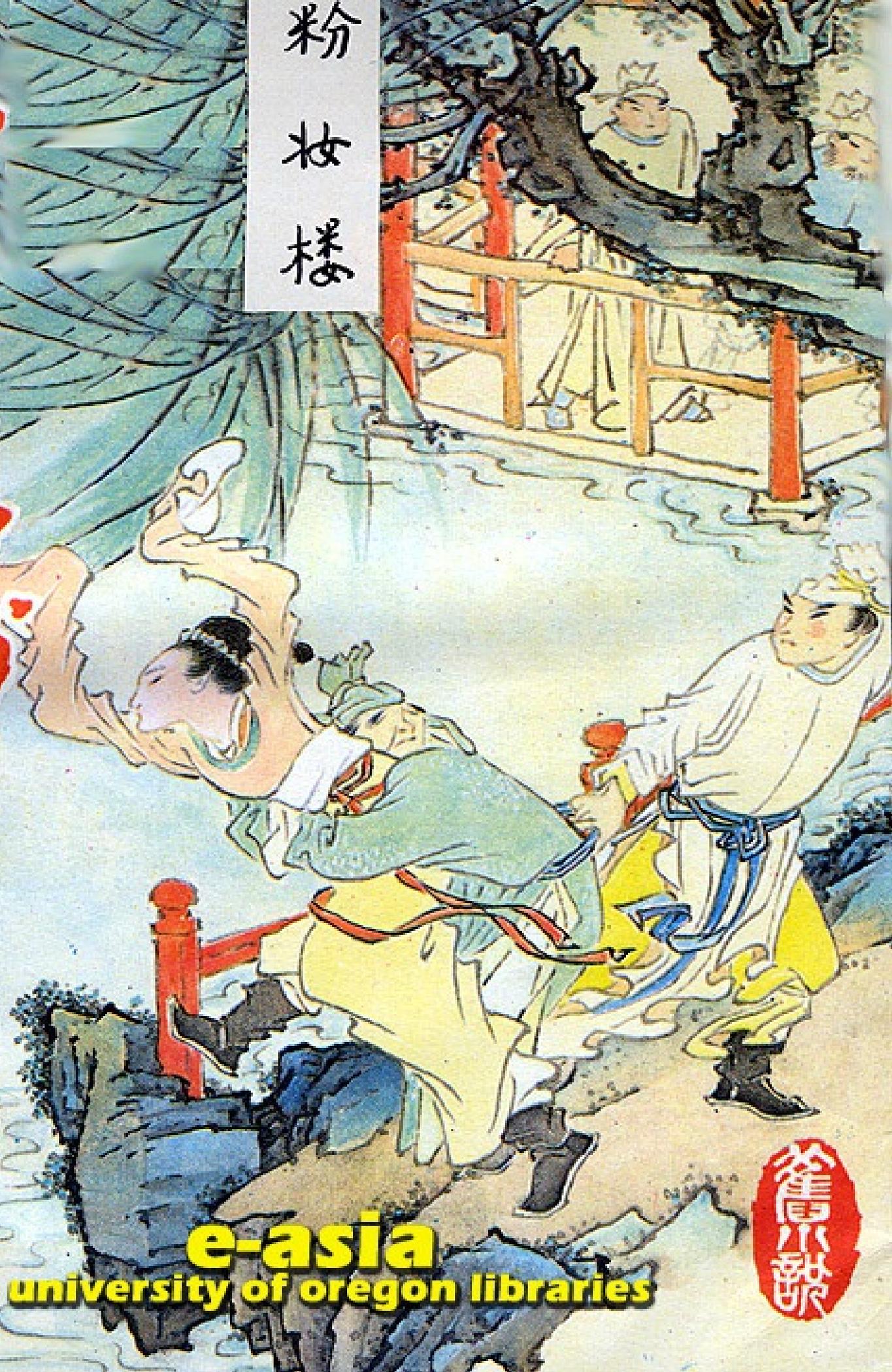


新
艷
樓

粉
妝
樓



e-asia
university of oregon libraries



Fenzhuanglou

粉妝樓

Luo Guanzhong

羅貫中

第一回

系紅繩月下聯姻折黃旗風前別友

詩曰：

光陰遞嬗似輕云，不朽還須建大勳。
壯略欲扶天日墜，雄心豈入駑駘群。
卻緣否運姑埋跡，會遇昌期早致君。
為是史書收不盡，故將彩筆譜奇文。

從來國家治亂，祇有忠佞兩途。盡忠叫為公忘私，為國忘家，常存個致君的念頭，那富貴功名總置之度外。及至勢阻時艱，仍能守經行權，把別人弄壞的局面從新整頓一番，依舊是喜起明良，家齊國治。這才是報國的良臣，克家的令子。惟有那奸險小人，他祇圖權震一時，不顧罵名千載。卒之，天人交怒，身敗名裂；回首繁華，已如春夢，此時即天良發現，已悔不可追，從古到今，不知凡几。

如今且說大唐一段故事，出在乾德年間。其時，國家有道，四海升平，那一班興唐世襲的公侯，有在朝為官的，有退歸林下的，這都不必細表。

單言長安有一位公爺，乃是越國公羅成之后。這公爺名喚羅增，字世瑞，夫人秦氏所生兩位公子：長名喚羅燦，年一十八歲，主得身長九尺，臂闊三停，眉清目秀，齒白唇紅，有萬夫不當之勇，那長安百姓見他生得一表非凡，替他起個綽號，叫做粉臉金剛羅燦。次名羅琨，生得虎背熊腰，龍眉鳳目，面如敷粉，唇若涂朱，文武雙全，英雄蓋世，這些人也替他起個綽號，叫做笑面虎羅琨，他二人每日里操演弓馬，熟讀兵書，時刻不離羅爺的左右，正是：

一雙玉樹階前秀，兩粒驪珠頷下珍。

話說羅爺見兩位公子生得人才出眾，心中也自歡喜，這也不在話下。祇因羅爺在朝為官清正，下詢私情，卻同一個奸相不睦，這入姓沈名謙，官拜文華殿大學士、右丞相之職，他平日在朝專一賣官鬻爵，好利貪財，把柄專權，無惡不作。滿朝文武，多是他的門生，故此無一個不懼他的威勢，祇有羅爺秉性耿直，就是沈太師有甚么事犯在羅爺手中，卻秋毫不得過問，因此他二人結下仇怨。沈謙日日思想要害羅爺的性命，怎奈羅爺為官清正，無法可施，祇得權且忍耐。

也是合當有事，那一日，沈太師正朝罷歸來，忽見眾軍官傳上邊報。太師展幷一看，原來邊頭關鞬鞞造反，興兵入寇，十分緊急，守邊將士中文取救。太師看完邊報，心中大喜道：“有了！要害羅增，就在此事！”

次日早朝，會同六部，上了一本，就保奏羅增去鎮守邊頭關，征剿鞬鞞。皇上准本，即刻降旨，封羅增為鎮邊元帥，限十日內起行。

羅爺領旨回家，與秦氏夫人說道：“可恨奸相沈謙，保奏我去鎮守邊關，征討鞬鞞。但是盡忠報國，也是為臣分內之事，祇是我萬里孤征，不知何時歸家，丟你們在京，我有兩件事放心不下。”太太道：“有那兩件事，這般憂慮？”羅爺道：“頭一件事，奸臣當道，是是非非；我去之后，怕的是兩個孩兒出去生事闖禍。”太太道：“第二件是何事？”羅爺道：“第二件，祇為大孩兒已定下云南貴州府定國公馬成龍之女，尚未完姻，二孩兒尚且未曾定親。我去不知何日才回，因此放心不下。”夫人道：“老爺言之差矣，自古道：‘兒孫自有兒孫福，莫替兒孫作馬牛’。但愿老爺此去，旗幟得勝，馬到成功，早早歸來。那時再替他完姻，也未為晚。若論他二人在家，怕他出去招災惹禍，自有妾身拘管。何必過慮！”當下夫妻二人說說談談，一宿晚景已過。

次日清晨，早有合朝文武并眾位公爺，都來送行。一氣忙了三日，到第四日上，羅爺想著家眷在京，必須托幾位相好同僚的好友照應照應。想了一會，忙叫家將去請三位到來。看官，你道他請的那三位，頭一位乃是興唐護國公秦瓊之后，名喚秦雙，同羅增是嫡親的姊舅；第二位乃是興唐衛國公李靖之后，名喚李逢春，現任禮部

大堂之職，第三位乃陝西西安府都指揮使，姓柏名文連，這位爺乃是淮安府人氏，與李逢春同鄉，與羅增等四人最是相好，當下三位爺聞羅爺相請，不一時都到越國公府前，一同下馬。早有家將進內稟報，羅爺慌忙開正門出來迎接，接進廳上，行禮已畢，分賓主坐下。

茶罷，衛國公李爺道：“前日多多相扰，今日又蒙見召，不知有何分付。”羅爺道：“豈敢，前日多多簡慢。今日請三位仁兄到此，別無他事。祇因小弟奉旨証討，為國忘家，理所當然，祇是小弟去后，舍下無人，兩個小兒年輕，且住在這長安城中，怕他們招災惹禍。因此辦盃水酒，拜托二位仁兄照應照應。”三人齊聲道：“這個自然，何勞分付！”

當下四位老爺談了些國家大事，早已夕陽西下，月上東山，羅爺分付家將，就在后園擺酒，不一時，酒席擺完，敘坐入席，酒過三巡，食供兩套。忽見安童稟道：“二位公子射獵回來，特來稟見。”羅爺道：“快叫他們前來見三位老爺！”祇見二人進來，一一拜見，垂手侍立。李爺與柏爺贊道：“公郎器宇不凡，日后必成大器。老夫輩與有榮施矣！”羅爺稱謝。秦爺命童兒另安盃箸，請二位少爺入席。羅爺道：“尊長在此，小子理應侍立，豈可混坐！”李爺與柏爺道：“正要請教公子胸中韜略，何妨入座快談？”羅爺許之，命二人告罪入席，在橫頭坐下。那柏文連見兩位公子生得相貌堂堂，十分愛惜。原來柏爺無子，祇有原配張氏夫人所生一女，名喚玉霜小姐，愛惜猶如掌上珍珠。張氏夫人早已去世，后娶繼配侯氏夫人，也未生子。故此，柏爺見了別人的兒女，最是愛惜的。當下見了二位公子，便問羅爺道：“不知二位賢郎青春多少，可曾恭喜？”羅爺道：“正為此焦心，大孩兒已定下云南馬親翁之女，尚未完姻，二孩兒未曾匹配。我此去，不知何日才得回來代他們完娶。”柏文連道：“小弟所生一女，意欲結姻，祇恐高攀不起。”羅爺大喜道：“既蒙不嫌小兒，如此甚妙！”遂向李逢春道：“拜托老兄執柯！自當后謝。”正是：

一雙跨鳳乘駕客，卻是牽牛織女星。

李逢春道：“柏兄既是同鄉，羅兄又是交好，理當作伐。

祇是羅兄王命在身，后日就要起馬，柏兄不久也要往陝西赴任，此會之后，不知何時再會，自古道：‘揀日不如撞日’。就是今日，求柏兄一紙庚帖，豈不更妙！”羅爺大喜，忙向身邊解下一對玉環，雙手奉上，道：“權為聘禮，伏乞笑留！”柏爺收此玉環，便取三尺紅績，寫了玉霜小姐年庚，送与李爺，李爺轉送羅爺，道：“百年和合，千載團圓恭喜！”羅爺謝之下盡，收了庚帖，連秦爺也自歡喜，一而命公子拜謝，一面重斟玉液，再展金樽，四位老爺祇飲得玉兔西沉，方才各自回府。

羅爺自從同柏爺結親之后，收拾家務，過了兩天。這日奉旨動身，五鼓起馬，頂盔貫甲，裝束齊整，入朝辭過圣上，然后回府拜別家堂祖宗，別了全家人，有兩位公子跟隨，出了越國公府門。放炮動身，來到教場，點起三萬人。小三軍擺齊隊伍，祭過帥旗，調开大隊，出了長安，吶喊搖旗，一個個盔明甲一隊隊人馬高強。真正號令嚴明，鬼神惊怕！怎見得他十分威武，有詩為証：

大將承恩破虜臣，貔貅十萬出都門。
捷書奏罷還朝日，麟門應標第一人。

話說羅爺整齊隊伍，調开大兵，出了長安。前行有藍旗小將報道：“啟元帥今有文武各位老爺，奉旨在十里長亭餞別，請令施行！”羅爺聞言，傳令大小各軍扎下行營，謝過圣恩。一聲令下，祇聽得三聲大炮，安下行夸羅爺同兩位公子勒馬出營，祇見文武兩班一齊迎接道：“下官等奉旨在此餞行，來得遠接。望元帥恕罪！”羅爺慌忙下馬，步上長亭，与眾官見札。慰勞一番，分寶主坐下早有當職的官員擺上了皇封御酒、美味珍肴。羅爺起身向北謝恩，然后与眾人序坐。

酒過三巡，食供九獻，羅爺向柏爺道：“弟去之后，姻兄几時榮行？”柏爺道“多則十日，總要去了。”羅爺道：“此別不知何時才會？”柏爺道：“吉人天相，自有會期。”羅爺又向秦爺指著兩位公子道：“弟去之后，兩個孩兒全仗舅兄教訓！”秦爺道：“這個自然，何勞吩咐！但是妹丈此去放开心事，莫要憂愁要緊。羅爺又向眾人道：“老夫去后，國家大事全望諸位維持！”眾人領命。羅爺方才起身向眾人道：“王命在身，不能

久陪了。”隨即上馬，眾人送出亭來。

一聲炮響，正要動身，祇見西南巽地上刮起一陣狂風，飛沙走石，忽聽得一聲響亮，將中軍帥旗折為兩段。羅爺不悅，眾官一齊失色。

不知吉凶如何，下回再看。

第二回

柏文連西路為官羅公子北山射虎

話說羅爺見一陣怪風，將旗吹折，未免心中不悅，向眾人道：“老夫此去，吉少凶多，但大丈夫得死沙揚，以馬草裹尸還足矣！祇是朝中諸事，老夫放心不下，望諸位好為之！”眾人道：“下官等無不遵命。但愿公爺此去，旗杆得勝，馬到成功，早早得勝還朝！我等還在此迎接！”大家安慰一番，各各回朝覆旨。祇有兩位公子同秦雙、柏文連、李逢春三位公爺不舍，又送了一程。看看夕陽西下，羅爺道：“三位仁兄請回府罷。”又向公子道：“你二人也回去罷。早晚侍奉、母親，不可在外游蕩！”二位公子祇得同三位老爺，灑淚牽衣而別，羅爺從此去后，祇等到二位公子聚義興兵，征平韃靼，才得回朝。此是后話，不表。

單言二位公子回家，將風折帥旗之事，告訴了母親一遍。太太也是悶悶不樂，過了兒日，柏文連也往陝西西安府，赴都指揮往去了，羅府內祇車了秦、李二位老爺常來走走。兩位公子，是太太吩咐無事不許出門，每日祇在家中悶坐。不覺光陰迅速，秋去冬來。二位公子在家悶了兩個多月，好坐得不耐煩。那一日清晨起來，祇見朔風陣陣，瑞雪飄飄。怎見得好雪，有詩為証：

滿地花飛不是春，漫天零落玉精神。
紅樓畫棟皆成粉，遠水遙嶺盡化銀。

話說那雪下了一晝夜，足有三尺多深。須臾天霽，二位公子紅爐暖酒，在后園賞雪，祇見綠竹垂梢，紅梅放蕊。大公子道：“好一派雪景也！”二公子道：“我們一個小小的花園，尚且如此可觀，我想那長安城外山水勝景，再添上這一派雪景，還不知怎樣可愛呢！”

二人正說得好時，旁邊有個安童插嘴道：“小的適在城外北平山梅花嶺下經過，真正是雪白梅香，十分可愛！”

我們長安這些王孫公子，都去游玩：有挑酒肴前去賞雪觀梅的，有牽大架鷹前去興圍打獵的，一路車馬紛紛，游人甚眾！”二位公子被安童這一些話動了心，商議商議，到后堂來稟一聲。太太道：“前去游玩何妨？祇是不要闖禍，早去早回。”公子見太太許他出去賞雪，心中大喜，忙忙應道：“曉得！”遂令家人備了抬盒，挑了酒肴，換了三裝馬匹，佩了弓箭，辭了太太，出了帥府，轉彎抹角，不一時出了城門，到了北干山下一看，青山綠水如銀，遠浦遙村似玉。那梅花嶺下原有老梅樹，大雪冠蓋，正在含香半吐，果然春色可觀。當下二位公子，往四下里看看梅花，玩玩雪景，祇見香車寶馬，游人甚多。公子揀了一株大梅樹下叫家人放下桌盒，擺下酒肴。二人對坐，賞雪飲酒，飲了一會，悶酒無趣。他是在家悶久了的，今番要出來玩耍個快樂。

當下二公子羅琨放下盃來，叫道：“哥哥，俺想這一場大雪，下得山中那些麋鹿兔無處藏身，我們正好前去射獵一回，帶些野味回家，也不在這一番游玩。”大公子聽了，喜道：“兄弟言之有理。”遂叫家人：“在這里伺候，我們射獵就來。”家人領命。二位公子一起跳起身來，上馬加鞭，往山林之中就跑。跑了一會，四下里一望，祇見四面都是高山。二位公子勒住了馬直贊：“好一派雪景！”

這荒山上倒有些凶惡。觀望良久，猛的一陣怪風，震搖山岳。風過處，山凹之中跳出一祇黑虎，舞爪張牙，好生利害。二位公子大喜。大公子遂向飛魚袋內取弓，走獸壺中拔箭，拽滿弓，搭上箭，喝一聲“著”，颯的一箭往那黑虎項上飛來，好神箭，正中黑虎項上！那虎吼了一聲，帶箭就跑。二公子道：“那里走！”一齊拍馬追來。

祇見那黑虎走如飛風，一氣趕了二里多路，追到山中，忽見一道金光，那虎就不見了。二人大惊道：“分明看見虎在前面，而為何一道金光就不見了，難道是妖怪不成？”二人再四下觀看，都是些曲曲彎彎小路，不能騎馬。大公子道：“莫管他！下了馬，我偏要尋到這虎，除非他飛上天去！”二公子道：“有理！”遂一齊跳下馬來，踏雪尋蹤，步上山來，行到一箭之地，祇見枯樹中小小的一座古廟。

二人近前一看，祇見門上有匾，寫道：“元壇古廟”。二人道：“我們跑了半日，尋到這個廟，何不到這廟中歇歇！”遂牽著馬，步進廟門一看，祇見兩廊破壁，滿地灰塵。原來是一座無人的古廟，又無僧道香火，年深日久，十分頹敗，后人有詩嘆曰：

古廟空山里，秋風動客哀。
峪無人跡往，斷石橫荒苔。

二人在內玩了一回，步上殿來，祇見香煙沒有，鐘鼓全無，中間供了一尊無壇神像，連袍也沒有。二人道：“如此光景，令人可嘆！”正在觀看之時，猛然當的一聲，落下一枝箭來，二人忙忙近前拾起來看時，正是他們方才射虎的那一枝箭，二人大惊道：“難道這老虎躲在廟里不成？”二人慌忙插起雕翎，在四下看時，原來元壇神聖旁邊泥塑的一祇黑虎，正是方才射的那虎，虎腦前尚有箭射的一塊形跡。二人大惊道：“我們方才射的是元壇爺的神虎！真正有罪了！”慌忙一起跪下來，祝告道：“方才實是弟子二人之罪！望神聖保佑弟子之父羅增征討韃靼，早早得勝回朝！那時重修廟宇，再塑金身，前來還愿！”祝告已畢，拜將下去。

拜猶未了，忽聽得咯喳一聲響，神柜橫頭跳出一條大漢，面如鍋底，臂闊三停，身長九尺，頭戴一頂元色將中，灰塵多厚，身穿一件皂羅戰袍，少袖無襟。大喝道：“你等是誰，在俺這里胡鬧！”二位公子抬頭一看，吃了一惊，道：“莫非是元壇顯聖么？”那黑漢道：“不是元壇顯聖，卻是霸王成神！你等在此打醒了俺的覺頭，敢是送路費來与我老爺的么？不要走，吃我一拳！”掄拳就打。羅琨大怒，舉手來迎，打在一處。正是：

兩祇猛虎相爭，一對蛟龍相斗！

這一回叫做：英雄隊里，來了輕生替死的良朋；豪杰叢中，做出攬海翻江的事體！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粉金剛義識賽元壇錦上天巧遇祁子富

且言公子羅琨問那黑漢交手，一來一往，一上一下，斗了八九個解數：羅燦在旁看那人的拳法，不在兄弟之下，贊道：“倒是一位好漢！”忙向前一手格住羅琨，一手格住那黑漢，道：“我且問你：你是何人？為甚么單身獨自躲在這古廟之中，作何勾當？”那人道：“俺姓胡名奎，淮安人氏，祇因俺生得面黑身長，因此江湖上替俺起個名號，叫做賽元壇。俺先父在京曾做過九門提督，不幸早亡。俺特來謀取功名，不想投親不遇，路費全無，祇得在此廟中權躲風雪。正在瞌睡，不想你二人進來，吵醒了俺的瞌睡，因此一時動怒，相打起來。敢問二公卻是何人？來此何干？”公子道：“在下乃世襲興唐越國公羅門之后，家父現做邊關元帥。在下名叫羅燦，這是舍弟羅琨，因射虎到此。”胡奎道：“莫不是粉面金剛羅燦、玉面虎羅琨么？”羅燦道：“正是！”那胡奎聽得此言，道：“原來是二位英雄！我胡奎有眼不識，望乞恕罪！”說罷，翻身就拜。正是：

俊杰傾心因俊杰，英雄俯首為英雄。

二位公子見胡奎下拜，忙忙回禮。三個人席地坐下，細問鄉貫，都是相好。再談些兵法武藝，盡皆通曉。三人談到情蜜處，不忍分離。羅燦道：“想我三人，今日神虎引路，邂逅相逢，定非偶然！意欲結為異姓兄弟，不知胡兄意下如何？”胡奎大喜道：“既蒙二位公子提攜，實乃萬幸，有何不中！”公子大喜。當時序了年紀，胡奎居長，就在元壇神前撮土為香，結為兄弟。正是：

桃園義重三分鼎，梅嶺情深百歲交。

當下三人拜畢，羅燦道：“請問大哥，可有甚么行李，就搬到小弟家中去住！”胡奎道：“愚兄進京投親不遇，欲要求取功名，怎奈沈謙當道，非錢不行。住在長安，

路費用盡，行李衣裳都賣盡了，祇在街上賣些槍棒，夜間在此地安身，一無所有，祇有隨身一條水磨鋼鞭，是愚兄的行李。”羅燦道：“既是如此，請大哥就帶了鋼鞭。”

拜辭了神圣，三位英雄出了廟門，一步步走下山來，沒有半箭之路，祇見羅府跟來的幾個安童尋著雪跡，找上山來了，原來安童們見二位公子許久不回，恐怕又闖下禍來，因此收了抬盒，尋上山來，恰好兩下遇見了。公子令家人牽了馬，替胡奎抬了鋼鞭，三人步行下山，乃在梅花岭下賞雪飲酒，看看日暮，方才回府，著家人先走，三人一一路談談說說，不一時進得城來，到了羅府，重新施禮，分賓主坐下，公子忙取一套新衣服與胡奎換了，引到后堂。先是公子稟告了太太，說了胡奎的來歷鄉貫，才引了胡奎，入內見了太太，拜了四雙八拜，認了伯母，夫人看胡奎相貌堂堂，是個英雄模樣，也自歡喜。安慰了一番，忙令排酒。

胡奎在外書房歇宿，住了幾日，胡奎思想：老母在家，無人照應，而已家用將完，難以度日，想到其間，面帶憂容，虎目梢頭流下幾點淚來，不好開口，正是：

雖安游子意，難忘慈母恩。

那胡奎雖然不說，被羅燦看破，問道：“大哥為何滿面憂容？莫非有甚心事么？”胡奎嘆道：“賢弟有所不知，因俺在外日久，老母家下無人，值此隆冬雪下，不知家下何如，因此憂心。”羅琨道：“些須小事，何必憂心！”遂封了五十兩銀子，叫胡奎寫了家書，打發家人連夜送上淮安去了。胡奎十分感激，從此安心住在羅府。

早有兩月的光景，這也不必細說。

且說長安城北門外有一個飯店，是個寡婦開的，叫做張二娘飯店，店中住了一客人，姓祁名子富。平日卻不相認。祇因他父親祁鳳山做廣東知府，虧空了三千兩庫銀，不曾謀補，被奸相沈謙上了一本，拿在刑部監中受罪，這祁子富無奈，祇得將家產田地賣了三千多金，進京來代父親贖罪。帶了家眷，到了長安，就住在張二娘飯店。正欲往刑部衙中來尋門路，不想祁子富才到長安，

可怜他父親受不注沈謙的刑法，頭一天就死在刑部牢里了。這祁子富見父親已死，痛哭一場，那里還肯把銀子入官，祇得領死尸埋葬。就在張二娘店中，過了一年，其妻又死了，祇得也在長安埋了。并無子息，祇有一女，名喚巧云，年方二八，生得十分美貌，終日在家幫張二娘做些針指。這祁子富也幫張二娘照應店內的帳目。張二娘也無兒女，把祁巧云認做個子女兒，一家三口兒倒也十分相得。祇因祁子富為人古執，不肯輕易与人結親，因此祁巧云年已長成，尚未聯姻，連張二娘也未敢多事。

一日，祁子富偶得風寒，抱病在床，祁巧云望空許愿，說道：“若得爹爹病好，情愿備廟燒香還愿。”過了幾日，病已好了，卻是清明時節，柳綠桃紅，家家拜掃。這日巧云思想要代父親備廟燒香了愿，在母親墳上走走，遂同張二娘商議，備了些香燭、紙馬，到備廟去還愿，上墳。那祁子富從不許女兒出門，無奈一來為自己病好，二來又卻不過張二娘的情面，祇得備了東西，叫了一祇小船，扶了張二娘，同女兒出了北門去了。按下祁子富父女燒香不表。

單言羅府二位公子自從結義了胡奎，太太見他們成了群，越發不許過問，每日祇在家中悶坐，公子是悶慣了的，倒也罷了，把這個賽元壇的胡奎悶得無奈，向羅琨道：“多蒙賢弟相留在府，住了兩個多月。足跡也沒有出門，怎得有個干朗地方暢飲一口也好！”羅琨道：“祇因老母嚴緊，不能請大哥。若論我們這長安城外，有一個上好的去處，可以娛目騁怀。”胡奎問：“是甚么所在？”羅琨道：“就是北門外滿春園，离城祇有八里，乃是沈大師的花園，周圍十二三里的遠近，里面樓台殿閣、奇花异草，不計其數。此園乃是沈謙謀占良民的田地房產起造的，原想自己受用，祇因公子沈廷芳愛財，租与人干了一個酒館，每日十兩銀子的房租，今當桃花干時，正是熱鬧時候。”胡奎笑道：“既有這個所在，俺們何不借游春為名前去暢飲一番，豈不是好！”

羅琨看著胡奎，想了一會，猛然跳起身來說道：“有了，去得成了。”胡奎忙問道：“為何？”羅琨笑說道：“要去游春，祇得借大哥一用。”胡奎道：“怎生用俺一用？”羅琨道：“祇說昨日大哥府上有位鄉親，帶了家

書前來拜俺弟兄三個，俺們今日要去回拜，那時母親自然許我們出去，豈不是去得成了！”當下胡奎道：“好計，好計！”于是大喜，三人一齊到后堂來見太太，羅琨道：“胡大哥府上有位鄉親，昨日前來拜了我們，我們今日要去回拜，特來稟告母親，方敢前去。”太太道：“你們出去回拜客，祇是早去早回，免我在家懸望。”三人齊聲說道：“曉得！”

當下三人到了書房，換了衣服，帶了三尺龍泉，跟了四個家人，備了馬，出了府門，一路往滿春園去。

不知此去何如，下回便曉。

第四回

錦上天花前作伐 祁子富柳下辭婚

話說羅府三人，帶了家將，一直往城外滿春園來，一路上，但見車馬紛紛，游人如蟻，也有王孫公子，也有買賣客商，岸上是香車寶馬，河內是巨艦艫艘，都是望滿春園來游春吃酒的。三位公子無心觀看，加上兩鞭，早到了花園門首。胡奎抬頭一看，祇見依山靠水一座大大的花園，有千百株綠柳垂楊，相映著雕牆畫壁，果然話不虛傳，好一座花園。

羅琨道：“哥哥還不知道，這花園里面有十三處的亭台，四十二處樓閣，真乃是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景！”胡奎道：“原來如此！”當下三人一齊下馬，早有家將牽過了馬，拴在柳樹之下。前去玩耍，三人往園里就走。正是：

雙腳不知生死路，一身已入是非門。

話說三人步進園門。右手轉彎有座二門，卻是三間，那里擺著一張朱紅的柜台，里面倒有十數個伙計。旁邊又放了一張銀柜，柜上放了一面大金漆的茶盤，盤內倒有一盤子的銀包兒，你道此是為何？原來這地方與別處不同。別的館先吃了酒，然後會賬。惟有此處，要先會下銀包，然後吃酒。為何？一者不賒不欠，二者每一桌酒都有十多兩銀子，會東惟恐冒失鬼吃下來銀子不夠，故此預先設法，免得淘氣。

閒話休提。單言胡奎、羅燦、羅琨進了二門，往里直走，旁邊有一個新來的伙計，見他三人這般打扮，知道他是長安城里的貴公子，向前陪笑道：“三位爺還是來吃酒的，還是來看花的？若是看花的，丟了錢走耳門進去；若是吃酒的，先存下銀子，好備下菜來！”這一句話，把個羅琨說動了氣，圓睜虎目，一聲大喝道：“把你這瞎眼的狗才，連人也認不得了！難道我們少你錢么？”當下羅琨動怒時，旁邊有認得的，忙忙上前陪禮道：

“原來是羅爺，快請進去！他新來，小的系我家伙計，認不得少爺，望乞恕罪！”這一番說了，公子三人方才進去。說道：“饒你個初犯罷了！”那些伙計、走堂的嚇了個臭死。

看官，你道开店的伙計為何怕他？原來，他二人平日在長安，最會闖禍抱不平：凡有冲撞了他的，便是一頓拳頭，打得尋死，就是下侯駙馬有甚不平的事撞著他，也是不便的，況他本是世襲的公爺、朝廷的心腹，家有金書鐵券，就打死了人，天子也不准本，苦主也無處伸冤，因此，長安城沒個不伯他。

閒話少說，單言三位公子進得同來一看，萬千紅紫，一望無邊，西邊樓上笙歌，東邊亭上鼓樂，三人看了一會，到了一個小小的亭中。那亭子上擺了一席，上有一個匾，寫了“留春閣”三個字；左右挂了一副對聯，都是長安名士寫的，上寫著：

月移疏柳過亭影，風送梅花入座香。

下中挂了一幅丹青畫，上面擺了兩件古玩，公子三人就在此亭之上，耍了一回，敘了坐，三位才坐下，早有酒保上來問道：“請問三位少爺，還是用甚么菜，還是候客？”公子道：“不用點菜。你店上有上色的名酒、時新的菜，祇管揀好的備來！”酒保答應下去，不多時，早將小菜放下，然后將酒菜、果品、牙著，一齊捧將上來，擺在亭子上去了。

三人正欲舉盃，忽見對過亭子上來了兩個人：頭一個頭戴片王方巾，身穿人紅繡花直掇，足登朱履，腰系絲條，后面的頭戴元色方巾，身穿天藍直掇，一前一后，走上亭子。祇見那亭中，約有七八桌人，見他二人來，一齊站起，躬身叫道：“少爺，請坐！”他二人略一一拱手，便在亭子里頭一張大桌子，上前坐下。你道是誰？原來前面穿大紅的，就是沈太師的公子沈廷芳；后面穿天藍的，是沈府中第一個清客，叫做錦上天，每日下午無事，便到園中散悶，他又是房東，店家又仗他的威風。沈大爺每日來熟了的，這些認得他的人，誰敢得罪他，故此遠遠的就請教了。

當下羅公子認得是沈廷芳，心中罵道：“好大模大樣的公子！”正在心里下悅，不想沈廷芳眼快，看見了他三人，認得是羅府中的，不是好惹的，慌忙立起身來，向對過亭子上拱手道：“羅世兄。”羅燦等頂面卻不過情，也祇得將手拱道：“沈世兄請了，有偏了。”說罷，坐下來飲酒，并不同他交談。正是：

自古薰蕕原異器，從來冰炭不同爐。

卻表兩家公子都是在滿春園飲酒，也是該應有禍，冤家會在一處。

且言張二娘同祁子富帶領了祁巧云，備了些香紙，叫了祇小小的游船，到庵觀寺院燒過了香，上過墳，回來尚早，從滿春園過，一路上游船濟濟的，倒有一半是往園中看花去的。聽得人說，滿春園十分景致，不可不去玩耍，那張二娘動了興，要到滿春園看花，便向祁子富說道：“前面就是滿春園，我們帶女兒進去看看花，也不枉出來一場！”祁子富道：“園內人多，女孩兒又大了，進去不便。”張二娘道：“你老人家太古執了。自從你祁奶奶去了，女兒長成一十六歲，也沒有出過大門，今日是燒香路過，就帶他進去玩耍，也是好的。就是園內人多，有老身跟著，怕怎的？”祁子富無言回答，也是合當有事，說道：“既是二娘這等說來，且進去走走。”就叫船家把船靠岸：“我們上去看花呢！船上東西看好了，我們就來。”

當下三人上了岸，走進園門，果然是桃紅柳綠，春色可觀。三個人轉彎抹角，尋花問柳。祁巧云先走，就從沈廷芳亭子面前走過來。那沈廷芳是好色之徒，見了人家婦女，就如蒼蠅見血的一般，但是他有些姿色，必定要弄他到手方罷。當下忙忙立起身來，伏在欄桿上，把頭向外望道：“不知是那家的，真正可愛！”稱贊不了。正是：

身歸楚岫三千丈，夢繞巫山十二峰。

話說沈公子在那里觀看，這祁巧云同張二娘不介意，也就過去了，不防那錦上天是個撮弄鬼，見沈廷芳這個樣子，早已解意，問道：“大爺莫非有愛花之意么？”沈

廷芳笑道：“愛也無益。”錦上天道：“這有何難！那婦人乃是北門外开飯店的張二娘，后面那人想必是他的親眷，不過是個貧家之女。大爺乃相府公子，威名甚大，若是愛他，待我錦上天為媒，包管大爺一箭就中。”沈廷芳大喜道：“老錦，你若是代我做妥了這個媒，我同爺爺說，一定放個官兒你做。”

那錦上天好不歡喜，慌忙走下亭子來，將祁子富肩頭一抬道：“老丈請了。”那祁子富回頭見一個書生模樣，回道：“相公請了。”當下二人通了名姓。那錦上天帶笑問道：“前面同張二娘走的那位姑娘是老丈的甚么人？”祁子富道：“不敢，就是小女。”錦上天道：“原來是令愛，小生倒有一頭好媒來与姑娘作伐。”祁子富見他出言冒失，心中就有些不悅，回頭便說道：“既蒙見愛，不知是甚么人家？”這錦上天說出這個人來，祁子富不覺大怒，正是：

滿面頓生新怒氣，一心提起舊冤仇。

不知后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沈廷芳動怒生謀賽元壇原情問話

且說那祁子富問錦上天道：“既是你相公代我小女做媒，還是那一家？姓甚名誰，住在何處？”錦上天道：“若說他家，真是人間少二，天下無雙。說起來你也曉得，就是當朝宰相沈太師的公子，名叫沈廷芳。你道好是不好？我代你把這頭媒做了，你還要重重的謝我才是。”那錦上天還未說完，祁子富早气得滿面通紅，說道：“莫不是沈謙的兒子么？”錦上天道：“正是。”祁子富道：“我與他有殺父之仇，這禽獸還要與我做親？就是沈謙親自前來叩頭求我，我也是不依的！”說罷，把手一拱，竟自去了。那錦上天被他搶白了一場，又好气又好笑，見他走了，祇得又趕上一步道：“祁老爹，我是好意，你不依，將來不要后悔。”祁子富道：“放狗屁！肯不肯由我，悔甚的！”气恨恨的就走了。

那錦上天笑了一聲，回到亭子上來。沈廷芳問道：“怎么的了？”錦上天道：“大爺不要提起。先前沒有提起姓名倒有几分，后來說起大爺的名姓家世，那老兒登時把臉一翻，說道：‘別人猶可，若是沈……’這錦上天就不說了，沈廷芳追問道：“沈甚么？”錦上天道：“門下說出來，怕大爺見怪。”沈廷芳道：“但說不妨。”錦上天道：“他說：‘若是沈謙這老賊，他想要同我做親，就是他親自來叩頭求我，我也不情愿。’大爺，你道這者兒可惡是不可惡？叫門下也難再說了。”

沈廷芳聽見了這些話，他那里受得下去，祇气得兩太陽中冒火，大叫道：“罷了，罷了！親不允倒也罷，祇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錦上天道：“大爺要出這口气，園是大爺府上的，祇須吩咐聲杆店的，叫他散了眾人，認他一天的生意，關了園門，叫些打手前來，就搶了他的女兒，在園內成了親，看他從何處叫屈？”沈廷芳道：

“他若出去喊冤，如何是好？”錦上天道：“大爺，滿城文武都是太師的屬下，誰肯為一個貧民同太師爺作對，況且，生米煮熟飯了，那老兒也祇好罷了，那時大爺再恩待他些，難道還有甚么怕他不悅？”沈廷芳道：“說得有理，就煩你前方吩咐店家一聲。”

錦上天領命，慌忙走下亭子來，吩咐家人回去，傳眾打手前來聽命；后又分付开店的，叫他散去眾人，講明白了，認他一千兩銀子，快快催散了眾人。慌得那店內的伙計，收拾了家伙，催散了游客。那些吃酒的人，也有才坐下來的，也有吃了一半的，聽得這個消息，人人都是害怕的站起身來，往外就走，都到柜上來算帳找當包，开店的道：“這是沈大爺有事，又不是我們不要銀子，都備下菜來了，那里還有得退還你們？除非同太師爺要去！”那些人嘆了口氣，祇得罷了，隨即走了。开店的歡喜道：“今日倒便宜了我了！”

那里面還有羅公子三人，坐在那里飲酒，酒保各處一望，見人去得也差不多了，祇有留春閣還有羅府三個人坐在那里，還沒有散酒。酒保道：“別人都好說話，惟有這三個人，沒法弄他出去。”想了一會，無奈祇得走到三人面前，不敢高聲，暗看笑臉說道：“羅少爺，小人有句話來秉告少爺，少爺莫要見怪。”羅琨道：“有話便說，為何這樣鬼頭鬼腦的？”酒保指著對過說道：“今日不知那一個得罪了沈大爺，方才叫我們收了店。他叫家人回去傳打手來，那時惟恐沖撞了少爺，兩下不便。”羅琨道：“你好沒分曉！他打他的，我吃我的，難道我礙他的事不成？”酒保道：“不是這等講法。這是小的怕回來打架吵了少爺，恐少爺不悅，故此請少爺今日早早回府，明日再請少爺來飲酒賞花，倒清閒些。”羅琨道：“俺不怕吵，最喜的是看打架。你快些去，俺們不多事就是了，要等黑了才回去呢！”酒保想來扭他不過，祇得求道：“三位少爺既不回去，祇來求少爺莫管他們閒事才好。”三人也不理他，酒保祇得去了。

再言羅琨向胡奎說道：“大哥，青天白日要關店門，在這園子里打人，其中必有原故。”胡奎道：“且等俺去問問，看是甚的道理。”那胡奎走下亭子，正遇著錦上天迎面而來。胡奎將手一拱道：“俺問你句話。”錦上天道：“問甚么？”胡奎道：“足下可是沈府的？”錦

上天道：“正是。”胡奎道：“聞得你們公子要關店打入，卻是為何？是誰人沖撞了你家公子！”錦上天知道他是同羅公子在一處吃酒的，便做成個話兒“就將祁子富相罵的話告訴了一番。胡奎道：“原來如此，該打的！”將手一拱，回到席上，羅燦問道：“是甚么話說？”胡奎道：“若是這等說法，連我也要打他一頓！”就將錦上天的話，告訴了一遍，羅琨道：“哥哥，你休聽他一面之詞，其中必有原故，大凡平人家做親，允不允還要好好的回覆，豈有相府人家要問一個貧民做親，這貧民那有反罵之理！”胡奎道：“兄弟說得有理。等我去問問那老兒，看他是何道理？”胡奎下了亭子，前來問祁子富的曲直，這且不表。

且說祁子富同錦上天說了几句气話，就同張二娘和女兒各處去游歡。正在那里看時，忽見那吃酒的人一哄而散，鬼頭鬼腦的說道：“不知那一個不允他的親，還管又罵他，惹出這場大禍來，帶累我們白白的去了銀子，連酒也吃不成了，這是那里說起？”有的說道：“又是那錦上天這個天殺的挑的禍！”有的說：“這個人豈不是到太歲頭上去動上了！”有的說：“想必這個姓祁的其中必有原故。”有的說：“莫管他們閒事，我們快走。”

不言眾人紛紛議論。且說那祁子富聽見眾人的言語，吃了一驚，忙忙走來，這長這短告訴了張二娘一遍。張二娘聞言吃了一驚：“生是你為人古執，今日惹出這場禍來，如何是好？我們快快走后門出去罷！”三人轉彎抹角，走到后門，后門早已封鎖了，他三人一見，祇嚇得魂不附體，園內又無別處躲避，把個祁巧云嚇得走投無路，不覺的哭將起來。正是：

魚上金鉤難入水，雀投羅網怎騰空？

張二娘道：“莫要哭，哭也無益。祇好找到前門，闖將出去。”當下三個人戰戰兢兢，往大門而來，心中一怕，越發走不動了。及至趕到前門，祇見那些吃酒看花的人，都紛紛散去了，祇有他三人。

才走到二門口，正遇著沈廷芳，大喝一聲道：“你們往那里走，左右与我拿下！”一聲分付，祇聽得湖山石后一聲答應，跳出三四十個打手，一個個都是頭扎包巾，

身穿短袂，手執短棍，喝一聲，攔住了去路，說道：“你這老兒，好好的寫下婚書，留下你的女兒，我家大爺少不得重重看顧你，你若是不肯，休想活命！”那祁子富見勢不好，便拼命向前罵道：“青天白日，搶人家婦女，該當何罪？”一頭就向沈廷芳身上撞來。沈廷芳喝聲：“拿下！”早擁上兩個家丁，向祁子富腰中就是一棍，打倒在地。祁子富掙扎不得，祇是高聲喊道：“救命！”眾打手笑道：“你這老頭兒，你這老昏顛！你省些力气，喊也是無用的！”

此處且按下眾打手將祁子富捺在地下，單言沈廷芳便來搶這個祁巧云。祁巧云見他父親被打手打倒在地，料想難得脫身，飛身就往金魚池邊，將身就跳。沈廷芳趕上一步，一把抱住，往后面就走，張二娘上前奪時，被錦上天一腳踢倒在地，護沈廷芳去了，可怜一家三口，命在須臾。

不知后事，且看下回。

第六回

粉金剛打滿春園賽元壇救祁子富

話說打手打了祁子富，錦上天踢倒了張二娘，沈廷芳抱住了祁巧云，往后就跑。不防這邊留春閣上怒了三位英雄。當先是玉面虎羅琨跳下亭子來，見沈廷芳拖住了祁巧云往后面就走，羅琨想到擒賊擒王，大喝一聲，搶上一步，一把抓住沈廷芳的腰帶，喝道：“往那里走？說明白了話再去！”沈廷芳回頭見是羅琨，吃了一惊，道：“羅二哥不要為了別人的事，傷了你我們情分。”羅琨道：“你好好的把他放下來，說明白了情理，俺不管你的閒事。”

眾打手見公子被羅琨抓在手中，一齊來救時，被羅琨大喝一聲，就在階沿下拔起一條玉石欄桿，約有二三百斤重，順手一掃，祇聽得乒乒乓乓，踢踢踏踏，那二三十個打手手中的棍那里架得住，連人連棍，一齊跌倒了。

這邊，胡奎同羅燦大喝一聲，輪起雙拳，分攔眾人，救起張二娘同祁子富。沈廷芳見勢頭不好，又被羅琨抓住在手，不得脫身，祇得放了祁巧云，脫了身去了，把個錦上天祇嚇得無處逃脫，同沈廷芳閃在太湖石背后去了。羅琨道：“待俺問明白了，回來再打！”說罷去了，羅燦道：“祁子富，你等三人都到面前來問話。”

當下祁子富哭哭啼啼，跟到留春閣內。祁子富雙膝跪下，哭道：“要求三位老爺救我一命。”羅燦道：“祁老兒，你且休哭，把你的根由細細說來，自然救你。”祁子富遂將他的父親如何做官，如何虧空錢糧，如何被沈謙拿問，如何死在監中，如何長安落薄，哭訴了一遍，又道：“他是我殺父之仇，我怎肯與他做親，誰想他看上小女有些姿色，就來說親。三位英雄在上，小老兒雖是個貧民，也知三分禮義，各有家門，那有在半路上說媒之理？被我搶白了几句，誰料他心怀不善，就叫人來

打搶，若不是遇見了三位恩人，豈不死在他手？”說罷，哭倒在地。三位英雄聽了，祇气得兩太陽中冒火，大叫一聲道：“反了，反了！有俺三人在此，救你出去就是了！”

當下三人一齊跳下亭子來，高聲大罵道：“沈廷芳，你這個大膽的忘八羔子，你快快出來叩頭陪禮，好好的送他三人出去，我便佛眼相看。你若半字不肯，我就先打死你這個小畜生，然后同你的老子去見聖上！”

不表三位英雄動怒。且言那沈廷芳同那錦上天，躲在湖山石背后商議道：“這一場好事，偏偏撞著這三個瘟對頭，打脫了怎生是好！”錦上天道：“大爺說那里話，難道就口的饅頭，被人奪了去？難道就罷了么？自古道：‘一不做，二不休。’他三人雖是英雄，到底寡不敵眾。大爺再叫些得力的打手，前來連他三人一同打倒，看他們到那里去。”沈廷芳道：“別人都好說話，惟有這羅家不是好惹的，打出禍來，如何是好？”錦天上道：“大爺放心，好在羅增又不在家里，就是打壞了他，有誰來與大師爺作對？”這一句話提醒了沈廷芳，忙叫家人回去，再點二百名打手前來。家人領命飛走去了。

且言沈廷芳聽得羅琨在外叫罵，心中大怒，跳出亭子來大喝：“羅琨，你欺人太甚！我同別人淘氣，與你何干，難道我怕你不成？你我都是公侯子弟，就是見了聖上，也對得你起。不要撒野，看你怎生飛出園去？”喝令左右：“與我將前后門封鎖起來，打這三個無禮畜生！”一聲分討，眾人早將前后八九道門都封鎖了。那三十多名打手，并十數名家將，仗著人多，一齊動手，舉棍就打。

羅燦見勢頭不好，曉得不得干交，便叫胡奎道：“大哥，你看住了亭子，保定了那祁家三人，祇俺弟兄動手！”遂提起有三百斤重的一條玉石欄桿，前來招架，羅琨也奪下一根棍棒，即便相迎，打在一處。沈廷芳祇要拿祁子富，正要往留春閣去，被胡奎在亭子上保定了祁家三口，眾打手那里能夠近身。那羅燦威風凜凜，好似登山的猛虎。這羅琨殺氣騰騰，猶如出海的蛟龍。就把那三五十個打手，祇打得膽落魂飛，難以抵敵，怎見得好打：

豪杰施威，英雄發怒。豪杰施威，慣救人間危難；英雄發怒，常報世上不平。一個舞動玉石欄桿，千軍難敵；一個輪起齊眉短棍，萬馬難沖。一個雙拳起處，擋住了要路咽喉；一個兩腳如飛，抵住了傷心要害，一個拳打南山猛虎，虎也難逃；一個腳踢北海蚊龍，龍也難脫，祇見征云冉冉迷花塢，土雨紛紛映畫樓。

話說兩位公子同沈府的家丁這一場惡打，可憐把那些碗盞、盤碟、條台、桌椅、古董、玩器，都打得粉碎，連那些奇花異草都打倒了一半，那開店的祇得暗暗叫苦：“完了，完了，先前還說指望尋幾百兩銀子，誰知倒弄得家產盡絕，都打壞了！”不知如何是好，卻又無法可施，祇得護定了銀柜。

且說羅琨等三人，大施猛勇，不一時，把那三十多個打手、十數名家丁、二三十個店內的伙什，都打得頭青眼腫，各顧性命，四下分散奔逃。

沈庭芳見勢頭不好，就同錦上天往后就跑，羅琨打動了性，還望四下里趕著打。胡奎見得了勝，叫道：“不要動手了，俺們出去罷！”羅琨方才住手，扶了祁子富三人，下了留春閣，胡奎當先開路，便來奪門。才打開一重門，早聽得一片聲喊，前前后后擁進了有二百多人，一個個腰帶槍刀，手提棍棒，四面圍來，攔住了去路，大喝道：“留下人來！望那里去！”

原來，沈府里又調了二三百名打手前來，忙來接應，巧巧撞個滿懷，交手便打，沈廷芳見救兵到了，趕出來喝道：“都代我拿下，重重有賞！”三位英雄，見來得凶惡，一齊動手，不防那錦上天趁人鬧里，一把抱住了祁巧云，往后就走。張二娘大叫道：“不好了，搶了人去了！”

要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錦上天二次生端粉金剛兩番救友

話說錦上天抱住了祁巧云，望后就走。沈廷芳大喜，忙叫家丁捉了祁子富，伺往后去，不防張二娘大叫道：“不好了，搶了人去了！”胡奎聽見，慌忙回頭一看，見祁家父女不見了，吃了一驚，忙叫二位公子往里面打來，當下胡奎當先，依著舊路，同二位公子大展威風，往內里打將進去，沈府中二三百個打手，那里擋得住，他三人在里面如生龍活虎的一般，好不利害。

看官，你道滿春園非同小可：有十四五里遠近，有七八十處的亭台，他三個人一時那里找得路來？沈廷芳搶了祁巧云，或是往后門里去了，或是在暗房里藏了，三人向何處找尋？也是祁巧云福分大，后來有一品夫人之分，應該有救。沈廷芳同錦上天搶了，卻放在后樓上，復返出來，要想拿三位英雄出氣。

若論三位英雄，久已該將諸人打散了，卻因路徑生疏，再者已打了半日，力气退了些，故兩下里祇打得勢均力敵。不防沈廷芳不識時務，也跳出來吆喝。羅燦便有了主意，想道：“若要顧著打，祁家父女怎得出去？且等俺捉住了沈廷芳，便有了下落。”遂混到沈廷芳的身邊，破一步，大喝一聲，一把抓中了沈廷芳的腰帶。望起一提，望外就跑，眾打手見公子被人捉去，一齊來救時，左有羅琨，右有胡奎，兩條棍如泰山一般擋住了眾人，不得前進。這羅燦夾了沈廷芳，走到門外，一腳踢倒在地。可怜沈廷芳如何經得起，祇是口中大叫道：“快來救命！”正是：

魂飛海角三千里，魄繞巫山十二峰。

當下羅燦捉住了沈廷芳，向內叫道：“不要打了，祇問他要人便了。”胡奎、羅琨聽得此言，來到門邊，攔住了左右的去路，眾打手擁來救時，被羅燦大喝一聲，腰

間拔出一口寶劍，指著眾人說道：“你們若是撒野，俺這裡一劍把你的主人驢頭殺了，然后再殺你們的腦袋。”說罷，將一把寶劍向著沈廷芳臉上拭了几下。沈廷芳在地下大叫道：“羅兄饒命！”家丁那里還敢動手：羅燦喝道：“俺且不殺你，你祇好好說出祁家父女藏在何處，快快送他出來！”沈廷芳道：“他二人不知躲在那里去了。羅兄，你放我起來，等我進去找他們出來還你便了！”羅燦大喝道：“你此話哄誰？”劈頭就是一劍。沈廷芳嚇得面如土色，大叫道：“饒命，待我說就是了。”羅燦道：“快說來！”沈廷芳無奈，道：“他們在后樓上。”羅燦道：“快送他出來！”

沈廷芳叫家人將他們送出來，家人答應，忙將祁家父女送出來，羅燦見送出人來，就一把提起沈廷芳，說道：“快快開門！”沈廷芳祇得叫家人一層層開了門，胡奎、羅琨當先引路，救出祁子富三人。羅燦仗著寶劍，抓住了沈廷芳，悅道：“還要送俺一程！”一直抓到大門口，看著祁子富、張二娘、祁巧云三人都上了船去遠了，然后把沈廷芳一腳踢了一個筋斗，說道：“得罪了！”同胡奎等出園，順著祁子富的船迤邐而去。

且言沈廷芳是個嬌生慣養的公子，怎經得這般風浪？先前被羅燦提了半天，后來又是一腳踢倒在地，早已暈死過去了，嚇得那些家人，忙忙救醒。醒來時，眾人已去遠了，心中又氣又惱，身上又帶傷，錦上天祇得叫眾家人打轎，先送公子回府，他便入園內對開店的說道：“今日打壞多少什物，明日到公子那里去再算。”掌店的不敢違拗，祇得道：“全仗大爺幫襯。”錦上天隨後也向沈府去了，不提。

且講羅燦一路行走，對胡奎說道：“今日一場惡打，明日沈家必不得干休。我們是不怕的，祇是兄與祁子富住在長安不得，必須預先商議才好。”想了一會，隨叫家人過來，吩咐道：“你可先將馬牽回府去，見了太太，祇說留住我們吃酒，立刻就回來。”家人領命去了。

他們弟兄三人，趕上祁子富船，隨叫攏岸上。祁子富跪下謝道：“多蒙二位英雄相救，不知三位爺的尊姓大名，尊府何處，明日好到府上來叩頭！”胡奎用手扶起，指著道：“這二位乃是越國公羅千歲的公子，俺姓胡名

奎，綽號叫賽元壇便是。祁子富聞言，忙又跪下道：“原來是三位貴公子，失敬了。”羅琨扶起說道：“不要講禮了。我們今日打了他，他豈肯甘休，俺們是不怕他的，明日恐怕他們來尋你們，你們卻是弄他不過，那時羊入虎口，怎生是好？”這一句提醒了祁子富，說道：“果然怎生是好？”

羅燦道：“三十六著，走為上著，避避他就是了。”祁子富說道：“我原是淮安府人，不如還到淮安去便了。”張二娘道：“你們去了，那錦上天他認得我的，倘若你們去后，沈府尋我要人用時怎生是好？”祁巧云道：“干娘不要惊慌，同我們到淮安府去罷。若是于娘的終身，自有女兒侍奉。”張二娘流下淚來，說道：“自從你母親死后，老身沒有把你當外人看待，猶如親女一般。你如今回去了，老身也舍不得你，祇得同你回去便了。”祁子富大喜道：“如此甚好。”商議已定，羅琨道：“你們回去，還要依俺一言，方保路上無事。”祁子富道：“求公子指教。”

不知羅琨說出甚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五面虎三气沈廷芳賽元壇一別英雄友

后說羅琨聽得祁千富問張二娘商議，要搬回淮安去，因說道：“俺有一言。你們是有家眷的，比不得單身客人，踢手利腳的。倘若你們回去搬家，再耽擱了兩天，露出風聲，那時沈家曉得了，他就叫些打手，在途中曠野之地，假扮作江洋大盜，前來結果你們的性命，那時連我們也不知道，豈不是白白的送了性命，無處伸冤。我有一計！好在胡大哥也是淮安人氏。今日在滿春園內，那沈家的家丁都是認得胡大哥的相貌了，日后被沈家看見，也是不得于休的。依我之計：請胡大哥回府，一者回去看看太太，二者回府住些時，冷淡冷淡這場是非，三者你們一路同行，也有個伴兒，就是沈家有些人來，也不敢動手，豈不是兩全其美！”

胡奎聽了，連聲贊道：“三弟言之有理，自古道：‘為人為徹。’我就此回去，一路上我保他三人到淮安便了。”祁子富聽罷，歡天喜地，慌忙稱謝道：“多謝三位公子。如此大恩，叫我如何補報得！”羅琨道：“休得如此。還有一件事：你們今晚回去，不要聲張，悄悄的收拾停當了。明日五更就叫胡大爺同你們動身，不可遲誤，要緊，要緊！”祁子富道：“這個自然。”當下六人在船中商議已定，早到了北門。上了岸，已是黃昏時分，羅公子三人別了祁子富，回府去了。

且說祁子富就叫了原船，放在后門日，準備動身。一面同張二娘回到家中，將言語瞞過了鄰舍，點起燈火。三人連夜的將些金珠細軟收拾收拾，打點起身。

按下祁子富收拾停當等候不表。胡奎、羅氏弟兄回到府中，來到后堂見了太太，問道：“今日拜客，到此刻才到來！”羅燦道：“因胡大哥的朋友留住了飲酒，回來遲了。”太太笑道：“你還沒有請客，倒反扰起客來了，

与理不合。”胡奎接口道：“伯母大人有所不知，祇因小侄的朋友明日要動身回去，他意欲約小侄同行，小侄也要回去看看家母，故此約他。明日就要告辭伯母回家去了。”太太道：“賢侄回去，如何這般匆匆的？老身也沒有備酒餞行，如何是好？”胡奎道：“小侄在府多扰，心領就是一樣了。”太太道：“豈有此理。”忙叫家人隨便備一席酒來，与胡少爺餞別。家人領命，不多時酒席備完，太太便吩咐二位公子把盞。

他三人那里還有心吃酒，勉強飲了几盃。胡奎起身入內，向羅太太道：“個侄明日五鼓就要起身了，不好前來惊動伯母，伯母請上，小侄就此拜辭。”太太道：“生受賢侄，賢侄回去定省時，多多与我致意。”胡奎稱謝，又同羅氏弟兄行禮，辭了太太，到了書房，收拾行李，藏了鋼鞭，挂了弓箭。羅公子封了三百兩銀子，太太另贈了五十兩銀子，胡奎都收了。稱謝已畢，談了一會，早已五鼓時分。

三人梳洗，吃畢酒飯，叫人挑了行李，出了羅府的大門，一直來到北門，城門才开，還沒人行走。三個人出得城來，走了一会，早到了張二娘飯店門首。”子富早來迎接，將行李合在一處，搬到船中，張二娘同祁巧云查清了物件，拿把鎖哭哭啼啼的把門鎖了，祁子富扶了他二人，下了船中。正是：

祇因一日新仇恨，棄了千年舊主基。

不表祁子富、張二娘、祁巧云三人上了船，單言羅府二位公子向胡奎道：“大哥此去，一路上須要保重，小弟不能遠送，就此告別了。”胡奎灑淚道：“多蒙二位賢弟好意，此別不知何年再會？”羅氏弟兄一齊流淚道：“哥哥少要傷心，再等平安些時，再來接你！”祁子富也來作別：“多蒙二位公子相救之恩，就此告別了。”當下四人拜了兩拜，灑淚而別。按下胡奎同祁子富回淮安去，不表。

這里單言那沈廷芳回到相府，又不敢做聲，悶在書房；過了一夜，次日清晨早間，家人進來呈上帳目。昨日打壞了店中的家伙物件，并受傷的人，一一开发了銀子去了，沈廷芳道：“這才是人財兩空！倒也罷了，祇是這

口气如何咽得下去？羅家兩個小畜生，等我慢慢的尋他，單是祁家三口同那個黑漢，不知住在何處？”錦上天道：“羅府一事且擱過一邊，那黑漢聽他口音不是本處的，想必是羅家的親眷，也放過一邊，為今之計，大爺可叫數十個家人，到北門外張二娘飯店里去訪訪消息，先叫打手搶了祁巧云，再作道理，終不成他三人還在那里救人么？”

沈廷芳道：“倘若再撞見，如何是好！”錦上天道：“那里有這等巧事，我一向聞得羅太太家法嚴緊，平日不許他們二人出來，伯他在外生事，昨日放他們一天，今日是必不出來的。包管是手到擒拿！”沈廷芳道：“還有一言：倘若我去搶了他的女兒，他喊起冤來，地方官的耳目要緊。”錦上天道：“這個越發不妨。門下還有一計：大爺可做起一個假婚書，找寫我錦上天為媒，備些花紅財禮，就叫家人打一頂大轎。將財禮丟在他家，搶了人就走，任他喊官，我這里有婚書為憑，不怕他。況且這些在京的官兒，倒有一大半是太師的門生，准肯為一個貧民倒反來同大師作對？”

沈廷芳大喜道：“好計，好計！事成之后，少不得重重謝你！”當下忙叫書童取過文房四主，放在桌上道：“老錦，煩你的大筆，代我寫一張婚書。”錦上天隨即寫一張，送與沈廷芳看。沈廷芳看了一遍，收藏好了，隨喚二名家人進來，吩咐道：“我大爺祇為北門外張二娘飯店有個姓祁的，他有個女兒生得端正，費了我多少銀錢不曾到手。方才是錦上天大爺定下一計，前去搶親，你二人可備？？禮物花紅，打手跟著轎子前去，將財禮丟在他家里，搶人上轎，回來重重有賞。倘有禍事，有我大爺作主。”家人領命，忙忙備了花紅財禮，藏在身邊，點了三十名打手，抬了乘轎子，一齊出北門來了。

不一刻到了張二娘飯店門首，祇見大門緊閉，眾人敲了半會，并無人答應。眾人道：“難道他們還睡著不成？”轉到后門一看，祇見門上有兩把鎖鎖了，問到鄰居，都不知道，祇得回了相府報信。

家人走進書房，祇見錦上天同沈廷芳坐在那里說話，見了家人回來，沈廷芳忙問道：“怎的？”家人回道：“再不要說起，小人們祇說代大爺搶了人來，誰知他家

門都關鎖了。旁邊鄰居一家總不知道往那里去了。”沈廷芳聽見此言，急急問道：“難道他是神仙，就知道了不成！”錦上天道：“大爺休要性急，門下又有一計，就將他搶來便了。”

不知錦上天說出何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胡奎送友轉淮安沈謙問病來書院

話說那錦上天向沈廷芳說道：“張二娘祖籍是在此開飯店的，諒他飛不上天去，今日鎖了門，想他不過在左右鄰舍家。大爺叫些家將，前去扭去他的鎖，打開他的門，那時張二娘著了急，自然出頭。我們祇拿住張二娘，便知道祁子富的下落了，豈不是好？”沈廷芳大喜，說道：“好計，好計！”隨即分付家將前去了。正是：

祇為一番新計策，又生無數舊風波。

不表錦上天定計。且說那些家丁奉了沈廷芳之命，忙忙出了相府，一直跑出北門，來到張二娘飯店。正要打門，猛抬頭，祇見鎖上添了一道封皮，上寫著：“越國公羅府封。”旁邊有一張小小的告示，上寫道：“凡一切軍民人等，不許在此作踐，如違拿究！”沈府家人道：“方才還是光鎖，怎么此刻就有了羅府的封皮？既是如此，我們祇好回去罷，羅家不是好惹的！”說罷，眾人總回到相府，見了沈廷芳，將封鎖的事說了一遍。

沈廷芳聽得此言，祇气得三尸爆跳，七竅生煙，人叫一聲：“气死我也！”一個筋斗，跌倒在地，早已昏死過去。忙得錦上天同眾家人，一齊上前，救了半日，方才醒來，嘆日气道：“羅燦、羅琨欺人大甚，我同你勢不兩上了！”當下錦上天在書房勸了半日，也就回去。

沈廷芳獨自一人坐在書房，越坐越悶，越想越气道：“我費了多少銀子，又被他踢了一腳，祇為了一個貧家的女子，誰知今日連房子都被他封鎖去了，這口气叫我如何咽得下去？”想了又想，气了又气，不覺一陣昏迷困倦，和衣而睡。到晚醒來，忽覺渾身酸痛，發熱頭痛，好不難過。你道為何，一者是頭一天受了惊；二者見羅府封了房子，又添一气；三者他和衣睡著，不曾蓋被，

又被風吹了一吹。他是個酒色淘傷的公子，那里受得無限的气惱，當時醒過來，連手也抬不起來了，祇是哼聲不止。嚇得幾個書童忙忙來到后堂，稟告老夫人去看。

夫人吃了一驚，問道：“是几時病的？”書童回道：“适才病的。”太太聞言，忙叫家人前去請先生，太太來到書房，看見公子哼聲不止，陣陣發昏：“這是怎樣的？口也不开，祇是哼了嘆气？”

不多一時，醫生到了，見過夫人，行了禮，就來看脈。看了一會，太太問道：“請教先生，是何癥候？”醫生道：“老夫人在上，令公子此病癥非同小可，多應是气惱傷肝，复受外感，急切難好，祇是要順了他的心，便可速愈！”說罷，寫了葯案病原，告辭去了。

當下太太叫安童煎葯，公子吃了，昏昏睡熟。夫人坐在床邊，好不心焦，日中不言，心中暗想道：“他坐在家中，要一奉十，走到外面，人人欽敬，誰敢欺他。這气惱從何而來？”沈太太正在思慮，祇見公子一覺睡醒，祇叫：“气殺我也！”夫人問道：“我兒為何作气？是那個欺你的？說与為娘的知道，代你出气！”公子長嘆一聲道：“母親若問孩兒的病癥，祇問錦上天便知分曉！”太太隨叫安童快去請錦上天，祇說太師爺立等請他。安童領命去了。夫人又分付家人小心伏侍，回到后堂坐下，忽見家人回道：“大師爺回府了。”

夫人起身迎接，沈謙道：“夫人為何面帶憂容？”太太道：“相公有所不知，好端端的個孩兒，忽然得了病癥，睡在書房，十分沉重，方才醫生說是气惱傷肝，難得就好！”大師大驚，道：“可曾問他為何而起？”太太道：“問他根由，他說問錦上天便知分曉。”太師道：“那錦上天今在何處？”夫人道：“已叫人去請了。”太師聞言，忙忙去進書房來，祇聽得沈廷芳哼聲不上：太師看過醫生的葯案，走到床邊，揭起羅帳，問道：“我兒是怎麼樣的？”公子兩目流淚，總不开口，沈謙心中著急，又著人去催錦上天。

且說錦上天正在自家門口，忽見沈府家人前來說：“錦太爺，我家太師爺請你說話。”那錦上天吃了一驚，心中想道：“我同沈大爺雖然相好，卻沒有見過太師，太

師也沒有請過我，今日請我，莫非是為花園打架的禍放在我身上不成？”心中害怕，不敢前行，祇見又有沈府家人前來催促，錦上天無奈，祇得跟著沈府的家人，一同行走，到了相府，進了書房。見了太師，不由的臉上不失色，心內又慌，戰戰兢兢，上前打了一恭道：“太師爺在上，晚生拜見。”太師道：“罷了。”分付看坐。

錦上天告過坐，問道：“不知太師呼喚晚生，有何分付？”太師道：“祇為小兒病重如山，不能言語，問起原由，說是足下知道他的病癥根由，請足下到來，說個分曉，以便醫治。”錦上天心內想道：“若說出原故，連我同大爺都有些不是；如若不說，又沒得話回他。”想了一想，祇得做個謊兒回他說道：“公子的病癥，晚生略知一二，祇是要求太師恕罪，晚生好說。”太師道：“你有何罪，祇管講來！”錦上天道：“祇因晚生昨日同令公子在滿春園吃酒，有幾個鄉村婦女前來看花，從我們席前走過，晚生同公子恐他傷花，就呼喝了他兩句。誰知對過亭子內有羅增的兩個兒子，長名羅燦，次名羅琨，在那里飲酒。他見我們呼喝那兩個婦女，他仗酒力行凶，就動手打了公子同晚生。晚生白白的被他們打了一頓，晚生挨打也罷了，公子如何受得下去？所以著了氣，又受了打，郁悶在心，所以得此病癥！”

太師聞言，祇氣得眼中冒火，鼻內生煙，大叫道：“罷了，罷了！羅家父子行凶，欺人大甚！罷，罷，罷，老夫慢慢的候他便了。”又說了几句閒話，錦上天就告辭回家去了。太師吩咐書童：“小心伏侍公子。”家人答應：“曉得。”

大師回到后堂，將錦上天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夫人大氣，說道：“羅家如此欺人，如何是好？”太師道：“我原吩咐過孩兒的，叫他無事在家讀書，少要出去惹禍。那羅家原不是好惹的，三十六家國公，惟有他家利害。他祖羅成被蘇定方亂箭射死，盡了忠，太宗怜他家寡婦孤兒，為國忘家，賜他金書鐵券，就是打死了人，皇帝問也不問，今日孩兒被他打了，祇好算晦氣，叫老夫也沒甚么法尋他們？”夫人道：“說是這等說，難道我的孩兒憂自白被他打了一頓，就罷了不成？”大師道：“目下也無法，祇好再作道理。”當下沈太師料理各路來的文書，心中要想害羅府，卻是無計可施。

一連過了五六日，那一天正在書房看文書，有個家人稟道：“今有邊關總兵差官在此，有緊急公文要見。”大師道：“領他進來。”家人去不多時，領了差官進來，見了大師，呈上文書。沈謙拆开一看，哈哈大笑道：“我叫羅增全家都死在我手，以出我心頭之恨。你也有今日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沈謙改本害忠良章宏送信救恩主

話說沈謙看了邊關的文書，要害羅增全家的性命。你道是怎生害法？原來羅增在邊關連勝兩陣，殺入番城，番將調傾國人馬，困住了營。羅爺兵微將寡，陷在番城，待著差官勾兵取救。沈太師接了文書便問道：“你是何人的差官？”差官道：“小官是邊頭關王總兵標下一個守備，姓宗名信。現今羅爺兵困番邦，番兵利害非常，求太師早發救兵保關要緊。”沈謙含笑道：“宗信，你還是要加官，還是要問罪？”嚇得那宗信跪在地下稟道：“太師爺在上，小官自然是愿加官爵，那里肯問罪！”太師道：“你要加官，祇依老夫一件事，包你官升三級。”宗信道：“祇求太師抬舉，小官怎敢不依！”太師道：“非為別事，祇因羅增在朝為官，諸事作惡，滿朝文武也沒一個歡喜他的。如今他兵敗流沙，浪費無數錢糧，失了多少兵馬，眼見得不能歸國了。如今將他的文書改了，祇說他降順了番邦，那時皇上別自出兵，老夫保奏你做個三邊的指揮，同總兵合守邊關，豈不是一舉兩得？”宗信聽得官升一品，說道：“憑大師爺做主便了！”沈謙見宗信依了，心中大喜道：“既如此，你且起來，坐在旁邊伺候。”

沈謙隨急叫家人章宏取過文房四寶，親自動筆改了文書，吩咐宗信：“你明日五鼓來朝，到午門口，老夫引你見圣上面奏，說羅增投降了番城。”宗信領命，收了假文書，在外安歇，祇候明日五鼓見駕，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里捉金烏。

話說沈謙問宗信，要謀害羅增，多不歡喜。若是沈謙害死羅府全家，豈不是絕了忠臣后代？也是該因英雄有救。你道這章宏是誰？原來是羅府一名貼身的書童，自小兒是羅太太撫養成人，配了親事：他卻是有心机的人，因見沈謙與羅府作對，惟恐本府受沈謙暗害，故反投身

沈府，窺視動靜，已在他家下多年。沈謙卻倚為心腹，并不知是羅府的舊人，也不知他的妻子兒女都在羅府內居住。

當下他聽得沈謙同宗信定計，要害羅府全家的性命，吃了一驚，心中想道：“我自小兒蒙羅老爺恩養成人，又配了妻子，到如今兒長女大，皆是羅府之恩。明日太師一本奏准朝廷，一定是滿門遭斬，豈不是絕了我舊主人的香煙后代？況且我的妻子兒女都在羅府，豈不是一家兒都是死？必須要想個法兒救得他們才好！左思右想，無計可施，除非回去同二位公子商議，祇在今晚一刻的工夫，明日就來不及了，待我想法出了相府才好，祇是無事不得出府，門上又查得緊，怎生出去？”想了一會道：“有了，宅門上的陳老爹好吃酒，待我買壺好酒，前去同他談談，便混出去了。”

隨即走到書房，拿了一壺酒，備了兩樣菜，捧到內宅門上，叫聲：“陳老爹在那里？”陳老爹道：“是那一位，請進來坐坐，我有偏你了。”章宏拿了酒菜，走進房來，祇見陳老兒獨自一人，自斟自飲，早已醉了，一見章宏，忙忙起身說道：“原來是章叔，請坐。”章宏道：“我曉得你老人家吃酒，特備兩樣菜來的。”放下酒菜，一同坐下。那陳老兒是個酒鬼，見章宏送了酒菜來，祇是哈哈的笑道：“又多謝大叔，是何道理？”章宏道：“你我都是伙計家，不要見外！”就先敬了一盃。

那陳老兒并不推辭，一飲而盡。那陳老兒是吃過酒的人，被章宏左一盃，右一盃，一連就是十几盃，吃得十分大醉。章宏想道：“此時不定，等待何時？”就向陳老兒道：“我有件東西，約在今日晚上拿么，拜托你老人家把鎖留一留，我拿了就來，与你老人家平分，祇是要瞞定了太師才好。”那陳老兒是醉了，又聽得有銀子分，如何不依，說道：“大叔要去，祇是早些回來，恐怕太師呼喚，我卻沒話回他，要緊。”章宏道：“曉得，恐怕有些耽擱，你千萬不可下鎖。”二人關會明白。章宏悄悄起身，出了宅門，一溜煙直往羅府去了，正是：

打破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話說章宏出了相府，早有初更時分，急急忙忙順著月色

來到羅府，祇見大門早已關了。原來自從羅增去后，太太惟恐家人在外生事，每日早早關門。章宏知道鎖了，祇得轉到后門口，敲了几下，門公問道：“是那個敲門？”章宏應道：“是我。”門公認得聲音，开了后門。章宏一直入內，那些老媽、丫頭都是認得的，卻都睡了，章宏來到妻子房內，他妻子正欲和兒女去睡，不覺見了章宏，問道：“為何此刻回來，跑得這般模樣？”章宏道：“特來救你們的。”遂將沈謙暗害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妻子大驚道：“怎生是好？可怜夫人、公子，待你我恩重如山，必須想個法兒救他才好！”章宏道：“我正為此事而來。你且引我去見太太、公子，再作道理。”

當下夫妻兩個進了后堂，見了夫人、公子，叩了頭，站在燈下。太太問道：“章宏，你在沈府伏侍，此刻回來，必有原故。”章宏見問，就將邊頭關的文書，被沈謙改了假文書，同宗信通謀，明日早朝上本要害羅家一門，細細說了一遍。夫人、公子聞言大驚，哭在一處。章宏道：“且莫悲傷，事不宜遲，早些想法。”太太道：“倘若皇上來拿，豈不是就絕了我羅門之后？如何是好？”羅燦道：“不如點齊家將，拿住沈謙報仇，然后殺上邊關，救出父親，豈不為妙！”羅琨道：“哥哥不可。沈謙這賊，君王寵愛，無所不依。我們動兵殺，若是天子拿問我們，便為反叛，豈不是自投其死！”羅燦道：“如此說來，還是怎生是好？”

章宏道：“小人有計在此。自古道：‘三十六著，走為上著。’收拾遠走他方，才有性命。”太太道：“也罷，大孩兒可往云南馬親家去，求你岳丈調兵救你爹爹；二孩兒可往柏親家去，求你岳丈與馬親翁會合，去救你爹爹。倘若皇上追問，老身祇說你二人在外游學去了。”二位公子哭道：“孩兒何能獨自偷生，丟母親在家領罪？就死也是不能的。”夫人怒道：“老身一死無傷，你二人乃是羅門后代，雪海的冤仇要你們去報。還不快收拾前去！再要為著老身，我就先死了！”二位公子哭倒在地，好不悲傷。正是：

人間最苦處，死別共分離。

話說那章宏的妻子，見公子悲傷，忙勸道：“公子休哭。

我想離城二十里有一座水云庵，是我們的家庵。夫人可改了裝，墾夜前去躲避些時，等公子兩處救兵救了老爺回來之后，那時依然骨肉團圓，豈不為妙？”夫人道：“皇上來拿，我母子三人一個也不在，豈肯便罷？”章大娘道：“我夫妻們受了太太多少大恩，難以補報。請太太的鳳冠霞帔與婢子穿了，裝做太太的模樣，皇上來拿，我情愿上朝替死。”夫人那里肯依。章宏道：“事已如此，太太可快同公子收拾出去要緊。”夫人、公子見章宏夫婦如此義重，哭道：“我娘兒三個受你夫婦如此大恩，如何報答？”章宏道：“休如此說，快快登程。”

夫人祇得同公子換了裝束，收拾些金銀細軟，打了包裹，叫章棋拿了。四人向章宏夫婦拜倒在地，大哭一場。夫人同公子舍不得義仆，章琪舍不得爹娘，六人好不悲傷。哭了一會，章宏道：“夜深了，請夫人、公子快快前行。”太太無奈，祇得同公子、章琪悄悄的出了后門，望水云庵而去。

要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水云庵夫人避禍 金鑾殿奸相受惊

話說羅太太同二位公子，帶了章琪，挑了行李包裹，出了后門。可怜夫人不敢坐轎，公子不敢騎馬。二位公子扶了太太，趁著月色，從小路上走出城來，往水云庵去了。

且說章宏夫婦大哭一場，也自分別。章大娘道：“你在相府，諸事小心，不可露出机關。倘若得暇，即往秦舅爺府中暗通消息，免得兩下憂心。如今快快去罷，讓我收拾。”章宏無奈，祇得哭拜在地：“賢妻，我再不能夠見你了！祇好明日到法場上來祭你一祭罷。”章大娘哭道：“我死之后，你保重要緊！少要悲傷，你快快去吧。”正是：空中掉下無情劍，斬斷夫妻連理情。

話說章宏含悲忍淚，別了妻子，出了后門，趕回相府，也是三更時分，街上燈火都已盡了。幸喜章宏人熟，一路上叫杆柵欄，走向相府，有巡更巡夜人役，引他入內宅門，早有陳老兒來悄悄的开了門，進去安歇，不表。

且說次日五鼓，沈太師起來，梳洗已畢，出了相府，入朝見駕，有章宏跟到午門，祇見宗信拿了假文書折子，早在那里伺候，那沈謙關會了宗信的言語。沈謙山呼已畢，早有殿頭官說道：“有事出班啟奏，無事卷簾退朝。”一聲未了，祇見沈太師出班啟奏：“臣沈謙有本啟奏，愿吾皇萬歲萬萬歲！”天子見沈謙奏本，便問道：“卿有何事，從直奏來。”沈謙扒上一步奏道：“祇因越國公羅增奉旨領兵去征韃靼，不想兵敗被擒，貪生怕死，投降番邦，不肯領兵前去討戰，事在危急，現在邊頭關總兵王怀差官取救，現在午門候旨，求吾皇降

旨定奪。”

皇上聞奏大驚，忙傳旨召差官見駕。有黃門官領旨出朝，召差官，領進午門見駕，山呼已畢，呈上本章，司禮監將本接上御書案，天子龍目觀看，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龍心大怒，宣沈謙問：“邊頭關還是誰人領兵前去是好？”沈謙奏道：“諒番部一隅之地，何足為仇，祇須點起三千兵將校尉，差官領了，前去把守頭關就是了。”天子准奏，就封了宗信為指揮，即日起身。當下宗信好喜，隨即謝過聖恩，出了朝門，同著四名校尉，點起三千羽林軍，耀武揚威的去了。

不說宗信領兵往邊頭關去了。且說沈謙啟奏：“臣聞得羅增有兩個兒子，長名羅燦，次名羅琨，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倘若知他父親降了番邦，那時里應外合，倒是心腹大患。”皇上道：“卿家言之有理。”傳旨命金瓜武士領一千羽林軍前去團團圍住羅府、不管老幼人等，一齊綁拿，發云陽市口，斬首示眾。金瓜武士領旨去了。天子又向沈謙說道：“你可前去將他家事抄了入庫。”沈謙也領旨去了。聖旨一下，嚇得滿朝文武百官，一個個膽戰心驚，都說道：“羅府乃是國公大臣，一日如此，真正可嘆。”

其時，卻嚇壞了護國公秦雙同衛國公李逢春、鄂國公尉遲慶、保國公段忠。他四個人商議說道：“羅兄為人忠直，怎肯降番？其中必有原故。我們同上殿保奏一本便了。”當下四位公爺一齊跪上金階奏道：“羅增不報聖恩，一時被困降番，本該滿門處斬；求聖上念他始祖羅成汗馬功勞，後來羅通征南掃北，也有無數的功勞，望萬歲天恩，免他滿門斬罪，留他一脈香煙。求吾皇降一道赦旨，臣等見死謹奏。”天子聞奏，大怒道：“羅增謀反叛逆，理當九族全誅，朕念他祖上的功勞，祇斬他一門，也就罷了。你們還來保奏，想是通同羅增謀反的么。”四位公爺奏道：“求聖上息怒。臣等想羅增兵敗降番，又無真實憑據，就問他滿門抄斬，也該召他妻子審問真情，那時他也無恨。”天子轉言說道：“此奏可准。”即傳令黃門官，前去叫沈謙查過他家事，同他妻子前來審問。黃門官領旨去了，四人歸班，正是：慢談新雨露，再講舊風云。

話說章大娘打發夫人、公子与丈夫章宏去后，這王氏關了后門，悄悄的來到房中沐浴更衣，將太太的冠帶穿戴起來，到神前哭拜在地，說：“先老爺太太在上，念我王氏一點忠心，救了主母、公子的性命！求神靈保佑二位公子同我孩兒一路平安無事，早早到兩處取了救兵回來，報仇雪恨，重整家庭！我王氏就死在九泉之下，也得瞑目。”說罷，哭了一場，回到太太房中，端正坐下，祇候來拿。

坐到天明，家下男婦才起，祇聽得前后門一聲響喊，早有金瓜武士帶領眾軍，擁進門來。不論好歹，見一個捉一個，見一雙捉一雙。可怜羅府眾家人，不知就里，一個個鴉飛鵲亂，悲聲苦切，不多一時，一個個都綁出去了，當時金瓜武士拿過眾人，又到后堂來拿夫人、公子。打進后堂，那章大娘一聲大喝：“老身在此等候多時，快來綁了，休得羅唆！”眾武士道：“不是卑職等放肆，奉旨不得不來。”就綁了夫人，來尋公子。假夫人說道：“我兩個孩兒，一月之前已出外游學去了。”武士領兵在前前后后搜了一會，見無蹤跡，祇得押了眾人，往街上就走。

出了大門，祇見沈太師奉旨前來抄家，叫武士帶夫人入內來查。祇見章大娘見了沈謙，罵不絕口，沈謙不敢認話，祇得進內收查庫內金銀家事。羅爺為官清正，一共查了不足萬金產業，沈謙一一上了冊子。封鎖已畢，又問武士道：“人口已曾拿齊了？”武士說道：“俱已拿齊，祇是不見了他家二位公子。”沈謙聽得不見了兩個公子，吃了一惊，說道：“可曾搜尋？”武士道：“內外搜尋，全無蹤跡。”沈謙暗暗著急，說道：“原要斬草除根，絕其后患，誰知費了一番心机，倒走了兩個禍根，如何是好。”便問假夫人道：“兩位令郎往那里去了？快快說明！恐皇上追問加刑，不是玩的。”章大娘怒道：“我家少老爺上天去了，要你這個老烏龜來問！，罵得沈謙無言可對，祇得問金瓜武士領了人馬，押了羅府五十余回家眷，往云陽市口而來。男男女女跪在兩處，祇有假夫人章大娘另外跪在一條大紅氈條上。

看官，你道章大娘裝做夫人，難道羅府家人看不出來么？一者章大娘同夫人的品貌相仿，二者眾人一個個都嚇得魂不附体，那里還有心認人。這便是忙中有錯。

且說沈謙同武士將羅府眾人解到市口。忽見黃門官飛馬而來，說道：“圣上有旨，命眾人押在市口，祇命大學士沈謙同羅夫人一同見駕。”

當下二人進得朝門，眾文武卻不認得這假夫人，惟有秦雙同他胞親兄妹，他怎不關心？近前一看，不是妹子，心中好不吃驚！忙忙出班來看，祇見他問沈謙跪在金階，山呼已畢，沈謙呈上抄家的冊干，并人口的數目，（將）不見了二位公子的話，細細奏了一遍，天子便向夫人說道：“你丈夫畏罪降番，兒子知情逃匿，情殊可恨！’快快從實奏來，免受刑罰！”章大娘奏道：“臣妾的孩兒，一月之前出去游學去了。臣妾之夫遭困，并未降番，這都是這沈謙同臣妾之夫不睦，做害他的。”沈謙道：“你夫降番，現有邊關報在，五日前差官↓報，奏聞圣上，你怎么說是老夫做害他的。”那章大娘見沈謙對得真，料想沒命，便罵道：“我把你這害忠賢的老賊，日日冤屈好人，我恨不得食汝之肉！”說罷，從裙腰內掣出一把尖刀，向著沈謙一刀刺去。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義仆親身替主 忠臣舍命投親

話說那章大娘上前一步，將尖刀就往沈謙刺來，沈謙叫聲“不好”，就往旁邊一讓，祇聽得一聲滑喇，將沈謙的紫袍刺了一個五寸長的豁子。天子大驚。嚇得兩邊金瓜武士一齊來救。章大娘見刺不著沈謙，曉得不好，大叫一聲，回手就一刀自刎了，死在金鑾殿下，沈謙嚇得魂飛魄散。皇上看見，原來死了，沒有審問，祇得傳旨拖出尸首，一面埋葬，一面傳旨斫刀，將羅府的家眷一齊斬首。可怜羅府眾人，也不知是甚么原故，一個個怨氣冲天，都被斬了。街坊上的百姓，無不嘆息。金瓜武士斬了眾人，回朝繳旨。天子命沈謙將羅府封鎖了，行文各府州縣，畫影圖形，去拿羅燦、羅琨，沈謙領旨，不提。后人行詩贊王氏道：親身代主世難求，都是閨中一女流。節義雙全垂竹帛，芳名千載詠無休。

話說羅門一家被斬，滿朝文武無不感傷。祇有秦雙好生疑惑，想道：“方才分明不是我的妹子，卻是誰人肯來替死，真正奇怪。”到晚回家，又疑惑，又悲苦。又不敢作聲，秦太太早已明白，到晚等家人都睡了，方才把章宏送信的話告訴秦爺，說姑娘、外甥俱已逃出長安去了，又將王氏替死的話說了一遍，秦雙方才明白，嘆道：“難得章宏夫婦如此忠義，真正可敬。”一面又叫公子：“你明日可到水云庵去看看你的姑母，不可與人知道要緊。”公子領命，原來秦爺所生一子，生得身長九尺，黃面金腮，雙目如電，有萬夫不當之勇，有人替他起個混名叫做金頭太歲的，秦環當下領命，不表。

且言沈謙害了羅府，這沈廷芳的病已好了，好不歡喜，說道：“爹爹既害了羅增，還有羅增一黨的人，須防他報仇。”沈謙道：“等過些時，我都上他一本，參了他們就是了，有何難處。”沈廷芳大喜道：“必須如此，方免后患。”

不言沈家歡喜。且言那晚羅老夫人，同了兩位公子，帶領章琪，走出城來，已是二更天氣，可怜太太乃金枝玉葉，那里走得慣野路荒郊，一路上哭哭啼啼，走了半夜，方才走到水云庵。

原來這水云庵祇有一個老尼姑，倒有七十多歲。這老尼見山主到了，忙忙接進庵中，燒水獻茶。太太、公子淨了面，擺上早盪，請夫人、公子坐下，可怜夫人滿心悲苦，又走了半夜的路，那里還吃得下東西去？淨了面，就叫老尼即收拾出一間潔淨空房，鋪下床帳，就去睡了。二位公子用了早飯，老尼不知就里，細問公子，方才曉得，嘆息一回。公子又吩咐老尼：“瞞定外人，早晚伏侍太太。我們今晚就動身了，等我們回來，少不得重重謝你。”老尼領命，安排中飯，伺候太太起來。

不多上會，太太起來了，略略梳洗，老尼便捧上中膳。公子陪太太吃過，太太說道：“你二人辛苦一夜，且歇息一宵，明日再走罷。”二位公子祇得住下。

到了次日晚間，太太說道：“大孩兒云南路遠，可帶章琪作伴同行，若能有個機關，送個信來，省我挂念。二孩兒到淮安路近，見了你的岳父，就往云南，同你哥哥一路救父要緊。我在此日夜望信。”二位公子道：“孩兒曉得。祇是母親在此，少要悲傷，孩兒是去了。”太太又叫道：“章琪我兒，你母親是為我身亡，你就是我孩兒一樣了。你大哥望云南去，一路上全要你照應。”章琪道：“曉得。”當下四人大哭一場。正欲動身，忽聽得叩門，慌得二位公子忙忙躲起來。

老尼开了門，祇見一位年少的公子走進來問道：“羅太太在那里？”老尼回道：“沒有甚么羅太太。”那人見說，朝里就走，嚇得夫人躲在屏后，一張，原來是侄兒秦環。正是：祇愁狹路逢仇寇，卻是荒庵遇故人。

太太見是秦環，方才放心，便叫二位公子出來，大家相見。太太道：“賢侄如何曉得的。”秦環遂將章宏送信，章大娘怒刺沈謙，金鑾殿自刎之話，細細說了一遍，大家痛哭一場。秦環道：“姑母到我家去住，何必在此。”羅琨道：“表兄府上人多眼眾，不大穩便。

倒是此處安靜，無人知道，祇求表兄常來看看，小弟就感激不盡了。”秦環道：“此乃理所當然，何勞分付。”當下安排飯食吃了，又談了一會，早有四更時分，太太催促公子動身，可他母子分離，那里舍得，悲傷一會，方才動身而去，秦環安慰了太太一番，也自回家去了。

單言兩位公子走到天明，來至十字路口：一個望云南去，一個望淮安去。大公子道：“兄弟，你到淮安取救兵要緊，愚兄望你的音信。”羅琨道：“愚弟知道，祇是哥哥，云南路遠，小心要緊，兄弟不遠送了。”當下二人灑淚而別。大公子同著章琪望云南大路去了。二人從此一別，直到羅燦大鬧貴州府，暗保馬成龍，并眾公侯，在雞爪山興兵，才得兩下里相會。此乃后事，不提。正是：春水分鴛序，秋風折雁行。

說話二公子見哥哥去遠了，方才動身上路。可怜公子獨自一人，悲悲切切，上路而行，見了些异鄉風景，無心觀看，祇是攢路，非止一日，那一日，到了山東兗州府宁陽縣的境界。祇見那沈謙的文書已行到山東省城了，各州府縣，處處張挂榜文，捉拿羅燦、羅琨，寫了年貌，畫了圖形。一切鎮市鄉村、茶坊酒肆，都有官兵捕快，十分嚴緊，凡有外來面生之人，都要盤問。羅琨心內吃惊，祇得時時防備，可怜日漸躲在古廟，夜間趕著大路奔逃，那羅琨乃是嬌生慣養的公子，那里受得這般苦處。

一日，走過了克州府，到了一個村庄，地名叫做鳳蓮鎮，羅琨趕到鎮上一看，是個小小的村庄，庄上約有三十多家，當中一座庄房，一帶壕溝，四面圍住，甚是齊整。公子想道：“我這些時夜間行走，受盡風波，今日身子有些下快，莫要弄出病來，不大穩便。我看這一座庄上人民稀少，倒也還僻靜，沒得人來盤問。天色晚了，不免前去借宿一宵。”主意已定，走上庄來。正是：欲投人處宿，先定自家謀。

話說羅琨走到庄門口，問：“門上有人么。”祇見里面走出一位年老公公，面如滿月，須似銀條，手執過頭拐杖，出來問道：“是那一位。”羅琨忙忙施禮道：“在下是遠方過客，走迷了路，特到主庄借宿一宵，求

公公方便。”那老者見公子一表人材，不是下等之人，說道：“既是遠路客官走迷了路的，請到平面坐坐。”

羅琨步進草堂，放下行李施兒，分寶主坐下。那老者問道：“貴客尊姓大名，貴府何處。”公子道：“在下姓張名琨，長安人氏。請問老丈尊姓大名。”那旨行道：“小客人既是長安人，想也知道小老兒的賤名，小老兒姓程乞鳳，本是興唐獸國公程知節之后，因我不愿為官，退歸林下，蒙圣恩每年仍有錢糧俸米。聞得長安羅兄家被害，今日打發小兒程佩到長安領米討信去了。”羅公子祇得暗暗悲傷，免強用些話兒支吾過，一會辭了老者，不用飯，竟要睡了，老者命他在一間耳房內安歇。

羅恨見了安置，自去睡覺，誰知他一路上受了些風寒，睡到半夜里，頭疼發熱，遍体酸麻，哼聲不止，害起病來了。嚇得那些庄漢，一個個都起來打火上燈，忙進內里報信与程鳳知道，說：“今日投宿的那個小客人，半夜里得了病了，哼聲不止，十分沉重，象是要死的模樣。”嚇得程鳳忙忙起身，穿好了衣衫，來到客房內一看，祇聽得哼聲不止。

來看時，見他和衣而睡，兩淚汪汪，口中哼道：“沈謙，沈謙，害得俺羅琨好苦也！”眾人聽了，吃一大惊，說道：“這莫非就是欽犯羅琨？我們快些拿住他，送到兗州府去請賞，有何不可！”眾人上前一齊動手。

未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露真名險遭毒手 托假意仍舊安身

話說程家眾人聽得羅琨說出真情，那些人都要拿他去報官請賞。程爺喝住道：“你們休得亂動！此人病重如山，胡言亂說，未知真假。倘若拿錯了，不是自惹其禍。”當下眾庄漢聽得程爺吩咐，就不敢動手，一個個都退出去了，程爺吩咐眾人：“快取汗水來，與這客人吃。”公子吃了汗水，程爺忙叫眾人都去安歇。

程爺獨自一人，點著燈火，坐在公子旁邊，心中想道：“看他的面貌，不是個凡人。若果是羅家侄兒，為何不到邊關去救他父親，怎到淮安來，作何勾當？”程爺想了一會，祇見公子昏昏睡去。程爺道：“且等我看衣服行李，有甚么物件。”就將他的包袱朝外一拿，祇聽得鏘的一聲，一道青光掉下地來，程爺點燈一看，原來是口寶劍落在地下，取起來燈下一看，真正是青萍結綠，萬道霞光。好一口寶劍，再看鞘子上有越國公的府號，程爺大驚：“此人一定是羅賢侄了。還好，沒有外人看見，倘若露出風聲，如何是好。”忙忙將寶劍插入鞘內，連包袱一齊拿起來，到自己房中，交與小姐收了。

原來程爺的夫人早已亡故，祇有一男一女。小姐名喚玉梅，年方一十六歲，生得十分美貌，文武雙全，程爺一切家務，都是小姐做主。當下小姐收了行李。

程爺次日清晨起身，來到客房看時，祇見羅琨還是昏昏沉沉，人事不省。程爺暗暗悲傷道：“若是他一病身亡，就無人報仇雪恨了。”吩咐家人將這客人抬到內書房，鋪下床帳，請了醫生服藥調治。他卻瞞定了家人，祇說遠來的親眷，留他在家內將養。

過了兩日，略略蘇醒。程爺道：“好了，羅賢侄有救了。”忙又請醫生調治。到中飯時分，忽見庄漢進來

稟道：“今日南庄來請老爺收租。”程爺道：“明日上庄說罷。”家人去了，程老爺當下收拾。

次日清晨，用過早飯，取了帳目、行李，備下牲口，帶了四五個家人，出了庄門，到南庄收租去了。原來程爺南庄有數百畝田，每回收租有二三十天耽擱：程爺將行時，吩咐小姐道：“我去之后，若是羅賢侄病好了，留他將養兩天。等我回來，再打發他動身。”小姐道：“曉得。”分付已畢，望南庄去了。

且言羅琨過了三四日，病已退了五分，直如睡醒，方知道移到內書房安歇，心中暗暗感激：“難得程家如此照應，倘若羅琨有了大日之光，此恩不可不報。”心中思想，眼中細看時，祇見被褥床帳都是程府的，再摸摸自己的包袱，卻不見了，心中吃了一驚：“別的還可，單是那口寶劍，有我家的府號在上，倘若露出風聲，其禍不小！”正欲起身尋他的包袱，祇聽得外面腳步響，走進一個小小的梅香，約有十二三歲，手中托一個小小的金漆茶盤，盤中放了一洋磁的蓋碗，碗內泡了一碗香茶。雙手捧來，走到床前，道：“大爺請茶。”公子接了茶便問道：“姐姐，我的包袱在那里？”梅香回道：“你的包袱，那日晚上是我家老爺收到小姐房中去了。”公子道：“你老爺往那里去了？”梅香道：“前日往南庄收租去了。”公子道：“難為姐姐，代我將包袱拿來，我要拿東西。”

梅香去不多時，回來說道：“我家小姐上覆公子，包袱是放在家里，拿出來恐人看不便。”公子聞言，一發疑惑，想道：“聽他言詞，話里有音，莫非他曉得我的根由了？倘苦走了風聲，豈不是反送了性命。”想了一想，不如帶著病走為妙。羅琨站起身來道：“姐姐，我就要走了，快些代我拿來，上覆小姐，說我多謝，改日再來奉謝罷。”梅香領命去了。正是。不愿身居安樂地，祇求跳出是非門。

當時那小梅香進去，不多一刻，忙忙的又走出來了，拿了一個小小的柬帖，雙手遞與公子，說道：“小姐吩咐：‘請公子一看便知分曉了。’”公子接過來一看，原來是一幅花箋，上面寫了一首絕句。詩曰：順保千金體，權寬一日憂。秋深風氣朗，天際送歸舟。

后面又有一行小字道：“家父返舍之后，再請榮行。”公子看罷，吃了一驚，心中想道：“我的事倒都被他知道了。”祇得向梅香說道：“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小姐，說我感蒙盛情。”梅香進去，不表。

且言羅琨心中想道：“原來程老者有這一位才能小姐。他的字跡真乃筆走龍蛇，好似鐘王妙楷；看他詩句，真乃噴珠吐玉，不殊曹謝丰采。他的才既高，想必貌是美的了，但不知何曾許配人家？若是許了德門望族，這便得所；若是許了沈謙一類的人，豈不真正可惜了。”

正在思想，忽見先前來的小梅香拿著銀燈，提了一壺酒，后面跟了一個老婆子，捧了一個茶盤。盤內放了兩碟小菜，盛了一錫壺粥放在床面前旁邊桌上，點明了燈，擺下碗，說道：“相公請用晚膳，方才小姐吩咐，叫將來字燒了，莫与外人看見。”羅琨道：“多蒙小姐盛意，曉得。”就將詩字拆开燒了。羅琨道：“多蒙你家老爺相留，又叫小姐如此照應，叫我何以為報？但不知小姐姊妹几人？青春多少？可曾恭喜，許配人家。”那老婆子道：“我家小姐就是兄妹二人，公子年方十八，祇因他赤紅眼，人都叫他做火眼虎程佩。小姐年方十六，是老身乳養成人的。祇因我家老爺為人耿直，不揀人家貧富，祇要人才出眾，文武雙全的人，方才許配，因此尚未聯姻。”羅琨聽了道：“你原來是小姐的乳母，多多失敬了。你公子如何不見？”婆子道：“進長安去了，尚未回來。”須臾，羅琨用了晚膳，梅香同那老婆子收了家伙回去了。

且言羅琨在程府，不覺又是几日了。那一天用過晚膳，夜已初更，思想憂愁，不能睡著，起身步出書房，閒行散悶，卻好一輪明月正上東樓。公子信步出了門，到后花園玩月，祇見花映瑤他，樹遮繡閣，十分清趣。正看之時，祇聽得琴聲飄然而至，公子惊道：“程老伯不在家，這琴聲一定是小姐彈的了。”

順著琴聲，走到花樓底下，朝上一望，原來是玉梅小姐在月台上撫琴。擺下一張條桌，焚了一爐好香，旁邊站著一個小丫鬟，在那里撫琴玩月。公子在樓下一看，原來是一個天姿國色的佳人。公子暗暗贊道：“真正是

才貌雙全。”這羅公子走到花影之下。

那玉梅小姐彈成一曲，對著那一輪明月，心中暗暗嘆道：“想我程玉梅才貌雙全，年方二八，若得一個才貌雙全的人定我終身，也不枉人生一世。”正在想著，猛然望下一看，祇見一祇白虎立在樓下，小姐大驚，快取弓箭，暗暗一箭射來。祇聽得一聲。弓弦響處，那箭早已臨身。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祁子富帶女過活 賽元壇探母聞凶

話說程小姐見后樓牆下邊站立一祇白虎，小姐在月台上對准了那虎頭，一箭射去，祇聽一聲叫：“好箭！”那一祇白虎就不見了，卻是一個人，把那一技箭接在手里。

原來那白虎，就是羅琨的原神出現。早被程小姐一箭射散了原神，那枝箭正奔羅琨項上飛來，公子看得分明，順手一把接住，說道：“好箭！”小姐在上面看見白虎不見了，走出一個人來，吃了一驚，說道：“是誰人在此。”祇聽得颯的一聲響，又是一箭。羅琨又接住了，慌忙走向前來。”方面打了一恭，說道：“是小生。”那個小梅香認得分明，說道：“小姐，這就是在我家養病的客人。”小姐聽了，心中暗想，贊道：“果然名不虛傳，真乃是將門之子。”連忙站起身來，答禮道：“原來卻是羅公子，奴家失敬了。”公子惊道：“小生姓張，不是姓羅。”小姐笑道：“公子不可亂步，牆風壁耳，速速請回。奴家得罪了。”說罷，回樓去了。

公子明白話因，也回書房去了，來到書房，暗想道：“我前日見他的詩句，祇道是個有才有貌的佳人，誰知今日見他的射法，竟是個文武雙全的女子。祇可惜我父母有難，還有甚心情貪圖女色，更兼訂過柏氏，也不必作意外之想了。”當下自言自語，不覺朦朧睡去。

至次日清晨起身，梳洗完畢，祇見那個小丫鬟送了一部書來，用羅帕包了，雙手送与公子道：“我家小姐惟恐公子心悶，叫我送部書來，与公子解悶。”公子接書道：“多謝小姐。”梅香去了，公子道：“書中心有原故。”忙忙打開一看，原來是一部古詩，公子看了兩行，祇見里面夾了一個紙條兒，析了個方胜、打開一看，那方圖書上寫：“羅世兄密啟”。公子忙忙看，上寫著：昨晚初識台顏，誤放兩矢，勿罪！勿罪！觀君接箭神速，定然武藝超群，個人拜服：但妾聞有武略者

必兼文事，想君詞藻必更佳矣，前奉五言一絕，如君不惜珠玉，敢求和韻一首，則受教多多矣！程玉梅端肅拜

公子看了來字，笑道：“倒是個多情的女子，他既要我和詩，想是笑我武夫未必能文，要考我一考，也罷，他既多情，我豈無意！”公子想到此處，也就意馬難拴了，遂提筆寫道：多謝主人意，深寬客子憂。寸心言不盡，何處溯仙舟。后又寫道：自患病已來，多蒙尊公雅愛，銘刻肺腑，未敢忘之。昨仰瞻月下，不啻天台，想桂樹瓊枝，定不容凡夫攀折，惟有展轉反側已耳，奈何，奈何！遠人羅琨頓首拜

寫成也將書折成方勝，寫了封記，夾在書中，仍將羅帕包好，祇見那小梅香又送茶進來，公子將書付与丫鬟道：“上覆小姐，此書看過了。”

梅香接書進去，不多一會將公子的衣包送將出來說道：“小姐說，恐相公拿衣裳，一時要換，叫我送來的。”公子說道：“多謝你家小姐盛意，放下來罷。”那小丫鬟放下包袱進去了。公子打幵包袱一看，祇見行李俱全，惟有那口寶劍不見，另換了一個寶劍來了，公子一看，上有魯國公的府號，公子心下明白，自忖道：“這小姐不但人才出眾，抑且心靈机巧。他的意思分明是暗許婚姻，我豈可負他的美意？但是我身遭顛沛，此時不便提起，待等我父親還朝，冤仇解釋，那時央人來求他父親，也料無不允。”想罷，將寶劍收入行裝，從此安心在程府養病，不提。

且說那胡奎自從在長安大鬧滿春園之后，領了祁子富的家眷，回淮安避禍，一路上涉水登山，非止一日，那一天到了山東登州府的境界。

那登州府离城四十里，有一座山，名叫雞爪山。山上聚集有五六百嘍羅，內中有六條好漢：第一條好漢叫做鐵閻王裴大雄，是裴元慶的后裔，頗有武藝；第二位叫做賽諸葛謝元，乃謝應登的后裔，頗有謀略，在山內拜為軍師；第三位叫做獨眼重瞳魯豹雄；第四位叫做過天墾孫彪，他能黑夜見人，如同白日；第五位叫做兩頭蛇王坤；第八位叫做雙尾蝎李仲。這六位好漢，都是興

唐功臣之后，祇因沈謙當道，非錢不行，這些人祖父的官爵都壞了，問罪的問罪了：這些公了不服，都聚集在雞爪山招軍買馬，思想報仇，這也不在話下。

且言胡奎帶領著祁子富、車夫等，從雞爪山經過，聽得鑼鼓一響，跳出二三十個嘍羅，前來短路，嚇得眾人大叫道：“不好了！強盜來了！”回頭就跑，胡奎大怒，喝聲：“休走！”輪起鋼鞭就打，那些嘍羅那里抵得住，吶聲喊，都走了。胡奎也不追趕，押著車夫，連忙赶路。

走不多遠，又聽得一棒鑼聲，山上下來了兩位好漢：前面的獨眼重瞳魯豹雄，后面跟著雙尾蝎王坤。帶領百十名嘍羅，前來攔路，胡奎大怒，輪起鋼鞭，前來迎敵。魯豹雄、王坤二馬當先，雙刀并舉、三位英雄戰在一處。胡奎祇顧交鋒，不防后面一聲喊，祁子富等都被嘍兵拿上山去了。胡奎見了，大吃一惊，就勇猛來戰，魯豹雄、王坤他二人不是胡奎的對手，虛閃一刀，都上山去了。胡奎大叫道：“往那里走！還我的人來！”舞動鋼鞭，趕上山來。

寨內裴天雄聽得山下的來人利害，忙推過祁子富來問道：“山下卻是何人。”祁子富戰戰兢兢，將胡奎的來由細說了一遍。裴天雄大喜道：“原來是一條好漢。”傳令：“不許交戰，与我請上山來。”胡奎大踏步趕上山，來到寨門口，祇見六條好漢迎接出來道：“胡奎兄請了。”胡奎吃了一惊道：“他們為何認得我。”正在沉吟，裴天雄道：“好漢休疑，請進來敘敘。”胡奎祇得進了寨門，一同來到聚義廳上。

見禮已畢，各人敘出名姓家鄉，都是功臣之后，大家好不歡喜。裴天雄吩咐殺牛宰羊，款待胡奎。飲酒之間，各人談些兵法武藝，真乃是情投意合。裴天雄開口說：“目下奸臣當道，四海慌亂，胡兄空有英雄，也不能上進。不嫌山寨偏小，就請在此歇馬，以圖大業，有何不可。”胡奎道：“多蒙大哥見愛。祇是俺現有老母在堂，不便在此，改日再來聽教罷。”与下裴大雄等留胡奎在山寨中住了兩日。胡奎立意要行。魯豹雄等祇得仍前收拾車子，送胡奎、祁子富等下山。

胡奎離了雞爪山，那一日黃昏時分，已到了淮安地界。離城不遠，祇有十里之地，地名叫做五家鎮，離胡奎家門不遠，祇見，一個人拿著一面高腳牌來豎在鎮口，胡奎向前一看，吃了一驚。

不知驚的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侯公子聞凶起意 柏小姐發誓盟心

話說胡奎到胡家鎮口，看見一面高腳牌的告示。你道為何吃驚？原來這告示就是沈謙行文到淮安府來拿羅燦、羅琨的，告示前面寫的羅門罪案，后面又畫了二位公子的圖形，各府縣、各鎮市鄉村嚴巡拿獲。拿住者賞銀一千兩，報信者賞銀一百兩；如有隱匿在家，不行首出者，一同治罪，胡奎一看，暗暗叫苦：“可惜羅門世代忠良，今日全家抄斬，這都是沈家父子的奸謀，可恨，可恨！又不知他弟兄二人逃往何方去了？”胡奎祇气得兩道神眉直豎，一雙怪眼圓睜，祇是低頭流淚。回到路上，將告示言詞告訴了子富等一遍，那巧云同張二娘聽見此言，一齊流淚道：“可怜善人遭凶，忠臣被害。多得位公子救了我們的性命，他倒反被害了，怎生救他一救才好，也見得我們恩將恩報之意。”胡奎道：“且等我訪他二人的下落就好了。”眾人好不悲傷。

當下胡奎同祁子富趕過了胡家鎮口，已是自家門口，歇下車子，胡奎前來打門，卻好胡太太聽得是他兒子聲音，連忙叫小丫鬟前來問，胡奎邀了祁子富等三人進了門，將行李物件查清，打發車夫去了，然后一同來到草堂，見了太太，見過了禮，分賓主坐下，太太問是何人，胡奎將前后事細細說了一遍，那胡老太太嘆了一回，隨即收拾几樣便菜，与祁子富、張二娘、祁巧云在內堂用晚膳，然后大家安歇，不提。

一宿晚景已過，次日天明起身，祁子富央胡奎在鎮上尋了兩進房子：前面開了一個小小的豆腐店，后面住家。祁子富見豆腐店家伙什物俱全，房子又合适，就同業主講明白了價錢。就兌了銀子成了交。過了几天，擇了個日子，搬家過去。离胡奎家不遠，祇有半里多路。兩下里各有照應，當晚胡太太也是祁子富請過去吃酒，認做親眷走動。自此祁子富同張二娘開了店，倒也安逸，祇有胡奎思想羅氏弟兄，放心不下。過了幾日，辭了

太太，關會了祁子富，兩下照應照應，他卻收拾行李、兵器，往雞爪山商議去了，不提。

且言淮安柏府內，自從柏文連升任陝西西安府做指揮，卻沒有回家，祇寄了一封書信回來，與侯氏人入知道，說：“女兒玉霜，已許越國公羅門為媳。所有聘禮物件交與女兒收好，家中預備妝麥，恐羅門征討韃靼回來，即要完姻。家下諸事，煩內侄侯登照應”夫人見了書信，也不甚歡喜。心中想道：“又不是親生女兒，叫我備甚么妝食？”卻不過情，將聘禮假意笑盈盈的送與小姐，道：“我兒恭喜。你父親在外，將你許了長安越國公羅門為媳了。這是聘禮，交與你收好了，好做夫人。”小姐含羞，祇得收下，說道：“全仗母親的洪福。”母女們又談了兩句家常談話，夫人也自下樓去了。

小姐送過夫人下樓之后。將聘禮收在箱內，暗暗流淚道：“可怜我柏玉霜自幼不幸，亡了親娘。后來的晚娘侯氏，卻是同我不大和睦。今日若是留得我親娘在堂，見我許了人家，不知怎樣歡喜！你看他說几句客套話兒，竟自去了，全無半點真心，叫人好不悲傷人也！”小姐越想越苦，不覺珠淚紛紛，香腮流落，可怜又不敢高聲，祇好暗暗痛苦，不提。

單言侯氏夫人，叫侄兒侯登掌管田地、家務。原來那侯登年方一十九歲，生得身小頭大，疤麻丑惡，秉性愚蒙，義武兩事，無一能曉。既不通文理，就該安分守己：誰知他生得丑，卻又專門好色貪花。那柏小姐未許羅門之時，就暗暗思想，刻刻留神，想謀占小姐為妻。怎當得柏小姐三貞九烈，怎肯與凡人做親，侯登為人下端，小姐要發作他，數次祇因侯氏面上，不好意思開口。這小姐為人端正，他卻也不敢下手，后来曉得許了長安羅府，心中暗暗懷恨，說道：“這么一塊美玉，倒送與別人。若是我侯登得他為妻，卻有兩便：一者先得一個美貌佳人；二者我姑母又無兒子，他的萬貫家財，久后豈不是都歸與我侯登一人享用？可恨羅家小畜生，他倒先奪了我一塊美玉去了！”過了些時，也就漸漸斷了妄想。

一日三，三日九，早過了三個多月時光，他在家里那里坐得住，即將柏府的銀錢拿了出去結交他的朋友，

無非是那一班少年子弟，酒色之徒。每日出去尋花問柳，飲酒宿娼，成群結黨，實不成規矩。小姐看在眼內，暗暗懷恨在心。若是侯氏是個正氣的，拘管他些也好，怎當他絲毫不查，這侯登越發放蕩胡為了。正是：游魚漏網隨波走，野鳥無籠到處飛。

話說侯登那日正在書房用飯，忽見安童來稟道：“今日是淮安府太爺大壽，請大爺去拜看。”侯登聽了，來到后堂，秉知姑母，備了壽禮，寫了伯老爺名帖。換了一身新衣報，叫家人挑了禮，備了馬。侯登出了門，上了馬，欣然而行，將次進城，卻從胡家鎮經過。正走之間，在馬上一看，祇見大路旁邊開了一個小小的豆腐店，店里有一位姑娘在那里掌櫃，生得十分美貌。侯登暗暗稱贊道：“小想材中倒有這一個美女，看他容貌不在玉霜表妹之下，不知可曾許人？我若娶他為妾，也是好的。”看官，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那祁巧云姑娘。那巧云看見侯登在馬上看他，他就轉身進去了，正是：浮云掩卻嫦娥面，不与凡人仔細觀。

后說侯登見那女子進去，他就打馬走了。到了城門口，祇見擠著許多人，在那里看告示，人人感嘆，個個傷嗟，侯登心疑，近前看時，原來就是沈太師的行文，捉拿羅氏弟兄的榜文。侯登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心中好不歡喜，道：“好呀！我祇說羅琨奪了我的人財，誰知他無福受用，先犯下了罪案。我想羅琨是人死財散，瓦解冰消，焉敢還來迎娶？這個佳人依舊還是我侯登受用了。”看過告示，打馬進城。

到了淮安府的衙門，祇見合城的鄉紳紛紛送禮。侯登下了馬，進了迎賓館，先叫家人投了名帖，送進禮物。那知府見是柏爺府里的，忙忙傳請。侯登走進私衙，拜過壽，知府閒問柏爺為官的事，敘了一回寒溫。一面簽蕭細樂，擺上壽面。管待侯登的酒面，侯登那里還有心腸吃面，祇吃了一碗，忙忙就走，退出府衙。到了大堂，跨上了馬，一路思想：“回去同姑母商議，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那怕柏玉霜飛上天去，也難脫我手！”想定了主意，打馬回去。

要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古松林佳人盡節 粉妝樓美女逃災

話說侯登聽羅門全家抄斬，又思想玉霜起來了，一路上想定了主意，走馬回家，見了他的姑母道：“侄兒今日進城，見了一件奇事。”太太道：“有何奇事，可說與我聽聽。”侯登道：“可笑姑丈有眼無珠。把表妹與那羅增做媳婦，圖他家世襲的公爵、一品的富貴，准知那羅增奉旨督兵，鎮守邊關，征討韃靼，一陣殺得大敗。羅增已降番邦去了。皇上大怒，旨下將羅府全家拿下處斬，他家單單祇走了兩個公子，現今外面畫影圖形捉拿。這不是一件奇事？祇是將表妹的終身誤了，其實可惜。”

侯氏太太道：“玉霜丫頭，自從許了羅門，他每日描鸞刺鳳，預備出嫁，連我也不睬，顯得他是公爺的媳婦。今日一般羅家弄出事來了，全家都殺了，待我前去氣他一氣。”侯登道：“氣他也是枉然，侄兒倒有一計在此。”夫人道：“你有何計？”侯登道：“姑母年已半百，膝下又無兒子，將來玉霜另許人家，這萬貫家財都是歸他了，你老人家豈不是人財兩空，半世孤苦？為今之計，羅門今已消滅，玉霜左右是另外嫁人的，不如將表妹把與侄兒為婚。一者這些家私不得便宜外人，二者你老人家也有照應，豈不是親上加親，一舉兩得？”侯氏道：“怕這個小賤人不肯。”侯登道：“全仗姑母周全。”

二人商議已定，夫人來與小姐說話，到了后樓，小姐忙忙起身迎接。太太進房坐下，假意含悲，叫聲：“兒呀，不好了，你可曉得一樁禍事？”小姐失驚道：“母親，有甚么禍事？莫非是爹爹任上有甚么風聲？”太太道：“不是你爹爹有甚么風聲，轉是你爹爹害了你終身。”小姐吃了一驚道：“爹爹有何事誤了我？”太太道：“你爹爹有眼無珠，把你許配了羅門為媳，圖他的榮華富貴，准知羅增不爭氣，奉旨領兵去征剿韃靼，不

知他怎樣大敗一陣，被番擒去。若是盡了忠也還好，誰知他貪生怕死，降了番邦，反領兵前來討戰。皇上聞之大怒，當時傳旨將他滿門拿下。可怜羅太太并一家大小，一齊斬首示眾，祇有兩位公子逃走在外，現挂了榜，畫影圖形，普天下捉拿，他一門已是瓦解冰消，寸草全無，豈不是你爹爹誤了你的終身！”

小姐聽了這番言語，祇急得柳眉頗蹙，杏臉含悲，一時气阻咽喉，悶倒在地，忙得眾丫鬟一齊前來，用汗水灌了半日，祇見小姐長嘆一聲，二目微睜，悠悠蘇醒，夫人同了丫鬟扶起小姐坐在床上，一齊前來勸解。小姐兩淚汪汪，低低哭道：“可怜我柏玉霜命苦至此，害婆家滿門的性命。如今是江上浮萍，全無著落，如何是好？”夫人道：“我兒休要悲苦，你也不曾過門，羅家已成反叛，就是羅琨在也不能把你娶了。等老身代你另揀個人家，也是我的依靠。”小姐道：“母親說那里話。孩兒雖是女流，也曉得三貞九烈，既受羅門之聘，生也是羅門之人，死也是羅門之鬼，那有再嫁之理。”侯氏夫人見小姐說話頂真，也不再勸，祇說道：“你嫁不嫁，再作商議。祇是莫苦出病來，無人照應。”正是：酒逢知己千盃少，話不投机半句多。

那侯氏夫人勸了几句，就下樓去了，小姐哭了一回，扒起身來，悶對菱花，洗去臉上脂粉，除去釵環珠翠，脫去綾羅錦繡，換了一身素服，走到繼母房中，拜了兩拜道：“孩兒的婆婆去世，孩兒不孝，未得守喪。今改換了兩件素服，欲在后園遙祭一祭，特來稟知母親，求母親方便。”侯氏聽見，不說道：“你父母現今在堂，凡事俱要吉利。今日許你一遭，下次不可。小姐領命，一路悲悲切切，回樓而來。正是：慎終未盡三年禮，守孝空存一片心。

玉霜小姐哭回后樓，吩咐丫鬟買些金銀鍍錠、香花紙燭、酒肴素撰等件。到黃昏以后，叫四個貼身的丫鬟，到后花園打掃了一座花廳，擺設了桌案，供上了酒肴，點了香燭。小姐淨手焚香，望空拜倒在地，哭道：“婆婆，念你媳婦未出閨門之女，不能到長安墳上祭奠，祇得今日在花園備得清酒一搏，望婆婆陰靈受享。”祝罷，一場大哭，哭倒在地，祇哭得血淚雙流，好不悲傷：哭了一場，化了紙鏢，坐在廳上，如醉如痴。忽見一

輪明月斜挂松梢，小姐嘆道：“此月千古團圓，惟有羅家一門离散，怎不叫奴傷心！”

不說小姐在后園悲苦。且說侯登日夜思想小姐，見他姑母說小姐不肯改嫁，心中想道：“再冷淡些時，慢慢的講，也不怕他飛上天去。”吃了一頭的酒，氣沖沖的來到后花園里玩月。方才步進花園，祇見東廳上點了燈火。忙問丫鬟，方才知是小姐設祭，心中嘆道：“倒是個有情的女子，且待我去同他答答机鋒，看是如何。”就往階下走來。

祇見小姐斜倚欄桿，悶坐看用。侯登走向前道：“賢妹，好一輪團圓的明月。”小姐吃了一驚，回頭一看，見是侯登，忙站起身來道：“原來是表兄，請坐。”侯登說道：“賢妹，此月圓而復缺，缺而復圓；凡人缺而要圓，亦復如此。”小姐見侯登說話有因，乃正色道，“表兄差矣，大有天道，人有人道。月之缺而復圓，乃天之道也；人之缺而不圓，乃人之道也。豈可一概而論之。”侯登道，“人若不圓，豈不誤了青春年少廣小姐聽了，站起身來，跪在香案面前發愿說道：“我柏玉霜如若改節，身攢萬箭；若是無恥小人想我回心轉意，除非是鐵樹开花，也不得能的。”這一些話，說得侯登滿面通紅，無言可對，站起身來，走下階沿去了。正是：此地何勞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

那侯登被小姐一頓搶白，走下廳來，道：“看你這般嘴硬，我在你房中候你，看你如何与我了事？”侯登暗暗搗鬼而去。

單言柏小姐嘆了一口气，見侯登已去，夜靜更深，月光西墜。小姐分付丫鬟收了祭席，回上后樓，淨了手，改了妝，坐了一坐，分付丫鬟各去安歇，祇留一個人九歲的小丫鬟在身邊伺候，才要安睡，祇見侯登從床后走將出來，笑嘻嘻的向小姐道：“賢妹，請安歇罷。”正是：無端蜂蝶多煩絮，惱得天桃春恨長。

當下小姐見侯登在床后走將出來，吃了一驚，大叫道：“你們快來！有賊，有賊！”那些丫鬟、婦女才要睡，聽得小姐喊“有賊”，一個個多擁上來，嚇得侯登开了樓門，往下就跑。底下的丫鬟往上亂跑，兩下里一

撞，都滾下樓來，被兩個丫鬟在黑暗中抓住，大叫道：“捉住了。”小姐道：“不要亂打，待我去見太太。”侯登聽得此言，急得滿臉通紅，掙又掙不脫。小姐拿下燈來，眾人一看，見是侯登，大家吃了一驚，把手一松，侯登脫了手，一溜煙跑回書房躲避去了。

可怜小姐气得兩淚交流，叫丫鬟掌燈，來到太太房中。侯氏道：“我兒此刻來此何干？”小姐道：“孩兒不幸失了婆家，誰知表兄也欺我！”侯氏明知就里，假意問道：“表兄怎樣欺你的？”小姐就將侯登躲在床后調戲之言說了一遍。侯氏故意沉吟一會，道：“我兒，家丑不可外談，你們表姊妹也不礙事。”小姐怒道：“他如此無禮，你還要護短，太不通禮性！”侯氏道：“他十几歲的人，難道他不知人事？平日若沒有些眼來眉去，他今日焉敢如此？你們做的事，還要到我跟前洗清。”可怜小姐被侯氏熱汗頭磕在身上，祇气得兩淚交流，回到樓上，想道：“我若是在家，要被他們逼死，還落個不美之名。不如我到親娘墳上哭訴一番，尋個自盡，倒轉安妥。”主意已定，次日晚上，等家下丫鬟婦女都睡著了，悄悄开了后門，往墳上而來。

原來，柏家的府第离墳塋不遠，祇有半里多路。小姐乘著月色，來到墳上，雙膝跪下，拜了四拜，放聲大哭道：“母親的陰靈不遠，可怜你女孩兒命苦至此！不幸婆家滿門俱已亡散，孩兒在家守節，可恨侯登三番五次調戲孩兒。繼母護他侄兒，不管孩兒事情，兒祇得來同親娘的陰靈上路而去，望母親保佑！”小姐慟哭一場。哭罷，起身走到樹下，欲來上吊，

要知小姐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真活命龍府栖身 假死人柏家上吊

話說柏小姐在他親娘墳上哭訴了一場，思思想想，腰間解下了羅帕一條，哭哭啼啼，要來上吊。不想那些松樹都是兩手抱不過來的大樹，又沒有接腳，又沒有底枝，如何扒得上去？可怜小姐尋來尋去，尋到墳外邊要路口，有一株矮矮的小樹。小姐哭哭啼啼，來到樹邊，哭道：“誰知此樹是我終身結果之處！”悲悲切切，將羅帕扣在樹上，拴了個扣，望里一套。當時，無巧不成辭，柏小姐上吊的這棵樹，原是墳外的枝杈，攔在路口。小姐才吊上去的時候，早遇見一位救星來。

你道這位救星是誰？原來柏太太墳旁邊，住了一家獵戶，母子兩個。其人姓龍名標，年方二十多歲。他住在這松園旁邊十字路口，祇因他慣行山路，武藝非常，人都叫他做穿山甲。他今日在山中打了些樟貓鹿兔，挑在肩上回來，祇顧低頭走路，不想走到十字路口，打這樹下經過，一頭撞在小姐身上。小姐雖然吊在樹上，腳還未曾離地，被他撞了一頭。龍標吃了一嚇，抬頭一看，見樹上吊著一個人，忙忙上前抱住。救將下來一看，原來是個少年女子，胸前尚有熱氣。龍標道：“此女這等模樣，不是下賤之人。且待我背他回去，救活了他，便知分曉。”忙放下馬，又解下野獸，放在壙內，背了小姐，一路回家。

走不多遠，早到自家門首，用手叩門。龍太太開門，見龍標背了一個人回來。太太驚疑，問道：“這是何人。”龍標道：“方才打柏家墳上經過，不知他是那家的女子，吊在樹上，撞了我一頭，是我救他下來的：還好呢，胸前尚有熱氣，快取開水來救他。”那龍太太年老之人，心是慈悲的，聽見此言，忙煎了一碗姜盪拿在手中。娘兒兩個將小姐盤坐起來，把姜盪灌將下女。不多一時，漸漸蘇醒，過了一會，長吁一聲：“我好苦呀！”睜眼一看，見茅屋籬笆，燈光閃閃，心中好上著驚：

“我在松樹下自盡，是那個救我到此？”龍太太見小姐回聲，心中歡喜，扶小姐起來坐下，問道：“你是誰家的女子，為何尋此短見？快快說來，老身自然救你。”小姐見問，兩淚交流，祇得將始末根由細說了一遍。

龍太太聽見此言，也自傷心流淚，道：“原來是柏府的小姐，可慘，可慘！”小姐道：“多蒙恩公搭救，不知尊姓大名，在此作何生理。”太太道：“老身姓龍，孩兒叫做龍標，山中打獵為主。祇因我兒今晚回來得早些，撞見小姐吊在樹上，因此救你回來。”小姐道：“多蒙你救命之恩。祇是我如今進退無門，不如我還是死的為妙。”龍太太道：“說那里話。目下雖然羅府受害，久后一定升騰。但令尊現今為官，你可寄一封信去，久后自然團圓，此時權且忍耐，不可行此短見。

自古道得好：“山水還有相逢日，豈可人無會合時！”小姐被龍太太一番勸解，祇得權且住下，龍標走到松樹林下，把方才丟下的馬又并那些野獸尋回家來，洗洗腳手，關門去睡，小姐同龍太太安睡，不提。正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不表小姐身落龍家。且言柏府中侯氏太太，次日天明起身，梳洗才畢，忽見丫鬟來報道：“太太，不好了！小姐不見了！”侯氏聞言大驚，問道：“小姐怎麼樣不見了？”丫鬟道：“我們今日送水上樓，祇見樓門大扞，不見小姐。我們祇道小姐尚未起來，揭起帳子一看，并無小姐在內。四下里尋了半會，毫無影響。卻來報知太太，如何是好？”太太聽得此言，“哎呀”一聲，道：“他父親回來時，叫我把甚么人與他？”忙忙出了房門，同眾丫鬟在前前后后找了一回，并無蹤跡，祇急得抓耳撓腮，走投無路。忙叫丫鬟去請侯相公來商議。

當時侯登見請，慌忙來到后堂道：“怎生這等慌忙？”太太道：“生是為你這冤家，把那小賤人逼走了，也不知逃往何方去了，也不知去尋短見了？找了半天，全無蹤跡，倘若你姑父回來要人，叫我如何回答？”侯登聽了，嚇得目瞪口呆，面如土色，想了一會道：“他是個女流之輩，不能遠走，除非是尋死，且待我找找他的尸首。”就帶了兩個丫鬟到后花園內、樓閣之中、花樹之下，尋了半天。全無形影，侯登道：“往那里去了

呢？若是姑爺回來曉得其中原故，豈不要我償命？那時將何言對他，就是姑爺，縱好商議；倘若羅家有出頭的日子，前來迎娶，那時越發淘氣，如何是了？”想了一會，忙到后堂來與太太商議。

侯氏道：“還是怎生是好？”侯登道：“我有一計，與外人知道，祇說小姐死了，買口棺木來家，假意干喪挂孝，打發家人報信親友知道，姑爺回來，方免后患。”太太道：“可寫信與你姑爺知道么。”侯登道：“自然要寫一封假信前去。”當下侯氏叫眾丫鬟在后堂哭將起來。外面家人不知就里。侯登一面叫家人往各親友家送信，一面寫了假信，叫家人送到柏老爺任上去報信，不提。

那些家人祇說小姐當真死了，大家傷感，不一時，棺材買到，抬到后樓。夫人瞞著外人，弄些舊衣舊服，裝在棺木里面，弄些石灰包在裡頭，忙忙裝將起來，假哭一場。一會兒，眾親友都來吊孝，猶如真死的一般。當時侯登忙了几日，同侯氏商量：“把口棺材送在祖墳旁邊才好。”當下請了几个僧道做齋理七，收拾送殯，不表。

且言柏玉霜小姐，住在龍家，暗暗叫龍標打聽消息，看看如何。那龍標平日卻同柏府一班家人都是相好的，當下挑了兩三祇野雞，走到柏府門首一看，祇見他門首挂了些長幡，貼了報訃，家內鉞喧天的做齋理七，龍標拿著野雞問道：“你們今日可買几祇野雞用么？”門公道：“我家今日做齋，要他何用？”龍標道：“你家為何做齋？”門公道：“你還不曉得么？我家小姐死了，明日出殯，故此今日做齋。”龍標聽得此言，心中暗暗好笑道：“小姐好好的坐在我家，他門在這里活見鬼。”又問道：“是几時死的？”門公回道：“好几天了。”又說了几句閒話，拿了野雞，一路上又好笑又好氣。

走回家來，將討信之言，向小姐細說了一遍，小姐聞言怒道：“他這是掩飾耳目，瞞混親友。想必這些諸親六眷，當真都認我死了。祇是我的貼身丫鬟也都聽從，并不聲張出來，這也不解然。他們既是如此，必定寄信與我爹爹，他既這等埋滅我，叫我這冤仇如何得報，我如今急寄封信與我爹爹，申明衷曲，求我爹爹速速差

人來接我任上去才是。”主意已定，拔下一根金鎖，叫龍標去換了十數兩銀子買柴米，剩下的把几兩銀子与龍標作為路費，寄信到西安府柏爺任上去。

要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柏公長安面圣 侯登松林見鬼

話說柏小姐寫了一封書，叫龍標星夜送到陝西西安府父親任上。當下龍標收拾衣服、行李、書信，囑咐母親：“好生陪伴小姐，不可走了風聲。被侯登那↓知道，前來淘氣，我不在家，無人与他對壘。”太太道：“這個曉得。”龍標辭過母親、小姐，背了包袱，挂了腰刀要走。小姐道：“恩公速去速來，奴家日夜望信。”龍標道：“小姐放心，少要猶豫。我一到陝西，即便回來。”說罷，徑自出了門，往陝西西安府柏老爺任上去了，不表。

且言柏文連自從在長安與羅增別后，奉旨到西安府做指揮。自上任以后，每日軍務匆匆，毫無閒暇之日，不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早已半載有余。那一日無事止坐書房，看看文書京報，忽見中軍投進一封京報，拆开一看，祇見上面寫著：本月某日大學士沈謙本奏：越國公羅增奉旨領兵征剿韃靼，不意兵敗被擒，羅增貪生怕死，已降番邦。圣上大怒，著邊關差官宗信升指揮之職，領三千鐵騎，同侍衛四人守關前去；后又傳旨著錦衣衛將羅增滿門抄斬，計人丁五十二口。內中祇有羅增二子在逃：長子羅燦，次子羅琨。為此特仰各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一体遵悉，嚴加緝獲。拿住者賞銀一千兩，報信者賞銀一百兩，如敢隱藏不報者，一体治罪。欽此。

卻說柏老爺看完了，祇急得神眉直豎，虎眼圓睜，大叫一聲說：“罷了，罷了，恨殺我也！”哭倒在書案之上，正是：事關親戚，痛染肝腸。

當下柏老爺大哭一場：“可怜羅親家乃世代忠良義烈男兒，怎肯屈身降賊，多應是兵微將寡，遭困在邊。惱恨奸賊沈謙，他不去提兵取救也就罷了，為何反下他一本害他全家的性命？難道滿朝的文武就沒有一人保奏

不成，可恨我遠在西安，若是隨朝近駕，就死也要保他一本。別人也罷了，難道秦親翁也不保奏不成，幸喜他兩個兒子游學在外，不然豈不是絕了羅門的后代！可怜我的女婿羅琨，不知落在何處，生死未保，我的女兒終身何靠！”可怜柏爺，一連數日，兩淚交流，愁眉不展。

那一日悶坐衙內，忽見中軍報進稟道：“圣旨下，快請大人接旨。”柏爺聽了，不知是何旨意，吃了一惊，忙傳今升炮杆問，點鼓升堂接旨，祇見那欽差大人捧定圣旨，步上中堂，望下喝道：“圣旨下，跪聽宣詔。”柏老爺跪下，俯伏在地，那欽差讀道：奉天承運皇帝曰：咨爾西安都指揮使柏文連知道：朕念你為官數任，清正可嘉。今因云南都察院元人護任，加你三級，為云南巡按都察院之職，仍代指揮軍務，聽三邊總領。旨意已下，即往南省，毋得誤期，欽此。

那欽差宣完圣旨。柏文連謝恩已畢，同欽差見札，邀到私衙，治酒款待，送了三百兩程儀，備了禮物，席散，送欽差官起身去了，正是：黃金甲鎖雷霆印，紅錦條纏日月符。

話說柏文連送了欽差大人之后，隨即查點府庫錢糧、兵馬器械，交代了新官，收拾行裝，連夜進了氏安，見過天子，領了部憑。會見了護國公秦雙，訴出羅門被害之事：“羅太太未曾死，羅燦已投云南定國公馬成龍去了，羅琨去投親翁，想已到府了。”柏文連吃了一惊道：“小婿未到舍下。若是已至淮安，我的內侄侯登豈無信息到我之理？”秦雙道：“想是路途遙遠，未曾寄信。”柏爺道：“事有可疑，一定是有耽擱。”想了一想，急急寫了書信一封，暗暗叫過一名家將，吩咐道：“你与我速回淮安。著是姑爺已到府中，可即令他速到我任上見我，不可有誤！”家將得令，星夜往淮安去了，柏爺同秦爺商議救取羅增之策，秦爺道：“祇有到了云南，會見馬親翁，再作道理。”秦爺治酒送行。次日柏文連領了部憑，到云南上任去了，不表。

且言侯登寫了假信，打發柏府家人，到西安來報小姐的假死信。那家人渡水登山，去了一個多月，才到陝西，就到指揮衙門。久已換了新官，柏老爺已到長安多時了。家人跑了一個空，想想趕到長安，又恐山遙路遠，

尋找不著，祇得又回淮安來了。

不表柏府家人空回，再夸那穿山甲龍標，奉小姐之命，帶了家書，連夜登程，走了一月。到了陝西西安府柏老爺衙門問時，衙門回道：“柏老爺已升任云南都察院之職，半月之前，已進京引見去了。”那龍標聽得此言，說道：“我千山萬水來到西安，祇為柏小姐負屈含冤，栖身無處，不辭辛苦，來替他見父伸冤。誰知趕到這裡走了個空，如何是好？”想了一想，祇得回去，見了小姐，再作道理，隨即收拾行李，也轉淮安去了。

不表龍標回轉淮安，且言侯登送了棺材下土之后，每日思想玉霜小姐，懊悔道：“好一個風流的美女，蓋世無雙，今日死得好不明白，也不知是投河落井，也不知是逃走他方？真正可疑。祇怪我太逼急了他，把一場好事弄散了，再到何處去尋第二個一般模樣的美女，以了我終身之愿？”左思右想，欲心無厭。猛然想起：“胡家鎮口那個新开的豆腐店中一個女子，同玉霜面貌也還差不多，祇是門戶低微些，也管不得許多了。且等我前去悄悄的訪他一訪，看是如何，再作道理。”主意已定，用過中飯，瞞了夫人，不跟安童，換了一身簇簇新時樣的衣服，悄悄出了后門，往胡家鎮口，到祁子富豆腐店中來訪祁巧云的門戶事跡。

當下，獨自一個來到胡家鎮上，找尋一個媒婆，有名的叫做玉狐狸，卻是個歪貨。一鎮的人家，無一個不熟，叫做王大娘。當下見了侯登，笑嘻嘻道：“大爺，是那陣風兒刮你老人家來的？請坐坐！小丫頭快些倒茶來。”叫侯登吃了茶，問道：“你這裡，這些時可有好的耍耍？”王大娘道：“有几个祇怕不中你大爺的意。”侯登道：“我前日見鎮口一個豆腐店里，倒有個上好的腳色，不知可肯与人做小？你若代我大爺做成了，自然重重謝你。”王大娘道：“聞得他是長安人氏，新搬到這裡來的。祇好慢慢的敘他。”侯登大喜。當下叫几个粉頭在王娘家吃酒，吃得月上東方，方才回去。

且言柏小姐自從打發龍標動身去后，每日望他回信，悶悶不樂，當見月色穿窗，他閒步出門，到松林前看月。也是合當有事，恰恰侯登吃酒回來，打從松林經過。他乃是色中餓鬼，見了個女子在那里看月，他悄悄的走

到面前，柏小姐一看，認得是侯登。二人齊吃一驚，兩下回頭，各人往各人家亂跑。

要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秋紅婢義尋女主 柏小姐巧扮男裝

話說侯登在王媒婆家同幾個粉頭吃了酒，帶月起小路回來，打龍標門口經過，也是合當有事，遇見柏玉霜在松林前玩月。他吃酒了，朦朧認得是柏玉霜小姐的模樣，吃了一驚，他祇認做冤魂不散，前來索命，大叫一聲：“不好了，快來打鬼！”一溜煙跑回去了。這柏小姐也認得侯登，吃了一驚，也跑回去。

跑到龍家，躲在房中，喘做一堆。慌得龍太太連忙走來，問道：“小姐好端端的出去看月，為何這般光景回來？”小姐回道：“干娘有所不知，奴家出去看月，誰知冤家侯登那賊，不知從那里吃酒，酒氣沖沖的回去。他不走大路，卻從小路回去，恰恰的一頭撞見奴家在松林下。幸喜他吃醉了，祇認我是鬼魂顯聖，他一路上嚇得大呼小叫的跑回去了。倘若他明日酒醒，想起情由，前來找我。恩兄又不在家，如何是好？”龍太太道：“原來如此，你不要惊慌，老身自有道理。”忙忙向廚內取了一碗茶來，與小姐吃了。掩上門，二人坐下慢慢的商議。

尤太太道：“我這房子有一間小小的草樓，樓上甚是僻靜，無人看見，你可搬上草樓躲避，那時就是侯登叫人來尋也尋不出來，好歹祇等龍標回來。看你爹爹有人前來接你就好了。”小姐道：“多謝干娘這等費心，叫我柏玉霜何以報德？”太太道：“好說。”就起身點起燈火，到房內拿了一把條帚，爬上小樓掃去了四面灰塵，擺下妝台，鋪設床帳，收拾完了，請小姐上去。

不言小姐在龍家避禍藏身。單方那侯登看見小姐，祇嚇得七死八活，如今回家，敲開后門，走進中堂，侯氏太太已經睡了，侯登不敢驚動，書童掌燈送進書房，也不脫衣裳，祇除去頭巾，脫去皂靴，掀開羅帳，和衣睡了。祇睡到紅日升，方才醒來，想道：“我昨日在那

王婆家吃酒，回來從松林經過，分明看見柏玉霜在松林下看月，難道有這樣靈鬼前來顯魂不成？又見他腳步兒走得響，如此卻又不是鬼的樣子，好生作怪！”正在那里猜時，安童稟道：“太太有請大爺。”侯登忙忙起身穿了衣服，來到后堂，見了太太，坐下。

太太道：“我兒，你昨日往那里去的？回來太遲了。況又是一個人出去的，叫我好不放心！”侯登順口扯謊道：“昨日有偏姑母。蒙一個朋友留我飲酒，故此回來遲了，沒有敢驚動姑母。”太太道：“原來如此。”就拿出家務帳目叫侯登發放。

料理已明，就在后堂談了些閒話。侯登開口道：“有一件奇事說與姑母得知。”太太道：“又有甚么奇事？快快說來！”侯登道：“小侄昨晚打從松園里經過，分明看見玉霜表妹在那里看月，我就怕鬼，回頭就跑。不想他回頭也跑，義聽見他腳步之聲，不知是人是鬼，這不是一件奇事、那侯氏聽得此言，吃了一惊道：“我兒，你又來呆了，若是個鬼，不過一口气隨現隨滅，一陣風就不見了，那有腳步之聲？若是果有身形，一定是他不曾死，躲在那里甚么人家，你去訪訪便知分曉。”侯登被侯氏一句話提醒了，好生懊悔，跳起身來道：“錯了，錯了！等我就去尋來。”說罷，起身就走，被侯氏止住道：“我兒，你始終有些粗魯，他是個女孩兒家，一定躲在人家深閨內閣，不得出來。你官客家去訪，萬萬訪不出來的就是明知道他在里面，你也不能進去。”侯登道：“如此說，怎生是好？”侯氏道：“祇須著個丫頭，前去訪實了信，帶人去搜出人來才好。”侯登聽了道：“好計，好計！”

姑侄兩個商議定了，忙叫丫鬟秋紅前來，寂寂的吩咐：“昨日相公在松林里看月，遇見小姐的，想必小姐未曾死，躲在人家。你與我前去訪訪，若是訪到蹤跡，你可回來送信與我，再帶人去領他回來，也好對你老爺。也少不得重重賞你。”秋紅道：“曉得。”

那秋紅聽得此言，一憂一喜：喜的是小姐尚在，憂的是又起干戈。原來這秋紅是小姐貼身的丫鬟，平日他主仆二人十分相得。自從小姐去后，他哭了几場。樓上東西都是他經管，當下聽得夫人吩咐，忙忙收拾換了

衣裳，辭了夫人，出了后門。

輕移蓮步，來到松園一看，祇見樹木參差，人煙稀少。走了半里之路，祇見山林內有兩進草房，左右并無人家。秋紅走到跟前叩門，龍太太开了門，見是個女子，便問道：“小姐姐，你是那里來的？”秋紅道：“我是柏府來的，路過此地歇歇。”太太聽見“柏府”二字，早已存心，祇得邀他坐下，各人見禮，問了姓名。吃了茶，龍太太問道：“大姐在柏府，還是在太太房中，還是伺候小姐的么？”秋紅聽了，不覺眼中流淚，含悲答道：“是小姐房中的，我那小姐被太太同侯登逼死了，連尸首都不見了，提起來好不淒慘。”太太道：“這等說來，你大姐還想你們小姐么？”秋紅見太太說話有因，答道：“是我的恩主，如何不想？祇因那侯登天殺的，昨晚回去說是在此會見小姐，叫我今日來訪。奴家乘此出來走走，若是皇天有眼，叫我們主仆相逢，死也甘心。”太太假意問道：“你好日子不過，倒要出來，你不呆了？”秋紅見太太說話有因，不覺大哭道：“聽婆婆之言，話里有因，想必小姐在此。求婆婆帶奴家見一見小姐，就是死也不忘婆婆的恩了。”說罷，雙膝跪下，哭倒在地。

小姐在樓上聽得明明白白，忙忙下樓，走將出來，叫道：“秋紅不要啼哭，我在這里。”小姐也忍不住，腮邊珠淚紛紛，掉將下來。秋紅聽得小姐聲音，上前一看，抱頭人哭，哭了一會，站起身來，各訴別后之事。小姐將怎生上吊，怎生被龍標救回，怎生寄信前去的話，說了一遍，聽聽悲苦，秋紅道：“小姐，如今這里是住不得了，既被侯登看見，將來必不肯干休，聞得老爺不在西安，進京去了，等到何時有人來接？不如我同小姐女扮男裝，投鎮江府舅老爺府中去罷。”小姐道：“是的，我倒忘了投我家舅舅去，路途又近些，如此甚好。”秋紅道：“且待我回去，瞞了太太，偷他兩身男衣、行李，帶些金銀首飾，好一同走路。”小姐道：“你几時來？”秋紅道：“事不宜遲，就是今晚來了。小姐要收拾收拾，要緊。”小姐道：“曉得。”當下主仆二人算計已定，秋紅先回去了。

原來柏小姐有一位嫡親的母舅，住在鎮江府丹徒縣，姓李名全，在湖廣做過守備的，夫人楊氏所生一子，

名叫李定，生得玉面朱唇，使一桿方天畫戟，有萬夫不當之勇，人起他個綽號叫做小溫侯。這也不在話下。

單言秋紅回到柏府，見了夫人，問道：“可有甚么蹤跡？”秋紅搖頭道：“并無蹤跡，那松林祇有一家，祇得三間草房，進去盤問了一會，連影子也不知道，想是相公看錯了。”夫人見說沒得，也就罷了。

單言秋紅瞞過夫人，用了晚飯，等至夜靜，上樓來拿了兩套男衣，拿了些金銀珠寶，打了個小小的包袱，悄悄的下樓，見夫人已睡，家人都睡盡，他便开了后門，趁著月色找到龍家，見了小姐，二人大喜，忙忙的改了裝扮，辦了行李等件。到五更時分，拜別龍太太說：“恩兄回來，多多致意。待奴家有出頭的日子，那時再來補報太太罷！”龍太太依依不舍，与小姐灑淚而別。

按下柏玉霜同秋紅往鎮江去了不表，且言柏府次日起來，太太叫秋紅時，卻不見答應：忙叫人前后找尋，全無蹤跡；再到樓上查點東西，不見了好些。太太道：“不好了！到那里去了？”吩咐侯登如此如此，便有下列。

要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賽元壇奔雞爪山 玉面虎宿鵝頭鎮

話說侯氏夫人聽見秋紅不見了，忙忙上樓查點東西，祇見衣衫首飾不見了許多，心中想道：“這丫頭平日為人最是老實，今日力何如此？想必他昨日望村里去尋到小姐，二人會見了，叫他來家偷些東西出去，躲在人家去。過些時等他爹爹回來，好出頭說話。自古道：‘打人不可不先下手。’諒他這兩個丫頭也走不上天去，不如我們找他回來，送了他二人性命，除了后患，豈不為妙！”主意定了，忙叫侯登進內商議道：“秋紅丫頭平日最是老實，自從昨日找玉霜回來，夜里就偷些金珠走了。一定是他尋著了玉霜，通同作弊，拐些東西，躲在人家去了。你可帶些家人，到松林里去，訪到了，一同捉回來。”又向侯登低聲說道：“半夜三更，絕其后患，要緊，要緊！”

侯登領命，帶了他兒名貼身心腹家人，出了后門，一路尋來。望松林里走了半里之路，四下一望，俱無人家，祇有山林之中兩進草房。侯登道：“四面人家俱遠，想就在他家了。”忙叫家人四面布下，他獨自走來，不表。

且言龍太太自從小姐動身之后，他又苦又氣：苦的是，好位賢德小姐，才過熟了，卻又分離；氣的是，侯登姑侄相濟為惡，逼走了佳人。正在煩悶，卻好侯登走到跟前，叫道：“里面有人么？”太太道：“你是何人，尊姓大名，來此何干？”侯登道：“我是前面柏府的侯大爺，有句話來問問你的。”太太聽見“柏府”二字，早已動氣，再聽見他是侯登，越發大怒，火上加油，說道：“你有甚么話來問你太太，你說就是了！”那侯登把龍太太當個鄉里老媽媽看待，聽得他口音自稱太太，心中也動了氣，把龍太太上下一望，說：“不是這等講。我問你：昨日可會有個丫鬢到你家來？”太太怒道：“丫頭？我這里一天有七八十起，那里知道你問的是

那一個！”侯登聽了道：“想必這婆子有些風氣。”大
叫道：“我問的柏府上可有個丫鬢走了來？”太太也大
聲回道：“你柏家有個逼不死的小姐在此，卻沒有甚么
丫頭走來，想必也是死了，快快回去做齋！”

這一句話把個侯登說得目瞪口呆，猶如頭頂里打了一
個霹靂。痴了半會，心中想道：“我家之事，他如何
曉得？一定他二人躲在他家，不必說了。”祇得陪個小
心，低低的問道：“老奶奶，若是當真的小姐在此，蒙
你收留，你快快引我見他一面。少不得重重謝你，決不
失信。”太太笑道：“你來遲了，半月之前，就是我送
他到西安去了。”侯登聞言，心中大怒道：“我前日晚
上分明看見他在你家門口，怎么說半月之前你就送他去
了？看你一派浮言，藏隱人家婦女，當得何罪？”那龍
太太聞言，那里忍耐得住，夾臉一呷道：“我把你這滅
人倫的雜種！你在家裏欺表妹欺慣了，今日來惹太太，
太太有甚錯與你？你既是前日看見在我問門，為甚么不
當時拿他回去，今日卻來問你老娘要人？放你娘的臭狗
屁！想是你看花了眼了，見了你娘的鬼了。”當下侯登
被龍太太罵急了！高聲喝道：“我把你這個大膽的老婆
子！這等壞嘴亂罵，你敢讓我搜么？”

龍太太道：“我把你這個雜種！你家人倒死了，做
齋理七，棺材都出了，今日又到我家搜人！我太太是個
寡婦，你搜得出人來是怎么，搜不出人來是怎么？”侯
登道：“搜不出來便罷。若是搜出人來，少不得送你到
官問你個拐帶人口的罪！”龍太太道：“我的兒好算盤！
搜不出人來，連皮也莫想一塊整的出去，我叫你認得
太太就是了。”閃干身子道：“請你來搜！”侯登心里
想道：“諒他一個村民，料想他也不敢來惹我。”帶領
家人，一齊往里擁去。

龍太太見眾人進了門，自己將身上絲條一緊，頭上
包頭一勒，攔門坐下。侯登不知好歹，搶將進去，帶領
家人分頭四散，滿房滿屋細細一搜，毫無蹤跡。原來小
姐的衣服鞋腳，都是龍太太收了，這侯登見搜不出蹤跡，
心內著了慌道：“完了，完了，中這老婆子的計了，
怎生出他的門？”眾家人道：“不妨事，諒他一個老年
堂客，怕他怎的！我們一擁出去，他老年人那里攔得住。
”侯登道：“言之有理。”眾人當先，侯登在后，一

齊冲將出來。

誰知龍太太乃獵戶人家，有些武藝的，讓過眾人，一把揪住侯登，攢在地下，說道：“你好好的還我一個贓証！”說著，就是夾臉一個嘴巴子打來。侯登大叫道：“饒命！”眾人來救時，被龍太太扯著衣衫，死也不放。被一個家人一咬松了太太的手，侯登扒起來就跑。太太趕將出來，一把抓往那個家人，亂撕亂咬，死也不放。那侯登被太太打了個嘴巴，渾身扯得稀爛，又見他打這個家人，气得個死，大叫眾人：“与我打死這個婆子，有話再說！”眾人前來動手，太太大叫大喊：“拿賊！”

不想事有湊巧，太太喊聲未完，祇見大路上來了凜凜一條大漢。見八九個少年人同著個婆子打，上前大喝道：“少要撒野！”掄起拳來就打，把侯登同七八個家人打得四散奔逃，溜了回去。你道這黑漢是誰？原來就是賽元壇胡奎，自從安頓了祁子富老小，他就望四路找尋羅琨的消息，訪了數日，今日才要回去，要奔雞爪山。恰恰路過松園，打散了眾人，救起龍太太。

太太道：“多謝壯士相救，請到舍下少坐。”胡奎同太太來到家中，用過茶，通得名姓。胡奎問道：“老婆婆，你一婦人，為何同這些人相打？”太太道：“再不要說起。”就將柏小姐守節自盡的事，細細說了一遍。侯登找尋之事，又細細說了一遍。胡奎嘆道：“羅賢弟有這樣一位賢弟媳，可敬！”胡奎也將羅琨的事，細細說了一遍，太太也嘆道：“謝天謝地，羅琨尚在，也不枉柏玉霜苦守一場！”

二人談做一家。胡奎說道：“太太既同侯登鬧了一場，此地住不得了，不如搬到舍下同家母作伴住些時，等令郎回來，再作道理不遲。”太太道：“萍水相逢，怎敢造府？”胡奎道：“不必過謙，就請同行。”太太大喜，忙忙進房收拾了細軟，封住了門戶，同胡奎到胡家鎮去了。

那龍太太拿了包袱，一齊動身，來到村中。進了門，見過禮，胡奎把龍府之事細細說了一遍。胡太太也自歡喜，收拾房屋，安頓龍太太。次日，胡奎收拾往雞爪

山去了。

且言侯登挨了一頓打，回去請醫調治，將養安息，把那找尋小姐的心腸早已擱起來了。

話分兩頭。且言羅琨自從在穀州府鳳蓮鎮病倒在魯國公程爺庄上，多蒙程玉梅照應，養好病，又暗定終身，住了一月有余。那日程爺南庄收祖回來，見羅琨病好了：好生歡喜，治酒與羅琨起病。席上問起根由，羅琨方才說出遇難的緣故，程爺嘆息不已。落后程爺說道：“老夫有一錦囊，俟賢侄尋見尊大人之后，面呈尊大人。內中有要緊言語，此時不便說出。”羅琨領命，程爺隨即入內，修了錦囊一封，又取出黃金兩錠，一并交與羅琨道：“些須薄敬，聊助行裝。”羅琨道：“老伯盛情，叫小侄何從補報？”程爺道：“你我世交，不必客套。本當留賢契再過几月，有事在身，不可久羈了。”羅琨感謝，當即收拾起身。程爺送了一程回去。

羅琨在路，走了三日，到了一個去處，地名叫做鵝頭鎮，天色已晚，公子就在鎮上尋了個飯店。才要吹燈安睡，猛聽得一聲喊叫，多少人押進店來，大道：“在那間房里？”公子大驚，忙忙看時——

不知是何等樣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遇奸豪趙勝逢凶施猛勇羅琨仗義

話說羅琨在鵝頭鎮上飯店投宿，他是走倦了的人，吃了便飯，洗了手腳，打開行李要睡。才關上門，正欲上床，猛聽得嘈嚷之聲，擁進多少人來，口中叫道：“在那間房里，莫放走了他！”一齊打將進來。羅琨聽得此言，吃了一惊道：“莫非是被人看破了，前來拿我的？不要等他擁進來，動手之時不好展勢。”想了一想，忙忙拿了寶劍在手，開了窗子，托的一個飛腳，跳上房檐，閃在天溝里黑暗之處，望下一看時，進來了十五六個人，一個個手拿鐵尺棍杖，點著燈火往后面去了，一時間，祇聽得后面哭泣之聲。那些人綁了一條大漢、一個婦人，哭哭啼啼的去了。

那一眾人去后，祇見那店家掌燈進來關門，口里念道：“阿彌陀佛！好端端的又來害人的性命，這是何苦！”店小二關好關門，自去睡了。羅琨方才放心，跳下窗子，上床去睡。口中不言，心中想道：“方才此事，必有原故。要是拿的強盜，開店的就不該嘆息，怎么又說‘好端端的又來害人的性命’，是何道理？叫我好不明白。”公子想了一會，也就睡了。

次日早起，店小二送水來淨面，羅琨問店小二道：“俺有句話要問你：昨日是那個衙門的捕快兵丁，為何這等凶險？進店來就拿了一男一女，連夜去了，是何道理？”店小二搖搖頭道：“你們出外的人，不要管別人的閒事，自古道得好：‘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不要管他的閒事。”羅琨聽了，越發動疑，便叫：“小二哥，我又不多事，你且說了何妨？”店小二道：“你定要問我，說出來你卻不要動氣。我們這運縣鵝頭鎮有一霸，姓黃名叫黃金印，綽號叫做黃老虎，有萬頃良田，三樓珠寶。他是當朝沈太師的門生，鎮江米提督的表弟，他倚仗這兩處勢力，結交府縣官員，欺負平民百姓，專一好酒貪花，見財起意，不知占了多少良家婦女、田園房產。強買強賣，依他便罷，如不依他，不是私下處死，就是送官治罪。你道他狠也不狠？”羅

琨聽了此言，心中大怒道：“反了！世上有這等不平的事，真正的可恨！”那店小二見羅琨動了氣，笑道：“小客人，我原說過的，你不要動氣呀！下文我不說了。”羅琨一把抓住道：“小二哥，你一發說完了，昨日拿去一男一女是誰？為何拿了去的？”

店小二道：“說起來活長哩！那一男一女，他是夫妻二人：姓趙，名叫趙勝，他妻子孫氏。聞得他夫妻兩個都是好漢，一身的好武藝。祇因趙勝生得青面紅須，人都叫他做瘟元帥。他妻子叫做母大蟲孫翠娥，他卻生得十分姿色，夫妻二人一路上走馬賣拳，要上云南有事，來到我們店中，就遇見了黃老虎。這黃老虎是個色中的餓鬼，一見了孫氏生得齊整，便叫家去玩雜耍，不想那趙勝在路上受了點涼，就害起病來。這黃老虎有心要算計孫氏，便假意留他二人在家。一連過了半月，早晚間調戲孫氏，孫氏不從，就告訴趙勝。趙勝同黃老虎角口，帶著病，清早起來就到我們店中來養病，告訴了我們一遍，我們正替他憂心，誰知晚上就來捉了去了。小客人，我告訴你，你不可多事，要緊！”羅琨聽了，祇氣得兩太陽昏火，七竅內生煙，便問店小二道：“不知捉他去是怎生發落？”店小二道：“若是送到官，打三十可以放了。若是私刑，祇怕害病的人當不起就要送命。”羅琨道：“原來如此利害！”店小二道：“利害的事多哩，不要管他。”放下臉水就去了。

這羅公子洗了臉，攏發包中，用過早盪，坐在客房想道：“若是俺羅琨無事在身，一定要前去除他的害。怎奈俺自己血海的冤仇還未伸哩，怎能先代別人出力？”想了一想道：“也罷，我且等一等，看風聲如何，再作道理。”等了一會，心中悶起來了，走到飯店門口閒望，祇聽得遠遠的哼聲不止。回頭一看，祇見孫氏大娘扶了趙勝，夫妻兩個一路上哭哭啼啼的，哼聲不止，走回來了。

公子看趙勝生得身長九尺，面如藍靛，須似朱砂，分明是英雄的模樣。可怜他哼聲不止，走進店門就睡在地下。店小二捧了開水與他吃了，問道：“趙大娘，還是怎樣發落的？”那孫翠娥哭哭啼啼的說道：“小二哥有所不知，誰知黃老虎這個天殺的，他同府縣相好，寫了一紙假券送到縣里，說我們欠他飯銀十兩，又借了他銀

子十兩，共欠他二十兩銀子。送到官，說我們是異鄉的拐子，江湖上的光棍，見面就打了四十大板，限二日內還他這二十兩銀子。可怜冤枉殺人，有口難分，如何是好？”說罷，又哭起來了。店小二嘆道：“且不要哭，外面風大，扶他進去瞌睡再作道理。”店小二同孫氏扶起趙勝，可怜趙勝兩腿打得鮮血淋淋，一畝一跛的進房去了。

店小二說道：“趙大爺病后之人，又吃了這一場苦，必須將養才好，我們店里是先付了房飯錢才備堂食。”孫翠娥見說這話，眼中流淚道：“可怜我丈夫病了這些時，盤纏俱用盡了，別無法想。祇好把我身上這件上蓋衣服，煩你代我賣些銀子來，糊過兩天再作道理。”說罷就將身上一件舊布衫兒脫將下來，交与店小二。店小二拿著這件衣衫往外正走，不防羅琨問在天井里聽得明白，攔住店小二道：“不要走。諒他這件舊衣衫能值多少？俺這里有一錠銀，約有三兩，交与你代他使用。店小二道：“客人仗義疏財，難得，難得！”便將銀子交与孫氏道：“好蒙這位客人借一錠銀子与你養病，不用賣衣服了。”那孫氏見說，將羅琨上下一望，見他生得玉面朱唇，眉清目秀，相貌堂堂，身材凜凜，是個正人模樣。忙忙立起身來道：“客官，与你萍水相逢，怎蒙厚賜？這是不敢受的。”羅琨道：“些須小事，何必推辭。祇為同病相怜，別無他意，請收了。”孫翠娥見羅琨說話正大光明，祇得進房告訴趙勝。趙勝見說，道：“難得如此，這般仗義疏財，你与我收下銀子，請他進來談談，看他是何等之人。”正是：平生感義气，不在重黃金。

那孫氏走出來道：“多謝客官，愚夫有請。”羅琨道：“惊動了。”走到趙勝房中床邊坐下。孫氏遠遠站立，趙勝道：“多蒙恩公的美意，改日相謝。不知恩公高姓大名，貴府何處？”羅琨道：“在下姓章名琨，長安人氏，因往淮安有事，路過此地，聞得趙兄要往云南，不知到云南那一處？”趙勝道：“祇因有個舍親，在貴州馬國公標下做個軍官，特去相投。不想路過運城，弄出這場禍來，豈不要半途而廢？”羅琨見他說去投馬國公標下的軍官，正想起哥哥的音信。才要談心，祇見店小二報道：“黃大爺家有人來了。”羅琨聞得，往外一閃。祇見眾人進了中門，往后就走，叫道：“趙勝在那里？”

要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寫玉版趙勝傳音贈黃金羅琨寄信

話說羅琨贈了趙勝夫妻一錠銀子養病，感恩不盡，請公子到客房來談心，他二人俱是英雄，正說得投机，祇見店小二進來報道：“黃大爺家有人來了。”羅琨聽得此言，忙忙間出房門，站在旁邊看時，祇見跑進四個家丁，如狼似虎的大叫道：“趙勝在那里？”孫氏大娘迎出房忙道：“在這里呢，喊甚么？”那四個人道：“當家的在那里？”孫氏道：“今日被那瘟官打壞了，已經睡了，喚他做甚么？難道你家大爺又送到官不成？”那家人道：“如今不送官了，祇問他二十兩銀子可曾有法想。我家大爺倒有個商議。”孫氏大娘聽了，早已明白，回道：“銀子是沒有，倒不知你家大爺有個甚么商議，且說与我聽聽。”家人道：“這個商議与你家趙大爺倒還有益，不但不要他拿出二十兩銀子來，還要落他二三十兩銀子回去，豈不是一件美事？祇是事成之后，卻要重重謝我們的。”孫氏道：“但說得中聽，少不得自然謝你們。”那個家人道：“現今我家大爺房內少個伏侍的人，若是你當家的肯將你与我家大爺做個好夫人，我家大爺情愿与你家丈夫三十兩銀子，還要恩待你。那時你當家的也有了銀子，又不吃打了，就是你大娘也到了好處，省得跟這窮骨頭，豈不是件美事？”

那家人還未曾說得完，把個孫氏大娘祇气得柳眉直豎，杏眼圓睜，一聲大喝道：“該死的奴才，如此放屁！你們回去司你家該死的主人，他的老婆肯与人做，我奶奶也就肯了。”說著就站起身來，把那家人照臉就是一個嘴巴，打得那個家人滿口流血。眾家人一齊跳起來，罵道：“你這個大膽的賤人！我家大爺抬舉你，你倒如此無禮，打起我們來了，我們今日帶你進府去，看你怎樣布擺。”便來動手揪扭孫氏，誰知孫氏大娘雖是女流，卻是一身好本事，撒開手一頓拳頭，把四個家人祇打得鼻塌嘴歪，東倒西跌，站立不住，一齊跑出，口中罵道：“賤人！好打，好打，少不得回來有人尋你算帳就是了！”說罷，一溜煙跑回去了。羅琨贊道：“好

一個女中豪杰，難得，難得！”當下孫氏大娘打走了黃府中家了，趙勝大喜，又請羅琨進房說話。把個店小二嚇得目瞪口呆，進房埋怨道：“罷了，罷了，今番打了他不大緊，明日他那些打手來時，連我的店都要打爛了。你們早些去罷，免得帶累我們淘氣。”羅琨喝道：“胡說！就是他千軍萬馬，自有俺發討他；若是打壞了你店中家伙，總是俺賠你，准要你來多話！”那店小二道：“又撞著個亂神了，如何是好。”祇得去了，不表。

單言羅琨向趙勝道：“既然打了他的家人，他必不肯干休。為今之計，還是怎生是好？”趙勝嘆道：“虎落深坑，祇好聽天而已。”孫翠娥道：“料想他今晚明早必帶打手來搶奴家，奴家祇好拼這條性命，先殺了黃賊的驢頭，不過也是一處，倒轉干淨！”羅琨道：“不是這等說法，你殺了黃賊，自去認罪，倒也罷了，祇是趙大哥病在店中，他豈肯干休？豈不是倒送了兩條性命？為今之計，祇有明日就將二十兩銀子送到環城縣中，消了公案，就無事了。”趙勝道：“恩公，小弟若有二十兩銀子倒沒話說了。自古說得好：‘有錢將錢用，無錢將命挨。’我如今祇好將命挨了。”羅琨心中想道：“看他夫妻兩個俱是有用之人！不若我出了二十兩銀子還了黃金印，救他兩條性命，就是日后也有用他二人之處。”主意已定，向趙勝道：“你二人不要憂慮，俺這里有二十兩銀子借與你，當官還了黃賊就是了。”趙勝夫妻道：“這個斷斷不敢領恩公的厚賜！”羅琨道：“這有何妨。”說罷，起身來到自己房中，打開行李，取了二十兩銀子，拿到趙勝房中，交與趙勝道：“快快收了，莫與外人看見。”趙勝見羅琨正直之人，祇得收了，謝道：“多蒙恩公如此仗義，我趙勝何以報德？”羅琨道：“休得如此見外。”趙勝留羅琨在房內談心。孫氏大娘把先前那一錠銀子，央店小二拿去買些柴米、油鹽、菜蔬，來請羅琨。羅琨大笑道：“俺豈是酒食之徒！今朝不便，等趙大哥的病體好了再治酒，我再領情罷。”說罷，起身就往自己房內去了，趙勝夫妻也不敢十分相留，祇得將酒菜拿到自己房中，夫婦二人自用。孫氏大娘道：“我看這少年客人說話溫柔敦厚，作事正大光明，相貌堂堂，不是下流之人。一足是長安城中貴府的公子，隱姓埋名出來辦事的。”趙勝道：“我也疑惑，等我再慢慢盤問他便了。”當下一宿晚景已過。

次日羅琨起來，用過早飯，寫了家書封好了，上寫：“內要信，煩寄云南貴州府定國公千歲標下，面交羅燦長兄開啟，淮安羅琨拜托。”公子寫完了書信，藏在懷中。正要到趙勝房中看病，祇見小二進來報道：“不好了，黃府的打手同縣里的人來了！”羅琨聽了，鎖上了門，跳將出來，將渾身衣服緊了一緊。

出來看時，祇見進來了有三十個人，個個伸眉豎眼，擁將進來。來到后頭，那兩個縣內的公人提了鐵索，一齊趕進來，大叫道：“趙勝在那里？快快出來！”孫大娘見勢頭凶惡，忙忙把頭上包頭扎緊，腰中拴牢，藏了一把尖刀，出房來道：“又喊趙勝怎的？”眾人道：“祇因你昨日撒野，打了黃府的家丁，黃老爺大怒，稟了知縣老爺。特來拿你二人，追問你的銀子，還要請教你的拳頭，到黃府耍耍。”孫氏大娘道：“他要銀子，等我親自到衙門去繳，不勞諸公費事。若是要打，等我丈夫好了，慢慢的請教。”眾人道：“今日就要請教！”說還未了，三十多入。一齊動手，四面擁來，孫氏將身一跳，左右招架，一場惡打。

羅琨在旁邊見黃府人多，都是會拳的打手，惟恐孫氏有失，忙忙搶進一步，就在人叢中喝聲。“休打！”用兩祇平一架，左手護住孫氏，右手擋住眾人，好似泰山一般。眾人那里得進。羅琨道：“聞得列位事已到官，何必又打，明日叫他將二十兩銀子送來繳官就是了，何必動氣，自古道：‘一人拼命，萬夫難當，倘若你們打出事來，豈不是人財兩空、依了我，莫打的好！’”眾人仗著人多勢眾，那里肯依，都一齊亂嚷道：“你這人休得多事，他昨日撒野，打了我們府里的人，今日我們也來打他一陣。”說罷，仍擁將上來要打。羅琨大怒道：“少要動手，聽俺一言：既是你們要打，必須男對男，女對女，才是道理，你們三十多人打他一個女子，就是打勝了他，也不為出奇。你們站定，待我打個樣兒你們看看。”眾人被羅琨這些話說得啞口無言，欲要認真，又不敢動手，祇得站開些，看他怎生打法。

羅琨跳下天井一看，祇見一塊石頭有五六尺長，二三尺厚，約有千斤多重。羅琨先將左手一扳，故意兒笑道：“弄他不動。”眾人一齊發笑。羅琨喝聲：“起來罷！”輕輕的托將起來，雙手捧著，平空望上一擡，擡過房檐

三尺多高，那石人落將下來，羅琨依然接在乎中，放在原處，神色不變，喝道：“不依者，以此石為例！”眾人見了，祇嚇得魂飛魄散，不敢動手，祇得說道：“你壯士相勸，打是下打了”。祇是二十兩銀子是奉官票的，追比得緊，必須同我們去繳官。”歲餽道：“這個自然。”就叫孫氏快拿銀子同去繳官要緊。要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羅琨夜奔淮安府侯登曉入錦亭衙

詞曰：

五霸爭雄列國，六王戰鬥春秋；七雄吞并滅東周，混一乾坤宇宙。

五鳳樓前勛業，凌煙閣上風流。英雄一去不回頭，剩水殘山依舊。

話說眾人見羅琨勇猛，不敢動手，一齊向公子說道：“既是壯士分付，打是不打了。祇是縣主老爺坐在堂上，差我們來追這二十兩銀子，立等回話；要趙大娘同我們去走走，莫要帶累我們挨打。”羅琨見眾人說得有理，忙向孫氏丟了個眼色道：“趙大娘，你可快快想法湊二十兩銀子，同你趙大爺去繳官，不要帶累他們。”那孫氏大娘會意，忙忙進房來與趙勝商議。帶了銀子，扶了趙勝，出了房間，假意哼聲不止，向眾人道：“承諸位費心如此，不要帶累諸公跑路，祇得煩諸位同我去見官便了。”眾人聽了大喜：“如此甚妙。”當下眾人同趙勝竟往縣中去了。羅琨假意向眾人一拱道：“恕不送了。”

且言眾人領了趙勝夫妻二人，出了飯店，相別了羅琨，不一時已到縣前。兩個原差將趙勝夫妻上了刑具，帶進班房，鎖將起來，到宅門上回了話，知縣升堂審問，不多一時，祇聽得三聲點響，運城縣早已坐堂，原差忙帶趙勝夫妻上去，跪將卜來，寺候點名問話。運城縣知縣坐了堂，先問了兩件別的事，然後帶上趙勝夫妻二人，點名已畢，去了刑具。知縣問趙勝道：“你既欠了黃鄉紳家銀子二十兩，送在本縣這裡追比，你有銀子就該在本縣這裡來繳，若無銀子也該去求求黃鄉紳寬恕才是。怎麼黃鄉紳家叫人來要銀子，你倒叫你妻子撒野，打起

他的家人來了，是何原故？”趙樸見問，爬上一步，哼哼的哭道：“大老爺在上，小的乃異鄉人氏，遠方孤客，怎敢動手打黃鄉紳的家丁？況現欠他的銀子，又送在大老爺案下，上法昭昭，小的豈敢撒野？祇因黃府的家人倚著主人的勢，前來追討銀子，出口的話，百般辱罵，小的欠他的銀子，又病在床上，祇得忍受，不想他家人次后說道，若是今日沒得銀子，就要抬小的的妻子回府做妾，小的妻子急了，兩下揪打有之。”回頭指孫氏道：“求大老爺看看，小的妻子不過是個女子，小的又受了大老爺的責罰，又病在床上，不能動手，諒他一個女流，焉能打他四個大漢？求大老爺詳察。”

那知縣聽了趙勝這一番口供，心中早已明白了，祇得又問道：“依你的口供，是不曾打他的家人，本縣也不問你了。祇問你這二十兩銀子，你有沒有。”趙勝見說，忙在腰間取出羅琨與他的那二十兩銀子，雙手呈上道：“求大老爺消案。”那知縣見了銀子，命書吏兌明白了，分毫不少，封了封皮，叫黃府的家人領回銀子，消了公案，退堂去了，當下趙勝謝過了知縣，忙忙走出衙門，一路上歡天喜地跑回飯店來了，不表。

且言黃府的家人領了銀子回府，見了黃金印，黃金印問道：“叫你們前去搶人，怎麼樣了？”眾家人一齊回道：“要搶人，除非四大金剛一齊請去，才得到手。”黃金印道：“怎的這樣費力？”眾家人道：“再不要提起！我們前去搶人，正與趙勝的妻子交千，打了一會，才要到手，不想撞著他同店的客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前來扯勸，一祇手攔住趙大娘，一祇手擋住我們，我們不依，誰想他立時顯個手段，跳下天井，將六尺多長一塊石頭約有千斤多重，他一祇手提起來，猶如舞燈草一般，舞了一會，放下來說道：‘如不依者，以此為例。’我們見他如此凶惡，就不敢動手，祇得同趙勝見官，不知趙勝是那里來的銀子，就同我們見官，當堂繳了銀子，連知縣也無可奈何他，祇得收了銀子，消了案，叫我們回府來送信。”那黃金印聽了此言，心中好不著惱：“該因我同那夫人無緣，偏偏的遇了這個對頭前來打脫了，等我明日看這個客人是誰便了。”

按下黃金印在家著惱，且言趙勝夫妻二人繳了銀子，一氣跑回飯店，連店小二都是歡喜的，進了店門，向羅琨

拜倒在地道：“多蒙恩公借了銀子，救了我夫妻二人兩條性命。”羅琨向前忙忙扶起道：“休得如此，且去安歇。”趙勝夫妻起身進房安歇去了。

到午后，羅琨吩咐店小二買了些魚肉菜蔬，打了些酒，與趙勝慶賀，好不歡喜快樂，當下店小二備完了酒席，搬向趙勝房中道：“這是章客人送與你賀喜的。”趙勝聽了，忙忙爬起身來道：“多謝他，怎好又多謝他如此？小二哥，央你與我請他來一處同飲！”店小二去了一會，回來說道：“那章客人多多拜上你，改日再來請你一同飲酒，今日不便。”趙勝聽了焦躁起來，忙叫妻子去請。孫氏祇得輕移蓮步，走到羅琨房門首叫道：“章恩公，愚夫有請！”羅琨道：“本當奉陪趙兄，祇是不便，改日再會罷。”孫氏道：“恩公言之差矣！你乃正直君子，愚夫雖江湖流輩，卻也是個英雄，一同坐坐何妨？”羅琨見孫氏言詞正大。祇得起身同孫大娘到趙勝房中，坐下飲酒。大娘站在橫頭斟酒。

過了三巡，趙勝道：“恩公如此英雄豪杰，非等閒可比，但不知恩公住在長安何處？令尊大爺太太可在堂否？望恩公指示分明，俺趙勝日后到長安好到府上拜謝。”羅琨見問，不覺一陣心酸，虎目梢頭流下淚來，見四下無人，低聲問道：“你要問我根由，說來可慘。俺不姓章，俺乃是越國公之后，羅門之子，綽號五面虎羅琨便是。祇因俺爹爹與沈大師不睦，被他一本調去征番，他又多俺爹爹私通外國。可怜我家滿門抄斬，多虧義仆章宏黑夜送信與我弟兄二人，逃出長安取救，路過此處的，那云南馬國公就是家兄的岳丈，家兄今已投他去了，聞得趙大哥要到云南，我這里有一封密書，煩大哥寄去，叫我家兄早早會同取救，要緊。”那趙勝夫妻聽得此言，吃了一驚，忙忙跪下道：“原來是貴人公子！我趙勝有眼不識泰山，望公子恕罪。”公子忙忙扶起道：“少要如此，外人看見走漏風聲，不是耍的。”二人祇得起身在一處同飲，當下又談了些江湖上事業，講了些武藝槍刀，十分相得，祇吃到夜盡更深而散。

又住了几日，趙勝的棒瘡已愈，身子漸漸好了，要想動身。羅琨又封了十兩銀子，同那一封書信包在一處，悄悄的拿到趙勝房中，向趙勝道：“家兄的書信，千萬拜托收好了，要緊。別無所贈，這是些須几兩銀子，僅為

路費，望乞收留。”趙勝道：“多蒙恩公前次大德，未得圖報；今日又蒙厚賜，叫我趙勝何以為報？”羅琨道：“快快收了上路，不必多言。”趙勝祇得收了銀子書信，出了飯店，背了行李，夫妻二人祇得灑淚而別，千恩萬謝的去了。且言羅琨打發趙勝夫妻動身之后，也自收拾行李，將程公爺的錦囊收在貼肉身旁，還清了房錢，賞了店小二三兩銀子，別了店家，曉行夜宿，往淮安去了。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那日黃昏時分，也到淮安境內，問明白了路，往柏府而來。

要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玉面虎公堂遭刑 祁子富山中送信

話說羅琨到了淮安，已是黃昏時分，問明白了柏府的住宅，走到門口叩問。門內問道：“是那里來的。”羅琨回道：“是長安來的。”門公聽得長安來的，祇道老爺有家信到了，忙忙開門一看，見一位年少書生，又無伴侶，祇得追問：“你是長安那里來的？可有書信么？”羅琨性急說道：“你不要祇管盤問，快去稟聲太太，說是長安羅二公子到了，有事要見，快快通報。”那門公聽得此言大驚，忙忙走進后堂。正遇太太同著侯登坐在后堂，門公稟道：“太太，今有長安羅二公子。特來有事要見夫人。”太太聽見，說：“不好了！這個冤家到了，如何是好？他若知道逼死了玉霜，豈肯干休？”侯登問道：“他就是一個人來的么？”門公道：“就是一人來的。”侯登道：“如此容易。他是自來尋死的，你可出去暗暗吩咐家中人等，不要提起小姐之事，請他進來相見，我自有道理。”

門公去了，太太忙問道：“是何道理？”侯登道：“目下各處挂榜拿他兄弟二人，他今日是自來送死的。我們就拿他送官，一者又請了賞，二者又除了害，豈不為妙？”太太說道：“聞得他十分利害，倘若拿他不住，惟恐反受其害。”侯登道：“這有何難？祇須如此如此，就拿他了。”太太聽了大喜道：“好計！”話言未了，祇見門公領了公子來到后堂。羅琨見了太太道：“岳母大人請坐，待小婿拜見。”太太假意含淚說道：“賢婿一路辛苦，祇行常禮罷。”羅琨拜了四雙八拜，太太又叫侯登過來見了禮，分寶主坐下，太太叫丫鬟獻茶。太太道：“老身聞得賢婿府上凶信，整整的哭了几天，祇因山遙路遠，無法可施。幸喜賢婿今日光臨，老身才放心一二。正是：

暗中設計言偏美，笑里藏刀話轉甜。

當下羅琨見侯氏夫人言語之中十分親熱，祇認他是真情，遂將如何被害，如何拿問，如何逃走的話，細細告

訴一遍。太太道：“原來如此、可恨沈謙這等作惡，若
是你岳父在朝，也同他辨白一場。”公子道：“小婿特
來同岳父借一支入馬，到云南定國公馬伯伯那里，會同
家兄一同起兵，到邊頭關救我爹爹，還朝伸冤，報仇雪
恨；不想岳父大人又不在家，又往陝西去了，如何是
好。”太太道：“賢婿一路辛苦，且在這裡歇宿兩天，
那時老身叫個得力的家人同你一路前去。”羅琨以為好
意，那里知道，就同侯登談些世務，太太吩咐家人備酒
接風，打掃一進內書房與羅琨安歇，家人領命去了。

不一時，酒席備完，家人捧進后堂擺下，太太就同羅琨、
侯登三人在一一處飲酒，侯登有心要灌醉羅琨才好下
手，一遞一盃，祇顧斟酒，羅琨祇認做好意，并不推辭。
一連飲了十數盃，早已吃得九分醉了，惟恐失儀，放下
盃兒向太太道：“小婿酒已有了，求岳母讓一盃。”太
太笑道：“賢婿遠來，老身不知，也沒有備得全席，薄
酒無看，當面見怪。”羅琨道：“多蒙岳母如此費心，
小婿怎敢見怪？”太太道：“既不見怪，叫丫鬟取金斗
過來，滿飲三斗好安歇。”羅琨不敢推辭，祇得連飲二
斗，吃得爛醉如泥，伏在桌上，昏迷下醒，太太同侯登
見了，心中大喜，說道：“好了！好了！他不得動了。”
忙叫一聲：“人在那里？”原來侯登先已吩咐四個得力
的家人，先備下麻繩鐵索在外伺候，祇等羅琨醉了，便
來動手。

當下四名家人聽得呼喚，一齊擁進后堂，扶起羅琨，扯
到書房，脫下身上衣服，用麻繩鐵索將羅琨渾身上下捆
了二三十道，放在床上，反鎖了他的房門，叫人在外面
看守定了。然后侯登來到后堂說道：“小侄先報了毛守
備，調兵前來拿了他，一同進城去見淮安府，方無疏
失。”太太道：“祇是小心要緊。”侯登道：“曉得，
不須姑母費心，祇等五更將盡，小侄就上錦亭衙去了。”
正是：

準備窩弓擒猛虎，安排香餌釣鰲魚。

原來淮安府城外有一守備鎮守衙門，名喚錦亭衙。衙里
有一個署印的守備，姓毛名真卿，年方二十六七，他是
個行伍出身，卻是貪財好色，飲酒宿娼，無所不為，同
侯登卻十分相好。侯登守到入吏時分，忙叫家人點了火

把，備了馬出門，上馬加鞭，來到錦亭衙門前。天色還早，侯登下馬叫人通報那守備，衙中看門的眾役平日都是認得的，忙問道：“侯大爺為何今日此一刻就來，有何話說？”侯登著急說：“有机密事前來見你家老爺，快快與我通報！”門上人見他來得緊急，忙忙進內宅門上報信，轉稟內堂。那毛守備正在酣睡之時，聽見此言，忙忙起來請侯登內堂相見。

見過禮，分賓主坐卜毛守備開言問道：“侯年兄此刻光降，有何教？”侯登道：“有一件大富貴的事送來與老恩台同享。”毛守備道：“有何富貴？快請言明。”侯登將計捉羅琨之事，細說一遍，道：“這豈不是一件大富貴的事？申奏朝廷，一定是有封賞的。祇求老恩台早早發兵，前去拿人要緊。”毛守備聽得此言大喜，忙忙點起五十多名步兵，一個個手執槍刀器械，同侯登一路上打馬加鞭跑來。

不表侯登同毛守備帶了兵丁前來。且言羅琨被侯氏、侯登好計灌醉，捆綁起來，睡到次日大亮才醒，見渾身都是繩索捆綁，吃了大驚道：“不好了，中了計了！”要掙時，那里掙得動，祇聽得一聲吆喝，毛守備當先領兵丁擁進房來，不由分說，把羅琨推出房門，又加上兩條鐵索，鎖了手腳，放在車上，同侯登一齊動身往淮安府內而來。

那淮安府臧太爺，聽得錦亭衙毛守備在柏府里拿住反叛羅琨，忙忙點鼓升堂，審問虛實，祇見毛守備同侯登二人先上堂來。參見已畢，臧知府問起原因，侯登將計擒羅琨之事，說了一遍：知府叫：“將欽犯帶上堂來。”祇見左右將羅琨扯上堂來跪下。知府問道：“你家罪犯天條，滿門抄斬，你就該伏法領罪才是，為甚么逃走在外？意欲何為？一一從實招來，免受刑法！”羅琨見問，不覺大怒，道：“可恨沈謙這賊，害了俺全家性命，冤沉海底。俺原是逃出長安勾兵救父，為國除奸的，誰知又被無義的禽獸用計擒來，有死而已，不必多言！”那知府見羅琨口供甚是決然，又問道：“你哥哥羅燦今在那里？快快招來！”羅琨道：“他已到邊頭關去了，俺如何知道？”知府道：“不用刑法，如何肯招？”喝令左右：“與我拖下去打！”兩邊一聲答應，將羅琨拖下，一捆四十，可怜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淋，羅恨咬定牙關，祇是不語。

知府見審不出口供，祇得將羅琨行李打開，一看，祇見有口寶劍卻寫著“魯國公程府”字號，嚇得知府說道：“此事弄大了！且將他收監，申詳上司，再作道理。”不表淮安府申詳上司。單言那一日毛守備到柏府去拿了羅琨，把一鎮市的人都哄動了。人人都來看審反叛，個個都來要看英雄，一傳十，十傳百，擠個不了。也是英雄該因有救，卻驚動了一人，你道是誰？原來就是祁子富。他進城買豆子，聽得這個消息，一驚非小，忙忙急急跑回家來告訴女兒一遍。祁巧云說道：“爹爹，想他當日在滿春園救了我們三人，今日也該救他才是。你可快快收拾收拾，到雞爪山去找尋胡奎要緊。”祁子富依言，往雞爪山去了。

要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染瘟疫羅琨得病賣人頭胡奎探監

后說祁子富依了女兒之言，先奔胡奎家中來找胡奎，將羅琨的事，告訴他母親一遍，胡太太同龍太太聽見此言，嘆息了一會：“可怜，偏是好人多磨難！”胡太太道：“我孩兒自同龍太太回家之后，親往雞爪山去了。未曾回來，想必還在山上。你除非親到山上去走一遭，同眾人商議商議，救他才好。”祁子富道：“事不宜遲，我就上雞爪山去了。我去之后，倘若胡老爺回來，叫他想辦法要緊。”說罷，就辭了兩位太太，跑回家去，吃了早飯，背了個小小的包袱，拿了一條拐杖。張二娘收了店面。

才要出門，祇見來了一條大漢，挂著腰刀，背著行李，走得滿面風塵，進店來問道：“借問一聲，鎮上有個獵戶名叫龍標，不知你老丈可認得他？”祁子富道：“龍標我卻聞名，不曾會面，轉是龍太太我卻認得，才還看見的，你問他怎的？”龍標聽得此言，滿面陪笑，忙忙下拜道：“那就是家母。在下就是龍標，祇因出外日久，今日才回來見鎖了門，不知家母那里去了，既是老丈才會見的，敢求指引。”祁子富聽了，好生歡喜，說道：“好了，又有了一個幫手到了。”忙忙放下行李道：“我引你去見便了。”

二人出了店門，離了鎮口，竟奔胡府而來。一路上告訴他前后原故，龍標也自放心。不一時來到胡府，見了兩位太太，龍太太見兒子回來，好不快樂，忙問：“小姐的家信可曾送到？”龍標口言：“至走到西安，誰知柏老爺進京去了，白走了一遭，信也沒有送到。”太太道：“幸虧柏小姐去了，若是在這里，豈不是等了一場空了？”龍標忙問道：“小姐往那里去了？”龍太太就將遇見侯登，叫秋紅探聽信息，主仆相會，商議逃走，到鎮江投他母舅，後來侯登親自來尋，相鬧一場，多蒙

胡奎相救的話，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龍標聽了，大怒道：“可恨侯登如此作惡，倘若撞在我龍標手中，他也莫想活命！”太太說道：“公子羅琨誤投柏府，如今也被他拿住了送在府里。現今在監，生死未定，怎生救得他才好。”龍標聽了大吃一惊，問道：“怎生拿住的？”祁子富說道：“耳聞得侯氏同侯登假意殷勤，將酒灌醉，昏迷不醒，將繩索綁起，報與錦亭衙毛守備帶領兵丁，同侯登解送府里去的。幸好我進城買豆子，才得了這個信息。我如今要往雞爪山去，找尋胡老爺來救他，祇是衙門中要個人去打聽打聽才好。”龍標道：“這個容易，衙門口我有個朋友，央他自然照應，祇是你老爺上雞爪山，速去速來才好。”祁子富道：“這個自然，不消吩咐。”當下二人商議已定，祁子富走回家背了行李，連夜上雞爪山去了。

不表祁子富上雞爪山去。單言龍標，他也不回家去，就在胡府收拾收拾，帶了幾兩銀子，離了胡家鎮，放開大步，進得城來，走到府口。他是個獵戶的營生，官里有他的名字、錢糧差務，那些當門戶的都是認得他的。一個個都來同他拱拱手，

說道：“久違了，今日來找那個的？”龍標道：“來找王二哥說話的。”眾人道：“他在街坊上呢。”龍標道：“難為。”別了眾人，來到街上，正遇見王二，一把扯住走到茶坊里對面坐下。龍標道：“聞得府里拿住了反叛羅琨送在監里，老兄該有生色了。”王二將眉一皺說道：“大哥不要提起這羅琨，身上連一文也沒有得。況且他是個公子的性兒，一時要茶要水，亂喊亂罵，他又無親友，這是件苦差。”龍標道：“王二哥，我有件心事同你商議，耳聞得羅琨在長安是條好漢，我與他有一面之交，今日聞得他如此犯事，我特備了兩看來同他談談。一者完昔日朋友之情，三者也省了你家茶水，三者小弟少不得候你，不知你二哥意下如何？”那王二暗吟暗想道：“我想龍標他是本府的獵戶，想是為朋友之情，別無他意，且落得要他些銀子再講。”主意已定，向龍標說：“既是賢弟面上，有何不可？”

龍標見王二允了，心中大喜，忙向腰內拿出一個銀包，足有三兩，送與王二道：“權力便費。”王二假意推辭了一會，方才收下。龍標又拿出一錠銀子說道：“這錠銀子，就煩二哥拿去買兩樣菜兒，央二嫂子收拾收拾。”那王二拿了銀子。好不歡喜，就邀龍標到家坐下，他忙忙拿了銀子，帶了籃子，上街去買菜，打酒整治。

龍標在他家等了一會，祇見王二帶了個小伙計，拿了些雞鴨、魚肉、酒菜等件送在廚下，忙叫老婆上鍋，忙個不了。龍標說道：“難為了嫂子，忙壞了。”王二道：“你我弟兄都是為朋友之事，這有何妨！”不一刻，俱已備辦現成了。

等到黃昏之后，王二叫人挑了酒菜，同龍標二人悄悄走到監門口，王二叫伙計開了門，引龍標入內。那龍標走到里面一看，祇見黑洞洞的，冷風扑面，臭氣沖人，那些受了刑的罪犯，你哼我喊，可憐哀聲不止，好不淒慘。龍標見了，不覺嘆息。那禁子王二領了龍標，來到羅琨的號內，挂起燈籠，開了鎖，祇見羅琨蓬頭赤腳，睡在地下，哼聲不止。王二近前叫道：“羅相公不要哼，有人來看你了。”連叫數聲，羅琨祇是二目揚揚，并不開口。原來羅琨挨了打，著了氣，又感冒風寒，進了牢又被牢中獄氣一沖，不覺染了瘟疫癥，病重不知人事。王二叫龍標來看，那龍標又沒有與羅琨會過，平日是聞他名的，領了祁子富之命而來，見他得了病癥，忙上前來看看。那羅琨渾身似火，四足如冰，十分沉重，龍標道：“卻是無法可施。”祇得將身上的衣服脫下一件，叫王二替他蓋好了身子，將酒肴捧出牢來，一同來到王二家。

二人對飲了一會，龍標問道：“醫生可得進去？”王二笑道：“這牢里醫生那肯進去？連官府拿票子差遣，他也不肯進這號里去的！”龍標聽了，暗暗著急，祇得拜托王二早晚間照應照應，又稱了幾兩銀子，托他買床鋪蓋，余下的銀子，買些生姜丸散等件，與他調理，龍標料理已定，別了王二，說道：“凡事拜托。”連夜回家去了。

不表龍標回家，單言祁子富自從別了龍標，即忙動身，離了淮安，曉行夜宿，奔山東登州府雞爪山而來。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那日黃昏時分，已到山下，遇見了巡山的唆羅前來擒捉他。祁子富道：“不要動手，煩你快快通報一聲，說淮安祁子富有机密事要見胡大王的。”唆羅聽了，就領祁子富進了寨門，即來通報：“啟上大王，今有淮安祁子富，有机密事求見胡大王。特來稟報。”胡奎聽了，說道：“此人前來，必有原故。”裴天雄道：“喚他進來，便知分曉。”當下祁子富隨嘍兵上了聚義廳，見了諸位大王，一一行禮。胡奎問道：“你今前來，莫非家下有甚么原故？”祁子富見問，就

講：“羅琨到淮安投柏府認親，侯登用計，同毛守備解送到府里，現今在監，事在危急！我特連夜來山，拜求諸位大王救他才好！”胡奎聽得此言，祇急得暴躁如雷，忙與眾人商議。賽諸葛謝元說道：“諒此小事，不須著急。裴大哥與魯大哥鎮守山寨，我等祇須如此如此就是了。”裴天雄大喜，點起五十名嘍兵與胡奎、祁子富作前隊引路，過天星孫彪領五十名嘍兵為第二隊，賽諸葛謝元領五十名嘍兵為第三隊，兩頭蛇王坤領五十名嘍兵為第四隊，雙尾蝎李仲領五十名嘍兵為第五隊，又點五十名能干的嘍兵下山，四面巡風報信。當下五條好漢、三百嘍兵裝束已畢，一隊人馬下山奔淮安府而來。不一日已到淮安，將三百名嘍兵分在四路住下。

五條好漢同祁子富歸家探信，正遇龍標從府前而回，同眾人相見了，說：“羅琨病重如山，諸位前來，必有妙策。祇是一件，目下錦亭衙毛守備同侯登相厚，防察甚是嚴謹，你們眾人在此，倘若露出風聲，反為不便。”胡奎道：“等俺今日晚上先除一害，再作道理。”當下六條好漢商議已定，都到龍標家中，龍標忙去治下酒席，管待眾人，吃到三更以後，胡奎起身脫去長衣服，帶了一口短刀，向眾人說道：“俺今前去結果了毛守備的性命，再來飲酒。”說罷，站起身來，將手一拱，跳出大門，竟奔錦亭衙去了。不知毛守備死活存亡，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過天星夜請名醫穿山甲計傳藥舖

話說胡奎別了五位英雄，竟奔錦亭衙而來，到了衙門東首牆邊，將身一縱，縱上了屋，順著星光到內院，輕輕跳下，伏在黑暗之處，祇見一個丫鬟拿著燈走將出來，口里唧唧噥噥說道：“此刻才睡。”說著，走進廂房去了，胡奎暗道：“想必就是他的臥房。”停了會，悄悄來到廳下一張，祇見殘燈未滅，他夫妻已經睡了，胡奎輕輕掇開房門，走至里面。他二人該當命到無常，吃醉了酒，俱已睡著，胡奎掀起帳幔，祇一刀，先殺了毛守備，那一顆血淋淋的人頭滾將下來。夫人惊醒，看見一條黑漢手執利刀，才要喊叫，早被胡奎順手一刀砍下頭來，將兩個血淋淋的人頭結了頭發扣在一處，扯了一幅帳幔包將起來，背在肩上，插了短刀，走出房來，來至天井，將身一縱，縱上房屋，輕輕落下，上路而回。

一路上趁著墜光，到了龍標門首。那時已是五更天氣，五人正在心焦，商議前來接應，忽見胡奎跳進門來，將肩上的物件往地下一擲，眾人吃驚，上前看時，卻是兩個人頭包在一處。眾人問道：“你是怎生殺的，這等爽快！”胡奎將越房殺了毛守備夫妻兩個，說了一遍，大家稱羨，仍包好人頭，重又飲了一會，方才略略安歇，不表。

單言次日，那城外面的人都鬧反了，俱說毛守備的頭不見了。兵丁進城報了知府，知府大驚，隨即上轎來到衙里相驗尸首，收入棺內，用封皮封了棺木，問了衙內的人口供，當時做了文書，通詳上司。一面點了官兵捕快，懸了賞單，四路捉拿偷頭的大盜，好不嚴緊。淮安城內人人說道：“才拿住反叛羅琨，又弄出偷頭的事來，必有蹊蹺。”連知府也急得無法可治。

不表城內驚疑。單言眾人起來，胡奎說道：“羅賢弟病在牢中，就是劫獄，也無內應；且待我進牢去做個幫

手，也好行事。”龍標道：“你怎得進去？”胡奎道：“祇須如此如此，就進去了。”龍標道：“不是玩的，小心要緊！”胡奎道：“不妨！你祇是常常來往，兩邊傳信就是了。”

商議已定，胡奎收拾停當，別了眾人，帶了個人頭進城，來到府間日，祇那些人三五成群，都說的偷頭的事，胡奎走到鬧市里，把一個血淋淋的人頭朝街上一擲，大叫道：“賣頭！賣頭！”嚇得眾人一齊喊道：“不好了！偷頭的人來賣頭了！”一聲喊叫，早有七、個捕快兵丁擁來，正是毛守備的首級，一把揪住胡奎來稟知府，知府大驚道：“好奇怪！那有殺人的人還把頭拿了來賣的道理？”忙忙傳鼓升堂審問。

祇見眾衙役拿著一個人頭，帶著胡奎跪下。知府驗過了頭，喝道：“你是那里人？好大膽的強徒，殺了朝廷的命官，還敢前來賣弄！我想你的人多，那一個頭而今現在那里？從實招來，免受刑法！”胡奎笑道：“一兩個人頭要甚么大緊！想你們這些貪官污吏，平日蓋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倒來怪俺了。”知府大怒，喝令：“与我扯下去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胡奎扯下去夾將起來，三繩收足，胡奎祇當不知，連名姓也不說出。知府急了，祇問那個頭在那里，胡奎大叫道：“那個頭是俺吃了，你待我老爺好些，俺變顆頭來還你；你若行刑，今夜連你的頭都叫人來偷了去，看你怎樣！”知府吃了一驚，吩咐收監，通詳再審。

按下知府疊成文案，連夜通詳上司去了不表，且言胡奎上了刑具，來到監中，將些鬼話唬嚇眾人道：“你等如若放肆，俺叫人將你們的頭，一發總偷了去。”把個禁子王二嚇得諾諾連聲。眾人俯就他，下在死囚號內，代他舖下草床，睡在地下，上了鎖就去了。

當時，事有湊巧，胡奎的柙床緊靠著羅琨旁邊，二人卻是同著號房。羅琨在那里哼聲不止，祇是亂罵，胡奎聽見口音，抬起頭來一看，正是羅琨睡在地下。胡奎心中暗喜，等人去了，扒到羅琨身邊，低低叫聲：“羅賢弟，俺胡奎在此看你。”羅琨那里答應，祇是亂哼，并不知人事。胡奎道：“這般光景，如何是好。”

話分兩頭：單言龍標當晚進城找到王二，買了些酒肉，同他進監來看羅琨，他二人是走過幾次的，獄卒都不盤問。當下二人進內，來到羅琨床前，放下酒肴與羅琨吃時，羅琨依舊不醒。掉回頭來，卻看見是胡奎，胡奎也看見是龍標，兩下里祇是不敢說話。龍標忽生一計，向王二說道：“我今日要了一服丸藥來與他吃，煩王二哥去弄碗蔥姜盪來才好。”王二祇得弄開水去了，龍標支開王二，胡奎道：“羅琨的病重，你要想法請個醫生來，帶他看看才好。”龍標道：“名醫卻有，祇是不肯進來。”胡奎道：“你今晚回去與謝元商議便了。”二人關會已定。王二拿了開水來了，龍標扶起羅琨吃了丸藥，別了王二。

來到家中，會過眾位好漢，就將胡奎的言語向謝元說了一遍。謝元笑道：“你這裡可有個名醫。”龍標回道：“就是鎮上有個名醫，他有回中的手段，人稱他做小神仙張勇：祇是請他不去。”謝元道：“這個容易，祇要孫賢弟前去走走，就說如此如此便了。”眾人大喜。當日黃昏時候，那過天星的孫彪將毛守備夫人的那顆頭背在肩上，身邊帶了短兵器，等到夜間，行個手段，邁開大步趕奔鎮上而來，找尋張勇的住宅，若是別人，深黑之時看不見蹤跡，惟有這孫彪的眼有夜光，與白日是一樣的。不多一時，祇見一座門樓，大門開著，二門上有一匾，匾上有四個大字，寫道：“醫可通神。”尾上有一行小字為：“神醫張勇立。”孫彪看見，大喜道：“好了！找到了！”上前叩門。

卻好張勇還未曾睡，出來開門，會了孫彪，問他來因。孫彪道：“久仰先生的高名，祇因俺有個朋友，得了病癥在監內，意欲請先生進去看一看，自當重謝。”張勇聽得此言，微微冷笑道：“我連官府鄉紳請我看病，還要三請四邀，你叫我到牢中去看病，大把我看輕了些。”就將臉一變，向孫彪說道：“小生自幼行醫，從沒有到監獄之中，實難從命！你另請高明的就是了。”孫彪道：“既是先生不去，倒驚動了，祇是要求一服妙藥發汗。”張勇道：“這個有得。”即走進內房去拿丸藥。孫彪吹熄了燈，輕輕的將那顆人頭往桌子底下藥籠里一藏，叫道：“燈熄了。”張勇忙叫小童掌燈，送丸藥出來，孫彪接了丸藥，說道：“承受了。”別了張勇去

了。這張勇卻也不介意，叫小關好了問戶，吹熄了燈火，就去安睡，不提。

且言孫彪離了張勇的門首，回到龍家，見了眾人，將請張勇之言說了一遍，大家笑了一會，謝元忙取過筆來，寫了一封錦囊，交與龍標說道：“你明日早些起來，將錦囊帶去與胡奎知道，若是官府審問，叫他依此計而行。你然后再約捕快，叫他們到張勇家去搜頭。我明日要到別處去住些時，莫要露出風聲，我自叫孫彪夜來探聽信息。各人干事要緊。”當下眾人商議已定，次日五更，謝元等各投別處安身去了。

單言龍標又進城來，同王二到茶坊坐下，說道：“王二哥，有股大財送來與你，你切莫說出我來。”王二笑道：“若有財發，怎肯說出你來？我不呆了？你且說是甚么財？”龍標道：“那個偷頭的黑漢，我在小神仙張勇家里見過他一面，聞得他都是結交江湖上的匪人，但是外路使槍棒、賣膏藥的，都在他家歇腳，有兒分同那人是一路的。目下官府追問那個人頭，正無著落，你何不進去送個訪單？你多少些也得他幾十兩銀子使用使用。”王二道：“你可拿得穩么？”龍標道：“怎么不穩，祇是一件，我還要送藥與羅琨，你可帶我進去。”王二道：“這個容易。”遂出了茶坊，叫小牢子帶龍標進監，他隨即就來到捕快班房商議去了。

不表王二同眾人商議進衙門送訪，且言那小神仙張勇一宿過來，次日早起，祇見藥籃邊上、地下，有多少血跡，順著血跡一看，吃了大驚，祇見一個人頭睜眼蓬頭，滾在藥籃旁邊，好不害怕。張勇大叫道：“不好了！”嚇倒在地。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淮安府認假為真賽元壇將無作有

話說張勇見一個血淋淋的人頭在葯簍之內，他就大叫一聲：“不好了。”跌倒在地。有小使快來扶起，問道：“太爺為何如此？”張勇道：“你，你，你看那，那桌，桌子底下，一，一個人，人頭！”小使上前一看，果是一個女人的首級。合家慌了手腳，都亂嚷道：“反了，反了！出了妖怪了，好端的人家怎么滾出個人頭來了？是那里來的？”張勇道：“不，不要聲，聲張，還，還，還是想個法，法兒才，才好。”內中有個老家人道：“你們不要吵。如今毛守備夫妻兩個頭都不見了，本府太爺十分著急，點了官兵捕快四下里巡拿，昨日聽見人說，有個黑漢提著毛守備的頭在府前去賣，被人拿住，審了一堂收了監。恰恰的祇少了毛守備夫人的頭，未曾圓案，現在追尋，想來此頭是有蹊蹺，這頭一定是他的。快快瞞著鄰舍，拿去埋了。”正要動手，祇聽得一聲喊叫，擁進二三十個官兵捕快，正撞個满怀，不由分說，將張勇鎖了，帶著那個人頭，拿到淮安府去了，可他妻子老小，一個個祇嚇得魂飛魄散，嚎陶慟哭，忙叫老家人帶了銀子到府前料理，不表。

且言王二同眾捕快將張勇帶到衙門口，早有毛守備的家人上前認了頭。那些街坊上人，聽見這個信息，都來看人頭，罵道：“張勇原來是個強盜！”

不言眾人之事，單言那知府升堂，吩咐帶上張勇，罵道：“你既習醫，當知王法，為何結連強盜殺官？從頭實招，免受刑法！”張勇見問，回道：“太老爺在上，冤枉：小的一向行醫，自安本分，怎敢結連強盜？況且醫生与守備又無仇隙，求大老爺詳察！”知府冷笑道：“你既不曾結連強盜，為何人頭在你家里？”張勇回道：“醫生清早起來收拾葯簍，就看見這個人頭，不知從何而來，正在惊慌，就被太爺的貴差拿來。小的真正是冤枉，求太爺明鏡高抬！”知府怒道：“我把你這刁奴，不用刑怎肯招認？”吩咐左右：“与我夾起

來！”兩邊答應一聲，就將張勇攢在地下，扯去鞋襪，夾將起來，可憐張勇如何受得起，大叫一聲昏死在地，左右忙取涼水一噴，悠悠蘇醒，知府問道：“你招不招？”張勇回道：“又無凶器，又無見証，又無羽黨，分明是冤枉，叫我從何處招起？”知府道：“人贓現獲，你還要抵賴！也罷，我還你個對証就是了！”忙拿一恨朱簽，叫禁子去提那偷頭的原犯。王二拿著簽子，進監來提胡奎。胡奎道：“又來請爺做甚的？”王二道：“大王，我們太爺拿到你的伙計了，現在堂上審問口供，叫你前去對証。”胡奎是早間龍標進監看羅琨，將錦囊遞與胡奎看過的，他聽得此言，心中明白，同王二來到階前跪下。知府便叫：“張勇，你前去認認他。”張勇扒到胡奎跟前認，那胡奎故意著驚問道：“你是怎麼被他們捉來的？”張勇大驚道：“你是何人？我卻不認得你！”胡奎故意丟個眼色，低聲道：“你祇說認不得我。”那知府見了這般光景，心中不覺大怒，罵道：“你這該死的奴才，還不招認？”張勇哭道：“憲太太爺在上，小的實在是冤枉！他閹賴我的，我實在不認得他。”知府怒道：“你們兩個方才眉來眼去，分明是一黨的強徒，還要抵賴？”喝令左右：“將他一人一祇腿夾起來，問他招也不招！”可憐張勇乃是個讀書人，那里拼得過胡奎，祇夾得死去活來，當受不起。胡奎道：“張兄弟，非關我事，是你自己犯出來的，不如招了罷。”張勇夾昏了，祇得喊道：“太老爺，求松了刑，小人愿招了。”知府吩咐松了刑。張勇無奈，祇得亂招道：“小人不合結連強盜殺官府頭，件件是實。”知府見他畫了供，隨即做文通詳上司，一面賞了捕快的花紅，一面將人犯吩咐收監。那張勇的家人聽了這個信息跑回家中，合家痛哭恨罵，商議商議，帶了几百兩銀子，到上司衙門中去料理去了。

且言張勇問成死罪，來到監中，同胡奎在一處鎖了，好不冤苦，罵胡奎道：“瘟強盜！我同你往日無仇，近日無冤，你害我怎的？”胡奎祇是不做聲，由他叫罵。等到三更時分，人都睡了，胡奎低低叫道：“張先生，你還是要死，還是要活？”張勇怒道：“好好的人，為何不要活？”胡奎道：“你若是要活也不難，祇依俺一句話，到明日朝審之時，祇要俺反了口供，就活了你的性命。”張勇道：“依你。甚么話？且說來。”胡奎指定羅琨說道：“這是俺的兄弟，你醫好了他的病，俺就

救你出去。”張勇方才明白，是昨日請他不來的原故，因此陷害。遂說道：“你們想頭也太毒了些，祇是醫病不難，卻叫何人上配葯？”胡奎道：“祇要你開了方子，自有一人去配葯。”張勇道：“這就容易了。”

等到次日大明，張勇扒到羅琨床前，隔著柵欄子伸手過去，代他看了脈，胡奎問道：“病勢如何？可還有救？”張勇道：“不妨事。病雖重，我代他醫就是了。”二人正在說話，祇見龍標同王二走來，胡奎祇做不知，故意人叫道：“王二，這個病人睡在此地，日夜哼喊，吵得俺難過，若再過些時，不要把俺過起病來，還怕要把這一牢的人都要過起病來。趁著這個張先生在此，順便請了替他看看也好，這也是你們的干涉。”龍標接口道：“也好，央張先生開個方兒，待我去配葯。”王二祇得開了鎖，讓張勇進去，看了一會，要筆硯寫了方兒，龍標拿了配葯去了，正是：

仙机人不識，妙算鬼難猜。

當下龍標拿了葯方，飛走上街。配了四劑葯，送到牢中。王二埋怨道：“你就配這許多葯來，那個伏侍他？”胡奎道：“不要埋怨他，等我來伏侍他便了。”王二道：“又難為你。”送些了水、炭、木碗等件放在牢內，心中想四面牆壁都是石頭，房子又高又大，又鎖著他們，也不怕他飛上天去，就將物件丟與他弄。

胡奎大喜，就急生起火來，煎好了葯，扶起羅琨將葯灌下去，代他蓋好了身上。也是羅琨不該死，從早睡到三更時分，出了一身大汗，方才醒轉。門中哼道：“好難過也！”胡奎大喜，忙忙拿了開水來與羅琨吃了，低低叫道：“羅兄弟，俺胡奎在此，你可認得我了？”羅琨聽見，吃了一驚，問道：“你為何也到此地？”胡奎說道：“特來救你的。”就將祁子富如何報信，如何上山，如何賣頭到監，如和請醫的話，細細說了一遍，說罷，二人大哭，早把個小神仙張勇嚇得不敢做聲，祇是發戰。胡奎道：“張先生，你不要害怕，俺連累你吃這一場苦，少不得救你出去，重重相謝。若是外人知道，你我都沒得性命。”張勇聽得此言，祇得用心用意的醫治，羅琨在獄內吃了四劑葯，病就好了，又有龍標和張

勇家內天天送酒送肉，將養了半個月，早已身上強壯，一復如初。

龍標回去告訴謝元，謝元大喜，就點了五名嚙兵，光將胡、龍兩位老太太送上山去，暗約眾家好漢，商議劫獄，當時眾好漢聚齊人馬，叫龍標進牢報情，龍際走到府前，以見街坊上眾人都說道：“今日看斬反叛。”府門口發了綁齊人，那些千總把總、兵丁捕快等跑個不了，龍標聽見大驚，也不進牢，回頭望家就跑。拿出穿山甲的手段，放開大步，一溜煙飛將去了。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劫法場大鬧淮安追官兵共歸山寨

話說龍標聽得今日要斬反叛，府門口發綁齊人，他回頭就跑，跑到家中，卻好四位好漢正坐在家里等信。龍標進來告訴眾人，眾人說道：“幸虧早去一刻，險些誤了大事，為今之計，還是怎生？”謝元道：“既是今日斬他三人，我們祇須如此如此，就救了他們了。”眾人大喜道：“好計！”五位英雄各各準備收拾去了，不提。

且言淮安府看了京詳，打點出入，看官，你道羅琨、胡奎、張勇三人，也沒有大審，如何京詳就到了？原來，淮安府的文書到了京，沈大師看了，知道羅琨等久在監中必生他變，就親筆批道：

反叛羅琨并盜案殺官的首惡胡奎、張勇，俱系罪不容誅，本當解京梟首示眾，奈羅琨等梟惡非常，羽黨甚眾，若解長安，惟恐中途有失。發該府就即斬首，將凶犯首級解京示眾。羽黨俟獲到日定奪。火速！火速！臧知府奉了來文，遂即和城守備并軍廳巡檢商議道：“羅琨等不是善類，今日出斬務要小心。”

守備軍廳都穿了盔甲，全身披挂，點起五百名馬步兵丁、四名把總，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頂盔貫甲，先在法場伺候。這臧知府也是內襯軟甲，外罩大紅，坐了大堂，喚齊百十名捕快獄卒，當堂吩咐道：“今日出入，不比往常，各人小心要緊。”知府吩咐畢，隨即標牌，禁子提人。

那王二帶了二十名獄卒，擁進年中，向羅琨道：“今日恭喜你了。”不由分說，一齊上前將羅琨、胡奎一齊綁了；來綁張勇，張勇早已魂飛魄散，昏死過去。當下王二綁了三人，來到獄神堂，燒過香紙，左右簇擁，攙出監門，點過名；知府賞了斬酒，就標了犯人招子，劊子手賞過了花紅，兵馬前后圍定，破鑼破鼓擁將出來，押到法場。可怜把個張勇家里哭得無處伸冤，祇得備些

祭禮，買口棺木到法場上伺候收尸。

且言淮安城百姓，多來看斬大盜，須與挨擠了有數千余人，又有一起趕馬的，約有七八匹馬，十數人也擠進來看；又有一伙腳夫，推著六七輛車于，也擠進來看；又有一班獵戶，挂著弓，牽著馬，挑著些野味，也擠進來看：官兵那里趕得去！正在嘈嚷之際，祇見北邊的人馬哨開，一聲吆喝，臧知府擁著眾人來到法場里面，下馬坐下公案。劊子手將羅琨、胡奎、張勇三個人推在法場跪下，祇等午時三刻就要開刀處斬。

當下羅琨、胡奎、張勇跪在地下，正要掙扎，猛抬頭見龍標同了些獵戶站在背后，胡奎暗暗歡喜。正丟眼色，忽見當案孔目一騎馬飛跑下來，手執皂旗一展，喝聲：“午時三刻已到，快快斬首報來。”一聲未了，祇聽得三聲大炮，眾軍吶喊。劊子手正要舉刀，猛聽得一棒鑼聲，趕馬的隊中擁出五條好漢，一齊搶來。龍標手快，上前几刀割斷了三人的繩索，早有小嘍羅搶了張勇背著就跑。羅琨、胡奎兩位英雄，奪口刀在手，往知府桌案前砍，慌得軍廳守備、千總把總一齊上前迎敵，臧知府嚇得面如土色，上馬往城里就跑。

這邊羅琨、胡奎、龍標、謝元、孫彪、上坤、李仲六條好漢，一齊上馬，勇力爭先，領了三百嘍羅，四面殺來，那五百官兵同軍廳守備那里抵敵得注，且戰且走，往城中飛跑，可怜那些來看的百姓，跑不及的，殺傷了無數，六條好漢就如生龍活虎一般，祇殺得五百官兵抱頭鼠竄，奔進城中去了。

眾好漢趕了一回，也就收兵聚在一處，查點人馬，并無損傷，謝元道：“官兵敗去，必然還要來追，俺們作速回去要緊。”胡奎說道：“俺們白白害了張勇，須要連他家眷救去才好。”羅琨道：“俺白白吃了侯登這場苦，須要將他殺了才出得這口气。再者，我的隨身寶劍還在那里，也須取去。”謝元道：“張勇的家眷，我已叫嘍羅備了車子伺候。若是侯登之仇，且看柏爺面上，留為日后報復。至于寶劍，我們再想法采取。今且收兵到張勇家救他家眷。”眾人依言，一起人都趕到張勇家里。

張勇的老小見救出張勇，沒奈何，祇得收拾些細軟金珠，裝上車子；妻子老小也上了車子，自有小嘍羅護送先行，還有張勇家中的豬鴨雞鵝，吩咐小嘍羅造飯，眾人飽食了一頓，然後一把火燒了房子，一齊上馬都奔雞爪山去了。

那時眾人上路，已是申未西初的時候，謝元道：“俺們此刻前行，後面必有大隊官兵追來，不可不防。”眾人道：“他不來便罷，他來時殺他個片甲不留便了。”孫彪道：“何不黑夜進城殺了那個瘟官，再作道理！”謝元道：“不是這個說法，俺們身入重地，彼眾我寡，祇宜智取，不可力爭。孫賢弟領五十名嘍兵，前去如此如此。”孫彪領了令去了；又叫胡奎領五十名嘍兵前去如此如此，胡奎領令去了；又叫王坤、李仲領一百弓箭手前去如此如此，二人領令去了：共四條好漢、二百嘍兵，一一去了。謝元喚龍標、張勇：“護送家眷前行，後面俺同羅琨殺退敵兵便了。”

不表眾好漢定了計策。且言臧知府敗進城來，查點軍兵，傷了一半。可怜那些受傷的百姓，一個個哀聲不止。不一時，軍廳守備、千總把總、巡捕官員，一個個都來請安，知府說道：“審察民情，是本府的責任；交鋒打仗，是武職專司。今日奉旨斬三名欽犯，倒點了五百軍兵、百十名捕快，約有七百余。祇斬三名重犯，還被他劫了去，追不回來；若是上陣交鋒，祇好束手就綁。明日朝廷見罪，豈不帶累本府一同治罪？”一席話，說得那些武職官兒滿面通紅，無言回答。知府問道：“可有人領兵前去追趕，捉他幾個強盜回來，也好回答上司；若是擒得著正犯，本府親見上司，保他升遷。”眾人見知府如此著急，祇得齊聲應道：“愿聽太爺的鈎旨施行。”知府大喜，點起一千人馬，令王守備當先，李軍廳押后，自己掌了中軍，帶了十多員戰將、千總把總，一齊吶喊出城。

已是酉時未刻，日落滿山，眾軍趕了十數里，過了胡家鎮，祇見遠遠有一隊人馬緩緩而行。探子報道：“前面正是劫法場的響馬。”知府聽得，喝令快趕。趕了一程，天色已黑下來了，知府吩咐點起燈球火把，并力追趕。

祇見前面那一隊人馬，緊趕緊走，慢趕慢走，到追了十

八九里，知府著急，喝令快追。那王守備催動三軍，縱馬搖槍，大叫：“強徒休走！”加力趕來。祇見前面的人馬，一齊扎下，左有羅琨搖槍叫戰，右有謝元仗劍來迎，二馬沖來，槍劍齊舉，大喊道：“賊官快來領死！”王守備撲面來迎，戰在一處。那知府在火光中認得羅琨，大叫道：“反叛在此，休得放走！”將一千人馬排開，四面圍住羅琨殺，羅琨大怒，將手中槍一緊，連挑了几名千總把總下馬。王守備等那里抵敵得住，那一千兵將四面撲來，也近不得身。

正在兩下混戰，忽見軍士喊追：“啟上大爺，城中火起了！”知府大驚，庄高處一望，祇見烈焰沖天，十分利害，這些官兵，俱是在城里住家的，一見了這個光景，那里還有心戀戰，四散奔逃，知府也著了急，回馬就走，羅琨、謝元領兵追來，那守備正到半路，祇聽得一聲梆子響，王坤、李仲領了一百名弓弩手，一齊放箭，箭如雨點，官兵大驚，叫苦不迭。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雞爪山招軍買馬淮安府告急申文

話說那知府同王守備等正與羅琨交戰，忽見城里火起，回頭就跑。不防敗到半路之中，又遇見王坤、李仲領了一百名弓弩手在兩邊松林里埋伏，一齊放箭，擋住官兵的去路，勢不可當：一千官兵叫苦連天，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只得冒箭舍命往前奔走。后面羅琨、謝元追來，同王坤、李仲合兵一一處，搖旗吶喊，加力追趕，眾軍大叫：“臧知府留下頭來！城已破了，還往那里走！”這一片喊聲把個臧知府嚇得膽落魂飛，伏鞍而走：那李軍廳、王守備見哆兵來追趕又急，城中火光義猛，四面喊殺連天，黑暗之中，又不知兵有多少，那里還敢交鋒，祇顧逃命，那敗殘兵將，殺得頭尾不接，一路上棄甲丟盔，不計其數。這是：

聞風聲而喪膽，聽鶴唳而消魂。

且言臧知府同王守備領著敗殘人馬，舍命奔到城邊，祇是城中火光沖天。喊聲震地，早有胡奎、孫彪領了一百嘍兵，從城中殺將出來，大叫道：“休要放走了臧知府！”一條鞭、一口刀，飛也似沖將上來。臧知府等祇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那里還敢進城，沖開一條血路，落荒走了，胡奎等趕了一陣，卻好羅琨到了，兩下里合兵一處，忙忙收回兵卒，回奔舊路，上雞爪山去了，正是：

妙算不殊孫武子，神机還類漢留侯。

看官，你道胡奎、孫彪祇帶了一百名嘍兵，怎生得進城去？原來，臧知府不諳軍務，他將一千人盡數點將出來，追趕羅琨，也不留一將守城，祇有數十個門軍，干得甚事！不料胡奎、孫彪伏在草中，等知府的人馬過去，被孫彪在黑暗處扒上城頭，殺散了把門的軍士，開了城門，引胡奎殺進城來，四路放火。那一城文武官員

都隨臧知府出城追趕羅琨去了，城中無主，誰敢出頭？那黎民百姓：又是日間嚇怕了的，一個個都關門閉戶，各保性命，被胡奎、孫彪殺到庫房門口。開了庫房，叫那些嘍卒把銀子都搬將出來，馱在馬上，殺出城來。正遇知府敗回，被他二人殺退了，才同羅琨等合同一處，得勝而回。後人有詩贊謝元的兵法道：仙机妙算惊神鬼，兵法精通似武侯。一陣交鋒胜全敵，分明博望臥龍謀。

又有詩贊胡奎的義勇道：義重桃園一拜情，流离顛沛不寒盟。漫夸蜀漢三英杰，贏得千秋義勇名。

且言六位英雄會在一處，一棒鑼響，收齊嘍卒，一路而回，趕過了胡家鎮，正遇著龍標、張勇護著家眷前來探信，見人馬得勝，大家快樂。八位好漢訴說交鋒之事，又得了許多金銀，各人耀武揚威，十分得意，走了一夜，不覺離了淮安七十余里，早已天明，謝元吩咐在山凹之內扎下行營。查點三百嘍兵，也傷了二三十個，卻一個不少。謝元大喜，在近村人家買了糧草，秋毫無犯，將人馬扮作捕盜官兵模樣，分為三隊而行，往雞爪山進發，行到半路，恰好裴天雄差頭目下山，前來探信，遇見謝元人馬得勝而回，好不歡喜。謝元先令頭目引領張勇家眷上山去了。八位好漢行到山下，早有巡山的嘍卒入寨報信。裴天雄大喜，同魯豹雄帶領大小頭目，大開寨門，細吹細打，迎下山來，羅琨等見了，慌忙下馬。裴天雄迎接上山，到了聚義廳，大家敘禮坐下，羅琨道：“多蒙大王高義，救我羅琨一命。俺何以為報？”裴天雄說道：“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才得幸會，小弟為因奸臣當道，逼得無處容身，故爾權時落草，羅兄不嫌山寨偏小，俺裴天雄情愿讓位。”羅琨道：“多蒙不棄，愿在帳下聽令足矣，焉敢如此！”謝元說道：“俺已分了次序在此，不知諸位意下如何？”眾人齊聲應道：“愿聽軍師鈞令。”謝元在袖中拿出叫長紙單，眾人近前一看，祇見上寫道：我等聚義高山，誓愿除奸削佞，同心合意，共成大業。今議定位次，各官凜遵，如有异說，神明昭鑑。第一位鐵閻羅裴天雄；第二位賽元壇胡奎；第三位玉面虎羅琨；第四位賽諸葛謝元；第五位獨眼重瞳魯豹雄；第六位過天星孫彪；第七位兩頭蛇王坤；第八位雙尾蝎李仲；第九位穿山甲龍標；第十位小神仙張勇。當下眾人看了議單，齊聲說道：“

軍師排得有理，如何不依，不依者軍法從事！”胡奎、羅琨不敢再謙，祇得依了。裴天雄大喜，吩咐嘍卒殺牛宰馬，祭告天地，定了位次。次日大小頭目都來參見過了，大吹大擂，飲酒賀喜，當晚盡歡而散。次日，裴天雄升帳，大小頭目參見畢。裴天雄傳令說道：“從今下山，祇取金銀，不許害人性命。凡有忠良落難，前去相救；若有好雄作惡，前去剿除：山上立起三關、城垣、宮殿，豎立義旗是‘濟困扶危迎俊杰，除奸削佞保朝廷’。”軍令一下，各處備辦，收拾得齊齊整整，威武非凡。那胡太太同龍太太自有裴夫人照應，各各安心住下，每日里，裴天雄同眾位好漢操演人馬，準備迎敵官兵，不提。

且言臧知府那一夜被羅琨、胡奎里應外合，一陣殺得膽落魂消，落荒逃命。等到天明，打聽賊兵去遠，方才放心，收兵進城。安民已畢，查點城中燒了五處民房、官署，劫去十萬皇餉銀兩，傷了五百人馬，殺死了兩名千總、五名把總。痛聲遍地，人人埋怨官府不好，坑害良民。那知府無奈，祇得將受傷、陣亡的人數，并百姓的戶口、劫去的錢糧，細細的開了一個冊子，將侯登出首羅琨的衣甲器械、胡奎等原案的口供查明，叫書吏帶了冊子，自己同李軍廳、王守備三入，帶了印信，連夜坐船過江，到南京總督轅門上來。原來那知府同軍廳守備三個人，各湊了六七千兩銀子，到南京走門路送與總督保全官爵。那總督是沈太師的侄子，名喚沈廷華，也是個錢虜，收了銀子，隨即傳見，臧知府同李軍廳、王守備，一同進內堂參見，將交戰的事細細說了一遍，呈上冊子。沈廷華看了大驚道：“事關重大，祇怕你三人難保無罪。”知府哭拜在地：“要求大人在太師面前方便一吉，卑府自當竭力報效。”沈廷華將羅琨的衣甲、寶劍一看，上面卻是“魯國公程府”的字號，沉吟一會，道：“有了，有了，你三人且回衙門，候本院將這件公案申奏朝廷，著落在程府身上便了。”知府大喜，忙忙告退，回淮安去了，不表。

單言這沈廷華疊成了文案，就差官進長安告急。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祁子富怒罵媒婆侯公子扳賊買盜

話說那沈廷華得了臧知府等三人的贓銀，遂將一件該殺的大公案，不怪地方官失守，也不發兵捉拿大盜，祇將羅琨遺下的衣甲寶劍為憑，說魯國公程爺收留反叛，結党為非。既同反叛相交，不是強徒，就是草寇，將這一千人犯都叫他擒捉。做成一本，寫了家書，取了一枝令箭，著中軍官進京去了，這且不提。

且言臧知府辭了總督回來，不一日船抵碼頭，上岸忽見兩個家人手里拿了一張呈子，攔馬喊冤告狀。左右接上狀子，知府看了一遍，大驚道：“又弄出這樁事來了！”心中焦躁，叫役人帶了原告回衙門候審，打道進城。

看官，你道這兩個告狀的是誰？原來是柏府來報被盜的事。自從夜戰淮安之后，第二日臧知府見總督去了，淮安城內無人，民心未定，那一夜就有十數個賊聚在一處，商議乘火打劫，就出城來搶劫富戶，恰恰的來到柏府，明火執杖，打進柏府要寶貝，把個侯登同侯氏眾人嚇得尿流屁滾，躲在后園山子石下不敢出頭，柏府家人傷了幾個，金銀財寶劫去一半，回頭去了。次日查點失物，侯氏夫人著了急，開了失單，寫了狀子，叫兩個家人在碼頭上等候臧知府，一上岸就攔馬頭遞狀。

臧知府看了狀子，想道：“柏文連乃朝廷親信之臣，住在本府地方，弄出盜案，倘他見怪起來，如何是好？”隨即回衙，升堂坐定，排班已畢，帶上來問道：“你家失盜，共有多少東西？還是從后門進來的，還是從大門進來的？有火是無火？來是甚么時候？”家人回道：“約有十六八個強盜，三更時分，塗面纏頭，明火執杖，從大門而進，傷了五個家人，劫去三千多兩銀子、物件等項，現有失單在此，求太爺詳察。”知府看過失單，好不煩惱，隨即委了王守備前去查勘，一面點了二十名捕快出去捉獲，一面出了文書知會各屬臨近州縣嚴

加拿訪，懸了賞格，在各處張挂，吩咐畢，方才退了堂。次日委官修理燒殘的府庫房屋，開倉發餉，將那些殺傷的平人兵丁，照冊給散糧餉，各各回家養息。

按下臧知府勞心之事，且言侯登告過被盜的狀子，也進府連催了數次，后來冷淡了些時，心中想：“為了玉霜夫妻兩個，弄下這一場潑天大禍。羅琨脫走也罷了，祇是玉霜不知去向，叫我心癢難撓，如今再沒有如他一般的女子來與我結親了。

猛然想起：“豆腐店那人兒不知如何了？祇為秋紅逃走，接手又是羅琨這樁事，鬧得不清，也沒有到王媒婆家去討信。這一番兵火，不知他家怎樣了？今日無事，何不前去走走，討個消息。”主意已定，忙入房中換了一身新衣服，帶了些銀子，瞞過眾人，竟往胡家鎮上而來。

一路上，祇見家家戶戶收拾房屋，整理牆垣，都是那一夜交鋒，這些人家丟了門戶躲避，那些敗殘的人馬趁火打劫擄掠，這些人家連日平定方才回家修理。侯登看見這個光景，心中想道：“不知王婆家里怎樣了？”慌忙走到問前一轉，看還沒有傷損，忙叩門時，玉狐狸王大娘開了門，見是侯登，笑嘻嘻的道：“原來是侯大爺。你這些時也不來看看我，我們都嚇死了；生是你捉了羅琨，帶累我們遭了這一場驚嚇。”侯登道：“再不要提起我家。這些時，三樁禍事。”遂將秋紅逃走及羅琨、被盜之事，說了一遍。王婆道：“原來有這些事故。”

當下二人談了些閒話，王大娘叫丫鬟買了幾盤茶食款待侯登。他二人對面坐下，吃了半天。侯登問道：“豆腐店里那人兒，你可曾前去訪訪？”王大娘道：“自從那日大爺去后，次日我就去訪他。他父姓祁名子富，原是淮安人，搬到長安住了十幾年，今年才回來的。聞得那祁者爹為人古執，祇怕難說。”侯登道：“他不過是個貧家之女，我們同他做親就是抬舉他了，還有什麼不妥？祇愿他沒有許過人家就好了。王大娘，你今日就去代我訪一訪，我自重重謝你。”王大娘見侯登急得緊，故意笑道：“我代大爺做妥了這個媒，大爺謝我多少銀子。”侯登道：“謝你一百二十兩，你若個信，你拿戩子來。我今日先付些你。”

那王大娘聽得此言，忙忙進房拿了戧子出來，侯登向懷中取出一包銀子，打開來一稱，共是二十三兩，稱了二十兩，送與王大娘道：“這是足紋二十兩，你先收了，等事成之后再找你一百兩。這是剩下的三兩銀子，一總與你做個靡費。”王大娘笑嘻嘻的收了銀子說道：“多謝大爺，我怎敢就受你老人家的厚賜。”侯登道：“你老實些收了罷，事成之后，還要慢慢的看顧你。”王大娘道：“全仗大爺照看呢。”侯登道：“我几時來討信？”王大娘想一想道：“大爺，你三日后來討信便了。還有一件事：他也是宦家子弟，恐怕他不肯把人做妾，就是對頭親也罷。”

侯登道：“悉聽你的高才，見机而行便了。”王大娘道：“若是這等說，就包管在我身上。”侯登大喜道：“拜托大力就是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當下侯登別了王大娘去了，這玉狐狸好不歡喜，因想道：“我若是替他做妥了，倒是我一生受用，不怕他不常來照應照應。”遂將銀子收了，鎖了房門，吩咐丫鬟看好了門戶，竟望祁予富家來了。

不一時已到門首，走進店里，恰好祁子富才在胡奎家里暗暗搬些銅錫家伙來家用，才到了家，王媒婆就進了門。大家見了禮，入內坐下，張二娘同祁巧云陪他吃了茶，各人通名問姓，談些閒話，王媒婆啟口問道：“這位姑娘尊庚了？”張二娘回道：“十六歲了。”王媒婆贊道：“真正好位姑娘，但不知可曾恭喜呢？”張二娘回道：“祇因他家父親古執，要揀人才家世，因此尚未受聘。”王媒婆道：“既是祁老爺祇得一位姑娘，也該早些恭喜。我倒有個好媒，人才又好，家道又好，又是現任鄉紳的公子，同姑娘將是一對。”張二娘道：“既是如此，好得緊了，少不得自然謝你。”忙請祁老爺到后面來，將王媒婆的話說了一遍，祁子富問道：“不知是那一家？”王媒婆道：“好得緊呢！說起來你老爺也該曉得，離此不遠，就在鎮下居住，現任巡務都察院柏大老爺的內侄侯大爺，他年方二十，尚未娶親，真乃富貴雙全的人家，祇因昨日我到柏府走走，說起來，他家太太托我做媒。我見你家姑娘人品出眾，年貌相當，

我來多個事兒，你道好不好？”祁子富道：“莫不是前日捉拿反叛羅琨的侯登么？”王媒婆道：“就是他了。”

祁子富不聽見是他猶可，聽得是侯登，不覺的怒道：“這等滅人倫的衣冠禽獸，你也不該替他來開口，他連表妹都放不過，還要與他做親？祇好轉世投胎，再來作伐。”這些話把個玉狐狸說得滿臉通紅，不覺大怒，回道：“你這老人家不知人事，我來做媒是抬舉你，你怎么得罪人？你敢當面罵他一句，算你是個好漢！”祁子富道：“祇好你這種人奉承他，我單不喜這等狐群狗黨的腌臢貨。”那王媒婆氣滿胸膛，跑出門來說道：“我看你今日嘴硬，祇怕日后懊悔起來，要把女兒送他，他還不要哩！”說罷，他氣狠狠的跑回家去了，正是：

是非祇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那王媒婆氣了一個死，回去想道：“這股財，我祇說的穩了的，准知倒惹了一肚皮的瘟氣，等明日侯大爺來討信，待我上他兒句，撮弄他起來與他做個手段，他才曉得我的利害哩。”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祁子富問罪充軍過天星扮商買馬

話說祁子富怒罵了玉媒婆一場，這玉狐狸回來氣了一夜，正沒處訴冤。恰好次日清晨，侯登等不得便來討信。王媒婆道："好了，好了，且待我上他几句，撮弄他們鸚蚌相爭，少不得讓我漁翁得利。"主意已定，忙將臉上抓了兩條血痕，身上衣服扯去兩個鈕扣子，睡在床上，叫丫鬟去開門。

丫鬟開了門，侯登匆匆進來問道："你家奶奶往那里去了？"丫鬟回道："睡在房里呢。"侯登叫道："王大娘，你好享福，此刻還不起來。"王媒婆故意哭聲說道："得罪大爺，請坐坐，我起來了。"他把烏云抓亂，慢慢的走出房來，對面坐下，叫丫鬟捧茶。侯登看見王媒婆烏云不整，面帶傷痕，忙問道："你今日為何這等模樣？"王媒婆見問，故意兒流下幾點淚來，說道："也是你大爺的婚姻帶累我吃了這一場苦！"侯登聽得此言，忙問道："怎么帶累你受苦？倒要請教說明。"王媒婆道："不說的好，說出來祇怕大爺要動氣，何苦為我一人，又帶累大爺同人淘氣！"侯登聽了越發疑心，定要他說。

王媒婆道："既是大爺要我說，大爺莫要著惱我。祇因大爺再三吩咐叫我去做媒，大爺前腳去了，我就收拾，到祁家豆腐店里去同大爺說媒，恰好他一家兒都在家中。我問他女兒還沒有人家，我就提起做媒的話，倒有幾分妥當；後來那祁老兒問我是說的那一家，我就將大爺的名姓、家世并柏府的美名，添上幾分富貴，說與他聽，實指望一箭成功。誰知他不聽得是大爺猶可，一聽得是大爺就心中大怒，惡罵大爺。我心中不服，同他揪扯一陣，可憐氣個死。"

侯登聽得此言，不覺大怒，問道："他怎生罵的？待我去同他說話！"王媒婆侯登發怒，說道："大爺，他罵

你的話難聽得很呢，倒是莫方講話的好。"侯登道："有甚么難聽，你快快說來！"王媒婆說道："罵你是狐群狗党、衣冠禽獸，連表妹都放不過，是個沒人倫的狗畜生，他不与你做親，我被他罵急了。我就說道：'你敢當面罵侯大爺一句、他便睜著眼睛說道：'我明日偏要當面罵他，怕他怎的？'我也气不過，同他揪在一堆，可怜把我的臉都抓傷了，衣裳都扯破了;回到家中气了一場，一夜沒有睡得著，故爾今日此刻才起來。"

侯登聽了這些話，句句罵得扞心，那里受得下去，又惱又羞，跳起身來說道："罷了，罷了！我同他不得干交了！"王媒婆說道："大爺，你此刻急也無用，想個法兒害了他，便使他不致違五拗六，那時我偏叫他把女兒送過來与你，才算個手段。"侯登道："他同我無一面之交，叫我怎生想法害他？祇有叫些人打他一頓，再作道理。"王媒婆道："這不好，況他有歲把年紀，若是打傷了他，那時反為不美。為今之計，大爺不要出名，轉出個人來尋他到官司里去，就好講話了。"侯登道："好好的，怎得到官呢？"

二人正在商議，忽聽有人叩門，王媒婆問道："是那一個？"外面一個小書童問道："我家侯大爺可在這里？"侯登見是家人口音，便叫开了門，祇見那書童領了四個捕快走將進來，見了侯登將手一拱說道："侯大爺好耐人，我們早上就在尊府，候了半日了，原來在這里取樂呢。"侯登說道："來托王大娘找几个丫鬟，是以在此，失迎，失迎！不知諸位有何見教？"眾人道："祇因令親府上盜案的事，太爺點了我們在外捉拿，三日一追，五日一比，好不苦楚。昨日才拿到兩個，那些贓物都分散了，太爺審了一堂，叫我來請侯大爺前去認贓。我們奉候了一早上，此刻才會見大爺的駕。"侯登道："原來如此，倒難為你們了，事后少不得重重謝你們。"眾人道："全仗大爺提挈才好呢。"

王媒婆見是府里的差人，忙叫丫鬟備了一桌茶來款待，眾人吃了茶，侯登同他一路進城，路上問道："不知這兩個強盜是那里人？叫甚么名字？"捕快道："就是你們鎮上人，一個叫張三，一個叫王四，就在祁家豆腐店旁邊住。"侯登聽得祁家豆腐店，猛然一觸，想道："要害祁子富，就在這個机会！"心中暗喜，一路行來，

到了府門口，侯登向捕快說道："你們先慢些稟大爺，光帶他到班房里，讓我問問他看。"

捕快也不介意，祇得引侯登到班房里去，帶了兩個賊來，是鎮上的二名軍犯，一向認得侯登，一進了班房，看見了侯登，就雙膝跪下道："可怜小人是誤入府里去的，要求太爺开恩后罪。"侯登暗晴歡喜，便支开眾人，低低問張三道"你二人要活罪也不難，祇依我一件事就是了。"張三、王四跪在地下叫道："隨大爺有甚么吩咐，小人們總依，祇求大爺莫要追比就是了。"侯登道："諒你們偷的東西都用完了，如今鎮上祁家豆腐店里同我有仇，我尋些贓物放在他家里。祇要你們當堂招個窩家，叫人前去搜出贓來，那時你們就活罪了。"張三大喜道："莫是長安搬來的那個祁子富么？"侯登道："就是他。"張三道："這個容易，祇求大爺做主就是了。"侯登大喜，吩咐畢，忙叫捕快說道："我才問他二人，贓物俱已不在了，必定是寄在那里。托你們稟聲大爺，追出贓來，我再來侯審;倘若無贓，我家姑丈柏大人卻不是好惹的。"捕快祇得答應，領命去了。

這侯登一口气卻跑到胡家鎮上，到了王媒婆家，將以上的話兒向王媒婆說了一遍。王媒婆大喜，說道："好計！好計！這就不怕他飛上天去了，祇是今晚要安排得好。"侯登道："就托你罷。"當下定計，別了王媒婆，走回家中，瞞住了書童，瞞過了姑母，等到黃昏后，偷些金銀古董、綢緞衣服，打了一個包袱，暗暗出了后門，乘著月色，一溜煙跑到工媒婆家。

玉狐狸預先叫他一個侄子在家伺候，一見侯登到了，忙忙治酒款待，侯登祇吃到人靜之后，悄悄的同王媒婆的侄子拿了東西，到祁家后門口，見人家都睡了，侯登叫王媒婆的侄子爬進土牆，接進包袱。月色照著，望四下里一一看，祇見豬旁邊堆著一大堆亂草，他輕輕的搬起一個亂草，將包袱攢將進去，依就將草堆好了，跳出牆來，見了侯登，說了一遍。侯登大喜，說道："明日再來說話罷。"就回家去了。

按下侯登同王媒婆的侄子做過了事，回家去了不表。且說那祁子富次日五更起來，磨了豆子，收拾开了店面，天色已明，就搬家伙上豆腐，祇聽得那烏鴉在頭上不住

的叫了幾聲。祁子富道："難道我今日有禍不成？"言還未了，祇見來了四個捕快、八個官兵走進來，一條鐵索不由分說就把祁老爹鎖將起來。這才是：無事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當下祁子富大叫道："我又不曾犯法，鎖我怎的。"捕快喝道："你結連江洋大盜，打劫了柏府，昨日拿到兩個，已經招出贓物窩藏在你家里，你還說不曾犯法？快快把贓物拿出來，省得費事！"祁子富急得大叫道："平空害我，這樁事是從那里說起。"捕快大怒道："且等我們搜搜看。"當下眾人分頭一搜，恰恰的搜到后門草堆，搜出一個包袱來，眾人打開一看，都是些金銀古董，上有字號，正是柏府的物件，眾人道："人贓現獲，你還有何說！"可怜把個祁子富一家兒祇嚇得面如土色，面面相覷，不敢做聲，又不知贓物從何而來，被眾人一條鐵索鎖進城中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面分解。

第三十二回

孫彪暗保含冤客柏公義釋負辜人

話說眾捕快鎖了祁子富，提了包袱，一同進城去了，原來臧知府頭一天晚堂，追問張三、王四的贓物，他二人就招出祁子富來了，故爾今日絕早就來拿人起贓。眾捕快將祁子富鎖到府門口，押在班房，打了稟帖，知府忙忙吩咐點鼓升堂。各役俱齊，知府坐了堂，早有原差帶上張三、王四、祁子富一千人犯，點名驗過贓物。知府喝問祁子富說道："你窩藏大盜，打劫了多少金銀？在于何處？快快招來，免受刑法！"祁子富爬上几步哭道："小人真冤枉，求大老爺詳察！"知府大怒，說道："現搜出贓物來，你還賴么？叫張三上來對問。"那張三是同侯登商議定了的，爬上几步，向著祁子富說道："祁子富，你老實招了，免受刑法。"祁子富大怒，罵道："我同你無冤無仇，你扳害我怎的？"張三道："強盜是你我做的，銀子是你我分的，既是我扳害你的，那贓物是飛到你家來的么？"張三這些話把個祁子富說得無言回答，祇是跪到地下叫喊冤枉。知府大怒，喝道："諒你這個頑皮，不用刑法，如何肯招。"喝令左右："与我夾起來！"

兩邊一聲答應，擁上七八個皂快，將祁子富拖下，扯去鞋襪，將他兩祇腿望夾棍眼里一湍，祇聽得格扎一聲響，腳心里鮮血直冒。祁子富如何受得住，大叫一聲，早已昏死過去了，左右忙用涼水迎面噴來，依然蘇醒。知府喝道："你招也不招？"祁子富叫道："太老爺，小人真是冤枉！求太老爺詳察！"知府大怒，喝令："收足了！"左右叱喝一聲，將繩早已收足，可怜祁子富受當不起，心中想道："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不如招了，且顧眼下。"祇得叫道："求太老爺松刑。"知府問道："快快招來！"那祁子富無奈，祇得照依張三的口供，一一的招了，畫完了口供，知府飛傳侯登來領回失物，將祁子富收了監，不表。

單言祁巧云聽得這個消息，魂飛魄散，同張二娘大哭一場。悲悲切切，做了些獄食，稱了些使費銀包帶在身邊。鎖了店門，兩個人哭哭啼啼到府監里未送飯。

當下來到監門口，哀求眾人說道："可怜我家含冤負屈，求諸位伯伯方便，讓我父女見見面罷。"腰內忙拿出一個銀包，送与牢頭說道："求伯伯笑納。"眾人見他是個年少女子，又哭得十分凄慘，祇得开了鎖，引他二人進去。見了祁子富，抱頭大哭了一場。祁子富說道："我今番是不能活了，我死之后，你可隨你干娘嫁個丈夫過活去罷，不要思念我了。"祁巧云哭道："爹爹在一日是一日，爹爹倘有差池，孩兒也是一死。"可怜他父女二人大哭了一場，張二娘哭著勸道："你二人少要哭壞了身子，且吃些飯食再講。"祁巧云捧著獄食，勉強喂了他父親几口。早有禁子催他二人出去，說道："快走，有人進來查監了。"他二人祇得出去。

离了監門，一路上哭回家中，已是黃昏時候。二人才進了門坐下，祇見昨日來的那個王媒婆穿了一身新衣服走進門來，見禮坐下，假意問道："你家怎么弄出這場事來的？如何是好？"祁巧云說道："憑空的被瘟賤陷害，問成大盜，無處伸冤。"上媒婆說道："你要伸冤也不難，祇依我一件事，不但伸冤，還可轉禍為福。"祁巧云說道："請問王奶奶，我依你甚么事？請說。"王媒婆說道："如今柏府都是侯大爺做主，又同這府太爺相好，昨日見你老爹不允親事，他就不歡喜。為今之計，你可允了親事，親自去求他不要追贓，到府里討個人情放你家老爹出來。同他做了親，享不盡的富貴，豈不是一舉兩得了？"祁巧云聽了此言，不覺滿面通紅，干言回道："我爹爹此事有九分是侯登所害，他既是殺父的冤仇，我恨不得食他之肉！你休得再來繞舌。"王媒婆聽了此言，冷笑道："既然如此，倒得罪了。"起身就走。正是：

此去已輸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

不表祁巧云，單言王媒婆回去，將祁巧云的話向侯登說了一遍。侯登大怒，說道："這個丫頭，如此可惡！我有本事弄得他家產盡絕，叫他落在我手里便了。"就同王媒婆商議定了。

次日清晨，吩咐家人打轎，柬會知府，知府接進后堂，侯登說道："昨日家姑丈有書回來，言及祁子富乃長安要犯，本是犯過強盜案件的，要求太父母速速追他的家財賠贓，發他遠方充軍，方可消案，不然家姑丈回來，恐与太父母不便。"知府聽了，祇得答應說道："年兄請問府，本府知道了。"

當下侯登出了府門，知府就叫點鼓升堂，提了祁子富等一千人犯出來，發落定罪，當下祁子富跪在地下，知府問道："你的了柏府的金銀，快快繳來，免得受刑。"祁子富哭道："小人真是冤枉，并無財物。"知府大怒，說道："如今上司行文追贓甚緊！不管你閒事，祇追你的家產賠償便了。"隨即點了二十名捕快："押了祁子富同去，將家產盡數查來。本府立等回話。"一聲吩咐，那二十名快手押了祁子富回到家中。

張二娘同祁巧云聽見這個風聲，魂飛魄散，忙忙將金珠藏在身上帶出去了。這些快手不由分說，把定了門戶，前前后后，細細查了一遍。封鎖已定，收了帳目，將祁子富帶到府堂，呈上賬目。知府傳柏府的家人，吩咐道："明早請你家大爺上堂領贓。"家人答應口女，不表。

且言知府將祁子富發到云南充軍，明日就要啟程。做了文書，點了長解，祇候次日發落。

且言柏府家人回來，將知府的活對侯登說了一遍，侯登聽見這個消息，心中大喜。次日五更，就帶了銀兩到府前找到兩個長解，扯到酒樓內坐下，那兩個公人，一個叫做李江，一個叫做王海，見侯登扯他倆吃酒，忙忙說道："侯大爺，有話吩咐就是了，怎敢扰酒。"侯登道："豈有此理，我有一事奉托。"不一時酒肴捧畢，吃了一會，侯登向李江說道："你們解祁子富去是件苦差，我特送些盤費与二人使用。"說罷，忙向怀中取出四封銀子說道："望乞笑納。"二人道：小人叨扰，又蒙爺的厚賜，有甚吩咐，小人代大爺辦就是了。"侯登道："并無別事，祇因祁子富同我有仇，不過望你二位在路上代我結果了他，將他的女兒送在工媒婆家里，那時我再謝你二位一千兩銀子。倘有禍事，都是我一人承管。"二人歡喜，說道："這點小事，不芳大爺費心，都

在我。"人身上就是了。"

當下二人收了銀子，聽得發枷傳衙役，伺候知府升堂，三人忙忙出了店門。進府堂，點名已畢，知府將祁子富家產賬單交與侯登，一面將祁子富提上堂來發落道："上司行文已到，發配云南，限今日同家眷上路。"喝令打了二十，帶上刑具，叫長解領批文下堂去了。又將張三、王四打了三十枷號兩日。一一發落后，知府退堂。

且言祁子富同了兩個解差，回家見了張二娘、祁巧云，三人大哭一場，祇得收拾行李，將家財交與柏府，同兩名長解、兩名幫差，張二娘、祁巧云一齊七八人，淒淒慘慘離了淮安，上路去了。

且言那二名解差是受過侯登囑托的，那里管祁子富的死活，一路上催趲行程，非打即罵。可怜他三個人在路上也走了十數日，那一日到了一個去處，地名叫做野豬林，十分險惡，有八十里山路并無人煙。兩個解差商議下手，故意錯走過宿店，奔上林來，走了有二十多里，看看天色晚了，解差說道："不好了，前后俱無宿店，祇好到林中歇了，明日再走。"祁子富三人祇得到林中坐下，黑夜里在露天地下，好不悲切，李江道："此林中沒得關欄，是我們的干系，不是玩的，得罪你，要搥一搥才好。"就拿絹子將祁子富搥了，就舉起水火棍來喝道："祁大哥，你休要怪我，我見你走得苦楚，不如早些歸天，倒轉快活！我是個好意，你到九泉之下，卻不要埋怨我。"說罷，下棍就打。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祁巧云父女安身柏玉霜主仆受苦

話說兩個解差將祁子富送進野豬林，乘著天晚無人，就將他三人一齊捆倒。這李江拿起水火棍來，要結果祁子富的性命。祁子富大叫道："我与你無仇，你為何害我性命？"李江道："非關我事。祇因你同侯大爺作了對，他買囑了淮安府，一定要絕了你的性命。早也是死，遲也是死，不如送你歸天，免得受那程途之苦。我總告訴了你，你卻不要怨我。你好好的瞑目受死去罷！"

可怜祁巧云捆在旁邊，大哭道："二位爺爺饒我爹爹性命，奴家情愿替死去罷。"李江道："少要多說，我還要送你回去過快活日子呢，誰要你替死。"說罷。舉起水人棍，提起空中，照定祁子富的大靈蓋，劈頭打來。祇聽得一聲風響，那李江連人帶棍反跌倒了，王海同兩個幫差忙忙近前扶起，說道："怎生的沒有打著人，自己倒跌倒了？"李江口內哼道："不，不，不好了！我，我這肩窩里受了傷了！"王海大驚，忙在星光之下一看，祇見李江肩窩里中了一枝弩箭，深入三寸，鮮血淋淋，王海大驚，說道："奇怪，奇怪，這枝箭是從那里來的？"話言未了，猛聽又是一聲風響，一枝箭向王海飛來，扑的一聲，正中右肩，那王海大叫一聲，扑通的一交跌在地下。那幫差唬嚇得魂七魄散，做聲不得。正在驚慌，猛聽得大樹林中一聲唢哨，跳出七八個大漢，為首一人手提一口明晃晃的刀，射著星光，寒風閃閃，趕將來大喝道："你這一伙倚官作民的潑賊干得好事，快快都替我留下頭來！"

那李江、王海是受了傷的，那里跑得動，況且天又黑，路又生，又怕走了軍犯。四個人慌做一團，祇得跪下哀告道："小的們是解軍犯的苦差，並沒有金銀，求大王爺爺饒命！"那大漢喝道："誰要你的金銀，祇留下你的驢頭，放你回去！"李江哭道："大玉在上，留下頭

來就是死了，怎得回去？可怜小的家里都有老母妻子，靠著小的養活，大王殺了小的，那時家中的老小活活的就要餓死了。求大王爺爺饒了小的們的命罷！”那大漢呼呼的大笑道：“我把你這一伙害民的潑賊，你既知道顧自己的妻孥，為何忍心害別人家的父女？”李江、王海聽得話內有因，心中想道：“莫不是撞見了祁子富的親眷了？為何他件件曉得？”祇得實告道：“大王爺爺在上，這事非關小人們的過失。祇因祁子富問侯大爺結了仇，他買囑了淮安府，將祁子富屈打成招，問成窩盜罪犯，發配云南。吩咐小人們在路上結果了他的性命，回去有賞：小人是奉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求大王爺爺詳察。”那大漢聽了，喝罵道：“好端端的百姓，倒誣他是窩盜殃民，你那狗知府和你一班潑賊，一同奸詐害民，才是真強盜，朝廷的大蠹。俺本該殺了你們的驢頭，且留你們回去傳諭侯登和狗知府，你叫他把頭長穩了，有一日俺叫他們都象那錦亭衙毛守備一樣兒就是了。你且代我把祁老爹請起來說話。”李江同眾人祇得前來放走了祁子富等三人。

看官，你道這好漢是誰？原來是過天星的孫彪。自從大鬧了淮安，救了羅琨上山之后，如今寨中十分興旺，招軍買馬，準備迎敵官兵，祇因本處馬少，孫彪帶了八個哆兵、千兩銀子，四路買馬，恰恰的那一天就同祁子富歇在一個飯店。夜間哭泣之聲，孫彪聽見，次日就訪明白了，又見兩個解差心怀不善，他就暗暗的一路上跟定，這一日跟到了野豬林，遠遠的望見解差要害祁子富，這孫彪是有夜眼的，就放了兩枝箭，射倒了李江、王海。真是祁子富做夢也想不到的。

閒活少敘，且說那李江等放了祁子富等三人，走到星光之下來見孫彪，孫彪叫道：“祁大哥可認得我了？”祁子富上回在山中報信，會過兩次的，仔細一看：“呀！原來是孫大王，可怜我祁子富自分必死，准知道幸遇英雄相救。”說罷，淚如雨下，跪倒塵埃，孫彪扶起，說道：“少要悲傷，且坐下來講話。”當下二人坐在樹下，祁子富問他山上之事，胡奎、羅琨的消息，又問孫彪因何到此。孫彪就將扮商買馬之事，說了一遍。祁子富把他被害的原由，也說了一遍，二人嘆息了一會，又談了半天的心事，祇把李江、王海等嚇得目瞪口呆，說道：“不好了，闖到老虎窩里來了，如何是好？倘若他

們劫了人去，叫我們如何回話？”

不提眾公人在旁邊暗暗的叫苦。且說孫彪欲邀祁子富上山，祁子富再三不肯，祇推女兒上山不便。孫彪見他不肯，說道：“既是如此，俺送你兩程便了。”祁子富說道：“若得如此，足感盛意。”當下談說談說，早已天明了。孫彪見李江、王海站在那里哼哩，說道：“你二人若不壞心，也不傷你，我這一箭便勾了。且看祁大哥面上，過來，俺替你醫好了罷。”二人大喜。孫彪在身邊取出那小神仙張勇合的金瘡藥來，代他二人放在箭口上，隨即定了疼。孫彪喝令兩個幫差，到鎮上雇了三輛車兒，替祁子富寬了刑具，登車上路。孫彪同八個哆兵前后保著車子，慢慢而行，凡遇鎮市村庄、酒飯店，便買酒肉將養祁子富一家三口兒。早晚之間，要行要歇，都聽孫彪吩咐，但有言伺，非打即罵。李江、王海等怎敢違拗，祇得小心，一路伏侍。

那孫彪護送了有半個多月，方到云南地界，离省城祇有兩三天的路了。孫彪向祁子富說道：“此去省城不遠，一路人煙稠集，諒他們再不敢下手。俺要回山去了。”祁子富再三稱謝：“回去多多拜上胡、羅二位恩公，眾多好漢，祇好來世報恩了。”孫彪道：“休如此說。”又取出一封銀子送与祁子富使用，轉身向李江、玉海等說道：“俺記下你几个驢頭，你們此去倘若再起反心，俺叫你一家兒都是死。”說罷，看見路旁一株大樹，掣出樸刀來，照定那樹一刀分為兩段，扑通一聲響，倒過去了，嚇得解差連連答應。孫彪喝道：“倘有差池。以此樹為例。”說罷，收了樸刀，作別而去。

祁子富見孫彪去了，感嘆不已，一家三口兒一齊掉下淚來，祇等孫彪去遠了，方才轉身上路。那兩個解差見祁子富廣識英雄，不敢怠慢，好好的伏侍他走了兩天，到了省城都察院府了，祇見滿街上人馬紛紛，官員濟濟，都是按新部察院到任的。解差問門上巡捕官說道：“不知新任大人為官如何？是那里人氏？”巡捕問了解差的來歷，看了批文，向解差說道：“好了，你弄到他手里就是造化。這新大人就是你們淮安錦亭衙人氏，前任做過陝西指揮，為官清正，皇上加恩封他二邊總鎮，兼管天下軍務。巡按大老爺姓柏名文連，你們今日來投文，又是為他家之事，豈不是你們造化！快快出去，三日后

來投文。"

解差聽了，出來告訴祁子富，祁子富道："我是他家的盜犯，這卻怎了？"正在憂愁，猛聽三聲炮響，大人進院了，眾人退出轅門。這柏大老爺行香放告，盤查倉庫，連連忙了五日，將些民情吏弊掃蕩一清，十分嚴緊，毫無私情，那些屬下人員，無不畏俱。到了第六日，懸出收文的牌來，早有值日的中軍在轅門上收文，李江、王海捧了淮安府的批文，帶了祁子富一家三口，來到轅門，不一時，柏大人升堂，頭一起就將淮安府的公文呈上，柏大人展開從頭至尾一看，見是家中的盜案，吃了一驚，喝令帶上人犯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迷路途誤走江北施恩德險喪城西

話說柏文連一聲吩咐，早有八名捆綁手將祁子富等三人抓至階前，撲通的一聲，攢在地下跪著。柏老爺望下一看，祇見祁子富須眉花白，年過五旬，骨格清秀，不象個強盜的模樣，再看籍貫是昔日做過湖廣知府祁鳳山的公子，又是一脈書香。柏爺心中疑惑：豈有此人為盜之理？事有可疑。復又望下一看，見了祁巧云，不覺淚下。你道為何？原來祁巧云的面貌與柏玉霜小姐相似，柏爺見了，想起小姐，故此流淚，因望下問道："你若大年紀，為何為盜？"祁子富見問，忙向怀中取出一紙訴狀，雙手呈上，說道："求大老爺明察深情，便知道難民的冤枉了。"

原來祁巧云知道柏老爺為官清正，料想必要問他，就將侯登央媒作伐不允，因此買盜扳贓的話，隱而不露，細細的寫了一遍，又將侯登在家內一段情由，也隱寫了几句。這柏老爺清如明鏡，看了這一紙訴詞，心中早明白了一半。暗想道："此人是家下的鄰居，必知我家內之事，看他此狀，想曉得我家閨門之言。"大堂上不便細問，就吩咐："去了刑具，帶進私衙，晚堂細審。"左右聽得，忙代祁子富等二人除去刑具，帶進后堂去了。這柏老爺一面批了回文，兩個解差自回淮安，不必細說。

且說柏老爺將各府州縣的來文一一的收了，批判了半日，發落后，然后退堂至后堂中，叫人帶上祁子富等前來跪下。柏爺問道："你住在淮安，離我家多遠？"祁子富道："太老爺府第隔有二里多遠。"柏爺道："你在那里住了幾年，做何生意？"祁子富回道："小的本籍原是淮安，祇因故父為官犯罪在京，小的搬上長安住了十六年，才搬回淮安居住，开了個豆腐店度日。"柏爺道："你平日可認得侯登么？"祁子富回道："雖然認得，話卻未曾說過。"柏爺問道："我家中家人，你可

相熟？"祁子富回道："平日來買豆腐的，也認得兩個。"柏爺說道："就是我家侯登与你結親，也不為辱你，為何不允？何以生此一番口舌？"祁子富見問著此言，左思右想，好難回答，又不敢說出侯登的事，祇得回道："不敢高攀。"柏爺笑道："必有隱情，你快快從真說來，我不罪你，倘有虛言，定不饒恕。"

祁子富見柏爺問得頂真，祇得回道："一者，小的女兒要選個才貌的女婿，養難民之老，二者，聯姻也要兩相情愿；三者，聞得侯公子乃花柳中人，故此不敢輕許。"柏爺聽了暗暗點頭，心中想道："必有原故。"因又問道："你可知道我家可有甚事故么？"祁子富回道："聞得太老爺的小姐仙游了，不知真假。"柏爺聞得小姐身死，吃了大驚，說道："是几時死的？我為何不知？莫非為我女婿羅琨大鬧淮安，一同劫了去的么？"

原來羅琨大鬧淮安之事，柏爺見報已知道了。祁子富回道："小姐仙游在先，羅恩公被罪在后。"柏爺聽了此言，好生疑惑："難道我女兒死了，家中敢不來報信么？又聽他稱我女婿為恩公，其中必有多少情由，諒他必知就里，不敢直說。也罷，待我嚇他一嚇，等他直說便了。"柏爺眉頭一皺，登時放下臉來，一聲大喝道："看你說話糊塗，一定是強盜：你好好將我女兒、女婿的情由從直說來，便罷；倘有支吾，喝令左右將上方劍取來斬你三人的首級。"一聲吩咐，早有家將把一口上方寶劍捧出。

祁子富見柏爺動怒，又見把上方劍捧出，嚇得魂不附體，戰戰兢兢的說道："求大老爺恕難民無罪，就敢直說了。"柏爺喝退左右，向祁子富說道："恕你無罪，快快從直訴來。"祁子富道："小人昔在長安，祇因得罪了沈太師，多蒙羅公子救轉淮安，住了半年，就聞得小姐被侯公子逼到松林自盡，多虧遇見旁邊一個獵戶龍標救回，同他老母安住。小姐即令龍標到陝西大人任上送信，誰知大人高升了，龍標未曾趕得上。不知侯公子怎生知道小姐的蹤跡，又叫府內使女秋紅到龍標家內來訪問，多虧秋紅同小姐作伴，女扮男裝，到鎮江府投李大人去了。恰好小姐才去，龍標已回。接手長安羅公子，到大入府上來探親，又被侯公子用酒灌醉，拿送淮安府，問成死罪。小的該死，念昔日之恩，連日奔走雞爪山，

請了羅公子的朋友，前來劫了法場救了去。沒有多時，侯公子又來謀陷難民的女兒，小的見他如此作惡，怎肯與他結親？誰知他懷恨在心，買盜扳贓，將小人問罪到此，此是實話，并無虛誣，求大人恕罪干恩，"

當下柏爺聽了這番言詞，心中悲切，又問道："你如何知得這般細底？"祁子富道："大人府內之事，是小姐告訴龍標，龍標告訴小人的。"柏爺見祁子富句句實情，不覺的怒道："侯登如此胡為，侯氏并不管他，反將我女兒逼走，情殊可恨！可慘！"因站起身來，扶起祁子富說道："多蒙你救了我的女婿，倒是我的恩人了，快快起來，就在我府內住歇，你的女兒我自另眼看待，就算做我的女兒也不妨。"祁子富道："小人怎敢？"柏爺道："不要謙遜。"就吩咐家人取三套衣服，與他三人換了。遂進內衙，一面差官至鎮江，問小姐的消息；一面差官到淮安，責問家內的情由，因見祁子富為人正直，就命他管些事務。祁巧云聰明伶俐，就把他當做親生女一般。這且按下不表。

卻說柏玉霜小姐同那秋紅，女扮男裝，離了淮安：走了兩日，可憐一個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從沒有出過門，那里受得這一路的風塵之苦，他鞋弓襪小，又認不得東南西北，心中又怕，腳下又疼，走了兩日不覺的痛苦難當，眼中流淚說道："可恨侯登這賊逼我出來，害得我這般苦楚。"秋紅勸道："莫悲傷，好歹挨到鎮江就好了。"當下主仆二人走了三四天路程，順著寶應沿過秦郵，叫長船走江北這條路，過了揚州，到了瓜州上了岸。進了瓜州城，天色將晚，秋紅背著行李，主仆二人躡路，要想搭船到鎮江，不想他二人到遲了，沒得船了。二人商議，秋紅說道："今日天色晚了，祇好在城外飯店里住一宿，明日趕早過江。"小姐道："祇好如此。"

當下主仆回轉舊路，來尋宿店，走到三叉路口，祇見一眾人圍著一個圍場。聽得眾人喝采說道："好拳！"秋紅貪玩，引著小姐來看，祇見一個虎行大漢在那里賣拳，玩了一會，向眾人說道："小可玩了半日，求諸位君子方便方便。"說了十數聲，竟沒有人肯出一文。那漢子見沒有人助他，就發躁說道："小可來到貴地，不過是路過此處到長安去投親，缺少盤費，故此賣賣拳棒，相求几文路費。如今耍了半日，就沒有一位抬舉小可的；

若說小可的武藝平常，就請兩位好漢下來會會也不見怪。"

柏玉霜見那人相貌魁偉，出言豪爽，便來拱拱手，說道："壯士尊姓大名，何方人氏。"那大漢說道："在下姓史名忠，綽號金面獸便是。"柏玉霜說道："既是缺少盤纏，無人相贈，我這裡數錢銀子，權為路費，不可嫌輕。"史忠接了說道："這一方的人，也沒有一個象貴官如此仗義的，真正多謝了。"正在相謝，祇見人中間閃出一個大漢，向柏玉霜喝道："你是那里的狗男女？敢來滅我鎮上的威風，賣弄你有錢鈔！"輪著拳頭，奔柏玉霜就打。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鎮海龍夜鬧長江短命鬼星追野港

話說柏玉霜一時拿了銀子，在瓜州鎮上助了賣拳的史忠，原是好意，不想惱了本鎮一條大漢，跳將出來就打柏玉霜。玉霜惊道："你這個人好無分曉，我把銀子与他，關你甚事？"那漢子更不答話，不由分說，劈面一拳，照柏玉霜打來。玉霜叫聲："不好！"望人叢里一閃，回頭就跑。那大漢大喝一聲："望那里走！"輪拳趕來，不防背后賣拳的史忠心中大怒，喝道："你們鎮上的人不抬舉我便罷了，怎么過路的人助我的銀子，你倒前來尋事？"赶上一步，照那漢后跨上一腳。那漢子祇顧來打玉霜，不曾防備，被史忠一腳踢了一交，爬起來要奔史忠，史忠的手快，攔腰一拳，又是一交。那漢爬起身來向史忠說道："罷了！罷了！回來叫你們認得老爺便了。"說罷，分攴眾人，大踏步，一溜煙跑回去了。

這史忠也不追趕，便來安慰玉霜，玉霜嚇得目瞪口呆，說道："不知是個甚么人，這等撒野。若非壯士相救，險些受傷。"史忠說道："是小可帶累貴官了。"眾人說道："你們且莫歡喜，即刻就有禍來了。快些走罷，不要白送了性命。"玉霜大惊，忙問道："請教諸位，他是個甚么人，這等利害廣眾人說道："他是我們瓜州有名的辣戶，叫做王家三鬼。弟兄三個都有十分本事，結交無數的凶徒，凡事都要問他方可無禍。大爺叫做焦面鬼王宗，二爺叫做扳頭鬼玉寶，三爺叫做短命鬼王辰。但有江湖上賣拳的朋友到此，先要拜了他弟兄三人，才有生意。祇因他怪你不曾拜他，早上就吩咐過鎮上，叫我們不許助你的銀錢，故此我們不敢与錢助你。不想這位客官助了你的銀子，他就動了气來打。他此去一定是約了他兩個哥哥同他一党的潑皮，前來相打。他都是些亡命之徒，就是黑夜里打死人望江心里一丟，誰敢管他閒事？看你們怎生是好？"

柏玉霜聽得此言，魂飛魄散，說道："不料遇見這等凶徒，如何是好？"史忠說道："大爺請放心，待俺發付他便了。"秋紅說道："不可，自古道：'強龍不壓地頭蛇。'我們倘若受了他的飭，到那里去叫冤，不如各人走了罷，遠遠的尋個旅店歇了，明日備奔前行，省了多少口舌。"玉霜說道："言之有理，我們各自去罷。"那史忠收拾了行李，背了槍棒，謝了玉霜，作別去了。

單言柏玉霜主仆二人連忙走了一程，來尋旅店，正是：

心慌行越慢，性急步偏遲。

當下主仆二人順著河邊，走了一里之路，遠遠的望見前面一個燈籠上寫著："公文下處"。玉霜見了，便來投宿，向店小二說道："我們是兩個人，可有一間空房我們歇歇？"店家把柏玉霜上下一望，問道："你們可是從鎮上來的？"柏玉霜說道："正是。"那店家連忙搖手，說道："不下。"柏玉霜問道："卻是為何？"店家說道："聽得你們在鎮上把銀子那賣拳的人，方才王三爺吩咐，叫我們不許下你們。若是下了你們，連我們的店都要打掉了哩！你們祇好到別處去罷。"柏玉霜吃了一驚，祇得回頭就走。

又走了有半里之路，看見一個小小的飯店，二人又來投宿，那店家也是一般回法，不肯留宿，柏玉霜說道："我多把些房錢與你。"店家回道："沒用。你就把一千兩銀子與我，我也不敢收留你們，祇好別處去罷。"柏玉霜說道："你們為何這等怕他？"店家道："你們有所不知，我們這瓜州城內外有三家辣戶，府縣官員都曉得他們的名字，也無法奈何他，東去三十里揚州地界，是盧氏弟兄一黨辣戶；西去二十里儀征地界，是洪氏弟兄一黨辣戶；我們這瓜州地界，是王氏兄弟一黨辣戶，他向這三家專一打降，報不平，扯硬勸，若是得罪了他，任你是富貴鄉紳，也弄你一個六死八活廳才歇手。"

柏玉霜聽了，祇是暗暗的叫苦，回頭就走，一連問了六七個飯店都是如此。當下二人又走了一會，并無飯店容身，祇看天又晚了，路又生，腳又疼，真正沒法了。秋紅說道："我想這些飯店，都是他吩咐過的，不能下了。我們祇好趕到村庄人家借宿一宵，再作道理。"柏玉

霜說道："祇好如此。"主仆二人一步一挨，已是黃昏時分，趁著星光往鄉村里行來。

走了一會，遠遠望見樹林之中現出一所庄院，射出一點燈光來。秋紅說道："且往那庄上去。"當下二人走到庄上，祇見有十數間草房，卻祇是一家，當中一座庄門，門口站著一位公公，年約六旬，須眉皆白，手執拐仗，在土地廟前燒香。柏玉霜上前為禮，說道："老公公在上，小子走迷了路了，特來寶庄借宿一宵，明早奉謝。"那老兒見玉霜是個書生模樣，說道："既如此，客官隨老漢進來便了。"那老兒帶他主仆二人進了庄門，叫庄客掌燈引路，轉彎抹角，走到了一進屋里，后首一間客房，緊靠后門。秋紅放下行李，一齊坐下，那老兒叫人捧了晚飯來，與他二人吃了。那老兒又說道："客人夜里安歇莫要做聲，惟恐我那不才的兒子回來，聽見了又要問長問短的，前來驚動。"柏玉霜說道："多蒙指教，在下曉得。"

那老兒自回去了。柏玉霜同秋紅也不打行李，就關了門，拿兩條板凳，和衣而睡，將燈吹火。沒有一個時候，猛聽得一聲嘈嚷，有三四十人擁進后門，柏玉霜大驚，在窗子眼里一看，祇見那三四十人一個個手執燈球火把、棍棒刀槍，捆著一條大漢，扛進門來。柏玉霜看見捆的那大漢卻是史忠，柏玉霜說道："不好了，撞到老虎窩里來了。"又見隨后來了兩個大漢，為頭一個頭扎紅巾，手執鋼叉，喝令眾人將史忠吊在樹上。柏玉霜同秋紅看見大驚，說道："正是對頭王宸。"祇見工袁回頭叫道："二哥，我們一發去尋大哥來，分頭去追那兩個狗男女，一同捉了，結果了他的性命，才出我心頭之怒。"眾人說道："三哥哥說得是，我們快些去。"當下眾人哄入中堂，聽得王宸叫道："老爹，大哥往那里去了？"聽得那老兒回道："短命鬼，你又喊他做甚么事？他到前村去了。"

柏玉霜同秋紅見了這等凶險，嚇得戰戰兢兢說道："如何是好。"倘若庄漢告訴他二人，說我們在他家投宿，回來查問，豈不是自投其死？就是挨到天明，也是飛不掉的。"秋紅說道："三十六著，走為上著。"乘他們去了，我們悄悄的开了門出去，拼了走他一夜，也脫此禍。"柏玉霜哭道："祇好如此。"主仆二人悄悄的开

了門，四面一望，祇見月色滿天，并無人影。二人大喜，秋紅背了行李。走到后門口，輕輕的开了后門，一溜煙出了后門，离了王家庄院，乘著月色，祇顧前走，走了有半里之路，看看离王家遠了，二人方才放心，歇了一歇腳。

望前又走了四里多路，來到一個三叉路口，東奔揚州，西奔儀征。他們不識路，也不奔東，也不奔西，朝前一直就走，走了二里多路，祇見前面都是七彎八折的蜿蜒小路，荒煙野草，不分南北，又不敢回頭，祇得一步步順著那草徑往前亂走。又走了半里多路，抬頭一看，祇見月滾金波，天浸銀漢，茫茫蕩蕩，一片大江攔住了去路。柏玉霜大驚，說道："完了，完了，前面是一片大江，望那里走？"不覺的哭將起來，秋紅說道："哭也無益，順著江邊且走，若遇著船祇就有了命了。"正走之時，猛聽得一片喊聲，有三四十人，火把燈球，飛也似趕將來了。柏玉霜嚇得魂不附体，說道："我命休矣！"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指路強徒來報德投親美女且安身

話說柏玉霜主仆二人走到江邊，沒得路徑，正在惊慌，猛抬頭，見火光照耀。遠遠有三四十人趕將下來，高聲叫道："你兩個狗男女往那里走？"柏玉霜叫苦道："前無去路，后有追兵，如何是好？不如尋個自盡罷！"秋紅道："小姐莫要著急，我們且在這蘆花叢中順著江邊走去，倘若遇著船來，就有救了。"柏玉霜見說，祇得在蘆葦叢中順江邊亂走。

走無多路，后面人聲漸近了，主仆二人慌做一團，忽見蘆葦邊呀的一聲，搖出一祇小小船來。秋紅忙叫道："艖公，快將船搖攏來，渡我二人過去。"那船家抬頭一看，見是兩個后生，背著行李。那船家問道："你們是那里來的，半夜三更在此喚渡？"柏玉霜道："我們是被強盜趕下來的，萬望艖公渡我們過去，我多把些船錢與你。"艖公笑了一聲，就把船蕩到岸邊，先扶柏玉霜上了船，然後來扶秋紅：秋紅將行李遞與艖公，艖公接在手中祇一試，先送進艙中，然後來扶秋紅上了船。船家撐杆了船，飄飄蕩蕩到江中。

那江邊一聲哨，岸上三十多人已趕到面前來了，王氏弟兄趕到江邊，看見一祇小船渡了人去。王袁大怒，高聲喝道："是那個大膽的艖公，敢渡了我的人過去？快快送上岸來！"柏玉霜在船上，戰戰兢兢的向船家說道："求艖公千萬不要攏岸，救我二人性命，明日定當重謝。"艖公說道："曉得，你不要作聲。"搖著船祇顧走。柏玉霜向秋紅說道："難得這位艖公，救我二人性命。"那船離岸有一箭多遠，岸上王氏兄弟作急，見艖公不理他，一齊大怒，罵道："我把你這狗男女，你不攏岸來，我叫你明日認得老爺便了。"艖公冷笑一聲說

道："我偏不靠岸，看你們怎樣老爺。"王宸聽得聲音，忙叫道："你莫不是洪大哥么？"那艄公回道："然也。"王宸說道："你是洪大哥，可認得我了。"那艄公回道："我又不瞎眼，如何不認得！"王宸道："既認得我，為何不攏岸來？"艄公回道："他是我的衣食父母，如何叫我送上來与你！自古道：'生意頭上有火。'今日得罪你，祇好再來陪個禮罷。"王宸大叫道："洪大哥，你就這般無情？"艄公說道："王兄弟，不是我無情，祇因我這兩日賭錢輸了，連一文也沒有得用。出來尋些買賣，恰恰撞著這一頭好生意，正好救救急，我怎肯把就口的饅頭送与你吃！"

王宸道："不是這等講，這兩個撮鳥在瓜州鎮上气得我苦了，我才連夜趕來出這口气，我如今不要東西，你祇把兩個人与我罷。"艄公說道："既是這等說，不勞賢弟費事，我代你出气就是了。"說罷，將櫓一搖，搖开去了。這王氏弟兄見追趕不得，另自想法去了。

且言柏玉霜同秋紅在艙內聽得他們說話有因，句句藏著凶机，嚇得呆了。柏玉霜道："聽他話因，此處又是凶多吉少。"秋紅道："既已如此，祇得由天罷了。"玉霜想起前后根由，不覺一陣心酸，扑簌簌淚如雨下，乃口占一絕道：一日長江遠，思親萬里遙。紅顏多命薄，生死系波濤。艄公聽得艙中吟詩，他也吟起詩來：老爺生來本姓洪，不愛交游祇愛銅。殺卻肥商劫了寶，尸首拋在大江中。

柏玉霜同秋紅聽了，祇是暗暗叫苦。忽見艄公扣住櫓，走進艙來喝道："你二入還是要整的，還是要破的？"柏玉霜嚇得不敢开言。秋紅道："艄公休要取笑。"艄公大瞪著眼，掣出一口明晃晃的板刀來，喝道："我老爺同你取笑么？"秋紅戰戰兢兢的說道："爺爺，怎么叫做整的，怎么叫做破的？"艄公圓睜怪眼說道："要整的，你們自己脫得精光，跳下江去，喚做整的；若要破的，祇須老爺一刀一個，剝下江去，這便喚做破的。我老爺一生為人慈悲，這兩條路，隨你二人揀那一條路兒便了。"

柏玉霜同秋紅魂不附体，一齊跪下哀告道："大王爺爺

在上，可憐我們是落難之人，要求大王爺爺饒命。"那艄公喝道："少要多言，我老爺有名的叫做狗臉洪爺爺，祇要錢，連娘舅都認不得的：你們好好的商議商議，還是去那一條路。...柏玉霜同秋紅一齊哭道："大王爺爺，求你開一條生路，饒了我們的性命，我情愿把衣服行囊、盤費銀兩都送與大王，祇求大王送我們過了江就感恩不盡了。"艄公冷笑道："你這兩個撮鳥，在家中穿綢著緞，快活得很哩，我老爺到那里尋你？今日撞在我手中，放著干淨事不做，倒送你們過江，留你兩個禍根，后來好尋我老爺淘氣，快快自己脫下衣衫，跳下江去，省得我老爺動手！"柏玉霜見勢已至此，料難活命，乃仰天嘆道："我柏玉霜死也罷了，祇是我那羅琨久后若還伸冤報仇，那時見我死了，豈不要同我爹爹淘氣。"說罷。"淚如雨下。

那艄公聽得"羅琨"二字，又喝問道："你方才說甚么'羅琨'，是那個羅琨？"柏玉霜回道："我說的是長安越國公的二公子羅琨。"那艄公說道："莫不是被沈謙陷害問成反叛的羅元帥的二公子玉面虎羅琨么？"柏玉霜回道："正是。"艄公問道："你認得他么。"柏玉霜說道："他是我的妹夫，如何認不得，我因他的事情，才往鎮江去的。"艄公聽得此言，哈哈大笑道："我的爺爺，你為何不早說，險些兒叫俺害了恩公的親眷。那時，俺若見了二公子，怎生去見他？"說罷，向前陪禮道："二位休要見怪，少要惊慌，那羅二公子是俺舊時的恩主。不知客官尊姓大名，可知羅公子近日的消息？"柏玉霜聽得此言，心中大喜，忙回道："小生姓柏名玉霜，到鎮江投親，也是要尋訪他的消息。不知艄公尊姓大名，也要請教。"那艄公說道："俺姓洪名恩，弟兄兩個都能留在水中日行百里，因此人替俺兄弟兩個起了兩個綽號：俺叫做鎮海龍洪恩，兄弟叫出海蛟洪惠，昔日同那焦面鬼的王宗上長安到羅大人的轅門上做守備官兒，同兩位公子相好。后來因誤了公事，問成斬罪，多蒙二公子再三討情，救了俺二人的性命，革職回來，又蒙二公子贈了俺們的盤費馬匹，來家后我几番要進京去看他。不想他被人陷害，弄出這一場大禍，急得俺們好苦，又不知公子落在何處，好不焦躁。"

柏玉霜道："原來如此，失敬了。"洪恩道："既是柏相公到鎮江，俺兄弟洪惠現在鎮江幕府李爺營下做頭目，

煩相公順便帶封家信，叫他家來走走。"柏玉霜道："參將李公莫不是丹徒縣的李文寶么？"洪恩道："正是。"柏玉霜道："我正去投他，他是我的母舅。"洪恩道："這等講來，他的公子小溫侯李定是令表兄了。"柏玉霜回道："正是家表兄。"洪恩大喜說道："如此，是俺的上人了，方才多多得罪，萬勿記懷。"柏玉霜道："豈敢，豈敢。"洪恩道："請相公到舍間草榻一宵，明日再過江罷。"搖起櫓來，問頭就蕩。

蕩不多遠，猛聽得一聲哨子，上頭流來了四祇快船。船上有十數個人，手執火把刀槍，大叫："來船留下買路錢來再走！"柏玉霜同秋紅大驚，在火光之下看時，來船早到面前，見船頭上一人手執一柄鋼叉，正是那短命鬼王宸。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粉金剛云南上路瘟元帥塞北傳書

話說柏玉霜見王氏弟兄駕船趕來，好生著急，忙叫："洪大哥救我！"洪恩說道："你們不要害怕，俺去會他。"說罷，拿著根竹篙跳上船頭說道："王兄弟，想是來追我們的么？"王宸見是洪恩，站在船頭忙望他艙里一看，見柏玉霜同秋紅仍然在內，心中暗暗的歡喜，說道："洪大哥，我不是來追趕你的。自古道：'兔兒不吃窩邊草。'你我非是一日之交，你如今接了我這口食去也罷了。我如今同你商議，他一毫東西我也不要，你祇把兩個人把我如何。"洪恩說道："叫你家大哥來，俺交人与你便了。"王宸大喜，用手指道："那邊船上不是我家老大？"

洪恩向那邊上高聲叫道："大兄，你過來說話。"王宗道："大哥有何吩咐？"洪恩道："你我二人平日天天思念羅恩公，誰知今日險些兒害了羅恩公的舅子，你還不知道哩！"王宗大驚道："羅公子的舅子在那里？"洪恩道："你們追趕的二人，不是現在我船上坐著？你們快快過來陪禮。"

王氏弟兄聽了此言，呆了半晌道："真正慚愧。"忙丟了手中的器械，一齊跳過船來，向著柏玉霜就拜，說道："适才愚弟兄們無知，多多冒犯，望乞恕罪。"慌得柏玉霜連忙還禮說道："諸位好漢請起，多蒙不責就夠了。"那王氏弟兄三人十分慚愧，吩咐那來的四祇船都回去，遂同在柏玉霜船上談心。

洪恩將柏玉霜的來歷告訴了一遍，三人大喜，說道："原來是羅公子的至親，真正得罪了。"柏玉霜說道："既蒙諸位英雄如此盛意，還求諸位看小生的薄面，一發

將那賣拳的史忠放了罷。"王宸笑道："還吊在我家里呢。請公子到舍下歇兩天，我們放他便了。"柏玉霜說道："既蒙見愛，就是一樣，小生不敢造府。"王宸道："豈有空過之理。"洪恩道："今日夜深了，明日俺送相公過江也不遲，俺也要會會兄弟去。"柏玉霜道："祇是打攪不便。"眾人道："相公何必過謙，尊駕光降敝地，有幸多矣！"

當下洪恩搖著櫓，不一時早到王家庄上，一起人上了岸。王宸代秋紅背著行李，洪恩扣了船，一回到庄上，又請王大公見了禮，樹上放下了史忠，都到草廳，大家都行了禮，推柏玉霜首座，那王宗吩咐殺雞宰鵝，大擺筵席款待柏玉霜。一共是五位英雄，連小姐共是六位。秋紅自有老家人在廂房款待酒飯，一時酒完席散，請柏玉霜主仆安寢，又拿舖蓋請洪恩同史忠歇了。一夜無話。

次日清晨，柏玉霜就要作別過江，王氏弟兄那里肯放，抵死留住，又過了一日。到第三日上，柏玉霜又要過江，王宗無奈，祇得治酒送行，又備了些程儀，先送上船去了，隨後史忠將自己的行李并柏玉霜的行李一同背了。那王氏弟兄同王大公一直送到江邊，上了船方才作別，各自回家。

且言柏玉霜上了船，洪恩扯起篷來，不一時早過了江。洪恩尋個相熟的人，托他照應了船，雇了轎子抬了柏玉霜，叫腳子挑了行李物件，同史忠、秋紅棄舟登岸，進了城門。到了丹徒縣門口，問到李府，正遇著洪惠，弟兄們大喜，說了備細，洪惠進去通報。

不一時，中門內出來了一人：頭戴點翠紫金冠，身穿大紅繡花袍，腰系五色駕帶，腳登厚底烏靴，年約二旬，十分雄壯。抬頭將小姐一看，暗想道："我祇有一個表妹，名喚玉霜，已許了羅府，怎么又有這位表弟？想是復娶侯氏所生的。"遂上前行禮，說道："不知賢弟遠來，有失迎接。"二人謙遜了一會，同到后堂去了，秋紅查了行李物件，也自進去了。轎夫腳子，是李府的人打發了腳錢回去了。那史忠、洪恩，自有洪惠在外面管待。

且言柏玉霜同李定走到后堂，來見老太太，老太太一見

柏玉霜人物秀麗，心中正要動問時，柏玉霜早已走到跟前，雙膝跪下，放聲大哭道："舅母大人在上，外甥女柏玉霜叩見。"李太太見此光景，不覺大驚，忙近前一把扶起，哭道："我兒，自從你母親去世，六八年來也沒有見你。因你舅舅在外為官，近又升在宿州，東奔西走，兩下里都斷了音信。上年你舅舅在長安，回來說你已許配了羅宅，我甚是歡喜。今年春上聽得羅府被害，我好不為你煩惱，正要著人去討信。我兒，你為何這般模樣到此，必有原故。你不要悲傷，將你近日的事細細講來，不要苦壞了身子。"說罷，雙手扶起小姐坐在旁邊。叫丫鬟取茶上來。

柏玉霜小姐收淚坐下，將侯登如何調戲，如何凌逼，如何到松林尋死，如何龍標相救，如何又遇侯登，如何秋紅來訪，如何女扮男裝，如何一同上路，如何瓜州闖禍，如何夜遇洪恩，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李氏母干好不傷心。一面引小姐進房改換衣裝，一面收拾后面望英樓與小姐居住；一面治酒接風，一面請進史忠、洪恩、洪惠入內見過太太，又見過李定。李定說道："舍親多蒙照應。"洪恩說道："多有冒犯，望乞恕罪。"

且言柏玉霜改了裝，輕移蓮步，走出來謝道："昨日多蒙洪伯伯相救，奴家叩謝了。那洪恩大驚，不敢作聲，也叩下頭去，回頭問李定道："這，這，這是，是柏公子因何卻是位千金？"李定笑道："這便是羅公子的夫人柏氏小姐，就是小弟的表妹，同繼母不和，所以男裝至此，不想在江口欣逢足下。"洪恩同史忠一齊大驚，說道："原來如此，就是羅公子的夫人，好一位奇異的小姐，難得，難得！俺們無知，真正得罪了。"柏玉霜見禮之后，自往里面去了。

李定吩咐家人大排筵席，款待三位英雄。洪惠是他的頭目，本不該坐；是李定再三扯他坐下，說道："在太爺面前分個尊卑，你我論甚么高下？"又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祇要你我義氣相投就是了。"洪氏弟兄同史忠見李定為人豪爽，十分感激，祇得一同坐下，歡呼暢飲，談些兵法弓馬，講些韜略武藝，祇飲到夕陽西下，月色銜山，洪恩等才起身告退。李定那里肯放，一把抓住說道："既是我們有緣相會，豈可就此去了！在我舍下多住几天，方能放你們回去。我還要過江去拜那王氏

弟兄。"洪恩說道："俺放船來接大爺便了。"二人見李定真心相留，祇得依言坐了：又飲了一會，李定道："啞酒無趣，叫家人取我的方天乾來，待我使一路與眾位勸酒。"三人大喜道："請教。"不一刻，家人取了乾來，李定接在手中，丟開門路。祇見梨花遍體，瑞雪滿身，真正名不虛傳，果是溫侯再世！三人看了，齊聲喝采道："好戈！好戈！"李定使盡了八十一般的解數，放下戈來，上席重飲了一會。眾人說道："溫侯'一字，名稱其實了。"又痛飲了一會，盡醉而散，各自安歇。

住了數天，洪恩要回瓜州，史忠要上長安，都來作別，李定祇得治酒相送。柏玉霜又寫了書信，封了三十兩銀子托史忠到長安訪羅家的消息。史忠接了書信銀兩再三稱謝，同洪恩辭了李定，李定送了一程，兩下分手，各自去了。柏玉霜因此在鎮江住在李府，不表。

把話分開，另言一處，且言那粉臉金剛羅燦，自從在七安別了兄弟羅琨，同小郎君章琪作伴，往云南進發，曉行夜宿，涉水登山。行無半月，祇見各處挂榜追拿，十分緊急，羅燦心生一計，反回頭走川陝，繞路上云南，故此耽擱日子，走了三個多月，將到貴州地界，地名叫做王家堡，那一帶都是高山峻嶺，怪石奇峰，四面無人。羅燦祇顧走路，漸漸日落西山，并無旅店，祇得走了一夜。到天明時分走倦了，見路旁有一座古廟，二人進廟一看，并無人煙，章琪道："且上殿歇歇再走。"二人走上殿來，祇見神柜下一個小布包袱。羅燦拾起來打開一看，里面有兩貫銅錢，一封書信，上寫道："羅燦長兄開啟"。羅燦大驚道："這是俺兄弟的蹤跡，因何得到此處？"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貴州府羅燦投親定海關馬瑤寄信

話說羅燦看見這封書是兄弟羅琨寫的，好不悲傷，說道："自從在長安與兄弟分別之後，至今也沒有會面，不知俺兄弟近日身居何處，好歹如何？卻將這封書信遺在此地，叫人好不痛苦。"忙拆开一看，上寫道：愚弟羅琨再拜書奉長兄大人：自從長安別後，刻刻悲想家門不幸，使我父子兄弟離散，傷如之何！弟自上路以來染病登州，多蒙魯國公程老伯延醫調治，方能痊好，今過鵝頭鎮，路遇趙姓名勝者，亦到貴州投馬大人標下探親，故托彼順便寄音書字到，望速取救兵，向邊關救父，早早申冤為要。弟在淮安立候。切切！

羅燦看罷書信，不覺一陣心酸，目中流淚說道："不想兄弟別後，又生出病來，又虧程老伯調養，想他目下已到淮安，祇等俺的信了。他那里知道我繞路而走，耽誤了許多日子，他豈不等著了急？"章琪道："事已如此，且收了書信，收拾走路罷。"羅燦仍將書子放在身邊，將他的藍包袱帶了，去取些干糧吃了。章琪背了行李，出了古廟。

主仆二人上路，正是日光初上的時候，那條山路并無人行。二人走有半里之遙，祇見對面來了一條大漢，面如藍靛，發似朱砂，兩道濃眉，一雙怪眼，大步跑來，走得气喘吁吁，滿頭是汗，將羅燦上下一望。羅燦見那漢祇顧望他，來得古怪，自己留神想道："這人好生奇怪，祇是相俺怎的？"也就走了，不想那漢望了一望，放步就跑，羅燦留意看他，祇見那漢跑進古廟，不一會又趕回來，見他形色惶惶，十分著急的樣子。趕到背後，見章琪行李上扣的個小藍布包袱。口中大叫道："那挑行李的，為何將俺寄在廟里的小包袱偷了來？往那里去

?"

章琪聽得一個"偷"字，心中大怒，罵道："你這瞎囚！誰偷你的包袱。卻來問你老爺討死？"那漢聽了，急得青臉轉紅，鋼須倒豎。更不答話，跳過來便奪包袱。章琪大怒，丟下討李來打那漢，那漢咆哮如雷，伸開一雙藍手，劈面交還，打在一處。羅燦見章琪同那漢斗了一會，那漢兩個拳頭似祇斗般，渾身亂滾，驍勇非凡。羅燦暗暗稱贊。章琪身小力薄，漸漸敵不住了。羅燦搶一步，朝中間一格，喝聲"住手"，早將二人分開。那漢奔羅燦就打，羅燦手快，一把按注那漢的拳頭，在右邊一削，乘勢一飛腿，將那大漢踢了個筋斗。那漢爬起來又要打。羅燦喝聲"住手"，說道："你這人好生狂野！平白的賴人做賊，是何道理？"

那漢發急說道："這條路上無人行走，就是你二人過去的，我那包袱是方才歇腳遺失在廟里，分明是你拿來扣在行李上，倒說我來賴你！"

羅燦道："我且問你，你包袱內有甚么銀錢寶貝，這等著急？"那漢道："銀錢寶貝值甚么大緊！祇因俺有一位朋友，有封要緊的書子在內，卻是遺失不得的。"羅燦暗暗點頭，說道："你這人好沒分曉，既是朋友有要緊的書信在內，就該收好了，不可遺失才是。既是一時遺失，被俺得了，俺又不是偷的你的，也該好好來要，為何動手就打？俺在長安城中，天下英雄也不知會過多少，你既要打，俺和你寫下一個合同來，打死了不要償命才算好漢。"

那漢見羅燦相貌魁偉，猛然想起昔日羅琨的言問，說過羅燦的容貌：生得身長九尺，虎目龍眉。今看此人的身體，倒也差不多，莫非就是他，祇得向前陪禮說道："非是在下粗莽，祇因我著急，一時多有得罪，求客官還了俺的包袱、就感謝不盡。"羅燦見那漢來陪小心，便問道："你與此人有何關係？為何替他寄書，這書又是寄與何人的？"那漢見問，心中想道："此處并無人煙，說出來料也不妨事。"便道："客官，俺這朋友奢遮哩！諒你既走江湖，也應聞他名號。他不是別人，就是那越國公羅成的元孫、敕封鎮守邊關大元帥羅增的二公子綽號玉面虎的便是，祇因他家被奸臣陷害，他往淮安

柏府勾兵去了，特著俺寄信到云南定國公馬大人麾下，尋他大哥粉臉金剛羅燦一同勾兵到邊廷救父。你道這封書可是要緊的？這個人可是天下聞名的？"

章琪在旁邊聽了，暗暗的好笑。羅燦又問那漢道："足下莫非是趙勝么？"那漢道："客官因何知道在下的名字？"羅燦哈哈大笑道："真乃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你要問那粉臉金剛的羅燦，在下就是。"那漢大驚，相了一相，翻身便拜，說道："俺的爺，你早些說，也叫俺趙勝早些歡喜。"羅燦忙答禮，用手扶起，說道："壯士少禮。"

趙勝又與章琪見禮，三人一同坐下，羅燦問道："你在那里會見我家舍弟的？"趙勝遂將在鵝頭鎮得病，妻子孫翠娥同黃金印相打，多蒙羅琨周濟的話，細細的述了一遍。羅燦道："原來如此。趙大嫂今在那里？"趙勝道："因俺回來找書，他在前面樹林下等俺。"羅燦道："既如此，俺們一同走路罷。"

當下三個人收拾行李上路，行不多遠，恰好遇見孫翠娥：趙勝說了備細，孫翠娥大喜，忙過來見了禮，四個英雄一路作伴同行，十分得意，走了數日，那日到貴州府，進了城，找到馬公爺的轅門，正是午牌時分。羅燦不敢用帖，怕人知道，祇寫了一封密書，叫趙勝到宅門上報。進去不多一刻，祇見出來了兩個中軍官，口中說道："公子有請，書房相見。"

當下羅燦同章琪進內衙去了。趙勝夫妻也去投親眷去了。原來馬公爺奉旨到定海關看兵去了，祇有公子在衙：原來馬爺生了一男一女：小姐名喚馬金錠，雖然是位繡閣佳人，卻曉得兵機戰略；公子名喚馬瑤，生得身長九尺，驍勇非凡，人都叫他做九頭獅子。

當時羅燦進了內衙，公子馬瑤忙來迎接道："妹夫請了。"羅燦道："舅兄請了。"二人見過禮，一同到后堂來見夫人，夫人見了女婿，悲喜交集。羅燦拜罷，夫人哭問道："自從聞你家凶信，老身甚是悲苦。你岳父在外，又不得到長安救你，祇道你也遭刑，准知黃天有眼，得到此處。"羅燦遂將以上的話，訴了一遍。夫人道："原來如此。章琪倒是個義仆了，快叫他來與我看看。"

"羅燦忙叫章琪來叩見太太。太太大喜，叫他在書房里歇息，當時馬瑤吩咐擺酒接風，細談委曲，到二鼓各各安歇。

次日清晨，羅燦同馬瑤商議調兵救父。馬瑤道："兵馬現成，祇是要等家父回來才能調取。"羅燦道："舍弟在淮安立等，怎能守得？岳父回來，豈不誤了時刻。"馬瑤一想，說道："有了！俺有名家將叫飛毛腿王俊，一日能行五百里，祇有令他連夜到邊關，去請家父回來便了。"羅燦大喜道："如此甚妙！"

當下馬瑤寫了書信，喚下俊入內。吩咐道："你快快回家收拾干糧行李，就要到定海關去哩。"王俊領命，羅燦也寫了一封書子，喚趙勝進來，吩咐道："你夫妻在此終無出頭日子，你可速到淮安柏府，叫俺兄弟勾齊了兵，候信要緊。"趙勝領了書信，同妻子去了。這里王俊收拾停當，領了書信，別了馬瑤、羅燦，也連反飛奔走海關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圣天子二信奸臣眾公爺一齊問罪

話說趙勝夫妻自此到淮安府，找到柏府，不遇羅琨，一場掃興，自回鎮江丹徒去了。后在李府遇見了柏玉霜，大鬧了米府。此是后話，按下不表。

且言王俊領了書信，出了貴州，放开了飛毛腿的本領，真如天邊的鷹隼、地下的龍駒，不到五日已至定海關，正值馬爺在關下操兵。這定海關是西南上一座要緊的口子共有二十四個營頭。馬爺在那里开操，看了十二營的人馬，還有一半未看。

當日操罷回營，王俊上帳參見，呈上家書。馬爺展开一看，不覺大驚："原來是女婿羅燦前來請兵：羅親翁雖是冤枉，理宜發兵去救，祇是未曾請旨，怎敢興兵？也罷，待老夫在此選二千鐵騎，取几名勇將，備了隊伍回去商議，我再寫表請旨平關便了。"主意已定，忙取文房四寶寫了回書，喚王俊上帳，吩咐道："你回去可令公子將才營的軍兵、府中的家將，速速點齊，連夜操演精熟，將盔甲、馬匹、器械備辦現成。等我操完了關下的人馬，即日回來，就要請旨施行。"王俊聽了，滿心歡喜道："日后邊關打仗，俺王俊也當交鋒，尚可得了功勞，也就有出頭之日了。"領了回書，別了馬爺，如飛而去。

不表王俊回來。且言馬爺打發王俊回去之后，次日五更，放炮开營。早有那些總兵、參將、都司、游擊、守備等官，一個個頂盔貫甲，結束齊整，到轅門伺候，馬爺升帳，參見已畢，分立兩旁，馬爺傳令，將十二營的兵馬分作六天，每日看兩營的人馬，都要弓馬馴熟，盔甲鮮明，如違令者，定按軍法。一聲令下，誰敢不遵，轅

門外祇見刀戈生輝，施旗耀日。一聲炮響，人馬都到教場伺候，馬爺坐了演武廳，三聲炮響，鼓角齊鳴，那些大小兵丁，一個個爭強賭勝。怎見得威武，有詩為証：九重日月照旌旗，間外專征節鉞齊。麾下糾桓分虎豹，壇前掌握閃虹霓。

話說那馬爺將兩營的人馬閱過，凡有勇健的軍兵，都另外上了號簿，預備關上對敵。按下不表。

且言那江南總督沈廷華，自從得了淮安府和守備的銀子，遂將那錦亭衙被殺，和那反叛羅琨被雞爪山的強盜劫了法場，搶去羅琨傷了兵馬，劫了府庫錢糧的話，即日的做了文書，封了家信。又將羅琨遺下的盔甲兵器，拿箱子封了，點了兩名將官、八個承差，帶了文書贓証，星夜動身上長安。先到沈大師府中投了書信，書內之言不過是臧知府求他干活的話，并求轉奏，速傳聖旨，追獲羽黨，安靖地方的事。

卻好沈謙朝罷回府，家人呈上書信。沈太師看了來書，惊道："原來羅琨逃到淮安，弄出這些禍來，我在長安那里知道。"又將羅琨的盔甲兵器打幷一看，果是"魯國公程府"的字號，想道："我想程鳳雖然告老多年，朝廷一樣仍有他的俸祿，他昔日同朝的那一班武將、世襲的公侯，都是相好的。一定是他念昔日的交情，隱匿羅琨在家，私通柏府，要与老夫作對，況且羅琨梟勇非凡，更兼結連雞爪山的賊寇，如魚得水，倘若再過兩年養成銳氣，怎生治他？再者，京都內這些世襲的公爺，都是他親眷朋友，倘日后里應外合，殺上長安，那時老夫就完了。老夫原因天子懦弱，凡事依仗老夫，老夫欲退了這些忠良，將來圖謀大業，誰知羅家這兩個小冤家在外聚了人馬，眾家爵主又在內做了心腹，看來大事難成，還要反受其害。"想了一想道："有了，先下手的為強。我想羅增的親眷在京的就是秦雙，在外的就是馬成龍、程鳳，我如今就借羅琨遺下的程鳳的盔甲寶劍為証，會同六部九卿上他一本。就說羅氏弟兄在外招軍買馬，意欲謀反。前日刺殺錦亭衙，攻打淮安府，搶錢糧，劫法場，殺官兵，都是馬成龍、程鳳的指使，秦雙的線索，如此一本，不怕不一網打盡。"

主意定了，吩咐差官在外廂伺候，隨命兩個得力的中軍

連夜傳請六部入卿，頭一部是吏部大堂米順，是沈謙的妹丈；第二位兵部尚書錢來，是沈謙的表弟；廣部尚書吳林，刑部尚書吳法，工部尚書雍灘，都是沈謙的門生；通政司謝恩是沈廷芳的舅子，九卿等官都是沈謙的問下；祇有禮部尚朽李逢春，是世襲衛國公李靖之后。這老爺為人多智多謀，暗地里與各位公爺交好，明地里卻問沈謙十分親厚，故此沈謙倒同李逢春常常盃酒往還，十分相得。

當下李爺同各位大人一齊來到相府，參見畢，分賓主坐下，沈謙道："今日請各位大人者，祇因反叛羅琨結連雞爪山，程、馬等各位公爺興兵造反。現今打破淮安，傷了無數的官兵，劫了數萬的錢糧，甚是猖狂。現今江南總督沈廷華申文告急，特請諸公商議此事。"

眾官大驚，忙將沈廷華的來文一看。吏部米順說道："此事不難，太師可傳文到江南總督令侄那里去，叫他傳令山東各州府縣嚴加緝獲。卑職也傳文到鎮江將軍舍弟那里去，叫他發一支人馬到雞爪山捉拿羅琨，掃蕩賊眾就是了。"兵部錢來說道："不是這等說，羅琨造反非是他一人，他家乃是汗國元勳，天下都有他的門生故吏，更兼朝內這些公爺都是他的親眷朋友，為今之計，先將在京的各位公爺拿了，然后再將云南馬府、山東程府一同拿問進京，先去了他的羽黨，那時點一員上將，協同鎮江米將軍，兩下合兵到雞爪山征剿，就容易了。"沈謙喜道："錢大人所言，正合老夫之意。祇是明日早朝，請諸公同老夫一同啟奏才好。"眾官說道："愿聽太師的鈞旨。"

此時把個李逢春嚇得魂不附體，暗想道："明早一本，豈不害了眾人的性命？左思右想，惟有緩兵之計，暗叫各位公爺自己想法便了。"主意已定，忙向眾人說道："我想各位公爺都有兵權在手，明日早朝啟奏，恐激出事來反為不美。不著明晚密奏，似為妥當。"沈謙道："李兄言之有理，我們竟是晚間密奏便了。"當下眾官起身各散。

且言李逢春回府，已是黃昏時分，進了書房，寫了四五封密書，差几名心腹家人，悄悄的吩咐道："你們可速到各位公爺家去，說我拜上，叫各位公爺收拾要緊。"

家人領命，飛星送信去了。

次日五鼓，天子臨軒。沈太師做了本章，帶了江南總督的奏折文書，并六部官員，都在朝房里會了話，將本章交与通政司收了，單等晚朝啟奏。早朝一罷，天子回宮，各人都在通政司衙門伺候。將到了黃昏時分，那通政司同黃門官，將沈謙等奏章一齊捧至內殿，早有司禮監呈上，天子一看，龍心大怒。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長安城夜走秦環登州府激反程佩

話說天子見了閣部的本章并江南總督沈廷華的奏章、淮安府的文書、羅琨的衣甲，龍心大怒，問內監道："備官何在？"內監奏道："都在通政司衙門內候旨。"天子傳旨說道："快宣各官，就此見駕。"內監領旨，引沈太師和六位部堂、通政司共八位大臣，一齊來到內殿，俯伏丹墀。

天子傳旨，賜錦墩坐下，各官謝恩：天子向沈謙說道："祇因去歲羅增謀反，降了番邦，到今未曾半載。朕念羅門昔日功勞，免了九族全誅之罪，祇拿他一家正了法。誰知逆子羅琨逃到山東，結連程家父子，大反淮安，劫了朕的府庫，朕欲點兵，急獲程、羅二賊治罪，卿等誰去走遭？"沈謙奏道："羅琨昔日逃走，天下行文拿了半年并無蹤跡：皆因羅氏羽黨眾多，天下皆有藏身之所，所以難獲。為今之計，要拿羅琨，卻費力了。"天子道："据卿所奏，難道就罷了不成？"沈謙道："求萬歲依臣所奏，要拿羅琨就容易了。"天子道："卿有何策，快快奏來，朕自准爾。"

沈謙奏道："羅氏弟已如此猖狂，皆因仗著他父親昔日在朝和那一班首尾相顧親朋的勢，故爾如此，為今之計，萬歲可傳旨，先將他的朋友親眷、內外公侯一齊拿了，先去了他的羽黨，然后往山東捉獲羅琨，就容易了。"天子道："眾人無罪，怎生拿他？"吏部米順奏道："現今魯國公收留羅琨，便是罪案。倘若眾國公也像程鳳心怀叵測，豈不是心腹大患！陛下可惜程鳳為名，將各家一齊拿了，候拿住羅琨再審虛實，這便是賞罰分明了。"兵部錢來又奏道："仍求聖上速傳旨意，差官星夜往各路一齊摘印，使他們不及防備，才無他變。"天

子見了眾臣如此，祇得准奏，就命大學士沈謙傳寫旨意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敕命大學士沈謙行文，曉諭各省督撫，今有反叛羅琨結連魯國公程鳳，縱兵攻劫淮安，罪在不赦。至于羅氏猖狂，皆因各世襲公侯陰謀暗助之故，即程鳳例觀，已見罪案，今著錦衣衛速拿程鳳全家來京嚴審外，所有馬成龍、尉遲慶、秦雙、徐銳等一同拿問。候獲住羅琨，再行審明罪案，有無同謀，再行賞罰，欽此。話說沈謙草詔已畢，呈上御案。天子看過一遍。欽點兵部尚書錢來、禮部尚書李逢春，領三千羽林軍，嚴守各城門，以防走脫人犯。二人領旨去了，天子又點各官，分頭擒獲：一命錦衣衛王臣速往登州，拿魯國公程鳳，看解來京；一命錦衣衛孔宣速往云南，拿定國公馬成龍，看解來京；一命吏部尚書速拿襄國公秦雙收監；一命刑部尚書速拿鄂國公尉遲慶收監；一命通政司速拿瓚國公徐銳收監。

沈謙等各領了旨意，謝恩出朝。先是兩個錦衣衛各領了四十名校尉，連夜出了長安，分頭去了。隨後沈謙同米順、吳法等回到府中，一個個頂盔貫甲，點了一千鐵騎，捧了聖旨，都是弓上弦，刀出鞘，分頭拿獲，那時已有二更時分。這且不表。

卻說襄國公秦雙，頭一日得了李逢春的信息，早已吩咐府中眾將在外逃生候信，祇留家眷在內，公子秦環那里肯服，暴跳如雷，祇是要反，秦爺大喝道："俺家世代忠良，豈可違旨？你可隱姓埋名，逃回山東去罷。"公子說道："孩兒怎肯丟下爹娘受苦？"秦爺說道："若是皇天有眼，自然逢凶化吉；若是有些風吹草動，也是命中注定。況俺偌大年紀，就死也無憾了；你可速回山東，整理先人余緒，就不絕秦門的香煙了。"公子道："爹爹祇知盡節為忠，倘若忠良死后，沈謙謀篡，那時無人救國，豈不是大不忠了？豈可拘小節而失大義，請爹爹三思。"秦爺說道："就是奸人圖謀不軌，自有賢人出來輔助，此時豈可逆亂，遺臭千古？可去快快收拾，免我動氣，如再多言，俺就先拿你去了。"公子無奈，祇得收拾些金銀細軟，先令一個得力的家將送到城外水云庵中，交付羅太太收了；然後痛哭一場，拜別爹娘，瞞了眾人，出后門上馬去了。

一路上，看見燈球火把，羽林軍卒，一個個都是弓上弦，

刀出鞘。公子知道事情緊急，連忙打馬，往北門就走。走不多遠，猛見對面來了兩騎馬，直闖將來，馬頭一撞，撞了秦公子。秦公子大怒，正待動手，聽得馬上二人說道："往那里去？"公子一看，不是別人，前面來的是瓚國公徐爺的公子，綽號叫做南山豹的徐國良。后面馬上是鄂國公尉遲慶的公子，綽號叫做北海龍的尉遲寶。

原來二位公子也是得了李爺的信，思量要反，祇因二位老公爺不肯，祇得別了爺娘，出來逃難的，三人遇見，彼此歡喜。街上不可敘話，把手一招，二人將馬一帶，隨定秦環來至北門城腳，下了馬，三人一同站下，秦環道："二兄來意如何？"尉遲寶說道："我意欲殺入相府，拿了沈謙報仇，怎奈爹爹不肯。我們出來逃災，不想遇見兄長，此事還是如何。"秦環說道："小弟也是此意。祇因爹爹不肯，如今祇吁在外打聽勢頭，再作道理。"二人正在說話，忽聽得炮聲震天，一片吶喊，二人大驚，上馬看時，祇見街上那些軍民人等紛紛亂跑，說道："閒人快讓！奉旨閉城，要拿人哩！"三人大驚，打馬加鞭，往北門就闖。

按下三位公子逃災躲難。且言那吏部米順領了一千鐵騎、四十名校尉，捧了聖旨，一擁來到秦府，將前后門團團圍住。來到中堂，秦爺接旨。宣讀畢，早有校尉上前去了秦爺冠帶，上了刑具。米順領了校尉入內，將夫人并家人婦女一個個都拿了，所有家財查點明白，一一封鎖，卻不見了公子秦環。米順問道："你家兒子往那里去了？"秦爺回道："游學在外。"米順不信，命眾人搜了一遍，不見蹤跡，祇得押了眾人回朝繳旨。

恰好路上撞著兵部錢來、通政司謝恩，拿了徐銳同尉遲慶并兩府的家眷，一同解來人朝繳旨。奏道："秦雙等俱已拿到。三家的兒子畏罪在逃。"天子傳旨，著刑部帶去收監，一面又命沈謙行文天下。追獲三家之子，沈謙等奉旨，先將三位公爺并三家一百五十余口家眷，都收了刑部監中。

沈謙又令兵部錢來領一千羽林軍把守各門，嚴拿三家公子休得讓他逃脫。那兵部錢來帶了兵馬，前來拿獲三人，三人正在北門，得了信，打馬往城外逃走，祇聽得炮

聲響亮，回頭一看，看見遠遠的燈球火把，無數的兵丁蜂擁而來。三人大驚，連忙加鞭跑到城門口，早有一位大人領著兵丁，在城樓上守門，攔住了去路。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一回

魯國公拿解來京米吏部參謀相府

話說三位公子見后面燈火徹天，喊聲震地，說道：“不好了！追兵到了。忙將馬頭一帶，三個人一齊掣出兵器，往北門就跑。跑到城邊，祇見敵樓上坐著一位大人，率領著有二三百兵丁，在那里盤詰奸細，你道這位大人是誰？原來就是李逢春，奉旨在那里守城，以防走脫三家的人犯。當下三位公子一馬沖來，往城外就跑，早有兵丁上前擋住盤問。秦環猛生一計，大喝道：“瞎眼的狗才！俺們是沈太師府中的人，出城有要急的公務。休得攔住，誤了時刻！”說罷就走。眾兵要來攔時，李爺在城樓上看得分明，心中想道：“此刻不救，更待何時？”他喝道：“你既是沈府的公干，快報名來！”秦公子會意，就報了三個假名。李爺說道：“既有名姓，快快去罷！”一聲吩咐，眾軍閃开，三位公子催馬出城而去。正是：
打破玉籠飛彩鳳，擊杆金鎖走蛟龍。

按下三位公子逃出城去了。且言錢兵部領了鐵騎，巡到北門，會見了李逢春。見他防守十分嚴緊，下馬上城來會李逢春，說道：“如今秦雙等三家俱已拿到，祇不見了三家的兒子。為此圣上大怒，命下官到備門巡緝。”李逢春假意失惊道：“此三人是要緊的人犯，如何放他走了？是誰人去拿的。”錢來道：“是米大人同下官去拿人的，卻不曾搜見蹤跡，不知年兄這裡可曾出去甚么人？”李爺道：“下官在此防守甚嚴，凡軍民出入，俱要報名上冊，并無一個可疑之人出去，敢是往別處去了。”錢來道：“下官再往別處尋緝。”說罷，上馬而去。正是：
不知魚已投滄海，還把空鉤四處尋。

話說錢來別了李逢春，領了兵馬，到各門巡了一回，并無蹤跡，回奏：“三家兒子避罪逃走，求萬歲定奪。”天子大怒，傳旨。“頒行天下各處擒拿！如有隱匿者，一同治罪。”沈謙領旨，隨即行文天下去了。

且言三位公子當晚逃出長安，加一鞭，跑了六七里，離城遠了，方才勒馬歇了片時。秦公子說道：“若不是李伯父放我們出城，已久被擒了。”徐國良說道：“我們無故的被奸人陷害，拿了全家，此仇不共戴天！雖然逃出城來，卻往那里去好。”尉遲寶道：“俺們下若也學羅琨，占個山頭，招軍買馬，各霸一方，倒轉快活，過幾年殺上長安，”一發奪了天下，省得受人挾制。”

秦環說道：“不是這等講，俺們這場禍都是因羅舍親而起。昨日聞得江南總督的來文，說俺二表弟羅琨在山東登州府程老伯家借了兵馬，攻打淮安，劫了府庫的錢糧，上雞爪山落草去了。俺們如今無處栖身，不如找到登州程老伯家訪問羅琨的下落，那時就有幫助了。”徐國良道：“既有這條路，就此去罷。”秦環道：“俺們爹娘坐在天牢，此去音信不通，教俺怎生放心得下？”尉遲寶道：“事到如今，祇得如此。”秦環想道：“有了！離此十里有座水云庵，俺家姑母現藏身在內，二兄可到庵里去躲避些時。一者打聽打聽消息；二者日后我們的人馬來，也做個內應，倘若刑部監中有甚么急事，可尋到沈府的章宏，便有法想；三者，你我三人同路不便，恐怕被人捉住，反為不美。”徐、尉二公子說道：“秦兄說得有理，俺們竟到水云庵里去便了。”當下秦環引路，乘著月色，一同往水云庵而來。

且言那羅老太太，自從逃出到水云庵中，住了六個多月，每日里憂愁煩惱。思想丈夫身陷邊關，生死未保，又思念二位公子向兩處勾兵取救，遙遙千里，音信不通，好生傷感。又見秦環送信說：“羅琨在山東登州府程爺那里借了人馬，攻打淮安，劫了錢糧。皇上大怒，傳旨拿各公爺治罪。”太太又悲又喜，喜的是孩兒有了信息，悲的是哥哥秦雙，同各公爺無事的受罪。太太滿腹愁腸，那晚心驚肉跳，睡也睡不著，叫老尼捧一張香案，在月下焚香，念佛看經。

忽聽得一聲門響，太太忙令老尼問是何人。秦環回道“是我。”老尼認得公子聲音，忙忙開門，請他三人入內。太太問秦環道：“這二位何人？”秦公子道：“這一位是徐國兄，這一位是尉遲兄，都是避罪逃走的。小侄引他來到姑母這裡暫躲一時。”太太惊道：“如今事怎

樣了？”秦環就將上項之事細說一遍，又道：“小侄聞二表弟在山東程伯父家勾兵落草，程伯父必知二表弟下落，小侄欲去投他，同表弟商議個主見，不知姑母意下如何？”太太甚喜，說道：“賢侄去找羅琨也好，祇是路途遙遠，老身放心不下。”秦環說道：“不妨。小侄騎的是龍駒，一日能行千里，回往也快。”太太道：“兒呀，你找到表弟可速速回來，免我懸望。”公子說道：“曉得。”隨即吃了飯，喂了馬的草料，收拾行李路費、干糧等件，別了太太，辭了兩位公子，上馬連夜往登州府而來。

這秦公子的馬行得快，又是連夜走的，行了三日，已到了登州府地界。那奉旨來拿程鳳的校尉才到半路：公子先到登州，間到鳳蓮鎮，正是日落的時候。秦環一路尋來，遠遠望見有座庄院，一帶壕溝，樹木參天，十分雄壯，便贊道：“好一座庄院！”正在觀看，猛然聽得一聲吶喊，擁出一標人馬，趕出無數的山雞、野獸，四路沖來。

眾人正在追趕，忽聽得吼了一聲，山頭上跳下一祇猛虎，嚇得眾人四散奔走，祇見后面一騎馬上坐著一位年少的公子，頭戴將中，身穿紫袍，手舉宣花斧，將那虎追趕下來，那虎被趕急了，吼的一聲，縱過山嘴，往外就跑，那人喝道：“你這孽畜，往那里走？”拍馬趕來，挂下宣花斧，左手提弓，右手搭箭，颯的一箭射來，正中虎的后背，那虎帶箭望秦環的馬前扑來，秦環就勢掣出一對金裝銅，照定那虎頭上雙打來，祇聽得扑通一聲，那虎七孔流血，死于地下。

那小將恰好趕到秦環面前，兩下里一一望，原來是程佩，昔日在長安會過的。程佩問道：“打虎的英雄，莫不是長安秦大哥么？”秦環仔細一看，說道：“原來就是程家兄弟！小弟特來奉拜。”程佩大喜。二人并馬而行，叫家人抬了死虎，收了圍場，一同來到庄前。

下馬入內，見了程爺，行禮坐下。程爺問道：“賢侄到敝地有何貴干？令尊大人好么？”秦環見問，兩淚交流，便將長安大變，因羅琨攔下衣甲，被沈謙奏本拿問眾公爺之話，細細說了一遍。程爺怒道：“這衣甲寶劍，委實是老夫不在家分付小女送的，這借兵之話，卻從何

來？”程佩怒道：“等他來時，殺了校尉，反上長安，看他怎樣？”程爺喝道：“胡說！老夫到了長安，自有分辨。”秦環說道：“不是這等講，如今皇上聽信讒言，拿到京師，豈能面聖？從何辨起？老伯盡忠也罷，祇是程兄隨去，豈不絕了程氏宗祠！”程爺道：“老夫祇知盡忠，聽天由命。”

程公子急得暴跳如雷，忙到后堂同玉梅小姐商議。小姐大驚道：“不如我們躲到田庄去，再作道理。”當下程佩忙叫家人將小姐送到田庄去，把一切的細軟都收拾了，邀秦公子一同去住，天天來家討信。程爺祇是靜候聖旨。過了幾日，程佩正同秦環來家討信，才到書房，祇聽得一聲吆喝，眾校尉同登州府帶了人馬，將前后門俱皆圍住。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定國公平空削職粉金剛星夜逃災

話說那四十名校尉協同登州府，帶領五百官兵來到程府，吶喊一聲，圍注了前后門，擁上堂來，大喝道：“圣旨已到，跪聽宣讀。”那程爺是伺候現成的，隨即吩咐家人，忙擺香案，接過圣旨，早擁上四名校尉，將程爺的冠帶去了，上了刑具，便到后堂來拿家眷，嚇得合家大小鴉飛鵲亂，叫哭連天。

二位公子乘人鬧時閃入后園，祇見那前后門都圍住了，秦環看見，急向程佩說道：“俺們打出去罷！”程佩道：“這里來！”來到靠外的一堵院牆跟前，程公子照定牆根一腳，祇聽得哈落一聲，將牆打倒了半邊，二人跳牆出來走了。這里眾校尉來拿家眷時，都不見了，祇有二三十名家人婦女。校尉大怒，忙向程爺說道：“程先生，你家眷那里去了？快快送將出來，免得費事。”程爺道：“老夫并無妻室，所生一子，在外游學，別無家眷。”校尉大怒，喝令中軍官：“与我細細搜來！”中軍官聽得吩咐，一聲答應，先將拿下的家人婦女一個個上了刑具，押在一處，然后前前后后，四下里搜了一遍，并無蹤跡，祇有后園內新倒了一堵牆，前后門都有人守住，別無去路。程爺在旁聽得明白，心中暗喜，想到：“是兩個冤家踏倒院牆，逃出去了。”

那校尉聽得中軍說院牆新倒，忙來看了一回，復問程爺道：“你這堵牆四面堅固，為何倒了一塊？想是家眷逃走了？”程爺道：“諸位大人倒也疑得好笑，老夫好好的坐在家中，并不知道圣上見罪，前來拿問。一切家眷都在這里，難道是神仙，未卜先知，逃走了不成，就是一時拆了牆，也去不及，求諸位評論便了。”校尉道：“你既私通反叛羅琨，焉知不預先逃脫。”程爺聽得“反叛”二字，勃然大怒道：“老夫自從昔日告別了羅增，

并不知他的兒子羅琨是個甚么面貌，怎誣我結交反叛？我既結交羅琨，久已避了，何得今日還在家中被拿？我知道諸公受了囑托來的，不必多言，祇帶老夫進京面聖，自有辨白，決不帶累諸公便了。”眾校尉見程爺說得有理，祇得吩咐登州府封鎖了程爺的家產，押了眾人進京去了。

且言那火眼彪程佩、金頭太歲秦環，打倒院牆，跳出家，望山后小路就跑。跑到庄房，見了玉梅小姐，兩淚交流，就將校尉同登州府領兵來拿家眷的話說了一遍。玉梅小姐哭道：“父親偌大年紀，拿上長安，如何是好？”程佩道：“不如點些庄兵去救了他罷。”程玉梅道：“不要亂動，惟恐校尉拿不到我們，拷問家人，找至庄上，那時怎生逃脫？”這句話提醒了程佩。程佩忙喚百余名庄漢，各執槍刀，準備殺，程佩坐馬提斧，在庄前探望。秦環也頂盔貫甲，手執雙，上了龍駒，向程佩說道：“待俺探信來！”拍馬去了。

秦公子一馬闖到山頭，遠遠望見一標軍馬，打著欽差的旗號，解了數十名人犯，上大路去了。秦公子見人馬去遠了，方才緩緩的縱馬下山，到程府一看，祇見前后門都已封鎖了。秦環嘆了口氣，回到庄房，以上的話告訴了程佩一遍。程佩入內，同小姐哭了一場，請秦公子商議安身之計，秦環道：“他今日雖然去了，明日知府來查田產，那時怎生躲避？依弟愚見，不如收拾行李，一同到雞爪山去投奔羅琨，再作道理。況且這場禍是他闖的，如今他那里一定是兵精糧足，我們到他那里，就是有官兵到來，也好迎敵。”程玉梅道：“秦公子言之有理。”遂吩咐收拾起身。程佩叫庄漢備了十數輛車子，將一切金珠細軟裝載上車，將一百余人分作兩隊。秦環領五十名在前開路，程佩領五十余名在后保護小姐、行李，離了庄房，竟奔登州而去。

在路非止一日，那日已到雞爪山下。秦環在馬上看時，見那山勢沖天，十分險峻，四面深林闊澗圍護著十數個山頭，有一二百里的遠近，秦環贊道：“名下虛傳，好一個去處！”正在細看之時，猛聽得一棒鑼聲，樹林內跳出有三十名嘍羅，攔住去路，大喝道：“來人丟下買路錢來！”秦環大笑道：“眾嘍兵，你快上山去報與羅大王知道，說是長安秦環、登州程佩前來相助的。”那

頭目聽得此信，飛上山通報。

裴天雄、羅琨等眾大喜，隨即吹打放炮，大杆寨問。羅琨飛馬跑下山來，大叫道：“二位哥哥請了。”秦環同程佩見了羅琨，好不歡喜，就在馬上欠身答禮，說道：“賢弟請了。”羅琨又見程府的小姐也來了，心中疑惑，先令嘍兵將小姐車輛護送上山，自同秦環、程佩并馬而行，來到山上，進了三關，早見裴天雄與眾將一齊迎出來了。二人連忙下馬，來到聚義廳，行禮坐下。

茶罷三巡，秦環說道：“久仰裴大王威名，無從拜識。羅舍親又蒙救拔，小弟不勝感仰。”裴天雄說道：“羅賢弟道及二位英雄，如雷貫耳，不想今日光臨草寨。”羅琨問道：“二位哥哥到此必有原故，莫非長安又有甚么事？”秦環含淚說道：“一言難盡。”遂將沈廷華申文告急，被沈太師申同六部，以衣甲為題奏了一本，拿問眾公爺全家治罪，多蒙李國公暗中寄信，“弟與徐、尉二人逃出長安，將際，將二人送入水云庵躲了，及至到了登州，程公爺全家也被拿了”，一說了一遍。羅琨聽得此言，直急得暴跳如雷，說道：“罷了！祇因俺一個人闖下禍來，卻帶累諸位老伯問罪，于心何忍？”說罷，淚如雨下，哭倒塵埃，眾英雄一齊勸道：“哭也無用，且商議長策要緊。”

當下裴天雄吩咐頭目殺中宰馬，大擺筵宴，代二位公子接風，又命打掃內室，安頓小姐，小姐在后寨自有裴夫人等杆筵款待。大堂上卻是裴大惟等款待秦環、程佩，大吹大擂，飲酒論心。從此兩位英雄就在山上落草了，每日操演人馬，積草囤糧，準備伸冤雪恨，不表。

且言眾校尉將程鳳解到長安，來到相府，恰好吏部米順正在沈府議事，聽見程鳳解到，忙向沈謙說道：“程鳳已來，切不可令他見駕！等拿到馬成龍，再審問虛實，一同治罪。都除了害，才無他變。”沈謙依言，隨即傳令收監候旨，早有校尉將程鳳一家押入刑部監中，同眾公爺一處鎖禁。下文自有交代。

卻說定國公馬成龍自從得了羅燦的信息，慌忙在定海關連夜操兵，看完了二十四營的兵馬，選了三千鐵騎。墾夜回到貴州，進了帥府，將選來的三千鐵騎扎在后營；

進了私衙，早有馬瑤同羅燦叩見，將操的家兵、家將花名冊獻上，馬爺一看，大喜道：“這些人馬同我帶來的那三千鐵騎，也夠做前站兵了。”隨即安慰了羅燦一番，然後寫了一道自求出征的表章，點兩名旗牌，到長安上本去了，當晚馬爺治宴，在書房同羅燦、馬瑤飲酒，猛聽得一聲嘈嚷，忽見中軍官進內報道：“不好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米中粒見報操兵柏玉霜紅樓露面

話說馬爺上過出師的表章，正在書房同女婿羅燦飲酒談心，講究兵法，忽聽見一聲嘈嚷，早有那兩名值日的中軍跑到書房稟道：“啟上公爺，今有朝廷差下四十名校尉，同貴州府帶領兵丁，奉旨前來拿問，已到轅門了。”馬爺吃驚，忙忙出了書房，傳令：“升炮開門，快排香案迎接。”換了朝服，到大堂接旨。

且言馬瑤同羅燦聽得此言大驚，一直跑到后堂，向太太說了一遍：“母親，快快收拾要緊！恐事不諧，準備↓殺。”太太聞言大驚，忙同小姐商議。這小姐卻是個女中豪杰，一聽此言，忙傳他帳下的一班女兵一齊動手，將珠寶細軟收拾停當，自己穿了戎裝，立在后樓，保護太太，不表。

且言公子馬瑤同羅燦、章琪、王俊四位英雄，一個個頂盔貫甲，領著五百家將，伏在兩邊。四位英雄站在大堂屏風之后，來看馬爺接旨。

且言馬爺來到大堂，俯伏接旨。校尉拜讀曰：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敕諭云南都督、世襲定國公馬成龍知悉，朕念爾祖昔日汗馬功勞，是以官加一品，委爾重任，以獎功臣，今有反叛羅增，兵敗降番，理宜誅其九族，因念彼先人之功，從寬處分。不料伊逆子羅琨勾同程鳳，攻劫淮安，劫庫傷兵，滔天罪惡。個据大學士沈謙報奏，羅琨猖狂，皆因爾等暗助之故，有無虛實，可隨錦衣衛來京聽審。欽此。謝恩。

校尉宣過聖旨，馬爺謝恩，自己去了冠帶，說道：“諸位大人請坐。”眾校尉說道：“不必坐了，圣上有旨，

請馬千歲速將兵糧數目交代貴州府收管，可帶了印綬、家眷一同進京覆旨。”馬成龍道：“今早本帥也有本章進京去了，此地乃是咽喉要路，不可擅離，況且本帥這顆帥印還是太宗老皇上與金書鐵券一齊賜的，至今傳家九代，並無過失，豈可輕棄？再者，沈太師所奏之事，又無憑據。本帥再修一道本章，煩諸位大人轉奏天廷便了。”眾校尉聞言大怒，說道：“俺們是奉旨拿人，誰管你上本？快些收拾，免得俺們動手！”這一句話未曾說完，祇聽得屏風后一聲點響，兩邊刀槍齊舉，五百家將八字排開，中間四位英雄跳上大堂。一個個相貌軒昂，身材雄壯，更兼盔甲鮮明，射著兩邊燈光，十分威武。

眾校尉見了這般光景，吃了一驚。馬公子向眾人說道：“俺家祖上九代鎮守南關，蒙老皇上恩典，賜了這顆帥印，執掌兵權，同苗蠻大小戰過三十多場，不曾輸了一陣，汗馬功勞不計其數。俺家並無過失，何至合家拿問？煩諸公速速回朝奏過聖上，叫他速拿沈謙治罪，赦了眾家公爺，方得太平；若再搜求，俺就起兵親到長安，捉拿沈謙對理便了。”這一席話把眾校尉嚇得面如上色，向馬爺說道：“既是如此，卑職等告退了。”馬爺連忙喝退公子，向眾校尉陪笑說道：“小大無知，望諸位大人恕罪。還有一言相告。”眾校尉說道：“老千歲有何話吩咐，卑職等遵命便了。”馬爺道：“今日天色已晚，諸公遠來，者夫當治盃水酒，以表地主之情，還有細話上稟。”眾人不肯推辭，祇得齊聲說道：“怎敢多擾千歲盛意？”馬爺說道：“這有何妨？”遂邀貴州府同眾校尉到后堂飲宴。

當下，眾人到后堂一一坐下，共有十席，早有家將捧上酒宴。安坐已畢，肴登几味，酒過數巡，馬爺開言說道：“老夫有一本章，煩諸公帶回長安，轉奏天廷，祇說老夫正與苗蠻交戰，不得來京，靜在轅門候旨便了。”眾人齊聲應道：“俺等領命就是了。”當晚席散，就留在帥府過宿一宵，

次日清晨起身，馬爺又封了四千兩銀子，將一道本章，送了四十名校尉，說道：“些許薄禮，望乞笑納。”眾人大喜，收了銀子，作別動身而去。

馬爺送了眾校尉動身之后，隨即回到書房，向羅燦說道：

“賢婿不可久住此地了。昨日聖旨上說，你令弟勾串山東程年兄，結連草寇，攻劫淮安府軍，為此，聖上大怒，才拿問眾人治罪。俺想淮安乃柏親翁所居之地，那有自己攻打之理，況且柏親翁現任都堂，又無變動，事有可疑。莫非柏親翁不認前親，令弟恨氣，又往別處借兵，攻打淮安，報眼下之仇不成，你可親自到淮安訪尋令弟的消息。會見了時，叫他速將人馬快快聚齊，恐怕早晚隨我征討韃靼，救你父親要緊。”羅燦聽了此言，忙叫章琪收拾行李，辭別馬爺、太太，出了帥府，上馬趕奔淮安去了，不提。

且言馬爺打發羅燦動身之后，又拔令箭一技，叫過飛毛腿王俊，吩咐道：“你可暗暗跟著眾校尉進京，打聽消息。再者，你到老公爺墳上看看。”王俊領了令箭，隨即動身，暗隨校尉上了長安大路。

不一日到了京都，眾校尉進了城，先奔沈太師府中，將馬爺的言詞告了一遍：“現有馬成龍的辨本在此，請太師先看一看。”說罷呈上。沈謙道：“他前日到了一道請戰的表章，是老夫按下來了，他今日又有甚么表章。”隨即展開一看，祇見句句為著眾公侯，言言傷著他自己，不覺大怒，說道：“罷了！待老夫明日上他一本，說他勒兵違旨，勾通羅增謀反，先將他九族親眷、祖上墳墓一齊削去便了。”次日，沈謙早朝奏了一本，說“定國公馬成龍勒兵違旨不回，他還要反上長安來”等語。天子聞奏大怒，隨即傳旨，命兵部錢來點兵先下江南，會同米良合兵先拿山東羅琨，后捉云南馬成龍一同進京治罪。錢來領旨出朝，回衙點將，不提。

再言天子又傳旨意一道，著沈謙將馬成龍家祖墓削平，一切九族親眷拿入天牢，候反叛拿到，一同治罪。沈謙領旨，天子回宮。

且言沈謙出朝，回到相府，即領羽林軍出城，來到馬府祖塋，將八代祖墳盡行削平，那些石像華表、祭禮祠堂一同毀了。那王俊得了這個信息，偷在墳上哭拜一場，連夜趕回云南報信去了。

且言沈謙領兵回城，來拿馬府在京的那些親眷、本家宗族、祖宗上的老親。也不論貧富老少，在朝不在朝，一

概拿人天牢監禁。沈謙將已拿的人數开了冊子，上朝覆旨。所有未拿的人數，該地方官巡緝追拿，不表。

再言兵部錢來點了兩員指揮，一名馬通，一名王順，帶了五千人馬，到鎮江來會鎮海將軍米良，去拿羅琨，三軍在路，不一日已到鎮江，通報米良，米良隨即差官同鎮江府出城迎接。進了帥府，馬通、王順與米良見禮坐下，將沈太師的來書與米良看了。米良道：“本帥與二位將軍操演人馬，再往山東去便了。”當下就將五千人馬扎入營中，留馬、王二將在帥府飲宴，次日五更起身，并教兒子、侄子一同前去操兵。

原來米良有個兒子，名喚米中粒，年方二十，卻是個酒色之徒；他的侄子，名喚米中砂，跟在里面幫閒撮弄，一發全無忌憚。當下弟兄二人飽食一頓，全身披挂，跟了米良、馬通、王順來到教場演武。他二人那里有心看兵，才到正午，就推事故，上前稟告回家，就去尋花問柳。也是合當有事，二人卻從李全府后經過，恰恰遇見柏玉霜同秋紅在后樓觀看野景。不防米中砂在馬上一眼望見，忙叫：“兄弟，你看那邊樓上有兩個好女色呢！”米中粒原是個酒色之徒，聽見回頭一看，已見了柏玉霜同秋紅面貌，不覺魂飛天外。

看了一時，說道：“好兩位姑娘！怎生弄得到手就好了！”米中砂道：“這有何難？待我一言，保管你到手。”米中粒大喜道：“哥哥，你若果有法兒，情愿与你同分家產。”米中砂說道：“有何難處！”

未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米中粒二入鎮江府柏玉霜大鬧望英樓

卻說那米中砂說道：“兄弟，我想你要此女到手，也不難。我看他這一座高樓，必是富厚人家。好在兄弟不會定親，明日訪問明白，就煩鎮江府前去為媒，不怕他不允。”米中粒道：“說得有理。”二人越看越贊，卻被秋紅看見了，忙請小姐進去，呀的一聲，早把樓窗關了。

米中粒在馬上罵道：“這小賤人，好尖酸！他倒看見我們了！”遂緩轡而行。二人轉過樓牆，來到柳蔭之下，知是李府的后門，后門內又有一位年少的婦人，也生得十分齊整，米中粒見了，笑道：“美人生在他一家，真正好花幷在一樹！”兩個人祇顧探頭探腦的朝里望，不想那個婦人早看見了，趕出門來罵道：“好瞎眼的死囚！望你老娘做甚的？”米中砂一嚇，忙扯兄弟，縱馬去了。

看官，你道這位婦人如此勇敢，卻是何人：原來就是瘟元帥趙勝的妻子孫翠娥，他夫妻二人自從云南別了羅燦，帶了書信，到淮安找尋羅琨，到了淮安，打聽得羅琨被柏府出首，拿入府牢中治罪，后來又劫法場，大鬧淮安，勾同草寇，反上山東去了。他夫妻二人走了一場空，欲回云南去候羅燦的信，又恐羅燦離云南，因此進退兩難，祇得仍回鎮江丹徒縣家內來往。恰好遇見小溫侯李定，李定愛趙勝夫妻武藝超群，就留他夫妻二人在府：趙勝做個都頭，孫氏在內做些針指。那孫翠娥同柏玉霜小姐十分相得，談起心來，說到羅琨之事，孫翠娥才曉得柏玉霜是羅琨的妻子，小姐才曉得羅氏兄弟二人不曾被害，暗暗歡喜。

閒話少說。且言米家弟兄兩個慌忙回府，即喚一個得力家人，上前吩咐道：“丹徒縣衙門對過，有一所大大的

門樓，他家有一位絕色的女子，我大爺欲同他聯姻，祇不知他家姓甚名誰，是何等人家。你可快去訪來，重重有賞。”那家丁領命去了，不在話下。

且言那米良等操了一日的兵，回府飲酒，馬通、王順向米良說道：“聞得羅氏兄弟十分英雄，我們前去拿他，非同小可，必須商議個萬全之策，方能到手。你我偌大的年紀，倘若受傷，豈不是空掙了一場富貴？”米良說道：“將軍之言正合我意，我們祇須點一萬精兵前去，到兗州府城里扎營，令地方官前去討戰便了。

商議停當，次日五更，馬通、王順同米良等三人一同升帳。眾將參見已畢，馬通、王順領了長安帶來的五千人馬在前，米良點了本營的五千人馬在后，共是一萬精兵，分作兩隊，中軍打起“奉旨擒拿反叛，剿除草寇”的黃旗，耀武揚威，搖旗吶喊，殺奔山東去了。當下鎮江府合城的官員，同米府的二位公子，送到十里長亭，餞行已畢，各自相別而回，不提。

且言米公子送了他父親出征之后，回到府中料理料理家務，忙了兩日，心內時刻想著那美女的消息。正在書房同米中砂商議，忽見前日去訪信息的家丁前來回信。米中粒大喜，忙問道：“打聽得如何？”家丁回道：“小人前去訪問，縣衙門口的人說他家姓李，那老爺名叫李全，目今現在宿州做參將哩。那女子祇怕就是他的小姐了。”米中砂聽了大喜，說道：“這宿州參將李全，莫不是那小溫侯李定的父親么？”家丁回道：“正是。”米中砂哈哈大笑道：“這個就容易了。那小溫侯李定，我平日認得他，他父親住在此地，現是我叔父的治下，兄弟，你祇須見鎮江府說一聲，保你就妥。”米中粒大喜，忙喚家人備馬，拿了名帖，拜鎮江府。

不一時已到，家將投了名帖，知府迎出儀門，請中粒到內廳相見，當下二人攜手相攙，進了書房，見禮上下。茶罷，知府問道：“不知公子駕臨，有何見諭。”米中粒道：“無事也不敢驚動，祇因晚生年登二十，尚未聯姻，昨聞宿州參將李全有一位小姐，十分賢德，敢煩老黃堂執柯，自當重謝。”知府笑道：“包在本府身上便了。”米中粒大喜，忙忙起身拜謝而去，正是：

御溝紅葉雖丟巧，月內紅繩未易牽。

不表米公子回府。且言知府次日拿了名帖，就來請李定，李定見本府相召，怎敢怠慢，隨即更衣上馬，來到府宅門上。家人投了名帖，祇見里面傳請。李定進了私衙，參見畢，坐了。李定說道：“不知公祖大人見召，有何台諭？”知府笑道：“無事不敢相邀。昨日有定海將軍米大人的公郎前來托本府作伐，說年兄家有一位令妹小姐尚未出門，特煩本府代結秦晉，不知台意如何？倘若俯允，据本府看來，倒也是一件好事。”李定聞言，吃了一惊，忙起身打了一躬，說道：“治晚生家內并無姐妹，想是米府中錯認了，求公祖大人回覆他便了。”說罷，起身告退，上馬回府，不提。

且說米中粒自從托過鎮江府為媒之后，回到家中，過了三日，不見知府回信，好不心焦，又叫家人備了四樣厚札，到府里來討信，投了名帖，知府請書房相會：米公子叫家人呈上禮物，說道：“些微菲禮，望乞笑留。”知府再三推讓，方才收下禮物，說道：“前日見委之事，据他說并無姐妹，托本府回覆。本府連日事冗，未及奉覆，不想公子又駕臨敝署。”米中粒聞言，好生不悅，說道：“晚生親目所見，家兄又同他交往，怎么說他無姐妹，這分明是他推托，還求老公祖大力成全美事，自當重重相謝。”知府道：“既是如此，公子可洩一友人，且說一頭，果是他家姐妹，再等本府來面言便了。”公子稱謝，別了知府，上馬回家，一路上好不煩惱。

回到府中，將知府的言詞告訴了米中砂一遍，說道：“哥哥，此事如何是好？”米中砂想了一想，說道：“我有一計，祇是太狠了些，然為兄弟，祇好如此。如今兄弟祇推看桂花請酒，先請知府前來說明了計策，然后去請李定前來看花飲酒，當面言婚。他欲依允，便罷。若是不允，祇須如此如此。那時，他中了計，就不怕他不肯了。”米中粒大喜，說道：“好計，好計！”

到了次日，米中砂先到李定家走走，并不提婚姻之事。過了五日，米中粒吩咐眾家將安排已定，即命家人拿帖子先請知府，向知府細說一遍，知府暗暗吃惊，祇得依允。又叫家人拿帖去請李定，家人到了李府，投了名帖，入內稟道：“此帖是家少爺請公子看花飲酒的。”

李定想道：“此人來請，必非好意，但不去倒被他笑俺膽小了。”祇得賞了家將的封子，說道：“你回去多多拜上尊爺，說李某少刻就來。”那家人先去回報。

李公子隨即更衣，叫家人帶馬，出了府門，到了米府，家人通報，米公子連忙出來迎接。進了帥府，見禮已畢，就請到后園看花。當下李定到了花園，正遇知府在亭子上看花，李定忙上前參見，坐下。李定說道：“多蒙米兄召見，難以消受。”米中粒說道：“久仰仁兄大名，休要過謙。”彼此各敘寒溫。知府便道：“前日代令妹為媒的就是這米公子。”李定道：“可惜治晚生并無姐妹，無緣高攀。”米中砂忙向鎮江府搖頭，知府會意，就不說了。

一會兒擺上酒席，米公子邀人席中。二人輪流把盞，吃了一會，又叫府中歌姬出來敬酒。到席上唱了兩支曲子，便來勸酒。李定刻刻存神，不敢過飲，怎當得米氏兄弟有心弄計，祇管叫歌女們一遞一盃來敬。又換大獻，吃了十數獻。李定難口，直飲得酩酊大醉，伏几而睡，不知人事。

米中砂忙喚家將抬入兵机房內，吩咐依計而行，不可遲延。眾家人將李定抬到兵机房內睡下，將各事備定，并將絆腳索安排足下，祇候李定醒來，以便行事。米中砂拜上又吩咐：“家將伺候，我在那里聽信，不可動他，俟他一醒，你們速速報我。”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四十五回

孫翠娥紅樓代嫁米中粒錦帳遭凶

詞曰：

義俠心期白日，豪華氣奪青雲，堂前歡笑日紛紛，多少人來欽敬！

秋月春風幾日，黃金白玉埋塵。門前冷落寂無聲，絕少當時人問。

話說李定被米中粒灌醉，抬入兵機房內。這兵機房非同小可，里面是將軍的兵符、令箭、印信、公文、來往的京報，但有人擅自入內，登時打死，這是米中砂做成的計策：用酒將李定灌醉，抬入兵機房，將兵符、令箭暗藏兩枝在他靴筒內，以便圖賴他。當下李定酒醒，已有黃昏時分，睜眼一看，吃了一驚，暗想道：“這是兵機房，俺如何得到？”情知中計，跳起身來往外就走，不防絆腳索一絆。此時李定心慌，又是醉後，如何支撐得住？兩腳一絆，撲通一交，跌倒在地。眾家將不由分說，一擁齊上，將李定捺住，用繩子捆了。

李定大叫道：“是我！”眾人不睬，將他綁上花廳，稟道：“兵機房捉住一個賊盜，請公子發落。”米中粒大喜，說道：“乘府太爺在此，速帶他來審問。”眾人把李定押到花廳，祇見燈燭輝煌，都是伺候現成的。眾人將李定扭到知府面前跪下，李定大叫道：“老公祖在上，是治晚生李定，并非賊盜。米府以勢誣良，求老公祖詳察。”米公子說道：“不是這等講！我這兵機房非同小可，兵符、令箭都在其中。求公祖搜一搜身好。”

當下眾人將李定渾身一搜，搜出兩枝令箭、一張兵符，雙手呈上。米公子大怒，說道：“我好意請你吃酒，為何盜我的兵符，令箭？是何道理？目今四海荒荒，被反

叛羅琨弄得煙塵亂起，昨日奉旨才去征剿，你盜我的兵符，莫非是反叛一党么？”喝令家將：“請王命上方劍過來，問明口供，快与我梟首轅門示眾。”家將得令，將王命上方劍捧來，放在公案上。米中粒向知府丟了個眼包，打了一個躬，說道：“拜托公祖大人正法，晚生告退了。”

米公子閃入屏風，知府喝退左右。向李定說道：“年兄，你還是怎麼說？”李定回道：“這分明是米中粒做計陷害，求公祖大人救命！”知府說道：“無論他害你不害你，必定是你在他家兵机房出來，又搜出兵符、令箭。人贓現獲，有何分命上方劍來，就斬了你，你也無處伸冤，叫本府也沒法救你。你自己思量思量，有何理說？”李定道：“公祖若不見怜，治晚生豈不是白白送了性命，還求大人搭救才好！”知府笑道：“李年兄，你要活命，也不難。祇依本府一言，非但性命不傷，而且榮華不盡。”李定明知是圈套，因說道：“求公祖大人吩咐，一一謹遵。”這知府走下公座，悄悄向李定說道：“祇因他前日托本府作伐，求令妹為婚，世兄不允，他怀恨在心，因而与此一舉。依本府之言，不若允了婚姻，倒是門當戶對，又免得今日之禍，豈不是一舉而兩得？”正是：

勸君休執一，凡事要三思。

李定聞言想道：“我若不許他的婚姻，刻下就是一刀兩段，白白的送了性命，連家內也不知道。不若權且許他，逃命回家，再作道理。”便道：“既是公祖大人吩咐，容治晚生回家稟過家母，再發庚帖過來便了。”知府笑道：“他若肯讓你回去再送庚帖來，倒不如此著急了。你可就在此處當著本府，寫一庚帖与他為憑，方保無事。”

李定無法脫身，祇得依允，說道：“謹遵公祖之命便了。”知府見李定允了，哈哈大笑，忙向前雙手扶起，解了綁，請他坐下，一面大叫道：“米公子出來說話！”米中粒故意出來說道：“老公祖審明了么？”知府回道：“本府代你們和事。”米公子道：“這兵机房重務，豈有和事之理。”知府笑道：“姻緣大事，豈有不和之理。”這一句話把堂上堂下一眾家人，都引得笑將起來。

正是：

王法如家法，官場似戲場。

話說知府向米中粒說道：“公子昨日托本府為媒，就是李世兄令妹。你們久后過了門，就是郎舅，那有妹丈告大舅做賊之理！依本府愚見，今日就請世兄寫了庚帖，公子備些聘禮，過去定婚；揀了好日，洞房花燭，你們就是骨肉至親了，何必如此行為？”米中粒笑了，忙忙向知府與李定面前各打一躬，說道：“方才得罪，望勿挂懷。”遂叫家人取過一幅紅錦繡金的庚帖并文房四寶，放在桌上，就請李定寫庚帖。李定拈起筆來，隨便寫了一個假庚帖與知府。知府大喜，雙手接過，送與米公子。米公子收了庚帖，重新序禮，擺酒陪罪。

吃了一會，天色已明，李定告退。米中粒道：“李姻兄何不同公祖大人一同起身，舍弟的聘禮久已完備，請公祖大人同李姻兄一起動身，送至尊府，豈不兩便？”李定暗想道：“他今日就送聘禮過去，如何是好？”祇得回道：“遵命便了。”米公子大喜，說道：“不消大舅勞心，一切大小諸事，連酒席都是小弟代兄備現成了。”一面叫家人傳齊執事，升炮杆問，將那些金珠彩緞、果盒豬羊，擺了二百端。前面是將軍的旗號，后面是知府的執事，細吹細打，迎將出來。米中粒送了知府，同李定出了帥府，吩咐中軍官道：“送到李府，叫眾人即便回來領賞。”中軍答應，同眾人去了。

且言李定和知府一路行來，心中煩惱，喚過一名家丁，附耳吩咐道：“你速回去向太太說如此如此。”家丁領命，星飛回去，這里知府押著米府的聘禮，下一時已到李府門首，三聲大炮，將聘禮擺上前廳，入內道喜已畢，早有中軍將禮單雙手呈上，李府一一收下。太太命家人賞了眾人的封子，治酒款待知府，知府飲了三杯，隨即作別去了。

且言李定走入后堂，太太忙問道：“今日收了他的聘禮，他久后来娶，把甚么人与他。”李定說道：“祇推爹爹回來方能發嫁。遲下了日子，來報他病故，退回禮物，豈不兩下里沒話說了。”太太道：“就是如此，你也要望你爹爹任上走一遭，恐他要來強娶。”李定回道：

“曉得。”遂喚洪惠并趙勝夫妻過來，吩咐道：“俺不幸被米賊設計弄出這場禍來，我如今到老爺任上去，家內諸事，拜托你們三人照應。”三人回道：“公子放心，我等知道：‘李定收拾，辭了太太，竟奔上江宿州去了。’

且言柏玉霜小姐，自從聞了米家這番消息，好不忧愁，幸有秋紅同孫氏早晚勸解，一連過了幾日。那日上好妝樓閒坐，忽見秋紅上樓來報道：“不好了！米家送信來，要娶小姐了。”柏玉霜大驚，同孫氏下樓，到后堂來打聽消息。

祇見兩個媒婆，押了四擔禮盒，來到后堂，見了太太，叩頭呈上禮物，說道：“我家老太太請太太的安，本月十六日是個上好的日子，要過來迎娶小姐，諸事俱已齊備，不勞太太這里費事。”李太太大驚失色道：“為何這等急促，我前日打發公子到我家老爺任上去了。諸事俱未曾謹辦，煩你回去回覆太太說，還要遲個把月才好。”來人說道：“婚姻大事，兩下總是要吉利的，那有改期之理？府太爺也就要來通信了。”說罷，二人就起身告退。

李太太好生著急，正在沒法，忽聽得一聲吆喝，鎮江府早已到門，進了后堂，見了太太道喜。知府說道：“老夫人在上，卑府此來非為別事，祇因十六日米府前來迎娶千金，特來通信。”太太回道：“公祖大人在上，本當從命，奈拙夫小兒俱不在家，一無所備，仍求大人轉致米府，求他改期才好。”知府道：“此事從無改期之理。夫人不用費心，祇送令愛過門，倘有甚話，都有卑府做主。”說罷，起身告退，回衙去了。

太太好不著急，忙請柏玉霜同孫氏來商議，說道：“此事如何是好？”小姐哭道：“這是甥女命苦，惟有一命而已！”孫氏說道：“為今之計，祇有將一個丫鬟裝做小姐嫁過去，再作道理。”秋紅道：“不可了，那日小姐在樓上被他看見，所以祇認做本府內的小姐，今日換了人嫁去，那里瞞得他眼！如今小姐‘三十六著，走為上著’，祇有女扮男裝，速去逃命。但是公子、老爺都不在家，我們逃走之后，他來尋太太要人，如何是好。”孫氏沉吟道：“我有一計，我夫妻二人昔日蒙羅公子

救命之恩，如今米賊又去同羅公子交兵，他兒子又來謀占小姐，我不報恩，等待何時？你們祇去如此如此，他來迎娶，等我去便了。”太太同柏玉霜祇得依允。

不覺光陰迅速，已是十六日了，太太吩咐張燈結彩，等候黃昏時分。鎮江府全班執事，押著米府的花轎，全付儀仗，大吹大打，到了李府道喜。飲過酒，祇聽得三番吹打催妝，請新人上轎。里面柏玉霜同秋紅，久已改了裝扮躲了。孫氏大娘藏了暗器，裝扮已畢，別了小姐、夫人，上轎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四十六回

柏玉霜主仆逃災瘟元帥夫妻施勇

話說那日米府排了鎮海將軍的執事，大吹大擂，抬了八人花轎，到李府來迎娶小姐。早有諸親六眷、合城的文武官員，到兩邊道喜。

那李夫人在外面勉強照應事務，心內好生煩惱。花轎上了前廳：喜筵已過，三次催妝，新人上轎。那孫氏翠娥內穿緊身軟甲，暗藏了一口短刀，外套大紅宮裝，滿頭珠翠，出房來拜別夫人，說道：“奴家此去，凶多吉少，祇為報昔日羅公子救我的恩，故此身入虎穴。生死存亡，祇好聽天而已。太太不可遲延，速速安排要緊。”太太哭道：“難得你夫妻如此重義，叫老身如何過得意去？”孫翠娥道：“太太休得悲傷，干正事要緊。”復向柏玉霜說道：“小姐可速上長安，投令尊要緊。奴從此告別了！”柏玉霜哭拜在地，說道：“多蒙姐姐莫大之恩，叫奴家如何答報？”二人哭拜一場，孫翠娥徑上花轎，聽得三聲大炮，鼓樂喧天，排杆執事，往帥府去了。

此時，趙勝忙會了洪惠的言語，渾身穿了鐵甲，提了一條鎮鐵棍，暗跟花轎，到米府去了。那洪惠知道必有一場惡禍，同米府是不得好杆交的，預先問趙勝大妻商議定了，前數日已經過江來到瓜州。約了鎮海龍洪恩同王氏兄弟三個，帶了五十個亡命，叫了十多祇小船，泊在鎮江邊上接應，不表。

且言柏玉霜小姐打發孫氏動身之后，諸親已散，杆了大門，方才同秋紅下妝樓來拜別太太，說道：“舅母在上，甥女上長安找父親，此一別。不知何日再會？”說罷，淚如雨下，哭拜在地。太太哭道：“我兒此去，路上小心要緊。到了長安，會見你爹爹，可叫他暗保你家舅

舅要緊，眼見得同米賊不得甘休。你們快快收拾去罷。
”當下柏玉霜拜別了太太，同秋紅依日男裝，帶了行李包袱，瞞了府中的家人，悄悄的出了后門，并不敢張燈，高一步，低一步，乘著那月色星光躡路。多虧出海蛟洪惠送二人上了大路，出了府城雇了一祇小船，急急开船，往氏安去了。

再言洪惠送了柏玉霜上船，急急回府，來見了太太，說了話，忙催太太收拾動身要緊。太太將細軟打了四個大包袱。先付洪惠挑到江邊船上，交與洪恩，復回府來，早有二更天气，太太向眾家人說道：“連日你們也辛苦了，早些睡罷。”眾人聽得太太吩咐，各人自去安歇。太太見家人睡了，就同洪惠悄悄的出了后門，備了一匹馬，扶著太太上了馬，走小路趕出城來。到了江邊，早有洪恩前來迎接，扶太太下了馬。洪惠送太太上了船，叫聲：“哥哥，好生同夫人作伴，在此等我，我同王氏兄弟去接應趙勝夫妻要緊。”當下同了焦面鬼王宗、披頭鬼王寶、短命鬼王宸，各入帶了兵器，趕進城來，按下不表。

且言洪恩見兄弟去后，猛然想起一件事來，說道：“不好了！他們此去，非同小可，倘若關了城門，不得出城，如何是好？此事不可不防。”忙向帶來的五十個亡命說道：“你們快快去，如此如此。接應他們要緊。”眾人須計，飛風去了。

再言米府迎娶新人，好不熱鬧。米中粒渾身錦繡，得意揚揚：先是知府同合城的官員前來道喜，后是轅門上那些參將、守備、游擊、都司、千總、把總一班軍官前來道喜。帥府中結彩張燈，笙蕭齊奏，共有八十多席，都是米中砂管待。

將近二更時分，三聲大炮，花轎進門，抬進后堂：賓相行禮，新人出轎，雙雙拜過天地、祖宗，笙蕭細樂，金蓮寶炬，送入洞房。眾姬妾丫鬟掌金燈寶燭引新人坐過富貴，合巹交盃，米公子滿心歡喜，自從那日在樓上相逢，祇至今宵才算到手。

看官，你道柏玉霜同孫氏是一樣的花容么？米公子就認不出真假？不是這個講法。一者，孫氏大娘也生得美貌，

年紀又相仿；二者，滿頭珠翠垂眉，遮住了面貌，又是晚上，越發真假難分；三者，此刻米公子早也神魂飄蕩，欲火如焚。那里還存神在意，故此沒有看得破。

當下交盃已后，早有那些親友、官員前來看了新人。就扯米公子前上飲酒，米公子开怀暢飲，吃到三更，各官員方才起身告退，這米公子被眾客多勸了几盃，吃得大醉，送眾客去后，踉踉蹌蹌的吩咐米中砂道：“府中一切事情、上下人等，拜托照應。小弟得罪，有偏了。”米中砂笑了一聲，吩咐家人照應燈火，自己卻同一個少年老媽去打混去了。

那米公子醉醺醺的走進后堂，早有四個梅香引路，掌著燈送米公子上樓。進得洞房，淨過了手，脫去上蓋衣服，吩咐了丫鬟：“下樓去罷。”隨手掩上了房門，笑嘻嘻的向孫氏道：“自從那日小生在馬上看見娘子一面，直到如今才得如意。請娘子早些安歇罷。”就伸手來替孫氏寬衣。

孫氏大娘耐不住心頭火起，滿面通紅，就是劈面一掌，推開米公子，一手脫去外衣，那米公子不知時務，還是笑嘻嘻的來攬孫氏。孫氏大怒，罵一聲“潑賊”，攔腰一拳，將公子打倒在地，公子正欲掙時，孫氏掣出短刀，喝一聲，手起一刀，刺倒在樓上，趕上前按住了臉，一刀割下頭來，順手將燭台往帳幔上一點，望樓底下就走。不防樓底下眾丫鬟使女還不曾睡，聽得樓上喊喝之聲，忙奔上樓來看時，頂頭撞見孫氏下樓。手起刀落，一連搠死了兩個丫鬟。

眾人一看，大叫道：“不好了！樓上有強人了！”這一聲喊叫，驚動了合府家丁。搶上樓來一看，祇見公子倒在樓上，鮮血淋淋，頭已割了。眾人大驚，扶下尸首來時，樓上燒著床帷帳子，煙霧迷天，早已火起。慌得太太同米中砂在夢中爬起來，聽得這個消息，祇嚇得魂飛魄散，大哭連天，一面叫人抬過公子的尸首，一面叫眾家人救火，一面問有多少強人，新娘子往那里去了，眾人回道：“並沒有強人，公子同兩個丫鬟都是新娘子殺的！”太太大驚，說道：“快快与我拿住這賤人！重重有賞！”當下眾人聽令，個個手執刀槍，來捉孫氏。孫氏在火光中，在人手內奪了一條槍，且戰且走，卻不識

他家出路，祇顧朝寬處跑。

正在危急之時，恰好趙勝、洪惠等見里面火起，喊殺連天，就知道孫氏動手，五條好漢一齊打入后門，奔火光跟前來接應。正遇米府眾家將圍殺孫氏，洪惠大叫道：“雞爪山的英雄全伙在此，誰敢動手？”一齊端兵殺來，眾人喊叫一聲，回頭就跑，五位好漢保定孫氏，往外就走。

太太著了急，忙叫轅門上擂起聚將鼓來聚些大小將軍，忙忙起身，奔到帥府，祇見火光罩地，喊殺連天。一時鎮江府、丹徒縣游擊、參將、守備、文武官員，一同都到帥府請安，救火。米太太向眾官說道：“諸位与我追拿強盜要緊！”眾官大驚，忙忙調齊大隊人馬，追將來了。

五位英雄保定孫氏，回頭一望，祇見遠遠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約有二三千人馬，鳴鑼打鼓，吶喊搖旗，追殺而來，六位大驚，奔到城下，城門已關，并無去路。回頭看時，追兵漸漸的趕進來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小溫侯京都朝審賽諸葛山寨觀星

話說六位英雄見后面追兵緊急，慌忙上前奔走，來至城下，那城門早已閉了。王宸道：“不要慌！我們爬上城頭，繞城走去，遇著倒敗的缺子就好出去了。”眾人扒上城頭，順著城邊走無數步，忽見亂草叢中，跳出兩條漢子，攔住去路。趙勝大驚，掣鐵棍就打。那兩個人托的跳开，火繩一照，叫道：“不要動手！洪大哥叫我們等候多時了。”王宸聽得是瓜州帶來伴當的聲音，大喜，說道：“洪大哥叫你等在此，必有計策。”二人說道：“洪大哥怕你們不得出城，叫我們如此如此，就出去了。”六人依計，跟著二人，順著城頭去了。

且言那合城官員將校，帶領二三千人馬，高挑著燈球火把，一路追來，喊殺連天，祇把那鎮江府的一城百姓，嚇得家家膽戰，戶戶魂飛。聽見是雞爪山的英雄殺入帥府，放火燒樓，連公子頭都不見了，又是黑夜之中，不知有多少人馬，那些來追趕的兵將，卻也人人懼怕。追到城門口，絕無蹤跡。

眾官正在疑惑，猛聽得四面一片喊聲。有人報道：“府衙后面火起！”知府大驚，忙上高處一望，四面火光冲天，十分利害，嚇得知府膽落魂飛，忙叫本衙兵丁快快趕回救人，又見四面嘈嚷，一霎時煙霧迷天，接連又是七八處火起，祇燒得滿大通紅，火球亂滾，耳內喊聲不絕，哭聲震地，那些軍校入等、靠轅門住的軍官，個個都是有家眷的，見城中八方人起，猶如天崩地裂，勢不可當，喊叫一占，文武官員、兵丁將役，都四散奔走，回去救人，哪里禁止得往！知府見軍心已亂，忙叫守備守城，說道：“本府回衙保守府庫去了。”說罷，帶了眾人，飛馬而去。

且說那守備吳仁帶了四個部下的把總，有二三百兵丁，到了城下，祇見那些百姓，一個個覓子尋爹，哭聲不絕。守備忙吩咐眾將：“快些吩咐四門巡緝，以防破城。”當下吳守備帶領人馬，繞著城腳緝著奸細。一隊人馬來至城門，忽抬頭見城頭上有十數個人在那里扒城。眾軍吶喊，說道：“強盜在這里了！”一齊趕上城來。

原來洪惠等同王氏三人到四處放了火，約定在此搭軟梯跳城。吳仁見了，領兵趕至城上。眾人叫道：“不用來，俺們去也！”一個個望城下就跳，下面早有洪恩來接，祇有趙勝夫妻二人未曾下去。吳仁早已趕到，縱馬大叫一聲：“往那里去？”舉槍就刺趙勝。趙勝閃干，揚起那條擯鐵棍，照吳仁頂上打來，吳仁一閃，那一棍卻打在馬頭上，那馬往后一倒，連吳仁一齊滾下城根去了。

眾軍急來救時，趙勝趁人亂里，抱著孫氏大娘，一并跳下城去了。這里眾軍救起吳仁看時，早已跌得腦漿直流，死于非命，嚇得眾軍飛馬來報知府，知府大驚，急忙傳稟都統、游擊，領兵出城追趕，不表。

且言趙勝夫婦跳下城來，早有洪恩接住，一同來至江邊：查點人數，一一個也不曾傷損，眾人大喜，分頭跳下小船。那李太太嚇得戰戰兢兢，來問孫氏道：“你們怎么弄得掀天潑地？將來怎樣？”孫氏告訴了太太一遍，說道：“太太大驚了。”太太未及回言，猛見一派人光，鎮江府協同都統、官軍，帶領一標人馬，趕出城來了，洪恩一見，忙叫解纜开船，每船上搖八把槳來，如流星掣電，如飛似的過江到瓜州王家庄上安身去了。

且言知府同都統、游擊、參將、兵丁、將校，趕到江邊，并不一人。大家吃驚，忙問江邊上附近居民，人人都說並沒有見甚么人馬，祇有十數祇小船上十數個人，在此住了一夜，方才過江去了。知府說道：“無十數多個人如此凶險之理，想是走到別處去了，且回去救火安民要緊。”當下文武官員回轉城中，救滅了火，安慰了百姓，整整忙了一夜。

次日天明，各文武都到將軍府里請安。米太太正在后堂哭公子，聽得眾官請安，太太收住了眼淚，叫家人請家內大爺米中砂同知府到后堂說話。家人去下多時，祇見

米中砂同知府進了后堂，見了米太太，行了禮上下。

太太向知府說：“多蒙老公祖代小兒做得好媒！娶進門就殺死丈大，放火燒了房屋，又聽得他是鳴爪山的強盜，全伙在此。我想雞爪山是反叛羅琨同伙住地，現今老爺奉旨領兵前去誣剿，莫不是李家同羅琨是一党，故此強盜婆裝做新人前來害我兒性命，此事不明，要求老公祖前去查問查問，好出文書与老將軍知道。”知府無奈，祇得連忙起身，向李府而來，卻說那晚李府家丁是辛苦了，個個進房都睡著了。睡到半夜里，聽見外面嘈嚷，老問公起身問看時，聽得人說米將軍府里失了火了。門公大驚，上街一看，祇見天都紅了，連忙入內稟告。眾丫鬟婦女，一齊驚起，傳至上房，上房門已开了，入內看時，不見夫人在內。眾人驚疑，各處找尋，并無形影。眾人慌做一團，猛又聽得一片喊聲，七八處火起，外面宣傳說雞爪山的賊兵來了。眾家人大驚，來尋趙胜、洪惠二人，也不見了。

鬧到天明，正沒布擺，卻好知府到了，進了中廳坐下，便叫家人快請太太說話。眾家人一齊跪下稟道：“太爺在上，昨夜火起之時，我家太太就不見了。”知府喝道：“胡說！”遂起身率領皂快人等進內搜查，果無影響。知府著急，審問家丁口供，也無實跡。知府想道：“一定是同反叛羅琨一党，故此強盜婆裝做新人，刺殺了米公子，他卻暗暗先走了。”祇得將李府家丁一齊拿住，封鎖了李府的大門。

知府起身回到帥府，見了米太太，說了一遍。太太變色說道：“此事卻要貴府作主，交還我的賊子來。”知府喏喏連聲告退。這里一面收了米公子的尸首，一面差家將到老將軍行營報信。那鎮江府滿腹愁煩，火速回衙，將李府眾家人收了監，隨即將受傷兵將被火之事，細底情由，細細做成文書，申詳上司去。

且言小溫侯李定自從受了米府的聘禮，連夜趕奔宿州，到他父親任上，將柏玉霜表妹被害投奔，又遇見米府強聘之事，細細告訴一遍，李爺大驚，說道：“你既受了他家聘禮，如何推托？”想了一想，說道：“有了。我寫一封書与你，連夜回去見鎮江府，說我在任上已將女兒許聘人家了，仍煩府尊大人將原聘禮送還米府，方無

他事。倘若不從，你可連夜寫信送來，我自自有道理。”

李定領命，帶了書信，別了李爺，翻身上馬，復轉鎮江。他在路上卻并不知米府來娶。孫翠娥殺人放火，弄出這場禍來，他單人獨馬，祇顧赶路，那日到了鎮江，已是黃昏時分，進了城門，打馬加鞭，奔到家問首一看，祇見知府的封條封鎖了門戶。李定大驚，說道：“這是為何？我的母親卻往那里去了？”正無布擺，猛聽得一聲吶喊，四面擁上七人十個官兵，鉤鑷套索，短棍長槍，一齊上前，將李定拖下馬來，捆進府衙去了。

欲知后事如何，再聽下文分解。

第四十八回

玉面虎盼望長安小溫侯欣逢妹丈

話說李定被眾官兵拖下馬來，大叫道：“拿俺做甚么？”眾人說道：“你家連結雞爪山的強盜，前來放火殺人，連米公子都被你叫人殺了，還說拿你做甚么？”李定聽了，好不分明。

不一時，扯到府堂，推倒階前跪下。知府升堂叫道：“米府同你聯姻，也不為辱你，你為何勾通雞爪山的強盜，假扮新人，將米公子刺殺，卻又滿城放火，燒壞了七八處民房？吳守備前去巡拿，又被強徒打死。你的罪惡滔天，今日卻是自投羅網。你且說家眷藏在何處？党羽現在何方？好好從實招來，免受刑法。”

知府還未說完，把李定祇急得亂叫道：“老公祖說那里話來！俺為受了米府的聘禮，連夜趕到家父任上去報信。誰知家父已將妹子許他人，叫我連夜回來煩公祖大人退還米府的聘禮，怎么反誣我這些話來？”知府道：“胡說！本月十六日米府迎娶新人，當晚就是你妹子將公子刺死，放起火來。本府去救人時，滿城中無數火起，人人都說是米府新人是雞爪山強徒裝的，殺了米公子，出帥府去了。忙得本府救了一夜的火，次日到你家查問，你家的家眷久已去了。本府問你家人，他說火起之時，你母親就不見了，想你是暗通反叛，殺人放火，恐怕追拿，暗帶家眷先逃。現有你的家人在牢內，怎說米府反告你，難道他把兒子自己殺了，圖賴你不成么？”

李定大叫道：“我在父親任上，今日才回，怎么說我勾引強盜？想是米府來強娶親事，舍妹不從，因而兩相殺死，怕我回家淘氣，故反將我母親害了，做成圈套，前來害我。”知府大叫，吩咐將李定的家人帶來對審。不一時，家人帶到。

知府說道：“你自己去問他們。”李定便問家人：“太太到那里去了。”家人見問，哭說道：“那日正當半夜人起之時，便去稟報夫人，夫人就不見了。”將始末情由說了一遍，李定心中疑惑，又問：“趙勝夫婦同洪惠為何不在。”家人回道：“他們三人是同太太一齊不見的。”李定聽了，心中明白：“料想新人是孫氏裝的，母親、妹子一定是同他逃走去了。祇是雞爪山的人馬怎得來的？”當下知府復問李定說道：“你還有何說？”李定說道：“其實冶晚生并不知道詳細，實系才在父親任上回來的。”知府大怒，正要動刑，忽見一騎馬沖進儀門。

一位官差手執令箭，大叫道：“米老將軍有令，著鎮江府速解一千糧草、三千人馬，并將放火的原犯解往山東登州府聽審，火速，火速！”知府聞言，吃了一惊，立刻到將軍轅問領了人馬糧草，隨將李定上了刑具。次日五鼓動身，押了軍糧，解了李定，離了鎮江，連夜奔山東去了。

且言米良合同馬通、王順，領了一萬精兵，在兗州駐扎，離雞爪山數十里安營立寨。歇了數日，點將到山口挑戰，被眾英雄點兵下山，一連三陣，殺得米良等膽落魂飛，傷了一半人馬，敗回登州去了，緊閉城門，一連半個月不敢出戰。正在城中納悶，接連是家將前來報到公子的凶信，米良大哭，昏倒在地。眾官救醒，細問根由，家將備陳始末，米良大怒，因此著落知府調兵押糧，并要殺公子一千人犯前來，親自審問，按下不表。

且言雞爪山上眾英雄一連勝了數陣，個個歡喜，祇有玉面虎羅琨心內憂愁，盼望兄長，放心不下。那晚席散，步月來到軍師謝元帳中坐下，問道：“目下連勝米賊數陣，意欲要殺上長安，申冤報仇，但不知家兄的消息如何，請教軍師，還是怎生是好。”謝元道：“將軍休急，俺昨日袖占一課，山上雖然異旺，元氣還未足。在百日之內，還有英雄上山相助，令兄不遠就要到了：前日我已分差四路去打探軍信，等他回報，再作道理。”

二人談了一會，步出外營，到山頂上玩月。謝元仰面觀星，見將星聚于江東，十分光燦。又有一顆大星纏在勾

陳星內，其色晦暗，左右盤旋，忽然一道亮光，穿入白虎宮中去了。謝元大叫道：“奇怪，奇怪！這個星光先暗后明，過了營，卻同將軍的本星相聚。三日內必有英雄上山來，卻與將軍有些瓜葛，想是有甚令親到此，也未可知。”羅琨大喜，當下看過星斗，轉回山寨。

忽見兩個探子飛入軍營，跪下稟道：“小人奉令到鎮江打探米賊的虛實。”探得本月十六日，米府娶得宿州府參將李全的小姐，誰知小姐刺殺米中粒，放火破城，殺死守備一員，鬧了一夜，卻假我們雞爪山的旗號逃走去了，誰想李公子又回鎮江，被知府拿住，如今領了一千糧草、三千人馬，解李公子到登州來了。小人探知，特來稟報。”謝元道：“記功一次，再去打探。”探子又去了。

當下謝元向羅琨說道：“探子來報的言問，也說假我們山寨之名，那李定必與將軍相熟。”羅琨說道：“我聞得柏府有個姓李的親眷注在鎮江，一向并不曾會過。”謝元道：“如此說來，正合天象了。有此機會，我們且去劫他的糧草上山再作道理。”二人商議已定

至次日，眾英雄升帳，謝元向眾人說道：“大事祇在今日一舉，諸公須要用心！”眾英雄齊聲應道：“謹遵將令！”謝元大喜，令火眼彪程佩領一千人馬，前去如此如此；又令胡奎領一千人馬，前去如此如此；又令秦環、羅琨各領五百鈣騎，前去如此如此；又令魯豹雄、王坤、李仲、孫彪領一千車仗，前去如此如此。眾人得令，各領本部人馬去了。

按下山寨點將之事。且說那鎮江府同游擊刁成，帶了四名護糧的千總并囚車，解了李定，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那日已到兗州府的地界，離城四十里，天色已晚，知府說道：“此去離賊寨不遠，眾軍俱要小心。”又差一名外委速進兗州書信，請米將軍發兵前來接應，一面吩咐：“此地不可安營，速速趕進城去才好。眾軍點起燈火。

行無一里之路，忽聽得一聲炮響，左有秦環，右有羅琨，各領五百鐵騎兩過沖來。知府大驚，忙令游擊將三千兵擺開，前來迎敵，與秦環二人戰無數合，秦環一↓打

死刁成，知府回馬就走，正遇羅琨，一槍挑于馬下，破嘍兵獲了。眾軍見主將已死，棄了糧草，各自逃生。

當下羅琨、秦環殺入軍中，打攔囚車，放了李定，先令送上山去，然后趕殺三軍，那二千人，一個個丟盔齊甲，四散逃生，那里還顧甚么糧草，落荒逃走去了。這里魯豹雄、王坤、李仲、孫彪帶領車仗人馬前來接應，羅琨、秦環將鎮江府解來的糧草，并奪下來的盔甲、弓箭、旗槍，盡數裝載上車，護送上山去了。

且言米良等見報說鎮江府解糧到了，連忙升帳，正欲點兵接應，猛聽得連珠炮響，喊殺連天，早有探子來報，說鎮江府的糧草被劫。米良大驚，忙同馬通、王順披挂上馬，帶領本部人馬及偏將，吩咐登州府守城，親自趕來接應。比及趕出城來，糧草已劫去了。

羅琨的兵馬又到，五百鐵騎一字擺攔，米良欺他兵少，就來交鋒。戰無三合，羅琨回馬就走，米良領兵趕來，羅琨往左邊一閃，早不見了，又遇秦環五百鐵騎攔路，同米良接手交鋒。也戰二合，就敗向右邊去了。米良見人馬來得閃爍，就不追趕。

忽聽得一聲大炮，人馬四下沖來，米良等吃了一驚，回馬看時，祇見登州城中火起。三人一嚇，祇得奪路而走。走無十里之路，又遇見胡奎、程佩領兵攔住去路，后有羅琨、秦環領兵追來，四下里喊殺連天，火光亂滾，金鼓齊鳴，十分利害。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米中砂拆毀望英樓小溫侯回轉興平寨

話說米良、王順見雞爪山伏兵齊來，明知中計，忙領兵奪路而走，回至城下，不防胡奎、程佩奉軍師將令已經攻破登州，領兵從城內殺出，擋住去路。米良大驚，祇得縱馬拼命向前奪路，不防魯豹雄、王坤、李仲、孫彪四位英雄送回糧草，又領本部人馬前來助戰。共是八位好漢、四千余兵，八面沖來，將米良、王順八千人馬沖做六七段。馬通早為亂兵所殺，官兵抵敵不住，四散逃走，哭聲震地，米良等各不相顧，祇得奪路逃生，落荒而走。走了二十多里，卻好王順領著兵也到了。二人合兵一處，查點兵將，又折了指揮馬通，八千人馬祇剩了五百殘兵。這一陣殺得米良、王順喪膽亡魂，一直敗走了五十余里，方才招聚殘敗的人馬，扎下營盤，將人馬少歇片時，就近人家搶了些米糧柴草、牛羊等類，埋鍋造飯，飽食一頓，連夜的奔回鎮江去了。

且言雞爪山八位英雄，殺敗了米良、王順，打破了城池，把那府庫錢糧裝載上山。令嘍兵不許騷擾百姓，若有被兵火所傷之家，都照人口賞給銀錢回去調養，那一城的百姓個個歡喜感激，安民已畢，收拾糧草，擺杆隊伍，放炮杆營，直回山寨。

早有裴天雄等一眾英雄大吹大打，迎接八位好漢上山，進了聚義廳，查點人馬物件，共得了二萬多糧草、五萬多孳銀，盔甲、馬匹等項不計其數，眾英雄大喜，軍師傳令山上大小頭目，每人賞酒一席，大杆筵宴，慶功賀喜。一面差探子到鎮江打探，一面請李定出來坐席。那李定來到聚義廳上見了眾家好漢，連忙下禮道：“俺李定不幸被奸人陷害，弄得家眷全亡，自分必死，多蒙眾位英雄相救！不知那位是羅琨兄？”羅琨聞言，急忙回禮道：“小弟便是羅琨，不知尊兄卻是何人？恕羅琨無

知，多多失敬。”李定聽了，將羅琨一看，暗暗點頭說道：“果然一表非凡，也不在我表妹苦守一場。”隨將備細說出，羅琨大喜：“原來是大舅，得罪，得罪。”就邀李定與眾人一一序禮畢，各人通了名姓，坐下談心。

當下公子便問李定道：“大舅何以與米府結親，卻又刺殺米賊，放火燒樓？卻假雞爪山名號，是何原故？”李定道：“我那里知道，祇因玉霜表妹在我家避難，不想卻被米賊看見，即托鎮江府為媒，小弟不從，不想被他設計陷害，勒寫婚書，強逼聘札，小弟沒法，祇得到家父任上商議，前日回家，始知米府前來強娶，弄出這場禍來。小弟并不知是何人劫殺的，連家母不知投于何處去了。”

羅琨道：“大舅臨去之時，可曾托討何人？”李定道：“祇有家將一人，叫做出海蚊洪惠，并一位都管，名喚瘟元帥趙勝，與他妻子孫翠娥。他三人有些武藝，小弟臨行祇托付他三人。小弟前日回家連他三人都不見了，不知何故。”羅琨聽得“瘟元帥趙勝”五個字，猛然想起昔日鵝頭鎮上之事，問道：“這趙勝可是青面紅須的大漢么？”李定道：“正是。”羅琨道：“奇怪，這人我認得，昔日曾寫書托他到云南寄與家兄，今日卻為何在此？不知他曾會過家兄之面？叫人好不疑惑。”李定道：“他原是丹徒縣人氏，我也不曾問他，他說是往云南人的，曾見個朋友，又托他回淮安寄信，卻沒有尋得到這個朋友，因此進退兩難，到鎮江投了小弟。他的妻子孫氏，一向同舍表妹相好，每日在樓上談心，莫非他也知舍表妹的委曲。”羅琨道：“是了，是了，一定是他曉得我的妻子被米府強娶，他裝做新人，到米府代我報仇的。祇是如今他將太太、家眷帶到何處去了？”

李定道：“祇有洪惠有位哥哥，住在瓜州地界，想必是投他去了。祇是這一場是非非同小可，想地方官必然四處追拿，他那里安藏，怎能得住？就連家父任上也不能無事，必須俺親自走一遭，接他們上山才好。”謝元道：“不可。此去瓜州一路必有官兵察訪，豈不認得兄模樣？倘有疏失，如何是好？如今之計，兄可速往宿州去接你令尊大人上山，以防米賊拿問；至于瓜州路上，俺另有道理。”李定聞言，忙起身致謝道：“多謝軍師，俺往宿州去，祇有數天路程，瓜州路遠，俺卻放心下下。

”謝元道：“兄祇管放心前去，十日之內，包管瓜州之人上山便了。”李定聞言大喜，起身告別，往宿州去了，按下不提。

且言米良敗回鎮江，心中十分焦躁，進了帥府，又見公子死了，停靈柩在旁，夫妻二人，大哭一場，次日升帳，一面做成告急的表章，星夜進京，到沈大師同叔父米順那里投遞，托他將敗兵之事遮蓋，再發救兵前來相助；一面將陣亡的兵將造成冊子，照數各給糧餉去了；一面又挂了榜文，發遠近州縣緝獲奸細。忙了三日，都發落定了，然後將米中粒的靈柩送出城去，立了墳塋。夫妻二人，兩淚交流，各相埋怨，說道：“這都是鎮江府不好，既知李宅不善，就不該代孩兒做媒，好端端的人送了性命，這口气怎生出得？”米中砂道：“為今之計，先發一技令箭會同上江提台，差官到宿州，將李全拿來聽審，同他那二三十名家人，一齊先斬後奏，以報此仇。”米良道：“倘若李全不服，如之奈何？”米中砂道：“叔父大人說那里話，他有多大個參將，敢違上司的將令么？叔父這里差中軍官多帶兵丁，會合上江提督申明原委，諒無拿不來之理。”米良道：“言之有理。”就急升堂，取令箭一枝，點了一名得力的中軍帶了八名外委，吩咐道：“你可速到宿州會合提台，要他參將李全即到轅門聽令。火速，火速！”中軍領了令箭，即到轅門，同了八名外委飛身上馬，離了鎮江，星夜走宿州去了，不提。

且說洪氏兄弟，自從救了李老夫人之後，都到王家庄安歇。住了十數日，那村坊內都是沸沸揚揚，說有捕快官兵前來巡緝奸細，十分嚴緊。洪恩同王氏弟兄商議道：“聞米賊被雞爪山的好漢一連數陣，殺得大敗回來，如今倒張挂榜文捉拿我等。我們此處安身不得了，祇好往雞爪山去，方無他患，祇是路上須防巡緝。”王宸道：“我有一計，須得如此如此，就沒事了。”眾人道：“好。”隨即裝束起來，洪恩、洪惠、趙勝、王氏弟兄，共領著四五十名庄漢，在前引路。後面是王大公家眷人等同李太太、孫翠娥，另有庄漢保護，委著前隊，總往雞爪山進發，不表。

且言米中砂自從兄弟米中粒死後，他外面卻是悲哀，心中卻暗暗歡喜，想道：“兄弟已死，叔父又無第二個兒

子，這萬貫家財就是我的了。祇是本家人多，必須討二老夫婦之喜，方能收我為子。今早叫人去拿李全，也是我的主意，二老甚是歡喜。我如今帶了兵前去，到李家抄了他的金銀，拆了他的房屋，代兄弟報仇，二老必然更喜了。”主意已定，隨即點了二三十名家將出了帥府，一路來到李府門口，扭斷了鎖，步入內房，將他所有金銀、古董、玩器、細軟、衣衫，命家將盡數搜將出來打成包袱，都送回府中交与太太收了，然後來到后面，看見這一座望英樓，心中大怒，說道：“生是到一日在這樓下看見了他的女兒，弄出這樣事來。”叫令眾家將把這樓拆倒，放起火來。祇燒得煙煤障天，四鄰家家害怕，人人嘆息。正燒之時，有一位英雄前來看火，不覺大怒。

不知后事如何，再聽下文分解。

第五十回

雞爪山胡奎起義鳳凰嶺羅燦施威

話說米中砂把李全的望英樓拆毀，放火焚燒，嚇得四鄰眾人都來觀看，其中惱了一位英雄。你道是誰？原來是雞爪山的好漢穿山甲龍標，奉軍師將令特到鎮江來打聽眾人的消息。恰恰撞見米中砂帶領家將抄了李府，又拆了望英樓，放火焚燒，祇燒得人人嘆息，說道：“好一個良善人家，可憐遭此大劫！”龍標在旁探知了詳細，恨了一聲，說道：“這奸細如此可惡，若不是山寨里等著俺回去，俺就是一刀先結果了他的性命！”恨了一聲，回頭就走。

來到儀征路上，忽見遠遠的一簇人馬，約有四十多人，分做兩隊而行：當先馬上坐著一位英雄，青臉紅須，領著四十多人，打著奉令捕快的旗號；后一隊有十多個人，推著四輛車兒，五騎馬上坐著五位少年英雄，都是軍官打扮。龍標看在眼中，想道：“莫非是俺雞爪山來打探消息的么、為何又有四輛車兒，內有家眷？事有可疑。”遂拿出他昔日爬山的技藝，邁開大步，趕過了那一隊人馬，一日走了三百余里。

次日已到了雞爪山，進了寨門，來到聚義廳上，眾人見了大喜。羅琨忙問道：“事情如何？”龍標就將那米中砂帶了家將，抄了李府的家財，拆毀望英樓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眾位英雄個個動怒。忽見巡山的小卒進寨報道：“山下有九騎馬打著米將軍的旗號來了。”謝元忙令魯豹雄帶了五十名嘍兵下山擒來審問。

魯豹雄領命，帶了五十名嘍兵，下山攔路，早見那九騎馬一齊沖來。當頭馬上是一個中軍，后面跟著八名外委，是奉令到宿州拿李全的。路過此地，正遇魯豹雄，大叫一聲：“往那里走！”輪槍便刺，中軍官不及提防，

早中右臂，跌下馬來，被小嘍羅捉了。眾外委要走時，被那五十名嘍兵圍住，用鉤連槍拖下馬來，一同綁上聚義廳，跪倒在地。

裴大雄叫道：“你是米賊的人，往那里去的，快快說來！”中軍呈上令箭說道：“小人是奉令到宿州去拿李全的，望大王恕命！”裴天雄大怒道：“李爺与你何仇，卻去拿他。”喝令左右：“推去斬首！”左右擁上十几名嘍兵，剝去衣冠。綁將起來。中軍大叫道：“上命差遣，不能由己，求大王恕命。”裴天雄大喝道：“先割你的驢頭，且消消氣！”旁邊走上軍師說道：“大哥且記下他九人，小弟有用他之處。”裴天雄道：“既是軍師討情，且拿去收監。”嘍兵領令去了，龍標說道：“還有一件：俺前日在路上看見一隊捕盜官兵，往山東路上行來，約有五十多人，倒生得人人勇健，莫非也是米賊的奸細？倒不可不防。”胡奎笑道：“前日來了一萬精兵，也祇得如此，諒這五十余人，干得甚事！”眾人笑了一會，各去安歇。

次日天明，眾英雄升帳，謝元道：“李定此去，為何許久不回？其中必有原故。想是李公爺不肯上山，反將李定留住，我等須如此如此，方能上算。”眾人大喜。正在商議，忽見前營小頭目渾身帶傷，進帳稟道：“大王，不好了！今有一隊捕兵，共有五十余人，上山來探路，正遇王、李二位大工領了一百人馬巡山，兩下里撞見。二位大玉見是捕兵，便去与他交戰，准知捕兵隊內有六條大漢，驍勇非凡，二位大王戰他不過。小人特來稟報。”謝元笑道：“不妨羅二哥前去收來。”羅琨得令，披挂齊整，坐馬端槍，闖下山來一看，果見一標軍馬在那里交鋒。

王坤、李仲兩口刀，敵不住那六般兵器，羅琨急搶到面前，大喝一聲：“少要惊慌！俺羅琨來也。”說罷，拍馬輪槍便來助戰。那六人之中早飛出一位青臉大漢，用棍架住槍，大叫道：“恩公不要動手，趙勝特來相投！”羅琨定睛一看，果是趙勝，兩下大喜，喝住眾人，九位英雄一齊下馬。

羅琨問道：“趙大哥為何久無音信？”趙勝遂將云南遇見羅燦，復回淮安，落籍鎮江，相投李府，救了玉霜，

放火燒城，前來相投話語，細細說了一遍。羅琨感謝不盡，遂請李太太等一同上山。小校報上山來，裴天雄等出山迎接，李太太、孫翠娥等自有裴夫人、程小姐迎接。

聚義廳上，笙蕭鼓樂，擺酒接風。左邊客席上，是王大公、趙勝、洪恩、洪惠、王宗、王寶、王宸；右邊主席上，是裴天雄、胡奎，羅琨、秦環、程佩、魯豹雄、孫彪、王坤、李仲、龍標、張勇。兩邊小嘍羅輪番把盞。飲酒中間，胡奎說道：“自從裴大哥起義已來，十分興旺；又今日得了眾位英雄相助，更為難得。據俺胡奎的愚見，就此興兵，代國除害；隨後請旨赴邊，救羅公爺還國。不知諸公意下如何。”眾人齊聲應道，“愿隨鞭撻。”

裴天雄道：“既是如此，明日黃道吉日，俺們就此興兵。”謝元道：“不可輕動，自古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目今山上雖然兵精糧足，到底元氣猶虛，況且沈謙雖有篡逆之心，卻無暴露之跡。且待他奸謀暴露，天下皆知，連朝廷都沒法的時節，那時俺這里起義興兵，傳示天下，以正君報國、除奸削佞為名，天下誰敢不望風降順。豈不是名正言順了？”當下眾英雄聽了謝元這一番議論，一個個鼓掌稱善，說道：“軍師言之有理。”當晚飲酒，盡歡而散。裴天雄已吩咐打掃了兩進房子，安頓三家的家眷，各自安歇，不表。

次日升帳，謝元喚龍標、王宗、王寶、王宸、趙勝五位英雄，附耳低言道：“你們可速往宿州，如此如此，要緊！”五人領命，隨即改裝下山去了，不表。

且言李定自從會過羅琨，得知詳細，奉命下山，往宿州救他父親。走了數日，到了宿州，進了城門。進了參府，見了李爺，雙膝跪下，哭拜于地。李爺大驚，問道：“我兒為何如此？有話起來講。”公子遂將“米府不肯退親，強來迎娶。不知是何人刺殺米公子，放火燒樓，鬧了一夜。孩兒回去，連門都封鎖了，母親并無下落，家人拿在牢中，孩兒也被鎮江府拿住，問成勾通反叛的死罪，打入囚車，解到米賊行營正法。幸遇表妹丈羅琨殺退米賊，擒了知府，救了孩兒的性命；又恐他來拿爹爹治罪，故此羅琨命孩兒星夜前來請爹爹上山避難。”李爺聽了，不覺大怒，喝道：“咄！都是你這個畜生惹

出禍來，弄得妻离子散，你當初不受聘禮，焉有此事？如今反來勾為父的做強盜！我想羅氏世代忠良，也祇為生下不孝羅琨，弄成反叛之名，誰知你也是如此。罷了，罷了，等過兩日，我親自到督府轅門，首告拿你正法，也免得我落臭名！”喝令家人將公子鎖入空房去了。

李爺好不煩惱，一連過了十數日公事已清，李爺吩咐家將收拾鞍馬行囊，將公子拿到總督轅門上去出首。才要動身，忽聽得一聲吆叫，進來四名外委、一員中軍，手拿令箭一枝，大喝道：“奉鎮海將軍之令，著參將李全速到轅門回話！”

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粉金剛千里送娥眉小章琪一身投柏府

后說中軍奉鎮江將軍之令來拿李全，李全道："我与他不相統屬，怎么拿我。"中軍道："現今欽差在鎮江會審，已知會你的上司了，況你兒子罪惡滔天，現又在雞爪山下來勾引你入伙，你還有何理說？"李爺見道出病根，做聲不得，祇得說道："此處汛地，豈可擅離。"中軍道："有交代官已到山東地界了。"李爺道："不妨，我已將逆子捆下，送往轅門，你等既不知我的心跡，我同你至鎮江辯白便了。"

當下李全十分焦躁，收拾起身，李定卻心中暗喜。你道為何？原來這中軍是趙勝扮的，便曉得其中必有原故。那趙勝又假意著急，拿著令箭，立刻催李全動身，李全是個爽直人，隨即帶了公子、四五個親隨，同中軍等起馬就走。走了數日，早到雞爪山下，祇聽得一聲炮響，山上十二位英雄，盔甲鮮明，隊伍齊整，沖下山來，兩頭孔住。李全惊道："我手無兵器，怎生迎敵？中軍官快些奪路！"趙勝笑道："老將軍放心，山上的大王都是我的相識。"李全未及回言，早見十二位英雄走到面前，一齊滾鞍下馬。先去打杆囚車，放出李定，然后來到李全馬前，各打一恭，說道："請老將軍上山少歇。"

不由分說，將李全擁入山寨，請到堂上，祇見李老太太迎出來了，李全大惊，說道："你為何在此。"太太遂將以上話頭說了一遍，說道："若不是眾位英雄相救，我一家都被米賊害了。"李爺道："玉霜甥女今在何處。"太太道："他也是那晚同秋紅丫鬟女扮男裝，到長安尋他父親去了。"李爺兩淚交流，見事已如此，也祇得罷了，接手羅琨即來行禮，李爺見他相貌威嚴，也自喜了，隨後是趙勝、洪惠來叩見。趙勝道："一路瞞混老爺，望老爺恕罪。"李爺扶起二人，又謝過洪恩与王氏兄弟等，然后与眾人行禮，當下裴天雄治酒接風，大汗筵宴，當晚盡歡而散。

次日，裴天雄升帳，請李全管理山寨。李全道："這斷不可！蒙眾位相愛，老夫在此聽命足矣。"眾人說道："李老伯年尊，我等諸事稟命便了。至山寨之事，不敢煩勞，還是裴兄執掌。"裴天雄見如此說，也就罷了。安坐畢，便令小嘍羅綁出鎮江府同米府的中軍外委，斬首號令。李爺見了，連忙前去討情，說道："念彼は朝廷之臣，且看老夫面上，等平定之后，交与朝廷正法，也見將軍忠義、禮法雙全，豈不為美。"裴天雄道："便宜他了。"仍令小軍押去收監。

按下李全在雞爪山問羅琨相聚，且言羅燦自從別了馬爺，同章琪上路，徑上淮安，找尋兄弟。"那時正是八月天气，路上秋高气爽，馬壯人安，雁落平沙，蘆花遮岸。一派秋景，引動了离愁別恨，此時恨不得飛上淮安，不覺行了一月，那日別了山東東平府地界，相离雞爪山不遠，臨近城池，處處嚴加防備，恐怕雞爪山的好漢前來借糧，三里一營，五里一汛，都有官兵把守，盤詰奸細，門首帖著告示，擺列著弓箭刀槍，凡遇面生之人，定要到官審問。

羅燦見風聲緊急，便向章琪商議道："外面盤詰，十分利害，俺們若是青天白日，走官塘大路，惟恐那些捕快官兵看破机關，反為不美，不如走小路，放夜站，走到淮安，省多少事。"二人商議已定，收拾些干糧馬草，日間躲在荒山古廟藏身安歇，等到天晚方才上馬行走。

那一晚，乘著月色走東平府背后山路，曲曲彎彎，走將上來。祇見四面都是高山，當中一條小路，馬不能行，二人祇得跳下馬來步行前去。四面一望，并無人家，總是些老樹深林。二人爬過凡個山頭，約有二更時分，正望前行，猛聽見山凹里滾下一個人來，低著頭，迎面跑來。不想往羅燦身上一撞，羅燦順手一把將那人扭住，喝道："你是甚么人？這等冒失！"那人見了羅燦，慌忙跪下，說道："爺爺恕罪，快些放我走，后面強人追將來了！"羅燦將那人抓住，在月下—看，乃是一個白頭老者，跑得气喘吁吁，急做一團，羅燦心疑，問道："你是何人？有甚么人追你？從實說來，俺救你性命。"那老者見羅燦是個英雄的模樣，祇得說道："小老兒姓周名元，長安人氏。祇因有個女兒，名喚美容，自幼

在長安同盧宣結親，許了他侄兒盧龍。如今盧宣因沈府專權，棄官修道，四海云游去了，他侄兒盧龍、盧虎在揚州落業，前日帶了信來，叫小老兒帶了女兒到揚州完姻；不想走到此山鳳凰嶺下，撞著十數個強人，為首一名叫做金錢豹石忠，卻是個舊日庄漢，十分了得，見我來到此間，帶領多人將我女兒搶上山去了。小老兒逃命至此，望爺爺救命！"羅燦聞言大怒，問道："山寨離此多遠？你快快引我去救你女兒回來！"周元大喜，說道："轉過山頭就是了。"羅燦令章琪牽著馬，周元領路。卷扎起箭袋，提了銀↓，一同趕上鳳凰嶺來。

走到嶺上，祇見樹木林中，射出一派燈光，周元用手指道："那樹林之中便是。"三人搶到林中一看，但聽眾人在那里豪呼暢飲，那周美容哭不住聲。羅燦聽了，心頭火起，便令周元前去叩門。周元走到門邊，擁身一撞，扑通一聲，連人跌進去了：原來那門不曾關得緊，故此跌將進去了。眾賊吃了一驚，一齊拿了刀棍跑來，說時遲，那時快，早趕上一人，捺住周元，一刀結果了性命，將尸首踢开，便奔羅燦。大叫一聲，舞起那兩根銀銅，打將進來，羅燦才動手，早打倒了兩個，眾人喊道："石大哥，快來助陣。"一齊喊起，早見燈光影里，跳出一條大漢，手持鋼叉，趕將出來，大喝一聲，便奔羅燦。羅燦抖擻神威，与眾人戰了一二十合，心中想道："不下切手，同他戰到几時。"將左手的↓護住了全身，將右手隔开了石忠的叉，破一步，大叫一聲，劈將下來；石忠叫聲"不好！"躲閃不及，正中肩窩，跌倒在地。眾人見賊首被傷，一齊求活，往外就跑，不防門口章琪掣出雙刀，一刀一個，一連殺了四五個。余者不能出門。都被羅燦撒开雙↓，打倒在地，急忙來看周元時，早已絕气。

公子嘆了一聲，便入房來救周美容。美容被石忠吊在房中，聽見外面殺了半天，早已嚇得半死。公子解將下來，周美容雙膝跪下，哭告饒命。公子說道："休得惊慌，俺是來救你的。"遂將遇見他爹爹引來相救的話，說了一遍。周美容大哭道："雖蒙君子救拔之恩，祇是我爹爹已死，奴家也是沒命了。"羅燦問道："盧府你可認得？"周美容道："祇有叔公盧宣自小兒會過的，別人卻不認得。"羅燦道："既如此，俺費几日工夫，送你到揚州便了。"周美容聽了，拜倒于地："若得如此，

奴家就有了生路了。祇是我的爹爹尸首怎樣？"羅燦道："此時安能埋葬？不如焚化了罷。"

周美容哭哭啼啼，將周元帶來的包袱行李等件，收拾在一處。羅燦叫章琪拿出門，拴在馬上。將那些尸首包在一處，三人走出大門，放起火來，連尸首一同焚化。

不知后事如何，再聽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回

眾英雄報義訂交一俊杰汗懷暢飲

說羅燦打死了石忠，救出了周美容，將尸首包在一堆，團團圍了一些于柴枯樹。羅燦同周美容站在上風，叫章琪就在屋里放起火來。但見烈焰騰騰，不一時將兩進草房燒做一塊白地，此時，周美容雖然得救身安，想他父親卻被強人殺了，心中十分悲苦，向著那一堆枯骨大放悲聲，哭得好不淒慘。章琪在旁勸道："小娘子，且莫要哭，快些赶路要緊，倘若被人看見，曉得我們殺人放火，那時弄出禍來怎了。"羅燦道："言之有理。小娘子，快些走罷。"周美容聞言，祇得收住了眼淚，問羅燦、章琪步下嶺來。這些強徒的尸首被燒的行跡，少不得次日自有地方保甲報官，不必詳說。

且說他三人趁著月光，步下嶺來，上了大路，章琪的馬讓與周美容騎了。不一日，已到了江南省內，離淮安不遠，羅公子向章琪說道："俺既救了他，必須親自送到揚州，交代了盧門方成終始，又恐兄弟在淮安等急了，兩下里錯過：你可先到淮安等俺，俺到了揚州就回來了。"章琪領命，分路去了。

羅燦遂一直送周美容到了揚州地界，下了坊子：將盧家來的地腳引打攴一看，次日照著地腳引，找過鈔關門外那邊一問，問到一家門首，說是盧宅，羅燦向前叩門，祇見里面走出一位年少的英雄，生得濃眉大眼，肩闊腰圓，十分英雄。羅燦將手一拱："足下可是賽果老盧宣么？"那人道："不敢，那是家叔。"羅燦道："如此說，足下是盧龍兄了？"那人道："不是，那是家兄，小的是盧虎。敢問尊兄是那里來的？問我家叔有何吩咐？"羅燦在身邊取出那封原信來，說道："這可是足下與周令親的么。"盧虎接過一看，大驚，說道："正是舍下的家信，不知尊兄從何處會見周舍親的？快請里面

坐下。"當下二人入內，見禮畢，分賓主坐下，茶罷問過名姓。盧虎便問："周舍親目下在那里？"羅公子見問，遂將鳳凰嶺相遇，被強徒害了性命，打死石忠，救了周美容，送到揚州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盧虎大驚，說道："原來家嫂多蒙相救，失敬，失敬！祇是在下一向不曾會過家嫂，家兄又往儀征看家叔去了。今且請義士先在舍下住了几日，等家兄回來面謝。"

羅公子道："足下祇宜將令嫂接來，至于小弟，即刻就要上淮安去了。"盧虎道："義士說那里話來。一者遠來，二者多蒙相救，三者家兄為人性急，有名的叫做獨火星。他若回來，見我放義士去了，豈不要淘氣！"羅燦道："既是如此，你可快將令嫂接回府來，俺与你一同下儀征相訪令叔、令兄便了。"盧虎大喜，遂即叫乘小轎。兩個家人，同公子來到坊子裏面，請周美容上了轎，家人替羅燦挑了行李，牽了馬匹，一路回家。周美容自有內里人接進去了。盧虎治席，管待羅燦，飲酒談心，當晚無話。

次日起身，即同盧虎一齊上馬，下儀征來訪盧宣的信息。原來盧宣在儀征新城臥虎山通真觀里修真養性。這盧宣原是長安府知府，因見沈謙專權，他就四海云游，棄官不做，頗有些仙風道骨，善知陰陽。落足儀征，同那班豪杰相好，因此盧龍不時就來儀征走走。

話休煩絮，且言羅燦同盧虎一馬跑到儀征新城臥虎山，遠遠一望，祇見通真觀門首，一對紙幡影影，滿耳鐘鼓盈盈，此時盧虎說道："想是觀中做甚么善事……"言還未了，遠遠看見盧龍同了四位年少英雄從山后走出來。盧虎一見，大叫道："哥哥！往那里去，有客在此相望。"當下羅燦、盧虎一齊下馬，前來與盧龍等相見，盧龍等見羅燦一表非凡，知他是個英雄，邀人觀中相見，進了大殿，卻好那賽果老盧宣念完經，一同見禮坐下。

茶罷，羅燦看那盧宣鶴發童顏，神清氣爽，有飄然出世之姿，是個得道之士，說道："久仰仙師之名，今日方得拜見。"盧宣道："義士大難將消，小災未滿。請問尊姓大名，莫非是長安的豪杰？"這一句話，把個羅燦問得毛骨悚然。旁有盧虎說道："此位仁兄姓章，名燦。"遂將打死石忠，救出周美容，送到揚州的話，說了

一遍。盧宣等叔侄拜倒叩謝，連那四位英雄一齊也拜倒在地，說道："人士義勇雙全，失敬，失敬！"羅燦慌忙答禮，眾人起身。

盧宣問道："義士少要相瞞，足下不是姓章。貧道昔日在長安與令尊大人相好，後來貧道在各關上就曾見過賢昆玉尊容了。莫不是粉臉金剛羅燦兄么？"羅燦吃驚，將臉一沉，說道："仙師說那里話來！那羅燦乃是反叛，俺自姓章，仙師不要認錯了。"說罷，趁勢起身告別。盧宣連忙攔住，笑道："英雄何必著驚，在地都非外人。"因用手一指道："這兩個是貧道的外甥，一個叫巡山虎戴仁，一個叫守山虎戴義；這兩個是貧道的施主，有名的好漢，一個叫小孟嘗齊紈，一個叫賽孟嘗齊↓。都是沈賊的冤家，是貧道的心腹。你如不信，天地照鑑。"

那獨火星盧龍，性子最急，大叫道："藏頭露尾，豈是英雄本色！請仁兄直說了罷。"羅燦見眾人如此，乃實告道："在下正是羅燦，逃難在外的。"眾人聽了大喜，一齊拜道："久仰大名，無緣不曾拜識！不想今日在此相會，請問公子將欲何往？"羅燦遂將找尋羅琨，要勾柏府的人馬到邊關后語，說了一遍。

盧龍聽了，連連搖首說道："不好，不好！我們前日上瓜州，望王家兄弟三個，連家眷都不見了。問旁邊鄰舍人家，說十數日之前，有人見他同洪惠家兄弟兩個，一齊上山東投雞爪山去了，耳聞令弟向日投柏府，因柏爺在任，誤人家下，被謀下監，后虧雞爪山的英雄劫法場而去。後來米良領兵去征雞爪山，他兒子米中粒強娶李府的小姐，不想被小姐刺死，眾英雄放火出城，大鬧鎮江府。眾人聽得米良兵敗而回，惟恐尋蹤覓跡，已投雞爪山去了。想令弟不在淮安了，兄若去相投，再被柏府知道，豈不是自投羅網。"公子聽了大驚，說道："這還了得！俺已叫章琪去了。倘若他們捉住，豈不要送了性命。"心中好不煩惱。

盧宣勸道："凡事皆有定數，公子不必憂心。再過七七四十九日，災壑退早，那時風云自然聚會，復整家園，漸漸的顯達了，目下且在貧道小庵少住，莫出大問。方保無事。"小孟嘗齊紈說道："天幸今日得見公子，弟

不揣愚陋，欲就此結為兄弟，不知公子意下如何。"羅燦道："既蒙諸公不棄，如此甚妙。"

當下序次，齊紈、齊琦、戴廣、戴義、盧龍、盧毅、羅燦七位英雄，一齊跪倒在地，對天發誓，刺血為盟。盧宣大喜，忙令道仆治酒款待七位英雄，他們在這裡飲酒，盧宣仍去做完了法事，又備了一樣素菜，也來陪眾人飲酒，各談胸中學問，十分得意。

正吃得快樂，猛聽得山門外一片嘈嚷之聲，眾人出山門看時，祇見一隊官軍打著燈球火把，扑將來了。

不知后事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五十三回

打五虎羅燦招災走三關盧宣定計

話說羅燦正與眾英雄飲酒談心，忽聽得山門外一片嘈嚷。眾人跑到山門口來看時，祇見遠遠的一標人馬，約有五六十條火把，照耀如同白日，有百十多人從臥虎山來了。內中綁著一個大漢，后面又挑了六七個箱子，一路上吆吆喝喝的走來。盧宣眼快，忙叫眾人："快將山門關上！一群牛精來了，莫要惹進來，又纏繞個不了。"眾人聽了，急回身關了山門，復進去飲酒。那伙人來到通真觀門首，見關了山門，也就過去了。

且言羅燦見眾人來得形跡可疑，又見盧宣回避，似有懼怕之意，便問道："方才過去的這伙人，仙師為何叫他做牛精？又關門避他，是何道理？"盧宣道："公子祇顧飲酒，不要管別人的事。"羅燦越發疑心要問。

盧宣道："說來，公子不要動氣。這是儀征有名的趙家五虎，就在河北東岳廟旁邊胡家糕店隔壁居住，有百萬家財，父子六人。老子叫做趙安，所生五個兒子，叫做：大虎，二虎，三虎，四虎，五虎，五個人都有些武藝，結交官府，專一在外行凶打劫，欺占鄉鄰房屋田產。那胡家糕店，原是淮安胡家鎮人，三年前還有個黑臉大漢前來相探，說是淮安的本家，祇因胡老兒有個女兒，名喚變姑，有幾分姿色，這趙家五虎愛上她的，三次說親，胡老奶奶不允，那胡奶奶有一個內侄，叫做錦毛獅子楊春，是條好漢，現在樸樹灣吃糧守汛，胡家都是他做主，故此趙家不敢來意他。後來楊春為媒，把變姑許了樸樹灣鎮上金員外的兒子小二郎金輝為妻，才下了聘定，尚未過門，誰知趙家懷恨在心，事有湊巧，新到任的王參將，同趙家是親眷，與五虎十分相好：五日前趙五虎到樸樹灣收租，下想被強盜打劫了些財帛，傷了幾個庄客：這趙家說通了王參將，買盜扳贓，說是金輝同

楊春窩藏大盜，坐地分贓，打劫了他家千兩黃金，傷了十名庄客。立刻稟了王參將，出了朱簽，點了捕快，同了官兵，先將金輝拿去，屈打成招，坐在牢內。方才拿的那條漢子，就是錦毛獅子楊春。此去送入監牢，多分是死多活少，你可氣也不氣！"

公子聽了此言，跳出席來，怒道："這狗男女，如此行凶作惡！可恨俺羅燦有大事在身，不得同他算帳。若是昔日之時，叫他父子六人都做無頭之鬼！"盧宣聽了此言，暗暗的懊悔說："不好了，聽他出口之言，正是朱雀當頭，日內必有應驗，如何是好？"便向羅燦勸道："公子有大事在身，不要管別人的閒事。"公子道："那胡變姑是淮安人，莫不是胡大哥的門族么？且待俺去探探消息如何，再作道理。"齊道："等我明日回去，就接胡家母女到我家去住几日；再多帶些金銀，到上司衙門去代楊春、金輝二人贖罪便了。看趙家怎么奈何与我。"盧龍等一齊說道："倘若他來尋我們，我們一發結果了他父子的性命，除了害，看是怎麼樣！"

這里七八個人，一個個動怒生嗔，要与趙家作對。祇有賽果老盧宣善曉陰陽，祇是解勸。知道眾星聚會，必有大禍臨身，向眾人說道："他自有氣數所關，且有官府王法照鑑。誰勝誰負，皆有前定之因，要你眾人管他做甚么？羅兄有大仇在身，立等去報。你們各有身家老小，何苦惹火燒身？祇怕你們身受冤枉，就未必有人來救你了，貧道脫然一身，無挂無礙，尚且不敢多事，況你們都有事在身的。"這一片言詞，說得眾人悅服，各各和平，都說道："師父之言有理。莫要管他，我們且吃酒便了。"眾英雄飲了一會酒，就在通真觀安歇了一宿。

次日，眾人起身，羅燦定要告別。盧龍道："多蒙兄弟這一番大恩，救了拙荆的性命，定要屈留些時，吃了喜酒再去。"公子道："多蒙盛情，奈弟心急如入，不能耽擱。惟恐舍弟們等久了，不在淮安，那時兩不湊巧，必定誤了大事。"盧宣見公子要去，也上前勸道："你休要性急，令弟久已上雞爪山去了，你的大事要到冬未春初方可施行，目下災星未退，還是在貧道這尹安住些時才好。"齊紈說道："若是公子嫌觀中寂寞，請在舍下花園里夫盤桓盤桓罷。"公子因見盧宣說話接著仙机，又見眾人苦苦相留，祇得住了。

又過了一天，戴仁、戴義有事回家去了，觀中覺得冷清。齊紈也要回去，遂令家人備了几匹馬，立意要請羅燦到家住去。羅燦祇得別了盧宣，同往齊府。臨行之時，盧宣又吩咐齊紈道："請羅公子家中去住，千萬不可與他出門，方保無事，我同舍侄上揚州，代他完了姻，五七日之后就回來了。那時再請他到觀中來往，要緊，要緊！"齊紈領命，即同羅燦上馬，離了通真觀，順河邊進東門來了，這齊府住在儀征城內資福寺旁邊，他家庄了十五進房子，十分豪富。當下羅燦同齊紈走馬進城，早來到齊府門首，一同下馬。

上了大廳，進內見了齊老太太，行過了禮，二人來到書房坐下。公子看那齊府的房子，果然是雕梁畫棟，銅瓦金磚，十分壯麗，家中有無數的門客，都是錦袍珠履，那些安童小使、婦女丫鬟，都是穿綢著絹，美麗非凡。當下齊家兄弟請羅燦到花園里蝴蝶廳下，鋪下了繡裳錦帳，安頓了羅燦的行李，當晚治酒款待，自然是美味珍饈，不必細說。齊府下的那些門客、教師等類，時刻追陪，真是朝朝絲竹，夜夜笙歌。一連住了五六日，敬重羅燦，猶如神仙一般。

羅燦忽說道："小弟在府多謝，明日就要前行了。"齊氏兄弟再三留住，那里肯放，說道："盧師父回來，我們不留，悉聽尊兄便了，前日盧師父吩咐過的，叫我們留羅兄多住些時，今日羅兄去了，他回來時，豈不是惹他見怪？"公子道："多蒙二位賢弟盛情，怎奈俺有大事在身，刻不能緩，實在要走了，祇好改日再會便了。"齊氏兄弟見公子著急要行，祇得說道："既是仁兄要行，今日已遲了，待明早起身便了。"羅燦祇得依允。當下齊紈叫家人飛到通真觀探探探消息，看盧宣可曾回來，一面又叫家人去叫戴仁兄弟前來相留。家人領命去了，分頭去請。齊紈、齊↓又封程儀禮物。當晚治酒餞行，兄弟三人飲得更深方散。

次日五更，羅燦起身，別了齊氏兄弟，飛身上馬，走出東門，天才大亮。羅公子出了城，走河邊赶路，往揚州而行，心中想道："不如在此再吃些點心，省得路上又打中火。"主意已定，轉過東岳廟來一看，也是合當有事，遠遠看見個糕幌子挂在外面，忽然想起："此處莫

非就是胡家糕店，且待俺進去吃糕，探探消息再講。"

當下，羅燦下了馬，進了糕店。祇見一位老奶奶掌櫃，有個伙計捧上糕來。公子問道："你們店東可姓胡么。"小二說道："正是姓胡。"公子再要問時，猛見一個少年，身穿大紅箭衣，帶了三四十名家丁擁上店來，大喝道："与我動手！"那些家丁把兩個伙什打攔，要進房內去搶人，羅燦大喝一聲，攔往去路。那少年大怒道："你敢在趙爺面上放肆么？"羅燦聽了個"趙"字，心中火起，掄拳就打。

不知后事如何，再聽下文分解。

第五十四回

盜令箭巧賣陰陽法救英豪暗贈雌雄劍

話說羅燦見趙家帶領打手，到胡家糕店來搶人，即跳起身來，攔住了內門，大叫道："休要撒野！他乃是個年老的婆婆，有何不是，也該好好的講話，為何帶領多人前來打搶。"原來趙五虎拿了楊春，送到王參將府里審了一堂，送到縣中苦打成招，問成死罪收了監，人已不得活了。惟恐胡變姑逃走，故此五虎帶領人前來打搶。不想冤家路窄，正遇羅燦在此吃糕，恰恰撞在一處。

當下，趙五虎見羅燦攔路，又是外路聲音，欺他是個孤客，大怒罵道："你這死囚，是那里人，敢來多事？你可聞我趙五虎的名么？我來搶人，与你何干！快些走路，莫要討打！"羅燦聽了，如何耐得住，大喝一聲說道："照打罷！"掄起雙拳，就奔五虎，五虎不曾讓得，反被羅燦一拳打中胸膛，"哎呀"一聲，跌倒在地，早已掙扎不得，嗚呼死了。

眾打手見了，一齊擁上前來，都奔羅燦。那里是羅燦的對手，一陣拳頭打得東倒西歪，四散奔走，回家報信去了。不一時，祇見大虎、二虎、三虎、四虎弟兄四個，同他老父趙安，帶領多人圍住糕店，將五虎的尸首抬在中間，來奔羅燦。羅燦見勢頭不可，料不能脫身，心中想道："俺不如連他父子兄弟都殺了罷。"遂跳出店外，大叫道："人是俺打死了的，不与糕店相干。你們站遠些！"說罷，走上街來，順手在馬上掣出寶劍，向趙安便砍。大虎、二虎一齊上前來救時，被羅燦一劍刺中二虎的咽喉，拍通一聲跌倒在地；回手一劍，將三虎連耳帶腮，劈做兩塊。嚇得大虎、四虎掣出腰刀，帶領眾人來斗羅燦。羅燦那口劍猶如風車一般，砍倒四虎。大虎回身就跑，大叫眾人："快取撓鉤、套索擒他。"眾人且戰且走。"一會兒撓鉤、套索到了，一擁齊上。

羅燦想道："倘被他拿住了。私地里要受傷，不如自己到官做個好漢。"主意定了，大叫眾人："你等要拿俺去，祇怕今生不能，俺是個男子漢，親自去見官便了，也省得你們費事。"說罷，分攴眾人，往城里便走。趙安父子帶領眾人一路跟著，簇擁著羅燦到儀証縣。

進了城門，早見王參將領了本部人馬趕將來了，頂頭正遇著趙安，趙安就將被羅燦害了四個孩兒的話，說了一遍。王參將大驚，遂令官兵抬了趙家四個尸首，押了羅燦的馬匹，一同跟進城來，來報知具：知縣大驚，即時升堂，擺了兩張公案，同參將會審口供，早有軍牢衙役帶上凶手苦主、鄰右干証、坊保人等，并胡家糕店母女二人，堂口跪下。點名已畢，知縣先問胡楊氏道："他在你店中吃糕，因何同趙府打架？你可從實訴來。"

那胡奶奶哭道："這少年客人在小婦人店內吃糕，遇見趙五爺領了多人前來打搶小女，這小客人路見不平，因此相斗。不知他前日可有仇恨，求太爺審察詳情。"知縣又問趙安道："年兄，你令郎因何帶領多人搶這糕店之女？你令郎平日可同這凶手相認，有仇是無仇？從實訴來。"趙安哭道："老父母在上，小兒祇帶領兩個家人出去公干，并不曾打搶糕店。這凶手并不相認，也不與小兒有仇。此人明系楊春的羽党，因治生前日拿他送在老父母台下，故此他暗叫人來報仇，害了治生四個孩兒的性命，要求者父母做主。"

知縣見說，遂令帶上凶犯，喝道："你姓甚名誰，何方人氏？白日的害了四條性命，莫非大盜楊春、金輝的羽党么？你快快從實招來，免得在本縣堂上受刑！"羅燦心中想道："且待俺將錯就錯，弄在金、楊二人一處，再作道理。"遂回道："老爺姓章名燦，倒認得七八十個金輝、楊春，快快帶來與老爺認一認看！"知縣吃驚，忙令牢頭到監中取金輝、楊春，提到當堂跪下。知縣喝問金、楊二人："你既勾通大盜，打劫了趙府，違條犯法，理該受罪。為何又勾出凶徒章燦，在你胡家糕店內，打死了趙府四位公子？是何理說！"金輝、楊春二人齊聲叫道："冤枉！小人認得甚么章燦，這是那里說起？"知縣大怒，罵道："該死的奴才！凶徒現在，還要強嘴，快快訴來！"

金、楊二人回頭將羅燦一看，卻不認得，齊聲叫道："你是那個章燦？為何來害我們，是何原故。"知縣叫道："章燦，你看看可是他二人么。"羅燦將金、楊二人一看，果然是好漢模樣，心中暗想道："俺不如說出真情，活他二人性命。"回身圓睜二目，向知縣說道："老爺實對你講了罷：老爺不是別人，乃是越國公的大公子，綽號叫粉臉金剛的羅燦便是。祇因路過儀征，聞得趙家五虎十分作惡，謀占金輝的妻子，他買盜扳贓，害金、楊二人：老爺心中不服，正欲要去尋他，誰知他不識時務，帶領多人前來搶那胡氏。其時老爺在他店中吃糕，俺用好言勸他，他倚勢前來與俺相打，是俺結果了他的性命，并不曾與金、盪二人相干。實對你講，好好放了金、楊二人，俺今情愿抵罪。你倘若賣法徇私，將你這個狗官也把頭來砍了。"

知縣聽羅燦這番言詞，嚇得目瞪口呆，出聲不得，忙向王參將商議道："趙家盜案事小，反叛的事大。為今之計，不如申文到總督撫院衙門，去請王命正法便了。"王參將道："祇好如此。"遂將羅燦、金輝、楊春一同收監。趙家父子同胡家母子，一齊回家候信，不表。

且言儀征通城的百姓，聽見這一場大鬧，都曉得了，沸沸揚揚，四方傳說，早傳到小孟嘗齊紈耳中，齊紈吃了一驚，飛身上馬，出了東門，來通真觀，來尋盧宣商議。卻好行到半路，遇見了戴仁、戴義，齊紈將羅燦之事說了一遍。二人大驚，說道："連日多事，今日才得工夫趕來相探，誰知弄出這場禍來，這還了得！"齊紈道："不知盧師父可曾回來？"遂同戴氏兄弟二人，一齊舉步，進了觀中。

恰好盧宣同盧虎才到了觀中一刻，見了齊紈、戴氏弟兄走得這般光景，忙問道："你等此來，莫非是羅燦有甚么禍事么？"齊紈喘息定了，將羅燦立意要行，撞入胡家糕店，打死趙家四子，親自到官說出真情的話，說了一遍。盧宣大驚，想了一想，計上心來，向齊紈附耳低言說道："你同戴仁前去如此如此，貧道即同舍侄往南京去也。"齊紈大喜，領計去了，即令家人送一千兩銀子交與盧宣，帶了葫蘆丹葯，連夜直奔南京，正是：其中算計人難識，就里機關鬼不知。話說齊紈又將些金銀，

先令戴義帶到縣前，會了當案的孔目，祇說是楊春的親眷，央獄卒引入監內。會了三位好漢，暗地通了言語，安慰了一番，自回齊府。見了齊紈，說了一遍，齊紈又令戴義到金府說了言詞，金員外大喜，說道："難得眾位英雄相救。"遂同戴義來到胡家糕店，會了胡奶奶，將眾英雄設計柑救的話，說了一遍。說道："為今之計，你与趙家相近，冤家早晚相見，分外仇深。倘若黑暗之中，令人來害你母女性命，如何是好？不若收拾收拾，且到通真觀里再作道理，連老漢的家眷也往通真觀里避禍去了。"胡奶奶依了金員外之言，同女兒收拾了行李細軟，就央戴義背了上船。才動身，祇見趙大虎帶了四五個家人、地方保甲、前來盤詰。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行假令調出羅公子說真情救轉粉金剛

話說胡奶奶收拾了行李，正欲同金員外、戴義到通真觀去避禍，不想趙大虎帶了四五個家人，正欲前來暗害變姑的性命。一見了戴義，便叫坊保來問："你們往那里去？"戴義回首一看，認得是大虎，說道："原來是趙大爺。小人是本縣的差人，怕他們走了，特地前來將金員外一同押去看守的。"趙大虎認以為真，說道："這就是了。"戴義遂催金員外同胡氏上船，同往通真觀去了，不表。

且言南京的總督，乃是沈太師的侄兒沈廷華，他名雖為官，每日祇是相與大老財翁看花吃酒，不理正務，也是羅燦該因有救，那日文書到了南京，適值總督沈廷華到鎮江去會將軍米良去了，來下公文的祇得在門上伺候。

這沈廷華年過五旬，所生一位公子年方七歲，愛惜如珍，每日要家人帶他出來看戲，觀花，茶坊酒肆四處玩耍。看官，難道他一個總督衙門中，還是少吃少玩？就是天天做戲同公子看也容易，不是這等講法。祇因公子本性輕浮，每日要在外面玩耍，他才得散心。那府中有個老家人，背著公子，同自己一個十五歲的兒子，到外面玩耍，出了轅門，轉過七八家門面，祇見一叢人在那里看戲法兒。那老家人帶著公子也來看看。那一班轅門上的衙役，認得是內里的人帶公子出來玩耍，忙忙喝攴眾人說道："快快閃攴！讓少爺看戲法。"眾人聽言，祇得讓公子入內，拿條板凳請公子同那家人坐下來看。

一會兒，送茶的、送水的都來奉承。祇見一個賣糖酥果子的，闊面長身，手提籃子，也擠在公子的面前來賣。公子見了酥果，便要買吃。那個賣果子的人，忙抓了一

把糖果子，与那老家人說道："這是送与公子吃的。"那老家人大喜，忙向身邊取出錢，把那賣糖的。那人道："小人是送与公子吃的，怎敢要錢？祇要你老人家照顧就是了。"那老人家大喜，說道："怎敢白扰你的酥果？"那人道："說那里話，祇是不恭敬些兒。"說罷，竟自去了。這老家人將糖酥果分做兩半，將一半与公子吃了，那一半与自己的兒子吃了，坐在那里玩耍。

不一時，公子祇是將頭吐舌，不住的兩淚汪汪，滿目紅腫，老家人忙問道："你是怎么樣的。"又見他兒子也是一佯，他兩個人在地下亂滾，祇是搖頭擺手，說話也說個出來了，家人大驚，忙忙馱著公子，挽著兒子，急急忙忙跑回衙門，到后堂來了，看官，你道公子是何道理說不出話來的？原來是盧宣定計，做成啞口葯丸，捻在糖果之中，叫盧虎賣与公子吃的，以便混進私衙，于中取事，好救羅燦。

話休煩絮。且言那老家人將公子抱到后堂，見了夫人。祇見公子在地下亂滾，吐舌搖頭，面色青腫，夫人大驚，忙抱住公子問道："我兒，是怎生的？"公子祇是搖手指喉，兩淚汪汪，說不出原故。夫人見了這般光景，叫問老家人道："你帶公子到那里去玩的？為何弄出這般光景回來？"家人嚇得戰戰兢兢，跑了出去，把自己的兒子帶入內來，回道："夫人在上，老奴帶公子同孩兒出去看了半日的戲法兒，就回來了。不知怎樣，公子問我孩兒一齊得了這個病癥，老奴真正不解。"夫人將那孩子一看，也是滿臉青腫，口內說不出話來。夫人大驚，說道："這是怎生的？"夫人無法，祇得令家人快請醫生來看。

不一時，將南京的名醫一連請了七八位醫生，進府來看。這公子原無病癥，不過是吃了啞口丸的，那些醫生如何看得出？一個個看了脈，都說無病。夫人說道："若是無病，就不該如此模樣。"內中有一個先生說道："莫非是飲食之中吃了甚么毒了？"那老家人那里敢提吃糖的，一口咬定，祇說在外玩耍，並沒有吃甚么東西。夫人道："在內府又是隨我吃飯食，怎生有毒？既是如此，求先生代相公敗敗毒便了。"這先生祇得撮了一服敗毒散下來。先生去了，忙令家人煎与公子服了，全無效驗，一連三日，夫人著了急，罵那家人道："生是你

帶公子去看戲法，得了病來：如今就著落在你身上，好好的請醫生代公子醫好了，不然處死你這老奴才！”

老家人無奈，想了一想，別無他法，祇得出來尋訪高人，來救公子。帶了些銀子，出了宅門，來到前面轅門上，見了一個旗牌官問道：“你可知道此地有甚么名醫？快代我請一位來看看公子。”那旗牌官說道：“如今的醫生，不過略知葯性，就出尋錢用，混飯吃，有甚么武藝！昨日我家小兒得了一個奇病，總不說話，南京的醫生都請到了，也看不到。多虧儀征來的一個道士，叫做賽果老，把我一服丸葯就吃好了。如今現在我家里。”那家人聽了，大喜道：“公子同小兒也是得的個不語之癥，既有此人，拜煩你代我去請。”旗牌道：“這個容易。”遂問老家人來到家中，見了盧宣，說了備細：盧宣道：“既是旗牌官分上、敢不效勞！”叫人肯了葯包，問那老家人一同來到府內。

進了后堂，說了備細。夫人令丫鬟扶出公子，盧宣一看，假意大驚，說道。“公子此病，中了邪毒，得費力醫呢，要公子同貧道在一處宿歇三日，大驅了邪氣，然後服葯，才得痊愈。”那老家人見說，又將自己的孩兒叫出來一看。盧宣道：“這個容易，他沒邪氣，服葯就好了。”忙向葫蘆內取出一顆丹葯，把與老家人說道：“快取開水，服了就好。”夫人心中疑惑，忙叫丫鬟取開水，當面服下。那孩兒吃下丹葯，肚中一陣亂響，響了一會，嘆了一口氣，說道：“快活，快活！”就說話了。夫人見蒼頭的兒子好了，心中駭異，敬重盧宣，猶如神仙一般，忙令家人收拾內書房，就請盧宣同公子到書房去住，又備了一席素齋，款待盧宣，好不欽敬。

當晚就在書房安歇。盧宣吩咐那老家人道：“煩你去吩咐門官知道，惟恐我一時要出去配葯，叫他們莫要阻攔，要緊，要緊。”那家人說道：“多蒙師父救好了我的孩兒，這件小事都在我身上。”盧宣大喜，當下就同公子在書房歇宿，自有書童伺候，不必細表。

等到人靜之時，公子睡了，書童往外去了。盧宣往四下里一看，祇見靠牆擺了兩張櫃廚，左邊封皮上寫了一條道：“來往文書”，右邊櫃上也寫了一條道：“火牌令箭”。桌案上又是文房四寶。向右邊廚上畫了解鎖的神

符，悄悄的盜出一枝令箭，藏在身邊，依然將廚櫃鎖好，貼上了封皮。又用朱筆標了一紙諭帖。上寫道：諭儀征縣令知悉：即仰貴縣將反叛羅燦、大盜金輝、楊春交付來差。火速，火速！

盧宣收拾已完，依就去睡。

次日清晨，找到老家人說："我要出去配葯。"老家人引盧宣出了轅門。盧宣找到盧虎的下處，悄將令箭拿出，付與盧虎道："你可星夜趕回儀征，如此如此。"盧虎聽了此言，收了令箭即刻過江，望儀征去了。

盧宣依舊回來，老家人領進：進了書房，同公子用過早膳。夫人同丫鬟到書房問盧宣道："師父，小兒病體如何？"盧宣回道："公子的貴恙容易了，昨夜已代他退了一半邪氣，約莫今晚就痊愈了。"夫人大喜道："倘得小兒痊愈，自當重謝！"夫人說罷去了，早有那些師爺幕友前來問候，與盧宣陪話，盧宣想道："事不宜遲，要想脫身之計才好。"假意向家人說道："快擺香案，待貧道畫符驅邪。"一聲吩咐，香案已齊。盧宣畫符禮拜，即取出一粒丹葯與公子吃了，也是響了一陣，即刻開言。夫人同蒼頭好不歡喜，封了一百兩銀子，來做謝儀，盧宣收了，辭謝夫人，叫人背了葯包而去。祇聽得三聲大炮，報："大人回轅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老巡按中途遲令箭小孟嘗半路贈行裝

話說盧宣才出轅門，正運著沈廷華回來了。盧宣惟恐糾纏，忙忙躲開，沈廷華也不介意，就進去了。盧宣出了轅門，也沒有撞見那個旗牌。暗暗歡喜，走出城來，打發那個相送的道童回去，他自攜了葯包，連夜上了江船，望儀征進發，不表。

且言沈廷華回到府中已日暮，夫人備了家宴伺候，並將公子得了啞癥，遇見儀征的盧道士畫符醫好了的話，說了一遍，沈廷華道："有這等事！這道士今在何處？快快叫來我看看。"夫人回道："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告辭去了。"沈廷華道："可惜，可惜。"當下一宿晚景已過。

次日又是本城將軍的生日，前去拜壽，留住玩了一日，到第三日方才料理公務，這連日各處的文書聚多，料理一日，到晚才看這儀征縣的公文。沈廷華大驚道："既是拿住了反叛，須要速速施行、方無他變。"忙取一面火牌，即刻差名千總："速到儀征縣提反叛羅燦到轅門候審，火速，火速！"千總得令去了，不表。

且言毛頭星盧虎得了令箭，飛星趕到儀征，連夜會了戴仁、戴義，表兄弟三個一齊來到齊府，說了備細。齊紈聽了大名、忙取出行頭與三人裝扮，備了三騎馬與他三人騎了，又點了八名家人扮做手下，一齊奔到縣前，已是黃昏時分。那儀征縣正在晚堂審事，盧虎一馬闖進儀門，手執令箭，拿出那紙假諭帖，大叫道："儀征縣聽著！總督大老爺有令箭，速將反叛羅燦，大盜金輝、楊春，提到轅門聽審。"知縣聽了，連忙收了令箭諭帖，親到監中提出三位英雄交與盧虎，封了程儀，叫了江船，送他出去，然後回衙，不表。

且言羅燦見差官是盧虎，心中早已分明。行到新城，盧虎喝令船家住了，分付道："船上行得慢，俺們起早走呢。"船家大喜，送眾人上岸，自己开船去了。這盧虎和眾人走岸路到了通真觀，會見了金員外、胡奶奶等，說了詳細。眾人大喜，忙替三位英雄打开了刑具。楊春、金輝謝了盧虎等眾人，又謝了羅燦，說道："多蒙公子救了糕店之女，反吃了這場苦;若不是盧師父定計相救，怎生是好。"

當下金員外治酒在觀中款待。飲酒之間，羅燦說道："多蒙諸公救了在下，但恐明日事破，如何是好？此地是安身不得的，不若依俺的愚見，一同上雞爪山去，不知諸公意下如何？"眾人聽了，一齊應道："愿隨鞭鐙。"

羅燦見眾人依允，十分歡喜。齊紈道："祇是一件，此去路上盤詰甚多，倘若露出風聲，似為不便，須要裝做客人前去，保無他事。山東路上，一路的關隘、守汛的官兒，都与小弟相好，皆是小弟昔日為商，恩結下來的。待小弟回去取些行路的行頭、府號的燈籠，前去才好。"眾人大喜道："全仗大力。"盧虎道："還有一件，小弟也要回去送信，相約家兄收拾收拾，都到鈔關上相等便了。"當下商議定了。

次日眾人起身，忽見賽果老盧宣回觀來了，見了眾人，眾人大喜，拜謝在地。盧宣扶起羅燦，羅燦把投雞爪山的話說了一遍。盧宣道："好，齊施主也不可在家住了。明日追問羅公子的根由，若曉得在你家住的，你有口難辯，那時反受其禍;不若快去收拾，也上雞爪山為妙。"眾人說道："言之有理。"齊紈想出利害，祇得依允，說道："多蒙師父指教，小弟即刻回去收拾便了。"盧宣道："事不宜遲，作速要緊。"齊紈回去，不表。盧宣又令金員外回去收拾家眷，都在半路相會，又令盧虎回揚州約盧龍去了。

且言齊紈回到家中，瞞定家人，將一切帳目都交總管收了。祇說出門為客，帶了五千兩金子、四箱衣服，又帶了數名家人，都扮做客商，推了二十輛車子，備了十數匹牲口，暗暗流淚，離了家門，同兄弟齊崎來到通真觀，會了眾人，將行李都裝在車子上，請胡奶奶同變姑上

車，盧宣、羅燦、戴仁、戴義、齊氏兄弟都騎了馬，趕到樸樹灣，早有全員外的家眷，行李也裝上車子，在半路相等。眾人相見，合在一處，連夜趕到揚州鈔關門外，奔到盧龍家內，盧龍治酒款待，歇息了一宵。

次日五更，大家起身，周美容收拾早膳，眾英雄飽餐一頓。手下的備好車仗馬匹，裝上了行李等件，挂了齊府的燈籠，將家眷上了車子。金員外押著在前面登程，后面是盧宣、羅燦、盧龍、盧虎、戴仁、戴義、齊紈、齊欽、金輝、楊春十位英雄上了馬，頭戴煙氈大帽，身穿元色夾襖，身帶弓箭腰刀，扮做標客的模樣。沖州撞府，祇奔山東大路，投雞爪山去了，不表。

且言那四名千總，奉總督之令到了儀征具前，廳事吏慌忙通報，知縣隨即升堂迎接。千總拿出火牌令箭，向知縣說道："奉大人之令，著貴縣同王參將將反叛羅燦解到轅門聽審，火速，火速！"知縣大驚，說道："差官莫非錯了？三日之前已有令箭將羅燦、金輝、楊春一同提去了，為何今日又來要人？"差官道："貴縣說那里話！昨日大人方才回府，一見了申詳的文書，即令卑職前來提人，怎么說三日前已提了人去？三日前大人還在鎮江，是誰來要人的？"知縣聞言，嚇得面如土色，忙忙入內拿了那枝令箭諭帖出來，向差官說道："這不是大人的令箭？卑職怎敢胡行。"差官見了令箭，說道："既是如此，同俺們去見大人便了。"

儀征縣無奈，祇得帶印綬并原來的令箭諭帖，收拾行李，叫了江船，同那四名千總上船動身。官船行到江口，忽見天上起了一朵烏云，霎時間天昏地暗，起了風暴，嚇得船家忙忙拋錨扣纜，泊住了船。那風整整刮了一日一夜，方才息了，次日中上行船，趕到南京早已夜暮了。又耽擱兩天，共是五天，眾英雄早已到淮安地界了。

且言那儀征具到了南京，住了一宿，次日五更即同差官到了轅門投手本。沈廷華立刻傳見，知縣同差官來到后堂。恭見畢，差官繳過火牌令箭，站在一旁。沈廷華便問："原犯何在？"知縣見問，忙向身邊取出令箭諭帖，雙手呈上說道："五日之前，已是大人將反叛、大盜一齊提將來了，怎么又問卑職要人？請大人驗看令箭諭帖。"沈廷華吃了一惊道："有這等事？"細看令箭，

絲毫不差，再看諭帖，卻不是府里眾師爺的筆跡。忙令內使進內查令箭時，恰恰的少了一枝。再問："我這軍机房有誰人來的？"內使回道："就是通真觀盧道士同公子在內書房住了一夜，廚柜也是封鎖了，并無外人來到。"沈廷華心內明白，忙向儀征縣說道："這是本院自不小心，被奸細盜去了令箭。煩貴縣回去即將通真觀道士并金輝、楊春兩家家眷解來聽審，火速，火速！"知縣領命，隨即告退，出了轅門，下了江船，連夜回儀征縣。到了衙中，即發三根金頭簽子，點了十二名捕快，分頭去拿通真觀的道士并金、楊二家的家眷到衙聽審。

捕快領了票子去了，一會都來回話，說道："六日之前，他們都連家眷都搬去了，如今祇剩了兩座房子，通真觀的道士道人也去了。"知縣聽見此言，吃驚不小。隨即做成文書，到南京申報總督，一面又差人訪問羅燦到儀征來時在那家落腳。差人訪了兩日，有坊保前來密報道："小人那日曾見羅燦在資福寺旁邊齊家出去的。"知縣暗暗想道："齊紈乃是知法的君子，蓋城的富戶鄉紳，怎敢做此犯法的事？"又問坊保："你看得真是不真？"坊保回道："小人親眼所見，怎敢扯謊？"知縣道："既如此，待本縣親自去問便了。"隨即升堂、點了四十名捕快，騎了快馬，打道開路，盡奔齊家而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雞爪山羅燦投營長安城龍標探信

話說儀征縣打道開鑼，親自來到齊府，暗暗吩咐眾人將前后門把了，下馬入內，齊府總管忙忙入內稟告太太說："儀征縣到了。"太太心中明白，忙叫總管帶著五歲的孫子，名喚齊良，出廳迎接，吩咐道："倘若知縣問話，祇須如此如此回答就是了。"

原來，太太為人最賢，齊紈為人最義。臨出門的時節，將細底的言語告訴過太太，所以太太見知縣一來，他就吩咐孫子出廳來迎接知縣，拜見畢，侍立一旁。家人獻過茶，公子又打一躬說道："父母大人光降寒門，有何吩咐？"知縣見他小小孩童，禮貌端正，人才出眾，說

話又來得從容，心中十分驚異，問道："齊紈是你何人？"公子道："是父親。"知縣道："他那里去了，卻叫你來見我？"公子道："半月前出外為商去了。"知縣聽言，故意變下臉來，高聲喝道："胡說！前日有人看見你的父親往通真觀去的。怎敢在我面前扯謊，敢是討打么？"公子見知縣叫他，他也變下臉來回道："家父又不欠官糧，又不該私債，又不犯法違條，在家就說在家，不應扯謊。既是大人看見家父在通真觀里的，何不去尋他，又到寒門做甚？"這些話把個儀征縣說得無言可對，心中暗想道："這個小小的孩兒，可一張利嘴！"因又問道："你父親平日同這甚么人來往？"公子道："是些做生意的人，与家中伙計、親眷，并無別人。"知縣道："又來扯謊了！本縣久已知你父親叫做小孟嘗，專結交四方英雄、江湖上朋友，平日門下的賓客甚多，怎說并無外人？"公子道："家父在外為商，外路的人，也認得有几個，路過儀怔的也來拜拜候候，不過一二日就去了，不曉得怎樣叫做江湖朋友。自從家父出外，連伙計都帶去了，并無一人來往。"知縣道："昔日有個姓羅的少年人，長安人氏，穿白騎馬的，到你家來，如今同你父親往那里去了？告訴我，我把錢与你買果子吃。"公子回道："大人在上，家父的家法最嚴，凡有客來并不許我們見面。祇是出去的時節，我看見父親同叔父二人帶了十數個家人、平時的伙計，推了十數輛車子出門，並沒有個穿白騎馬的出去。"知縣道："既然如此，你把那些家人、伙計的名字說來，本縣聽聽，看共是多少人。"公子聽說，就把那些同去的名字張三李四，從頭至尾數了一遍。

知縣聽了，復問總管道："你過來，本縣問你。你主人出門可是帶的這些人數？你再數一遍与本縣知道。"那總管跪下，照著公子的這些人數又說了一遍，一個也不少，一個名字也不錯。知縣聽了暗想道："聽這小孩子口供，料來是實。"便問公子道："你今年几歲，可曾念書呢？"公子回道："小子年方五歲，尚未從師，早晚隨祖母念書習字。"知縣大喜，說道："好。"叫取了二百文錢，送与公子說道："与你買果子吃罷。"公子收了。知縣見問不出情由，祇得吩咐打道起身。公子送出大門，深深的一揖說道："多謝大人厚賜，恕小子不來叩謝了。"知縣大喜，連聲道好，打道去了。

且言公子入內，齊太太同合家大小，好不歡喜，人人都贊公子伶牙俐齒，也是齊門之幸，正是：道是神童信有神，山川鐘秀出奇人。甘羅十二休夸異，尚比甘羅小七春。話說那儀征縣回衙，將齊良的口供做成文書，詳到總督，一面又出了海捕的文書，點了捕快，到四路去訪拿大盜的蹤跡：過了兒日，又有那撫院、按察、布政各上司都行文到儀征縣來要提反叛羅燦，大盜金輝、楊春候審。知縣看了來文，十分著急，祇得星夜趕到南京，見了總督。沈廷華無言可說，想了一想道："不妨。貴縣回去，祇說人是本部院提來了，倘有他言，自有本部院做主。"知縣聽了言詞回衙，隨即做成文書，祇說欽犯是南京總督部院提去聽審，差人往各上司處去了，不提。

話說那沈廷華忙令旗牌去請了蘇州撫院，將大盜盜了令箭，走了羅燦的話，說了一邊，道："是本院自不小心，求年兄遮蓋遮蓋。京中自有家叔料理。"撫院道："既是大人這等委曲：盡在小弟身上，從今不追此事便了。"沈廷華太喜道："多蒙周全，以后定當重報。"正是：法能為買賣，官可做人情。按下沈廷華各處安排的事。且言眾位英雄合在一處，從揚州盧龍家內動身，在路走了七日，趕到黃河，過了山東界的大路上。那一方因米良同雞爪山交戰之后，凡有關關營汛都添兵把守，以防奸細，十分嚴緊；一切過往的客商，都要一一盤查，報名掛號，才得過去。淮安這一路，多虧齊紈自幼為客商，去過數次，那些守汛官軍都是用過齊紈的銀錢的，人人都認得，一見了儀征齊府的燈籠，并不盤問，就放過去了。惟有淮北這一路，齊紈到得少。

那一日到了登州府地界，祇見人民希少，城邑荒涼，因米良同羅琨打仗失過陣，遭了兵火的，所以如此。祇有四門，每門外都有一百個官兵，扎兩個營盤，在那里盤查奸細。當下眾人才到城門口，早驚動了汛地上官兵，前來查問道："你們往那里去的？快快歇下，搜一搜再走。"原來這登州自從交戰之后，設立營房盤查奸細，誰知這些兵丁借此生端，凡有客商來往，便要搜查。倘若搜出兵器火葯等件，便拿去獻功；若搜出金銀貴重的物件，大家搶了公用。客商怎敢與他爭論？因此見了齊紈等也要搜搜。

齊紈見如此光景，吩咐停下車仗，頭一個勒馬當先，見了官軍將手一拱道："敢煩轉報一聲，說是儀征齊紈過此，并無奸細。'那兵丁說道："胡說！我們那里曉得甚么齊紈不齊紈？祇要打并行李搜搜便罷！"齊紈道："放屁！難道奸細藏在行李內不成？好生胡說！"眾軍聽得，不由分說，向上一擁，團團圍住，便要動手。眾英雄大怒，一齊動手就打。那一百官兵抵敵不住，吶喊一聲走了。盧宣道："必然調兵來趕！羅公子好速同貧道押家眷前行，讓他們斷后。"那一百名守汛官兵，另會了二百名官兵、四名千總，擺成隊伍，搖旗吶喊，追趕前來。

齊紈等八人商議道："此去雞爪山祇有二百里了，不如殺他一場再作道理。"當下八位英雄掣出兵器，混殺了一陣。看看日落黃昏，官兵不戰，卻去安營造飯，準備連夜追趕。八人打馬加鞭，趨勢走了，追著羅燦說道："快些走，追兵來了！"眾人急急吃些干糧，連夜奔走。猛見火光起處人馬追來，又見左邊也是一派紅光沖天而起。

不知何處兵馬，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謀篡逆沈謙行文下江南廷華點兵

話說盧宣見追兵到來，令羅燦帶領眾人、庄客在這林子右邊埋伏，但見風起，便出來迎敵；又令楊春、金輝保護家眷；又令戴仁、戴義前后接應；又令齊紈、齊欽同盧龍、盧虎到山后放火。眾人領令去了。火光近處，追兵早來，盧宣勒馬仗劍，大叫一聲，迎將上來。

登州的守備見了，忙將三百人馬排開，帶領四名千總，前來迎敵；盧宣仗劍，劈面交還，喊叫連天。戰無三合，盧宣按住劍，回馬就走。守備大叫道："往那里走！"催動兵丁，抬馬趕來。約有數里，盧宣口中念念有詞，將寶劍望四面一指，猛然間狂風大作，就地卷來。刮得飛沙走石，地暗天昏，那官兵的燈球火把刮熄了一半。守備大驚，抬頭看時，忽見山后火起，心中害怕，忙忙回馬就走。那風越刮得緊了。

正在驚慌，忽然一聲喊叫，早有羅燦領了三十名庄客從中間出來，就把三百名官兵沖做兩段。登州守備大驚，忙同眾將前來迎敵。又見戴氏弟兄、齊氏弟兄、盧氏叔侄共八位英雄，滿山放火，一齊沖來大叫道："雞爪山的英雄在此：，你等快快留下頭來！"這一聲喊叫，把三百官兵嚇得四散奔走。守備著了慌，被羅燦一槍挑下馬來，割了首級。眾軍見主將已亡，那里還敢戀戰，一個個棄甲丟盔，奪條生路逃命去了。當下眾位英雄合在一處，查點人數，一個也不差，盧宣大喜，說道："快些赶路要緊。"眾人略歇，依舊登程。

走到五更時分，從一座大樹林子里經過，忽見樹林中兩道紅光，直沖牛斗。盧宣道："奇怪！昨日交戰，見紅光亂起，原來就在此地。其中必有寶貝！"忙令歇下人馬，埋鍋造飯。卻同羅燦、金輝找到紅光跟前，掣出腰

刀往地下一挖，挖了一尺多深，卻有一塊石板，掀起來看時，乃是一個小小的石盒。盧宣同羅燦揭開一看，里面并無他物，祇有兩口寶劍插在一鞘之內。又有柬帖一封，寫著兩行字跡。羅燦等拿到亮處一看，原來是一首詩，上寫道：堪嘆興唐越國公，勛名一旦付東風。他年若遂凌云志，盡在雌雄二劍中。羅燦見了，心中大喜，又見后面有一行小字道："此劍一切妖魔能降，謝應登記。"羅燦大驚道："謝應登乃是我始祖同時之人，在武舉場上成仙去的，遺留此劍贈我，必有大用。"慌忙望空拜謝，將詩與眾人看了。眾人大喜，都來到一處坐下，飽餐了一頓，將馬放過了水草。

正要起身，忽見一人帶領十數個大漢，騎著馬迎面闖來，見了羅燦，滾鞍下馬，大叫道："原來公子在此！"羅燦抬頭一看，卻是章琪。

原來章琪到了淮安，聞知柏府出首害了二公子，二公子已上雞爪山去了，他就連夜趕到揚州，尋不見羅燦，又趕下儀征。聞知凶信，吃了大驚，星夜趕到雞爪山投奔羅琨，又領了嘍兵，前來探信，當下見了公子，十分大喜，彼此說了一番。羅燦道："俺們一路走罷。"章琪遂令嘍兵先回雞爪山去報信，然後同眾位英雄一路往雞爪山進發。

那日到了雞爪山的地界，祇見裴天雄、羅琨、胡奎同一眾英雄，大開寨門，接下山來。一眾英雄，下馬進寨，到了聚義廳上行過禮。羅琨、胡奎、秦環與羅燦，抱頭大哭一番，各人將別后情由說了一遍，然後向眾英雄致謝一番。胡奎自同母親去接了孀母，同妹子變姑、金老安人、周美容等，都到后堂去了，自有裴夫人接待，不表。

外面裴天雄吩咐嘍兵大排筵宴，款待眾位英雄，客席上是盧宣、羅燦、齊紈、齊崎、金輝、楊春、盧龍、盧虎、戴仁、戴義、金員外共是十一位，主席上是裴天雄、胡奎、羅琨、秦環、程佩、李全、謝元、李定、魯豹雄、孫彪、趙勝、龍標、洪恩、洪惠、王宗、王寶、王宸、張勇、王坤、李仲、章琪共是二十一相陪，座間共三十二位，眾頭目在兩旁巡查。大吹大擂，飲酒談心，盡歡而散。

次日，升帳序了坐次。謝元說道："目下四海荒荒，賢人遠避，沈賊奸党，布滿朝端。不知近日長安朝綱事体若何？倘有變動，俺們就要行事，必須得那位賢弟前去探信才好。"龍標起身道："小弟愿往。"金輝、楊春二人齊聲說道："二弟昔日在長安過的，一路都熟了，愿同龍兄前去走走。"羅燦說道："小弟也要去接母親。"謝元道："兄長不可自去。可令龍兄同金、楊二弟先行，秦環同孫彪暗帶二十名嘍兵，前去接了令堂前來就是了。"羅燦大喜道："如此甚妙。"當下龍標、金輝、楊春隨即下山去了。過了兩三日，秦環、孫彪領了二十名嘍兵，扮作客商，分為兩隊，暗藏兵器，連夜也往長安去了，不表。

且言沈謙得了米良、王順的的文書，俱言敗兵之事，心中憂慮道："羅琨如此英雄，怎生是好？必須廣招天下英雄，方可退敵除害。"沉思已定，遂請米順、錢來到府相商。米順道："諒雞爪山一掌之地，成何大事？現今各省的總督、總兵都是我們心腹，何不行文到各省去，叫他們招納英雄好漢，軍中聽調？京中也挂榜招兵，等兵馬一齊，大師就登了大寶，再傳旨征剿羅琨，怕不一陣剿滅？"沈謙大喜，遂在長安挂榜招賢，一面行文到各省去了。

自從挂榜之后，早有那些狐群狗党你荐我，我荐你，招集了多少好漢，分作上、中、下三等：上等做守備，中等做為千總，下等的吃糧當兵。那些在朝的官軍知道也不敢做聲。自此之后，朝廷內外大小事，都是太師決斷了。其時，眾守備之中卻有兩位好漢：一個是章宏的舅子，名喚王越，叫做獨角龍，是那章大娘之弟；一個是瓜州賣拳的史忠，沈謙愛他兩人武藝超群，都放為守備，令他去把守長安北門，以防外面奸細。那王越雖然投了沈謙，祇因去會過了章宏，知道姐姐身替羅太太之死，遭沈賊所害，怀恨在心。因此，投營效用，要遇機會暗害沈賊。這是他心事，不表。

且言沈謙一日在書房間坐，堂候官呈上南京的文書。沈謙展開一看，原來是侄兒沈廷華的文書，上寫道："奉命求賢，今在金山得了兩員虎將：一名王虎，一名康龍，具有萬夫不當之勇。小侄再三請他進京，他不肯來；

必須叔父差官前來聘他，他方肯出仕，五月初五日乃是小侄生辰，鎮江府扮了龍舟欲与小侄慶壽，小侄意欲請廷芳賢弟前來任署。看罷龍舟，等小侄生日過後，同兄弟聘請王虎、康龍同上長安，豈不是一舉兩得？小侄不敢自專，請叔父施行！"沈太師看了來文，滿心歡喜，忙叫書童去請大爺前來。

沈廷芳來至書房坐下。沈謙說道："為父的与羅家作對，謀取江山，也是為你。如今諸事俱備，祇少良將領兵，難得你哥哥訪得兩員勇將，現在金山，要人聘請。五月初五日又是你哥哥的生辰，請你去看龍舟。你可收拾聘禮、壽儀前去拜了生日，就去請了二將來京，早晚圖事，豈不為美！"沈廷芳聞言，好不喜歡道："孩兒愿去。"沈謙大喜，令中書寫了聘書，備了禮物；又做了兩付金盔金甲、蟒袍玉帶、兩匹金鞍白馬。收拾動身；又擺了相府的執事，在門前伺候。沈廷芳辭別了父母，點了十數名家丁、一個堂官先去等候；又約了錦上天，一同上馬往江南而來。逢州過縣，自有文武官員接送。這也不在話下。

且言錦上天向沈廷芳說道："門下久仰江南的人物秀麗，必有美色的女子。"沈廷芳說道："我們做完正事，令堂官同二將先行，我們在那里多玩些時便了。"錦上天道："倘若遇著好的，就買他几个來家。"二人大喜。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柏玉霜誤入奸謀計 錦上天暗識女裝男

話說那沈廷芳同錦上天，由長安起身，向南京進發。那日是五月初二的日子，到了南京的地界，早有前站牌飛馬到各衙門去通報。不一時，司道府縣總來接過了，然后是總督大人沈廷華排齊執事前來迎接。沈廷芳上了岸，一直來到總督公廳，沈廷華接入見禮。沈廷芳呈上大師的壽禮，沈廷華道："又多謝叔父同賢弟厚禮，愚兄何以克當？"沈廷芳道："些須不腆，何足言禮！"當下二人談了一會。沈廷芳入內，叔嫂見禮已畢，當晚就留在內堂家宴，錦上天同相府的來人，自有中軍官設筵在外堂款待。飲了一晚的酒，就在府中住宿，晚景已過。

次日起身，沈廷芳向沈廷華說道："煩哥哥就同小弟前去聘請二將，先上長安，小弟好在此拜壽，還要多玩兩天。"沈廷華聽了，祇得將聘禮著人搬上江船，打著相府同總督旗號，弟兄二人一同起身，順鳳干船，往鎮江金山而來。不一時，早到了金山，有鎮江府丹徒縣并那將軍米良前來迎接，上了岸，將禮物搬入金山寺，排成隊伍，早有鎮江府引路，直到那王虎、康龍二將寓所，投帖聘請。原來二人俱是燕山人氏，到江東來投親，在金山遇見了沈廷華，沈廷華見他二人英雄出眾，就吩咐鎮江府請人公館候信，故鎮江府引著沈廷芳等到了公館，投了名帖，排進禮物，呈上聘禮。

二人出來迎接，接進前廳，行禮坐下。王虎、康龍說道："多蒙太師爺不棄，又勞諸位大人在駕，我二人當受不起！"沈廷芳道："非禮不恭，望二位將軍切勿見棄！"沈廷華說道："二位將軍進京之后，家叔自然重任。"沈廷芳遂合鎮江府捧上禮物，打干盔箱，取出那兩付盔甲，說道："就請二位穿了。"二人見沈廷芳等盛意諄諄，心中大喜，遂令手下收了聘禮，穿起盔甲。沈

廷芳見他二人俱是身長一丈，臂闊三停，威風凜凜，相貌堂堂，沈廷芳暗暗歡喜道："看此二人，才是羅琨的對手！"

當下王虎、康龍穿了盔甲，騎了那兩匹錦鞍白馬，一同起身來到鎮江府內。知府治酒餞行，沈廷芳吩咐堂官道："你可小心伏侍二位將軍，先回去見太師，說我隨後就來。"當下酒過三巡，肴登幾次，二將告辭起身。沈廷華、沈廷芳、米良、鎮江府、丹徒縣、合城的文武眾官一一相送，二將上船起身，奔長安去了。

卻說那沈廷華送了二將動身之后，即同沈廷芳別了眾人，趕回南京去過生日，到了總督府內，已是初四日的晚上。進了后堂，夫人治家宴暖壽，張燈結彩，幵台演戲，笙歌鼓樂，竟夜喧鬧。外間那些合的文武官員、鄉紳紛紛送禮，手中禮單，絡繹不絕。

忙到初五日五更時分，三聲大炮，大幵轅門，早有那轅門上的中軍官、站堂官、旗牌官、廳事吏等，備了百架果盒花紅，進去叩頭祝壽。然后是江宁府同合城的官員都穿了朝服前來祝壽，又有鎮江府同米良也來拜壽。沈廷華吩咐一概全收。那轅門下四轎八轎，紛紛來往。大堂口總是烏紗紅袍，履聲交錯。沈廷華令江宁府知客陪那一切文官，在東廳飲宴；那一切武官在西廳飲宴，令大廳相陪；那一切鄉紳，令上元縣在照廳相陪。正廳上乃是米良、沈廷芳、撫院、提督將軍、布政、按察各位大人飲宴。當晚飲至更深方散。次日各官都來謝酒告辭，各自回署，自有大廳堂官安排回帖，送各官動身，不表。

祇有鎮江府同米良，備了龍舟，請沈廷華同沈廷芳到金山寺去看龍舟。沈廷芳想道："與眾官同行有多少拘束，不如同錦上天駕一小船私自去玩，倒還自由自便。"主意已定，遂向沈廷華說道："哥哥同米大人先行，小弟隨後就來。"沈廷華祇得同米良、鎮江府備了三號大船，排了執事，先到金山寺去了。

丹徒縣迎接過江，滿江面上備了燈舟，結彩懸紅，星蕭細樂，好不熱鬧。那十祇龍舟上，都是五色旗幡，錦衣繡襖，鑼鼓喧天，十分好看。金山寺前搭了彩樓花篷，

笙蕭齊奏，鼓樂喧天。怎見得奢華靡麗，有詩為証：何處奢華畫鼓喧？龍舟鬧處水云翻！祇緣邀結權好客，不是端陽吊屈原。話說那鎮江府的龍舟，天下馳名。一時滿城中百姓人等，你傳我，我傳你，都來游玩。滿江中巨艦濛沖、雙飛划子，不計其數。更兼那金山寺有三十六處山房、靜室、店面、樓台，那些婦女人等，不曾叫船的，都在迎江樓上開窗觀看，還有寓在寺里的婦女人等，也在樓上推窗觀看。

其時，卻驚動了一個三貞九烈的小姐，你道是誰？原來是怕玉霜。祇因孫翠娥代嫁之后，趙勝、洪恩大鬧米府，火燒鎮江的那一夜，柏玉霜同秋紅二人，多虧洪惠送他們上船，原說是上長安去的。誰知柏玉霜小姐從沒有受過風浪，那一夜上了船，心中孤苦，再見那鎮江城中被眾英雄燒得通天徹地，又著了驚嚇，因此弄出一場病來，不能行走，就在金山寺內往下。足足病了三個多月，多虧秋紅早晚伏侍，方才痊可，尚未復原。那日正在寺中用飯，方丈的小和尚走到房門回來說道："柏相公，今日是鎮江府備了十祇龍舟，請沈總督大人同米大人飲宴，熱鬧得很呢！公子可去看看？"那玉霜小姐滿肚愁煩，他那里還有心腸看甚么龍舟，便回道："小師父，你自去看吧，我不耐煩去看。"那小和尚去了。

柏玉霜吃完了中飯，想起心事來，不覺神思困倦，就在床上睡了。秋紅在廚下收拾了一會，回樓上見小姐睡著，忙推醒他，叫了一聲："小姐，身子還弱，不要停住了食，起來玩玩再睡，現今龍舟划到面前來了，何不在雪洞里看看！"柏玉霜聽了，祇得強打精神，在雪洞里來看。准知他除了頭巾去睡的，起來時就忘記了，光著頭來瞧，秋紅也不曾留意，也同小姐來看。

不提防沈廷芳同錦上天叫一個小船來到金山腳下，看了一會龍舟，便上岸去偷看人家的婦女，依著哥哥的勢兒橫沖直撞，四處亂跑。也是合當有事，走到雪亭底下，猛然抬頭，看見柏玉霜小姐。沈廷芳將錦上天一拍道："你看這座樓上那個女子，同昔日祁家女子一樣！"錦上天一看，說道："莫不就是他逃到這里？為何不戴珠寶，祇梳一個髻兒在頭上？大爺，我們不要管他閒事，我們闖上樓去，不論青紅皂白搶了就走。倘有阻攔，就說我們相府里逃走的，拐帶了千金珠寶，誰敢前來多管！

"沈廷芳道："好。"二人進寺，欲上樓來搶人。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六十回

龍標巧遇柏佳人烈女怒打沈公子

話說那沈廷芳同錦上天，帶了十數個家人住寺里正走，卻遇見那個小和尚前來迎接，錦上天一把扯住小和尚道："你們寺里樓上雪洞里看龍舟的那個女子是誰？"小和尚叫道："老爺，你看錯了！那是我寺里的一位少年客官，並沒有甚么女子。"錦上天道："分明是個女子的模樣，怎說是沒有？"小和尚答道："那個客官生得年少俊俏，又沒有戴帽子，故此像個女子，老爺一時看錯了。"沈廷芳叫道："胡說！想是你寺里窩藏娼家婦女，故意這等說法么？"小和尚嚇得戰戰兢兢，雙膝跪下，說道："老爺若是不信，請看來，便知分曉。"

錦上天道："我且問你，這客百姓甚名誰，那里人氏？"小和尚道："姓柏，是淮安人氏，名字卻忘記了。"沈過芳想道："淮安姓柏的，莫不是長安都察柏文連的本家么？"錦上天道："大爺何不去會會他就明白了，柏文連也是太師爺的。有何不可！"沈廷芳道："說得是。"便叫小和尚引路，同錦上天竟到玉霜客房里來。

幸喜那小和尚走到樓門口叫道："柏相公，有客到來。"玉霜大驚，暗想道："此地有誰人認得我來？"忙忙起身更衣，戴了方巾。那沈廷芳同錦上天假托相熟，近前施禮，說道："柏兄請了。"柏玉霜忙忙答禮，分賓主坐下。早有那方丈老和尚知道沈公子到了，忙忙令道人取了茶果盒，掌了一壺上色的名茶，上樓來見禮陪話，也在這廂坐下。

柏玉霜細看沈公子同錦上天二人，並不認得，心中疑惑，便向錦上天說道："不知二位尊兄尊姓大名，如何認得小弟？不知在那里會過的，敢請指教！"錦上天說道："在下姓錦，賤字上天。這一位姓沈，字廷芳，就是

當今首相沈太師的公子，江南總督沈大人的令弟。"柏玉霜聽了，忙忙起身行禮道："原來是沈公子，失敬，失敬！"沈廷芳回道："豈敢，豈敢。聞知柏兄是淮安人氏，不知長安都堂柏文連先生可是貴族？"柏玉霜見問著他的父親，吃了一驚，又不敢明言是他父親，祇得含糊答道："那是家叔。"廷芳大喜道："如此講來，我們是世交了。令叔同家父相好，我今日又忝在柏兄教下，可喜，可喜！請問柏兄為何在此，倒不往令叔那里走走？"

柏玉霜借此發話道："小弟原要去投家叔，祇為路途遙遠，不知家叔今在何處。"沈廷芳道："柏兄原來不知，令叔如今現任按察長安一品都堂之職，與家父不時相會，連小弟忝在教下，也會過令叔大人的。"柏玉霜心暗想道："今日才訪知爹爹的消息，不若將机就計，同他一路進京投奔爹爹，也省得多少事。"便說道："原來公子認得家叔，如此甚妙！小弟正要去投奔家叔，要上長安去，求公子指引指引。"沈廷芳道："如不嫌棄，明日就同小弟一船同去，有何不可！"柏玉霜回道："怎好打攬公子？"沈廷芳道："既是相好，這有何妨！"錦上天在旁撮合道："我們大爺最肯相與人的，明日我來奉約便了。"柏玉霜道："豈敢，豈敢。"金山寺的老和尚在旁說道："既蒙沈公子的盛意，柏相公就一同前往甚好，況乎這條路上荒險，你二人也難走。"柏玉霜道："祇是攬擾不當。"當下三個人捫了和尚的茶，交談了一會。沈廷芳同錦上天告辭起身，說道："明日再來奉約便了。"柏玉霜同和尚送他二人出山門，一拱而別。

柏玉霜回到房中，和尚收去了茶果盒。秋紅掩上了房門，向柏玉霜說道："小姐，你好不存神！沈賊害了羅府滿門，是我們家的仇敵，小姐為何同他一路進京？倘被他識破机關。如何是好？況且男女同船，一路上有多少不便，不如還是你我二人打扮前往，倒還穩便。"柏玉霜道："我豈不知此理，但此去路途里，盜賊頗多，十分難走。往日瓜州鎮上、儀征江口，若不是遇著洪惠與王袁，都是舊日相熟之人，久已死了。我如今就將机就計，且與他同行，祇要他引我進京，好歹見了我爹爹的面就好了。自古道：'怪人須在腹，相見又何妨！'就是一路行程，祇要自家謹慎，有何不好？"正是：明知

不是伴，事急且相隨。秋紅道："雖然如此講法，也須小心謹防。"柏玉霜道："我們見机而行便了。"不言主仆二人在寺中計較。且言沈廷芳同錦上天出了金山寺，早見那鎮江府的兩個內使，走得雨汗長流。見了沈廷芳，雙膝跪下道："家爺備了中膳，請少爺坐席，原來少爺在這里玩呢！列位大人立候少爺，請少爺快去。"沈廷芳道："知道了。"遂同錦上天上了小船，蕩到大船旁邊，早有水手搭跳板，撐扶手，扶了沈廷芳同錦上天進去。知府同米良慌忙起身出來，搶步迎接，沈廷芳進內坐下，同用中膳。

一會用過了，鎮江府分付左右船上奏起樂來。十祇龍船繞著官船，或前或后，或左或右，穿花划來，但見五色族旗亂繞，兩邊鑼鼓齊鳴，十分熱鬧。沈廷芳大喜，忙令家人備了几十祇鴨子，叫兩祇小船到中間去攢。那些划龍船的水手都是有名的，又見大人來看，都要討賞，人人施勇，個個逞能，在那青波白浪之間來往不絕，十分好看，把那沈廷芳的眼都看花了。搶完了標，分付家人拿出五十兩銀子，賞了龍舟上的水手。到晚上，龍船上都點起燈來，真正是萬點紅心，照著一江碧水。又玩了一會，那知府請沈廷華、沈廷芳、米良等到衙飲宴，都攏船上岸，打道登程，一路上燈球火把，都到鎮江府署中去了。正是：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云。話說沈廷芳、沈廷華、米良、錦上天等進了府中飲宴，無非是珍肴美味，不必細表。飲完了宴，時已三更，知府就留錦上天、沈廷芳、沈廷華等在府中歇宿，不表。

且言錦上天陪沈廷芳在書房歇宿，錦上天道："大爺，你曉得金山寺的柏相公是個甚么人？"沈廷芳道："不過是個書生。"錦上天道："我看他好像個女子。"沈廷芳道："又來了，那有女扮男裝之事？"錦上天道："大爺，他兩耳有眼，說話低柔，一定是個女子。"沈廷芳笑道："若果如此，倒便宜我了。祇是要他同行才好下手。"錦上天道："大爺莫要惊破了他。祇要他進了長安，誘進相府就好了，路上聲張不便。"沈廷芳道："明早可去約會了他，待我辭過了家兄，同他一路而行才好。"錦上天道："這件事在門下身上。"當下兩個奸徒商議定了。一宿已過。

次日清晨，沈廷芳即令錦上天到金山寺約會柏玉霜去了，

他卻在府中用過早膳，向沈廷華作別起身。沈廷華道："賢弟為何就要回去。"沈廷芳道："惟恐爹爹懸望，故此就要走了。"知府說道："定要留公子再玩一日才去。"沈廷芳道："多謝，多謝。"隨即動身。忙得鎮江府同米良、沈廷華備了無數的金銀綢緞、禮物下程，挑了十數擔，差了江船，送沈廷芳起身。

那沈廷芳上了大船，來到金山寺前，吩咐道："攏船上岸。"早有和尚接進客堂：祇見錦上天同柏玉霜迎下階來。見禮坐下，柏玉霜說道："多蒙雅愛，怎敢相扰？"沈廷芳道："不過是便舟一往，這有何妨？不必過謙，就請收拾起身，船已到了。"錦上天又在旁催促說道："柏兄，你我出門的人，不要拘禮，趲路要緊。"柏玉霜見他二人一片熱衷，認為好意，祇得同秋紅將行李收拾送上船去，稱了房錢與和尚，遂同沈廷芳一路動身上船來了。

沈廷芳治酒款待，吩咐開船。到晚來，柏玉霜同秋紅一床歇宿，祇是和衣而睡；同沈廷芳的床頭相接，祇隔了一層艙板。那沈廷芳想著柏玉霜，不得到手。一日酒后，人都睡了，沈廷芳欲火如焚，按不住，扒起來，精赤條條的，竟往柏玉霜房里來，意欲強奸，悄悄的來推那艙板。正在動手，不想柏玉霜聽得板響，大叫一聲："有賊，有賊！"嚇得眾水手一齊點燈著火、擁進船來照看。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御書樓廷芳橫尸都堂府小姐遭刑

話說沈廷芳正推艙房，卻惊醒了柏玉霜，大叫道：“有賊來了！”嚇得那些守夜的水手眾將，忙忙掌燈進艙來看。慌得沈廷芳忙忙起身往床上就爬，不想心慌爬錯了，爬到錦上天床上來。錦上天吃醉了，祇認做是賊，反手一掌，卻打在沈廷芳臉上。沈廷芳大叫一聲，鼻子里血出來了，說道：“好打！好打！”那些家人聽見公子說道“好打”，祇認做賊打了公子，慌忙擁進艙來，將燈一照，祇見公子滿面是血，錦上天扶坐床上。

眾人一時嚇著了急，那里看得分明，把錦上天認做是賊，不由分說，一同上前，扯過了沈廷芳，捺倒了錦上天，掄起拳頭，渾身亂打。祇打得錦上天豬哼鴨叫，亂喊道：“是我，是我！莫打，莫打！打死人了！”那些家丁聽了聲音，都吃了一惊，扯起來一看，祇見錦上天被打得頭青眼腫，嚇得眾家人面面相覷。再看沈公子時，滿面是血，伏在床上不動。

眾家人見打錯了，忙忙點燈，滿船艙去照，祇見前后艙門俱是照舊未動。大家吃惊，說道：“賊往那里去了？難道飛去了不成？”錦上天埋怨道：“你們這些沒用的東西，不會捉賊，祇會打！我真是抓住了，當賊打了我，我打賊一拳，倒被你們放掉了，還來亂打我。”艙里柏玉霜同秋紅也起來穿好了衣衫，點燈亂照，說道：“分明有人扭板，為何不見了？”眾人忙在一處，惟有沈廷芳明白，祇是不作聲，見那錦上天被眾人打得鼻腫嘴歪，抱著頭蹲著哼，沈廷芳看見又好笑又好氣，忙令家人捧一盆熱水，前來洗去了鼻中血跡，穿好了衣衫，也不睡了，假意拿住了家人罵了一頓，說道：“快快備早盪來吃，陪錦大爺的禮！”鬧了一會，早已天明，家人備了早膳。請三位公子吃過之后，船家隨即解纜开船，依舊動身趨路。

這柏玉霜自此之后，點燈看書，每夜并不睡了，祇有日間無事略睡一刻。弄得沈廷芳沒處下手，著了急，暗同錦上天商議，說道：“怎生弄上手才好！那日鬧賊的夜里原是我去扭他艙板響動，諒他必曉得了些，他如今夜夜不睡了，怎生是好。”錦上天笑道：“原來如此，累了我白挨一頓打。我原勸過大爺的，不要著緊，弄驚了他倒轉不好，從今以后，切不可動，但當做不知道。等他到了長安，穩定他進了府，就穩便了。”沈廷芳無法：祇得忍耐，喝令船家不許歇息，連日連夜的往長安赶路。恰好順風順水，行得甚快。

那日到了一個去處，地名叫做巧村，卻也是個鎮市，離長安還有一百多里。起先都是水路，到了此地，卻要起旱登程。那日沈廷芳的坐船，頂了巧村鎮的馬頭往了，吩咐眾家人：“不可驚動地方官，惟恐又要耽誤工夫，迎迎送送甚是不便。祇与我尋一個好坊子歇宿一宵，明日赶路，要緊。”家人領令，離船上岸，尋了一個大大的旅店，搬上行李物件下了坊子，然后扶沈廷芳上岸，自有店主人前來迎接進去。封了幾兩銀子，賞了船家去了，沈廷芳等進了歇店，歇了一會，天色尚早，自同錦上天出去散步玩耍。

柏玉霜同秋紅揀了一個僻靜所在，舖了床帳，也到店門口閒步，才出了店門，祇見三條大漢背了行李，也到店裏來住宿。柏玉霜聽得三個人之內有個人是淮安的聲音，忙忙回頭一看，祇見那人生得眉粗眼大，腰細身長，穿一件綠綢箭襖，挂一口腰刀，面貌頗熟，卻是一時想不起名姓來。又見他同來的二人都是彪形大漢：一個白面微須，穿一件元色箭襖，也挂一口腰刀；一個是虎頭豹眼，白面無須，穿一件白絹箭襖，手提短棍，棍上挂著包袱，三個人進了店，放下行李，見那穿白的叫道：“龍大哥，我們出去望望。”那穿綠的應道：“是了。”便走將出來，看見柏玉霜便住了腳，凝神來望。

柏玉霜越發疑心，猛然一想：“是了！是了！方才聽得那人喊他龍大哥，莫非是龍標到此么？”仔細一看，分毫不差，便叫道：“足下莫非是龍標兄么？”原來龍標同楊春、金輝，奉軍師的將令，到長安探信，后面還有孫彪帶領二十名嘍兵，也將到了，當下聽見柏玉霜叫他，他連忙答應道：“不知足下是誰，小弟一時忘記了。

“柏玉霜見他果然是龍標，心中大喜，連忙扯住了龍標的衣袂，說道：“借一步說話。”

二人來到后面，柏玉霜道：“龍恩兄，可認得奴柏玉霜了？”龍標大驚說道：“原來是小姐，如何在此？聞得你是洪恩的兄弟送你上船往長安去的，為甚今日還在這裡？”柏玉霜見問，兩淚交流，遂將得病在金山寺的話說了一遍，又問道：“恩兄來此何事？”龍標見問，遂將羅琨被害，救上山寨，落后李定、秦環、程佩都上雞爪山的話，說了一遍：“祇因前日羅燦在儀征，路見不平，救了胡婪姑，打了趙家五虎，自投到官，多虧盧宣定計救了。羅燦、楊春、金輝并眾人的家眷都上了山寨，如今我們奉軍師的將令，令俺到長安探信，外面二人，那穿白的，便是金輝；那穿黑的，便是胡奎的表弟楊春。”

柏玉霜道：“原來如此，倒多謝眾位恩公相救：既如此，就請二位英雄一會有何不可。”龍標道：“不呵。那沈廷芳十分奸詐，休使他看破機關，俺們如今祇推兩下不相認，到了長安再作道理。”柏玉霜道：“言之有理。”說罷，龍標起身上路了，那秋紅在旁聽見，暗暗歡喜。不一時，那沈廷芳同錦上天回來了，吩咐：“收拾晚膳吃了，早早安歇罷。”

且言龍標睡在外面，金輝問道：“日間同你說話的那個后生是誰？”龍標道：“不要高聲。”悄悄的遂將柏玉霜的始末恨由，告訴了二人一遍，楊春說道：“原來是羅二嫂了，果然好一表人才！俺們何不接他上山，送與羅琨成其夫婦。”龍標道：“他要上長安投奔他爹爹的，他如何肯上山去。俺們明日祇是暗暗的隨他去討柏大人的消息便了。”三位英雄商議定了。一宿已過。

次日，五更起身，收拾停當。早見沈廷芳同錦上天起身，吩咐家人說道：“快快收拾行李，請柏相公用過早盪。”坐下車子，離了鎮市，進長安去了。龍標見柏玉霜去后，他也出了歇店，打起行李，暗暗同金輝、楊春等緊緊相隨。

趕到了黃昏時分，早已到了長安的北門，門上那日正是史忠、王越值日，盤查奸細。那二人聽見沈公子回來，

忙來迎接，見過了時，站立一旁，那史忠的眼快，一見了柏玉霜，忙忙向前叫道：“柏相公！俺史忠在此。”柏玉霜大喜道：“原來是史教頭在此！后面是我的人，我明日來候你。”說罷，進城去了。然后龍標等進城，史忠問道：“你們是柏相公的人么。”龍標順口應道：“正是。”史忠就不盤查，也放他進去了。

且言柏玉霜進了城，來與沈廷芳作別道：“多蒙公子盛情，理當到府奉謝才是。天色晚了，不敢造府，明日清晨到府奉謝罷。”沈廷芳道：“豈有此理。且到舍下歇歇再走。”那錦上天在旁接口道：“柏兄好生放樣，‘自古同行無疏伴’，既到此，那有過門不入之禮！”那柏玉霜祇得令秋紅同龍標暗暗在外等候，遂同沈廷芳進了相府，卻好沈大師往米府飲酒去了，沈廷芳引柏玉霜入御書樓上，暗令家人不許放走，便來到后堂，見他母親去了。

且言柏玉霜上了御書樓，自有書童倒茶，吃過茶，那錦上天坐了一刻，就閃下樓去了。看看天黑了，祇見兩個丫鬟掌燈上樓，柏玉霜性急要走，兩個丫鬟扯住了說道：“公子就來了。”柏玉霜祇得坐下，看那樓上面圖書滿架，十分齊整，那香几上擺了一座大瓶，瓶中插了一枝玉如意，柏玉霜取出來看，祇見晶瑩奪目，果系藍田至寶。

正在看時，忽見沈廷芳笑嘻嘻的走上樓來，說道：“娘子！小生久知你是女扮男裝的一應美女，今日從了小生，倒是女貌郎才，天緣作合。”說罷，便來攬抱，柏玉霜見機關已破，大叫一聲，說道：“罷了，罷了！我代婆婆報仇便了！”拿起那玉如意照定沈廷芳面上打來，沈廷芳出其不意，回避不及，正中天靈，打得腦漿迸流，望后便倒，那柏玉霜也往樓下就跳。

不知小姐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穿山甲遇過天星祁巧云替柏小姐

話說柏玉霜拿玉如意將沈廷芳打死，自己知道不能免禍，不如墜樓而死，省得出乖露丑，遂來到樓口擁身跳下。誰知這錦上天曉得沈廷芳上樓前來調戲，惟恐柏玉霜一時不能從順，故閃在樓口，暗聽風聲。忽聽沈廷芳“哎”的一聲，滾下樓來，他著了急，趕來救時，正遇柏玉霜墜下樓來，他即搶步向前一把抱住，叫道：“你往那里走！”大叫眾人，快來拿人。那些家人正在上前伺候，聽得錦上天大叫拿人，慌得眾人不知原故，一一前來，看見公子睡在地下，眾人大驚，不由分說將柏玉霜擒住，一面報與夫人，一面來看公子。

祇見公子天靈打破，腦漿直流，渾身一摸，早已冰冷。那些男男女女，哭哭啼啼，亂在一處。沈夫人聞報，慌忙來到書房，見了公子已死，哭倒在地。眾人扶起，夫人叫眾人將公子尸首抬過一邊，便叫問柏玉霜道：“你是何人？進我相府，將我孩兒打死，是何原故？”柏玉霜雙目緊閉，祇不作聲。夫人見他這般光景，心中大怒，忙令家人去請大師，一面將沈廷芳尸首移于前廳停放，忙在一堆，鬧個不了。

按下家中之事。且言那沈謙因得了二將，心中甚喜，正在米府飲酒，商議大事。忽見家人前來報道：“大師爺，禍事到了！今有公子回來，帶了一個淮安姓柏的女扮男裝的客人，上了御書樓，不多一會，不知怎樣那人將玉如意把公子打死了，現在夫人審問原由，著小人們請太師爺速速回去。”沈謙聽得此言，這，一驚非同小可，頂梁門轟去七魄，泥丸宮飛去三魂，起身便跑，米順在旁聽得，也吃了一驚，連忙起身同沈謙一同而來，審問情由，不表。

且言這長安城中，不一時就哄動了了那些百姓，三三兩兩，人入傳說道：“好新文！沈公子帶了一個女扮男裝

的腳色回來，不知何故，沈公子卻被那人打死了，少不得要發在地方官審問。我們前去看看是個甚么等人！”

不表眾人議論。且言那秋紅同龍標、金輝、楊春四人，在相府前等候柏玉霜出來。等了一會，不見出來，四人正在著急，忽見相府鬧將起來，都說道：“不好了！公子方才被那淮安姓柏的打死了，有人去請太師爺，也快回來了。”門口人忙個不住。秋紅聽得此言，魂飛魄散，忙忙同龍標等四人起身就走。走在一個僻靜巷內，秋紅哭道：“我那苦命的小姐，于千山萬水已到長安，祇說投奔老爺，就有安身之處。誰知趕到了此地，卻弄出這場禍來，叫我如何是好？又不知老爺的衙門在何處，叫那個來救小姐？”龍標道：“不要哭，哭也無益。俺且尋一個下處放下行李，再作道理。”金輝道：“北門口我有個熟店。昔年在他處住過的，且到那里歇下來再講。”當下四人來到這個熟店，要了兩間草房，放下行李，叫店小二收拾夜飯吃了。秋紅點著燈火，三位英雄改了裝，竟奔沈府打探去了。這且不衣。

單言那沈謙同。吏部米順同到相府，進了后堂，祇見夫人伴著沈廷芳的尸首，在那里啼哭。沈謙見了心如刀絞，抱住了尸首大哭了一場，坐在廳前，忙令家人推過凶手，前來審問。眾家人將柏玉霜推到面前跪下，沈謙叫道：“你是何人？為何女扮男裝前來將我孩兒打死？你是何方的奸細？是何人的指使？從實招來！”那柏玉霜祇不作聲。太師大怒，叫令動刑。

柏玉霜想道：“若是說出實情，豈不帶累爹爹又受沈賊之害？不若改姓招成，免得零星受苦。”遂叫道：“眾人休得動刑，有言享上。”沈謙道：“快快招來！”柏玉霜道：“犯女姓胡，名叫玉霜，祇因父親出外貿易，家中晚娘逼我出嫁，無奈，故爾男裝，出來尋我父親。不想被公子識破，誘進相府，哄上后樓，勒逼行好。奴家不從，一時失手將公子打死是實。”沈謙回頭問錦上天道：“這話是真的么。”錦上天回道：“他先說是姓柏，并不曾說姓胡。”米順在旁說道：“不論他姓柏姓胡，自古殺人者償命。可將他問成副罪，送到都察院審問，然後處決。”大師依言，寫成罪案原由，令家人押入都堂去了。

原來都堂不是別人，就是他嫡嫡親親的父親，掌了都察院正印，柏文連便是，自從在云南升任，調取進京，彼時曾遣人至鎮江問小姐消息，后聞大鬧鎮江，小姐依還流落。柏公心焦，因進京時路過家中，要處死侯登，侯登卻躲了不見。柏公憤氣，不帶家眷，祇同祁子富等進京，巧巧柏玉霜發信在此，當下家人領了柏玉霜，解到都堂衙門，卻好柏爺正坐晚堂審事。沈府家人呈上案卷，悅道：“大帥有命：煩大人審問明白，明日就要回話。”柏文連說道：“是甚么事，這等著急。”便將來文一看，見了。”淮安賊女胡玉霜，女扮男裝潛進相府，打死公子。發該都院審明存案，斬訖報來。”柏爺大驚，口道：“煩你拜上太師：待本院審明，回報太師便了。”家人將柏玉霜交代明白，就回相府去了。柏爺吩咐帶胡玉霜后堂聽審。

眾役將胡玉霜引入后堂，柏爺在燈光下一看，吃了一驚，暗想道：“這分明我玉霜孩兒的模樣！”又不好動問，便向眾役道：“你等退出大堂伺候。此乃相府密事，本院要細審情由。”眾人聽得吩咐，退出后堂去了。柏爺說道：“胡玉霜，你既是淮安人，你可抬起頭來認認本院。”柏玉霜先前是嚇昏了的，并不曾睜眼抬頭，今番聽得柏爺一聲呼喚，卻是他父親的聲音，如何不懂？抬起頭來一看，果然是他爹爹，不覺淚下如雨，大叫道：“哎呀！爹爹！苦殺你孩兒了！”柏爺見果是他的嬌生，忙忙向跟前一把扶起小姐，可怜二目中潑梭梭的淚下如雨，抱頭痛哭，問道：“我的嬌兒！為何孤身到此，遇到奸徒，弄出這場禍來。”柏玉霜含淚便將“繼母同侯登勒逼，在墳堂自盡，遇著龍標相救。后來侯登找尋蹤跡不見，秋紅送信同投鎮江母舅，又遇米賊招災。祇得男裝奔長安而來，不覺被沈廷芳識破機關，誘進相府，欲行強逼，故孩兒將他打死”的話，說了一遍。

柏爺說道：“都是為父的貪戀為官，故累我孩兒受苦。”說罷，忙令家人到外廂吩咐掩問，自己扶小姐進了內堂。早驚動了張二娘、祁巧云并眾人丫鬟前來迎接，柏玉霜問是何人，柏爺一一說了底細。玉霜忙忙近前施禮，說道：“恩姐請上，受我一拜。”慌得那祁巧云忙忙答禮，口道：“奴家不知小姐駕臨，有失遠迎。”二人禮畢坐下。祁巧云便問道：“小姐為何男裝至此。”柏爺將前后情由說了一遍。巧云大驚道：“這還了得！”

柏玉霜道：“奴家有愿在先，祇是見了爹爹一面，訴明冤枉，拿了侯登，報仇雪恨，死亦瞑目。今日既見了爹爹，又遇著恩姐，曉得羅琨下落，正是奴家盡節之日。但是奴家死后，祇求恩姐早晚照應我爹爹，別無他囑。”這些話聽得眾人哭聲淒淒慘慘。

柏爺直：“我的孩兒休要哭，哭也無益。待為父的明日早朝，將你被他誘逼情由上他一本，倘若皇上准本便罷，不然為父的拼著這一條性命与你一處上罷，免得牽腸挂肚。”柏玉霜道：“爹爹不可，目今沈謙當權，滿朝部是他的奸党，況侯登出首羅琨，誰不知道道爹爹的女婿？當初若不是侯登假爹爹之名出首，祇怕爹爹的官職久已不保了。孩兒拼著一死，豈不干淨！”柏爺聽得越發悲傷。

那張二娘同祁巧云勸道：“老爺休哭，小姐此刻尚未用飯，可安排晚膳，請小姐用飯，再作商量。”柏玉霜道：“那里吃得下去！”一會兒祁子富來到后堂，看見小姐，行了禮道：“适才聞得小姐凶信，我心中十分著急，祇是無法可施，奈何！奈何！”不想那祁巧云問他父親商議：“我父，女兒上年不虧羅二公子，焉有今日？就是后來發配云南，若不是柏爺收著，這性命也是難存保。今日他家如此，豈可不報？孩兒想來，不若舍了這條性命，替了小姐，這才算做知恩報德，節義兩全，萬望爹爹見允！”祁子富聽得此言，大哭道：“為父的卻有此意，祇是不可出口，既是你有此心，速速行事便了。”

當下祁巧云雙膝跪下，說道：“恩父同小姐休要悲傷，奴家昔日多蒙羅公子相救，后又多蒙老爺收留，未曾報答。今日難得小姐容貌与奴家仿佛，奴家情愿替小姐領罪，以報大恩。”玉霜道：“恩姐說那里話來，奴家自己命該如此，那有替死之理？這個斷斷使不得的！”巧云道：“奴家受過羅府同老爺大恩，無以報答，請小姐快快改裝要緊，休得推阻。”柏老爺說道：“斷無此理。”祁巧云回道：“若是恩爺同小姐不允，奴家就先尋了自盡。”說罷，望亭柱上就撞。慌得柏玉霜上前抱住，說道：“恩姐不要如此。”那祁子富在旁說道：“這是我父女出于本心，并非假意，若是老爺同小姐再三推辭，連老漢也要先尋死路。這是愚父女報恩無門，今見此危難不行，便非人類了。”柏爺見他父女真心實意，

便向柏玉霜哭道：“難得他父女如此賢德，就是這樣罷。”柏玉霜哭道：“豈有此理？父親說那兒話，這是女孩兒命該如此，豈可移禍于恩姐之理！”再三不肯。祁巧云發急，催促小姐改裝，不覺鬧了一夜，早已天明。

祁巧云越發著急，說道：“天已明了，若不依奴家，就出去喊叫了。”柏玉霜怕帶累父親，大放悲聲，祇得脫下衣衫与祁巧云穿了，雙膝跪下說道：“恩姐請上，受奴家一拜。”祁巧云道：“奴家也有一拜。”拜罷，父女四人并張二娘大哭一場。聽得外廂沈相府的原解家人，在宅門上大叫道：“審了一夜，不送出來收監，是何道理？我們要回話去呢！”柏爺聽得，祇得把祁巧云送出宅門，當著原解家人，帶去收監。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劫法場龍標被捉走黑路秦環歸山

話說柏爺將祁巧云扶出，當著原差送入監中去了。原差不也介意，自回相府銷差。

且言柏玉霜見祁巧云去后，大哭一場，就拜認祁子富為義父。柏老爺朝罷回來，滿腹悲愁，又無法替祁巧云活罪，祇得延挨時刻，坐堂理事，先審別的民情。按下不表。

且言龍標、金輝、楊春三位英雄，到晚上暗隨沈府家人，到都察院衙門來探信，聽得沈府家人當堂交代之時說道：“太師爺有令，煩大人審明存案，明日就要劓的。”三人聽了，吃了一驚，說道：“不好了，俺們回去想法要緊！”

三位英雄跑回飯店，就將沈府的言語告訴了秋紅，秋紅大驚，說道：“這卻如何是好？煩諸位想一良法，救我小姐一命。”金輝道：“不如等明日我三人去劫法場便了。”楊春道：“長安城中千軍萬馬，我三人干得甚事？”龍標道：“若是秦環、孫彪等在此就好了：不若等俺出城迎他們去，祇是城門查得緊，怎生出去？”秋紅道：“城門是史忠把守，認得我。我送你出去便了。”說罷，二人起身忙忙就走，比及趕到北門，北門已掩。

二人正在設法，忽見兩個守門軍士，上前一把握道：“你們是甚么人？在此何干？”秋紅道：“你是那個衙門里的？”門軍道：“我史副爺府里的。”秋紅道：“我正要去見你老爺，你快快引我去。”門軍遂引去見了史忠，史忠道：“原來是秋紅兄到了，請坐。柏公子住在那里？我正要去候他。”秋紅道：“煩史爺開放城門，讓我伙計出去了時，請史爺見我公子。”史忠聽了，忙叫門軍開了城門，急讓龍標出去，不表。

這里史忠令人守好城門，隨即起身步行，要同秋紅去見柏玉霜。秋紅見史忠執意要見，當著眾人又不好說出真情，祇得同史忠來到下處。進了下房，祇見一盞孤燈，楊春、金輝在那里納愁，史忠道：“柏恩兄今在那里廣這一句早惊醒了金、楊二人，跳起身來忙問道：“誰入叫喚。”秋紅道：“是史副爺來了。”二人明白，便不做聲。史忠問道：“這二位是何人？公子卻在那里？”秋紅見問，說道：“這二位是前來救我家主人的。”史忠大惊道：“為何？”秋紅遂將前后的情由說了一遍，又道：“明日若劫法場，求史爺相助相助。”史忠道：“那柏都堂乃是小姐的父親，難道不想法救他？”楊春道：“如今事在緊急，柏爺要救也來不及了，而且沈府作對，不得過門，還是俺們准備現成要緊。”史忠道：“且看明日的風聲如何，俺們如此如此便了。”當下眾人商議已定，史忠別了三人，自回營里料理去了。

且說龍標出城，放開大步，一氣趕了二十里。那時二十三日的日子，又無月色，黑霧滿天，十分難行。走到個三叉路口，又不知出那條路，立住了腳，定定身說道：“莫管它，祇朝寬路走便了。”走沒一里多路，那條路漸漸的窄了，兩邊都是野外荒郊，腳下多是七彎八扭的小路。又走了一會，竟迷住了，心中想道：“不好了，路走錯了。”回頭走時，又尋不出去路，正在著急，猛見黑影子一現又不見了。自己想道：“敢是小姐當絕，鬼來迷路不成？”望高處就爬，爬了兩步，忽聽有人叫道：“龍標！”，龍標想道：“好奇怪，是誰喊我。”再聽又象熟人，便應道：“誰人叫我？”忽見黑影子里跳出個人來，一把揪住說道：“原來當真是你！你几時到的？”龍標一想，不是別人，卻是過天星孫彪。

原來這條路是水云庵的出路。孫彪同秦環到了長安，即到水云庵見了羅老太太，歇下人馬，晚上令孫彪出來探信。那孫彪是有夜眼的，故認得龍標，因此呼喚，二人會在一處。龍標說道：“你為何在此？”孫彪遂將秦環在水云庵見羅老太太的話，說了一遍，龍標道：“既如此，快引我去，有緊要的話說：“孫彪聞言，引龍標轉彎抹角，進了水云庵，見了太太后，与秦環并徐國良、尉遲主見禮坐下。秦環問道：“你黑夜到此，必有原故。”龍標將柏玉霜之事說了一遍，太太惊慌，大哭不已。秦環道：“這還了得！俺們若去劫獄，一者人少，二

者城門上查得緊急，怎生出進。”龍標道：“不妨。守城的守備史忠是羅二嫂的熟人，倒有照應。祇是俺們裝扮起來，遮掩眾人耳目才好。”孫彪道：“俺們同秦哥裝作馬販子同你進城。徐、尉二兄在城外接應便了。”眾人大喜道：“好！”

挨至次日清晨，龍標同秦環、孫彪三人，牽了七匹馬，備了鞍轡，帶了兵器，同了十數個嘍兵來到城下，自有史忠照應進城，約會主、楊二人去了。

且言沈大師哭了一夜，次日不曾上朝，悶悶昏昏的睡到日午起來，問家人道：“柏都堂可曾劄了凶犯，前來回話呢？”家人稟道：“未來回話。”沈謙忙令家人去催。那家人去了一會，前來稟道：“柏老爺拜上太師爺，等審了這案事就動兵了。”沈大師大怒道：“再等他審定了事早已天黑了。”忙取令箭一技，喝令家人：“快請康將軍去監斬。”家人領命，同康龍到都堂衙門去了。

那康龍是新到任的將軍，要在京施勇，隨即披挂上馬，同沈府家人來到察院衙門大喝道：“奉太師鈞旨，速將劄犯胡玉霜正法！大師立等問話呷。”柏文連聞言吃了一驚，忙令眾役帶過審的那些人犯，隨即迎出堂來高叫道：“康將軍，請小坐一刻，待本院齊人使了。”康龍見柏大人親自來說，忙忙下馬見禮，在大堂口東邊坐下。

柏老爺是滿肚愁腸，想道：“好一個義氣女子！無法救他！”祇得穿了吉服，傳了三班人役、大小執事的官員，標了劄犯的牌，到監中祭過獄神，綁起了祁巧云，插起招子，上寫道：“奉旨監斬劄犯一名胡玉霜示眾。”挽出牢來，簇擁而行。那康龍點了兵，先在法場伺候，然后是柏老爺騎了馬，擺了全班執事，賞了劊子手的花紅，一行人都到北問外法場上來了。到了法場，已是黃昏時分，柏爺坐上公案，左右排班已畢，祇得忍淚含悲，吩咐升炮杆刀。當案的孔目手執一面紅旗，一馬跑到法場喝一聲：“杆刀！”喝聲未了，早聽得一聲吶喊，五匹馬沖人重圍。當先一人掣出雙金，將劊子手打倒在地，一把提起犯人，回馬就跑，眾軍攔擋下注，四散奔逃，康龍大驚，慌忙提刀上馬，前來追趕，忽見斜刺里跳出一將，手執鋼叉，大喝一聲，擋住了康龍，讓那使雙的英雄搶了犯人，帶了眾兵，一馬沖出北門

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柏公削職轉淮安 侯登懷金投米賊

話說那使叉的英雄卻是龍標，擋住康龍好讓秦環等逃走，他抖擻精神，與康龍大戰四十余合。龍標回馬就走，不想康龍大刀砍中馬腿，顛下馬來，早被眾軍上前拿住了。康龍帶了几十名的親丁，趕到北門，天已大黑了，吩咐點起火把來，叫問守門的守備：“史忠、王越何在？”眾軍回道：“他二人單身獨馬趕賊去了。”康龍大怒道：“為何不阻住了城門，倒讓賊出去？這還得了！”隨即催馬掄刀，趕出城門。這一番殺，祇嚇得滿城中人人害怕，個個心驚，又不知有多少賊兵，連天子都驚慌，問大監：“外面是何喧嚷？”太監出來查問，回說：“是沈太師同文武百官大隊人馬，追出北門，趕賊去了。”

不言太監回旨，且言康龍趕了五六里，不見王越、史忠，四下里一看，又聽了一會，并不見聲影，祇得領兵而回。

且言秦環搶了那祁巧云，同金輝、楊春、孫彪殺出北門，多虧史忠、王越二人假戰了一陣，放秦環等出城。他二人名為追趕，其實同眾英雄入了伙，也到水云庵接了羅太太上了車子。馬不停蹄，人不歇氣，走了一夜，早離了水云庵十里多路，方才歇下軍馬，查點人數：別人都在，祇不見了龍標。獨戰康龍不見回來，想是死了，眾人一齊大哭，王越說道：“你們不要哭，俺出城之時，聽得眾軍說道：‘康將軍擒住一人了。’想是被康龍擒去了，未必受傷。”眾人也沒法，祇得吃些干糧，喂了馬匹。

那秋紅前來看柏玉霜，卻不是小姐。秋紅吃了一驚，著急了，大哭道：“完了，完了！我們舍死忘生，空費了氣力，沒有救了小姐，卻錯搶了別人來了！”羅太太并

眾英雄齊來一看，眾人都不曾會過，難分真假。祇有秋紅同史忠認得，詳細問道：“你是何人，卻充小姐，在法場代死？如今小姐在那里去了？”那祁巧云方才睜眼說道：“奴家是替柏小姐死的，又誰知黃天怜念，得蒙眾英雄相救。奴家非是別人，姓祁，小字巧云，祇因昔日蒙羅公子救命之恩，后來又蒙柏爺收養之德，昨見小姐遭此大凶，柏爺無法相救，因此奴家替死以報舊德。不想又蒙眾位相救，奴家就這里叩謝了。”眾英雄聽了大喜道：“如此義烈裙釵，世間少有！”秦環道：“莫不是昔日上雞爪山送信救羅琨表弟的那祁子富么？”祁巧云道：“正是家父，如今現在柏爺任上哩。”秦環說道：既如此，俺們快些回山要緊。”

當下祁巧云改了裝，問羅太太、秋紅一同上車。眾英雄一同上馬，連夜趕上山來。早有羅氏弟兄同眾頭目迎下山來。羅太太悲喜交集，來到后堂，自有裴夫人、程玉梅、胡太太、變姑娘、龍太太、孫翠娥、金安人等款待，羅太太、祁巧云、秋紅在后堂接風。又新添了徐國良、尉遲寶、史忠、王越四條好漢，好生歡喜，祇有龍標未回，眾人有些煩惱。當晚大吹大擂，擺宴慶賀，商議起兵之計。

按下山寨不表。且言那晚康龍趕了半夜，毫無蹤跡，急回頭，卻遇沈謙協同六部官員帶領大隊人馬殺來。康龍見了太師，細說追趕了三十余里，并無蹤跡。沈謙大驚道：“他劫法場共有多少賊兵。”康龍道：“祇有五六員賊將，被末將擒得一名，那幾個沖出城去了。”沈謙問道：“守備為何不阻了去路？”康龍道：“末將趕到城口問：‘王越、史忠何在？’有小軍報道：‘他二人趕賊去了。’末將隨即出去，追趕了一程，連二將都不見回來，不知何故。”沈謙大驚，傳令：“且回城中，使探子報來再作道理。”一聲令下，大小三軍回城去了。

沈太師回到相府，令大小三軍扎下行營，在轅問伺候。大師升堂，文武參見已畢，沈謙說道：“我想胡玉霜乃一女子，在京城中處斬，尚且劫了法場，必非小可之輩。”米順道：“他既敢打死了公子，必然有些本領。据卑職看來，他不是淮安民家之女，定是那些國公勳臣之女，到京來探聽消息的。”錦上天在旁說道：“還有一件，他先前在途中說姓柏，問他來歷，說是柏文連系他

的叔子。昔日聽得柏玉霜與羅琨結了親，後來羅琨私逃淮安，又是柏府出首，我想此女一定與柏文連有些瓜葛。大師可問柏文連便知分曉。”沈太師聽了，大怒道：“原來有這些委曲！”叫令家將：“快傳柏文連問話！”家將領命來至柏府。

且言柏文連處斬祁巧云，正沒法相救，後來見劫了法場，心中大喜。假意追了一回，回到府中，告訴了小姐同祁子富。正在喜歡，忽見中軍官進來報道：“沈太師傳大人到府，請大人快些前去。”柏爺吃了一驚，忙忙吩咐祁子富同小姐：“快些收拾！倘有疏虞，走路要緊。”

柏爺來到相府參見畢，又與眾官見了禮。沈太師道：“柏先生，監斬人犯尚且被劫，若是交兵打仗，怎麼處哩！”柏文連道：“此乃一時不曾防備，非卑職之過。”大師大怒道：“此女淮安人氏，與你同鄉，一定是你的親戚，故爾臨刑放了。”柏文連道：“怎見得是我的親戚？”沈謙令錦上天對証。那錦上天說道：“前在途中問他的來歷，他說是姓柏，又說大人是他的族叔，來投大人的。”柏文連大怒道：“豈有此理！既說姓柏，為何昨日的來文又說姓胡？這等無憑無據的占同，移害那個？”一席話問得錦上天無言可答，太師說道：“老夫也不管他姓柏姓胡，祇是你審一夜，又是你的同鄉，你必知他的來歷，是甚麼人劫去的。”柏文連道：“太師之言差矣！我若知是何人劫的，我也不將他處斬了。”米順在旁說道：“可將拿住的那人提來對審。”太師即令康龍將龍標押到階下。

沈謙喝道：“你是何方的強盜？姓甚名誰？柏都堂是你何人？”快快招來，饒你性命。”龍標大怒道：“老爺行不更名，坐不更姓！姓龍名標，雞爪山裴大王帳下一員大將，特奉將令來殺你這班奸賊，替朝廷除害的。什麼柏都堂黑都堂的，瞎問！”罵得沈謙滿面通紅，勃然大怒，罵道：“這大膽的強盜，原來是反叛一黨！叫令左右：“推出斬首示眾！”米順道：“不可，且問他黨羽是誰，犯女是誰，到京何事。快快招來！”龍標大喝道：“俺到京來投奔人的！”大師道：“那犯女是誰的指使？從實招來！”龍標道：“他的是天上仙女下凡的。”沈謙大怒。見問不出口供，正要動刑，忽見探子前來報道：“啟上大師：劫法場的乃是雞爪山的人馬。王

越、史忠都是他一党，反上山東去了。”沈謙大驚，復問龍標說道：“你可直說，他到京投奔誰的！”龍標道：“要殺便殺，少要羅唆！”沈謙又指著柏文連問道：“你可認得他。”龍標道：“俺祇認得你這個殺剛的奸賊！卻不認得他是誰。”

太師見問不出口供，叫令帶去收監；又叫令左右：“剝掉柏文連的冠帶。”柏爺大怒道：“我這官兒乃是朝廷封的，誰敢動手。”沈謙大叫道：“朝廷也是老夫，老夫就是朝廷。”叫令：“快剝去！”左右不由分說，將柏爺冠帶剝去，趕出相府去了。沈謙即令刑部尚書代管都察院的印務。各官散去，沈太師吩咐康龍：“恐柏文連明早入朝面聖，你可守住午門，不許他入朝便了。”沈謙吩咐已畢，回后堂去了，不表。

且言柏爺氣沖牛斗，回到府中說道：“反了！反了！”小姐忙問何事。柏爺說道：“可恨沈賊無禮，不由天子，竟把為父冠帶剝去，趕出府來，成何體面！我明早拼著一命，與他面聖。”小姐說道：“爹爹不可與他爭論。依孩兒愚見，不如早早還鄉便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柏文連欣逢眾爵主 李逢春暗救各公爺

話說柏玉霜小姐聽得柏爺要与沈賊面聖，忙說道：“不可，目下沈賊專權，就是朝廷的旨意，也要沈賊依允才行。爹爹縱然啟奏，也是枉然。倘若惱了好賊，反送了性命。若依孩兒的愚見，收拾回家，免得在是非場上淘氣。”柏爺嘆了口氣道：“祇是這場屈氣如何咽得下去？”小姐道：“目今的時世，是忍耐為尚。”柏爺無奈，祇得吩咐：“一齊收拾，明日動身。”那些家人婦女聞言，收拾了一夜。

次日五鼓，柏爺起身，將一切錢糧、號簿、浩封挂在大堂梁上，擺了香案，望北謝了聖恩，悄悄的出了衙門。將行李裝上車子，令家人同小姐先行，自己押后，往淮安進發。一路上并不驚動一個地方官府，祇是看山玩水，慢慢而行。那京城中百姓過了一日，知道這個消息，人人嘆息，祇有沈太師的一班奸賊，卻人人得意，次日沈謙入朝見了天子，將削去柏文連的官職奏了一遍，天子默然不悅，口中雖不明言，心中甚是不樂，暗道：“這予奪權柄都被他自專，不由朕主，將來怎生是好？”這且按下不表。

單言柏文連出了長安，行了半個多月，那日到了山東兗州府的地界，家人稟道：“離此不遠，就是雞爪山的地界，山上十分利害，請老爺小路走罷。”柏爺道：“不妨。我正要去看看山寨，你等放心前去。”眾家人祇得向大路進發，行了數里，遠遠看那雞爪山的形勢，但見青峰拔地，翠嶂沖天，四面八方，約有五六十個山頭簇擁在一處，一帶澗河圍繞，千條瀑布懸空，十分雄壯。

柏爺暗暗點頭道：“果然好一個去處！怪不得米良、王順敗兵于此。”近前再看時，祇見山里面殺氣沖天，風云變色，松林內飄出兩桿杏黃旗，上有斗大的金字，寫

的是：“為國除害，替天行道”。柏爺連連嗟嘆。猛聽得半空中一聲炮響，山頂上五色旗招展，咯哨一聲，四面八方都是人馬沖下山來，將柏爺的一行人馬圍在當中。早有一員老將，白馬紅袍，沖到柏爺馬前，將手一拱道：“老妹丈好認得我了。”柏爺見山上兵來，吃了一驚，正要迎敵，忽見有人稱他“妹丈”，抬頭一看，卻是李全，因嘍兵探得柏爺過此，軍師謝元特請他來迎接。當下柏爺見了李全大驚道：“老舅兄來此何干，莫非是要買路錢么？”李爺道：“特來請妹丈上山，少敘片時。”柏爺道：“原來如此。”祇得同李爺并馬而行。

行到半山路口，旗幡招展，一派鼓樂之聲。有裴天雄帶領著眾英雄、各家的公子，個個都是錦衣繡襖，白馬朱纓，大開寨門，迎下山來。眾英雄見柏爺駕到，一齊下馬，邀請柏爺進入寨門。隨後祁巧云、秋紅并眾家小姐等，令嘍兵打了兩乘大轎，前來迎接小姐與張二娘進寨。來到后堂，先見了李太太、裴夫人，後來拜了羅太太、程玉梅，祁巧云、孫翠娥、胡變姑等。眾人一一見過禮，裴夫人吩咐家人設宴款待。正是：一群仙女歸巫峽，滿殿嫦娥赴月台。

按下后寨之言。且說柏文連、祁子富到了聚義廳，先同李全、盧宣、金員外行了禮，然後與裴天雄并各位英雄見禮已畢，才是羅燦、羅琨、李定、秦環四位公子前來拜見。柏爺偷眼看那一眾英雄，人人勇健，個個剛強，暗暗稱奇。正是：一群虎豹存山嶺，十萬貔貅聚綠林。

裴天雄吩咐擺宴，序次而坐。飲酒之時，柏爺向李爺稱謝道：“多蒙老舅兄收留小女，反帶累尊府受驚。”李爺道：“皆因小兒被米賊所害，若不是趙勝、洪惠相救，裴大王相留，早已做刀頭之鬼了。”裴天雄說道：“皆眾英雄之力。”羅燦性躁，說道：“舍弟多蒙令侄侯登照應狠了！”這一句話祇說得柏爺滿面通紅，說道：“都是那侯氏不賢，險些傷了老夫的女兒性命，我今番回去，定拿侯登正法，豈可輕放！”

當下，柏爺酒席終了就要起身告退，裴天雄等一齊向前留住道：“既來之，則安之，不棄荒山，就請大人在此駐馬：明日同去整治朝綱，除奸臣，去佞黨，伸冤報仇，向邊關救回羅爺還朝，有何不可。”柏爺聞言，忙忙

回道：“老大年邁，不能有為了，這些事祇好眾位英雄勇往向前去罷。”裴天雄道：“既是大人不肯出去交鋒，請坐鎮山寨，待小侄等出征便了。”柏爺執意要行。謝元道：“既如此，祇留大人小住一兩日便了。”柏爺道：“這可以從命。”

按下柏爺被眾人留住在山寨。且言那京城中被人劫了法場，又壞了一位都堂巡撫，天下都有報章，人人傳說。那日傳到淮安府，侯登知道消息，吃了一驚，說道：“不可了！柏都堂是我的姑爺，他既壞了，不日一定回來，這番絕不饒了我。自古道：‘打入先下手。’倒要防備要緊。”猛然想道：“三十六著，走為上著。祇是本家又窮，往那里去安身才好？”想了一會道：“有了，有了，昔日米將軍在淮安府飲酒，我同他有半面之識，不如多帶些金銀前去投奔他，求他在沈府中大小討個前程，就不怕他了。”主意已定，到晚上偷開庫房，盜了三千兩金子，打在箱內。

次日推說下鄉收租，叫家人挑了行李，雇了船祇，連夜到了鎮江。尋了門路，先會了米中砂，然後見了米良，呈上一千兩金子。米良大喜，收了金子，隨即修書一封。令侄兒米中砂同他一路進京，說道：“你二人會見太師，細說賊兵虛實，呈上捐官的銀子，自然大小有個官做。”二人大喜，一齊動身進京。

不分日夜、趕到長安，尋了門路，差見了錦上天，錦上天替他二人呈上了來書，見了太師，太師就問侯登道：“你既是柏文連的內侄，你可將他的情由說與老夫知道：侯登見問，就將柏文連同羅琨結親，暗與雞爪山來往的情由，細細說了一遍。沈謙吃了一驚，說道：“原來他同眾國公都是舊相好的！若不先殺了眾國公，內變起來，怎生是好？”想了一想，命侯登等且退，另日除官。隨即取令箭一技，吩咐家人，快令王虎、康龍二將速速同刑部大人，點齊五百名刀斧手，即下天牢，將各家的公爺、老幼、良戚并大盜龍標，一同解赴市曹斬首。

家人得令，出了相府，傳了二將，披挂齊整，點了五百名刀斧手，會同刑部吳法，將秦雙、程鳳、龍標、尉遲公爺、徐公爺、段公爺等各家的入口一齊綁了，押到市曹跪下，可憐哭聲震地，怨聲沖天，六部官員齊到法場

監斬。人人嘆息。祇見黑旗一展，叫令斫刀。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邊頭關番兵入寇 望海樓唐將遭擒

話說沈太師聽了侯登之言，就將各家公爺一齊綁出市曹，并不請當今的聖旨，就要斬首，急急斫刀。卻好驚動了衛國公李逢春，聽得此信大驚，心生一計，忙忙趕到法場，大喝道：“刀下留人！”一馬闖到沈謙的公案，叫左右，向沈謙低低說道：“太師，若斬了眾人，大事休矣。”沈謙問道：“是何原故。”李爺道：“太師爺要圖天下，要買住人心！一者不可多殺，使聞者害怕；二者雞爪山的賊人，有一半是眾家的公子，若知他父親已亡，必然前來報仇，反為不美。以卑職愚見，等大師登位之后，先剿滅了雞爪山的禍根，那時再斬他們也不遲。況且他們坐在天牢，如籠中之鳥、網中之魚，也飛不到那里去。”沈謙被李爺這些話，說得心中大喜，道：“多蒙老兄指教，險些兒誤了大事。”忙命刑部吳法仍將眾人收禁，回相府去了。

不表沈賊回府，且言李逢春一句話救了數百人性命，心中也自歡喜。后人有詩贊道：絕妙機權迅若風，仙寸不與眾人同。一言得活群臣命，不愧中原衛國公。

話說沈大師到了相府，進了書房，就有家人呈上一本邊報。太師一看，原來邊頭關宗信告急的文書說：“邊頭關自從羅增陷在流沙，番兵十分利害，求太師添兵守關，要緊。”沈賊大驚，即令刑部吳法：“領兵三千，前去守關！”又令米中砂：解糧接應，老夫親領大兵隨后就到。”

那吳法同米中砂得令，隨即收拾，點了三千人馬，不分晝夜趕到邊頭關，與有宗信同四名校尉，接入中軍帳坐下，當晚設宴款待，吳法問道：“番兵共有多少人馬，几名戰將。”宗信說道：“番兵共有十萬，戰將千員，十分利害。那領兵元帥父子九人，名喚九虎。”吳法大驚道：“那九人姓甚名誰？可曾與他戰過几陣？”子信道：

“那老將姓沙名龍，所中八個兒子名喚沙云、沙雷、沙電、沙露、沙電雯、沙霖、沙震，都有萬夫不當之勇，更有一位女將喚做木花姑，一位太子喚做耶律福，用兵如神。”關法聽了說道：“彼眾我寡，怎生迎敵？”

按下吳法在關內憂愁，且言那番邦元帥沙龍，次日傳命，令八個孩兒領了大兵，搖旗吶喊，一直殺到關下討戰。早有藍旗小校飛馬進關報道：“啟老爺，召將前來討戰，請令施行。”吳法大驚，卻好米中砂催糧已到，一一齊披挂齊整，帶領眾將到敵樓上來看。那樓名為望海樓，乃北關第一個要緊去處。那城高河闊，急切難攻，所以宗信能守這半年。當下吳法同眾人上樓一看，祇見那十萬番兵，區區圍住了關口，人人勇健，個個剛強。怎見得，有詩為証：十萬貔貅隊，三千虎豹兵。休言身對敵，一見也心驚。

話說吳法正在觀看番兵，猛聽一聲別別響處，祇見番營里兩桿皂旗展開閃出一員老將！頭戴紫金盔，雙飄雉尾；身穿龍鱗鎧，滿插雕翎；紫面銀須，濃眉大眼；手執大刀，坐下馬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左右擺列著四十名戰將，都是反穿毛襖，雉尾高飄，鐵甲鋼刀，金鞍白馬，如燕羽一般排開，前來討戰。吳法好生駭怕。那番將縱馬提刀大叫：“關上的，准敢下來送死！”吳法正要親自出戰，多見米中砂提刀上馬，說道：“末將前去迎敵。”吳法大喜，忙令宗信下關，回去迎敵，說道：“小心要緊。”

當下二人披挂齊整，領兵成炮，開關殺出城去，兩下里壓陣腳。米中砂守拍馬舞刀，便叫道：“來將通名！”祇見那番將將刀一拍說道：“俺乃六國三川征南大無帥沙龍是也！快通名來領死！”米中砂道：“俺乃大唐吏部尚書米大人的么子、加封蕩寇先鋒米中砂是也！”沙龍聞言，舉刀就砍，米中砂對面交還，二人戰了二三個回合，米中砂抵敵不往，正要敗走，宗信見了，拍馬掄刀，更來助戰。沙龍戰了二人，毫無懼怯。祇戰了四五個回合，沙龍大叫一聲，一刀砍中宗信的左臂，滾鞍下馬，被小番兒擒去了，米中砂大驚，虛砍一刀，回馬就走，沙龍大叫道：“好唐賊，往那里走！”縱馬趕來，那大小番將，一齊追殺，勢不可當。吳法嚇得面如土色，米中砂在下，又不好放炮。米中砂才到城門邊，那

沙龍馬快，早已跳過吊橋，領了眾將齊到城下，就連城門也閉不及了。

米中砂才進了城，那沙龍父子九人早已沖進來了，吳法大驚，慌忙下了樓，上馬就走，那沙龍父子九人，領了大隊人馬趕來，正與米中砂交馬，祇一合，被沙龍一鉤連槍擒過馬去了，沙龍便來追趕吳法，吳法舍命殺條血路，敗回二關去了，這一陣被沙龍奪了關，吳法這里，三千人馬傷了一半，敗回二關，急急寫下告急文書，星夜到長安去了。

那番將沙龍得了頭關，就將十萬番兵引入城來，打開府庫倉廩，賞了三軍。安民已畢，歇馬三日，放炮起兵，又到二關討戰，吳法同二關的總兵，吩咐大小將官緊守城池，不許亂動，堅守個出。沙龍每日領兵到關下辱罵。一連三日，不敢交鋒。沙龍見關中不敢出戰，吩咐眾將四面搭起云梯，安排神机火炮，連夜攻打，十分緊急，祇嚇得關中那些文官武將、軍民人等人人膽落，個個魂驚，幸爾城高牆厚，攻打不破。吳法親自領兵，日夜輪流守護，專等長安的救兵。

且言那差官連夜登程，不一日趕到長安，進了相府，呈上公文。太師一看大驚，忙請六部前來議事。不一時，眾人來到相府，太師將來的文書與眾人看了一看。米順見拿了米中砂，暗暗吃驚，說道：“大事未成，倒傷了自家的侄子。”想了一會道：“不若乘此行了大事再講。”便向沈謙說道：“目下四海刀兵紛亂，多因天子暗弱。不若乘此機會，太師登了龍位，大封天下英雄，再點大兵與番兵交戰。若是勝了，自然是一統天下，獨掌乾坤。倘若不勝，就與番邦平分天下，也由得太師主意。豈不是兩全其美。”沈謙大喜，說道：“言之有理。”遂傳齊了新收的一班武將并那六部的文臣，約定了次日議行擇位。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眾奸臣乘亂圖君 各英雄興兵伐怨

話說沈太師聽信米順之言，便要篡位。傳齊了武將，各領禁軍人馬，保守各處，以防內變。傳齊了六部文官，伺候入朝辦事，草詔安民：眾人去了。那長安城，紛紛論說，早驚動了李逢春。李逢春聽了大驚，忙忙上馬，趕到相府，見了太師。

太師說道：“李先生此來，必有原故。”李逢春道：“特來相吊。”太師大驚道：“老夫明日登位，何出此不吉之言。”李逢春雙膝跪下道：“明日太師登位是君，李某是臣，豈有臣不諫君之理？明日登極之言，是誰人的主見？”沈大師道：“是吏部米順之謀。”李逢春道：“米順誤國，就該斬首。”大師聽了大驚道：“為何米順誤國該斬。”李逢春道：“現今內有雞爪山未平，多少英雄作難。外有邊頭關入寇，無窮番寇縱橫。一旦太師登基，頒詔天下，倘若雞爪山的賊兵以誅篡為名，興兵造反，約同了番兵、一齊入寇，番兵戰于外，賊寇亂于內，兩下夾攻，怎生迎敵？豈不誤了大事！”

沈賊聽言，忙忙稱謝道：“多蒙先生指教，險些兒誤了大事。”忙喚家將章宏，吩咐道：“快去止住了眾人，不要亂動。”章宏領命去了。沈謙復問李逢春道：“計將安出？”李爺道：“為今之計，祇有再點大兵，先去平了番寇，再作道理。”大師依言，次日傳齊了文武，說道：“番兵入寇，且慢登基，先去平番要緊！”遂取令箭一枝。令兵部錢來、工部雍灘領兵五萬，新收的戰將三十員，分為兩隊，上邊頭關去平寇。又令米順領兵一萬，拜王虎、康龍為先鋒，前去鎮江，會同米良、王順，到登州府征剿雞爪山去。眾人得令，分頭領兵，擺齊隊伍，搖旗吶喊，放炮起營，一齊動身去了。

消息傳入雞爪山，裴天雄聞言，冷笑一聲道：“又來送死了！”遂請眾位英雄商議。卻好柏文連仍在山上，聞

得此言，說道：“老夫要回家走走。”謝元道：“既是大人要去，祇怕令侄已不在家了，回府必有別的禍事：不若點幾十個嘍兵，問大人回府迎接家眷來山，以避兵亂便了。”柏爺祇得依了，帶了三十名嘍兵，回淮安去了。

且言侯夫人見侯登去了半月未回，心中正在憂愁，忽見家人入內稟道：“老爺回來了！”侯夫人大驚，祇得接進后堂。夫妻行禮坐下，柏爺未曾開口，夫人假意哭道：“可怜玉霜女兒，自從歿后，我舉目無親，今日老爺回來，倍增傷感。”柏爺心中暗笑道：“女兒現在，還要弄鬼。”仍推不知，說道：“女兒既死，哭他做甚么？我且問你，侯登今在何處？難道又躲了不成？”侯氏又扯謊道：“半月之前，已回家去了。”柏爺道：“几時來？”侯氏道：“未曾定日子。”柏爺更不下問，吩咐家人：“快快收拾，避兵要緊！”眾人与那三十余嘍兵一齊動手收拾，那些衣囊細軟，裝上車子，柏爺上馬，侯氏坐轎，一齊起身趕到雞爪山。

進了寨門，見過了眾人，令柏玉霜同秋紅出來相見。侯氏看見二人，暗暗吃驚道：“玉霜同秋紅為何在此？”當下柏爺發怒道：“你說女兒死了，今日卻為何在此？你這個不賢，縱容侯登作惡，險些兒傷了我女兒的性命；若不得眾位英雄几次相救，久已死了。你這不賢之婦，要你何用！”拔出佩劍就砍，慌得柏玉霜一把扯住柏爺的手，哭道：“都是侯登所為，不怪母親的事。”內堂李太太、羅太太、裴夫人、張二娘、金安人、程玉梅、祁巧云、孫翠娥、胡變姑等，一齊出來勸住，柏爺扯住侯氏夫人入內去了，那侯氏面上好生沒趣，祇得向柏玉霜陪話，小姐仍照常一樣相待，外面，眾英雄勸柏爺飲酒，忽見巡山的頭目稟道：“山下有云南馬國公領了一隊人馬，前來要見！”眾英雄大喜，傳令大開寨門，齊來迎接。

原來，馬爺在云南候旨，要征邊關。后來飛毛腿王俊回來報信，說天子聽信沈謙讒言，不准請兵，將長安祖墳鏟平，一切本家盡皆拿問，馬爺聽得此言，祇急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煙，將定海關選來的三千鐵騎一齊調發，同公子馬瑤、金錠小姐帶領家眷人等投奔雞爪山，要同羅公子興兵報仇。當下眾英雄迎接馬爺上山，進了聚義

廳。與眾英雄見禮畢，早有眾家夫人小姐，將馬太太同小姐迎接到后堂去了。

且言前廳眾人与馬爺見過了禮，重新擺宴款待。上坐是馬爺、柏爺、祁子富、李全、盧宣、金員外、王大公，下坐是裴天雄等相陪。眾人飲了一會酒，馬爺說道：“現今沈賊欺君，有謀篡之心，陷害忠良，常怀叵測，須要請教眾位，用兵討亂才是。”柏爺說道：“正在商議此事，卻好親翁到此，實乃天助成功。”馬爺道：“還須柏親翁運籌才是。”盧宣道：“依貧道愚見，請大人總理人馬，掌兵為帥，請柏大人鎮守山寨，此乃一定不移之理。”眾英雄齊聲應道：“盧師傅之言有理。”裴天雄恐二人謙讓，忙起身將兵符印鑑捧上說道：“如不從者，當折箭為誓。”謝元道：“明日乃黃道吉日，就此請馬大人起師。”馬爺推辭不得。當晚席散。

次日五鼓，馬爺起身，拜謝元為軍師，祭過帥旗，大小頭目齊集聽候，祇見謝元寫出一張點將的單子，上寫道：第一隊，羅燦、秦環領三千人馬為前部先鋒；第二隊，胡奎、王坤、李仲、楊春、金輝五人為左翼；第三隊，馬瑤、王俊、章琪、洪恩、洪惠五人為右翼；第四隊，羅琨、趙勝、盧宣、盧龍、盧虎五人為左救應；第五隊，程佩、孫彪、王宗、王寶、王震五人為右救應；第六隊，裴天雄、魯豹雄、李定、史忠、王越、尉遲寶、徐國良、張勇為中軍都救應；第七隊，戴仁、戴義、齊紈、齊畸、祁子富五人押運糧草；第八隊，孫翠娥、程玉梅、馬金錠、祁巧云四員女將帶領女兵為后營救應。

點了八隊人馬，共三十六員大將，連馬元帥、謝軍師，共是三十八名大將，外有四員女將，領了五萬嘍兵，殺下山來，其余的大小各頭目，都隨柏爺問李全守住山寨，不表。

且言馬元帥別了柏爺，領了大隊人馬，傳令三軍：“不許騷擾百姓，如違令者，斬首示眾！”真是軍威齊整，號令嚴明！吩咐：“放炮起營！”一聲令下，馬步三軍，一齊起身，一路上，但見旌旗蔽日，劍戈如云，殺奔登州府而來。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謝應登高山顯聖 祁巧云平地成仙

話說馬成龍領了大隊人馬，離了雞爪山，向登州進發。前面先鋒隊里，設立兩桿金字大紅旗，上面寫道：報國安民，除奸削佞。中軍帳內高挂榜文，申明號令，細分條款，寫道：上陣退避者斬。旌旗靡亂者斬。金鼓失次者斬。妄報軍情者斬。妖言惑眾者斬。亂取民財者斬。克減軍糧者斬，奸妻女者斬，洩漏軍机者斬。不遵號令者斬。

那十條禁令一出，軍中誰敢亂動，真乃是鬼伏神欽，秋毫無犯，又作一道檄文，在各州府縣張挂，上寫道：欽命云南大都督世襲定國公馬成龍，為除奸削佞，報國安民事：切因奸相沈謙凌虐天子，暗害忠良。圖謀篡逆，擾亂朝綱。賣官粥爵，賄賂成行。妄干邊釁，耗費錢糧，暴虐百姓，褻瀆彼倉。如鬼如魅，另有肺腸。擢發難數，罪惡昭彰。親離眾叛，帝用不臧。我等起義，為國除奸。臭除元惡，易如探囊。豈容爾輩，跋扈跳梁！為此草檄，告于四方。如敢抗逆，降之百殃，如順義旨，降之百祥，同心協力，仰報君王。須至榜者，以翊大唐。大唐某年某月某日示

這一道檄文傳將出去，那些附近的各州縣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都知沈賊的罪惡。那些被害的一班臣子，聞知雞爪山興兵前來除奸報國，人人歡喜，都備了牛羊酒禮前來迎接。馬爺一一优待，安撫軍民，秋毫無犯。那些百姓見馬爺愛民如子，家家頂禮，戶戶焚香，所到之處，皆望風歸降，勢如破竹。馬爺心中十分歡喜，吩咐三軍緩緩而行。

那日午后，來到大行山下，祇見前面都是高山峻嶺，翠岫青峰。山凹之中，露出兩根朱紅旗杆，內有一座寺院，四面都是怪石如虎，蒼松似龍，十分幽雅。馬爺問軍士道：“這是何處。”軍士稟道：“此乃太行山。”馬

爺吩咐安營。一聲令下，祇聽得三聲大炮，五營四哨，大小三軍，早已扎下行營。馬爺帶領眾將，都上山來游玩。行到寺院之前，祇見那院宇軒昂，山門上有三個金字，上寫道：“升仙觀”，旁邊有一段石碑，碑上有字。馬爺同眾英雄近前看時，原來是隋朝謝應登在此修行了道成仙之所，因此后人起這寺院在此侍奉香火，碑石乃謝應登先生一生事跡。謝元惊道：“此乃我高祖升仙之處，不想士人乃能立廟奉侍！”馬爺感嘆。

忽見觀門開處，走出一位白發道人，到馬爺面前一揖道：“請諸位大人入內獻茶。”馬爺道：“你寺還是僧家，還是道家？”那老者道：“此觀并無僧道，乃是先高祖昔日在此修行成仙，故我們就在此間侍奉香火。”馬爺大喜，謝元亦喜，一齊進了山門，但見十數間殿宇，蒼苔滿地，翠柏參天，一派幽景。眾人頗有超凡出俗之想。先是謝元參拜了祖宗的神像，次后馬爺領眾英雄拈香禮拜。

進了后堂，那老者夫妻兩個同一個女兒，出來迎接，見過了禮，捧上茶來，謝元敘起譜系，是謝元五服內的堂兄。謝元甚喜，認了兄嫂。那女兒名喚靈花，也來拜見叔叔，那老者道：“此女雖小，倒頗通武藝，求叔爺指教！”謝元道：“我們隨行也有女將在后。”老者道：“何不請來隨喜隨喜。”謝元遂令人下山，請四位女將軍上山少坐。

不一時，馬金錠、程玉梅、祁巧云、孫翠娥四員女將進了升仙觀，拜了謝應登的神像。進了后堂，早有謝靈花前來迎接，見禮坐下。眾位小姐見靈花年紀雖少，生得一貌堂堂，全無半點俗氣，心中大喜。馬金錠遂問他的兵法，程玉梅就盤他的戰策，謝靈花對答如流，眾小姐十分歡喜，連馬爺也十分愛他。那老者備了素齋，留眾英雄飲酒，謝靈花留眾位小姐在后堂飲酒。當晚席散，馬爺等回營。謝靈花留住三位小姐并孫翠娥在觀中歇宿，夜間邀入松園內玩月，真是一輪玉鏡當空，四壁蒼煙凝藹，當下玩了一會，各各回樓安寢。

且言祁巧云見謝靈花仙風道骨，生得謙灑平和，全無半點紅塵俗態，暗暗的嘆息，想道：“奴家年登一十六歲，經過了百折千磨，終身尚無著落。倒不如謝靈花獨坐

深山，不染塵俗，真乃萬慮齊空，無挂無礙，強似奴家父女二人。不知后來怎樣結果？”不覺淒然淚下，見眾人睡了，他獨自一人，在后樓上推開窗戶觀月，玩了一會，不覺神思困倦，倚窗而臥。

方才合眼，朦朧見一對青衣童子走上樓前說道：“奉謝真君的法旨，請仙姑相見。”祁巧云問道：“你是那里來的？”童子道：“就是本觀謝真君差來奉請的。”祁巧云又驚又喜，就隨那兩個童子下了樓，出了后院，轉彎抹角，到了一所洞府。進了洞門，但見兩旁總是蒼松翠竹，瑤草奇花。上面是三層玉階沿，五間大殿，殿上是金磚碧瓦，畫棟雕梁，高聳云霄，霞飛虹繞，甚是雄壯。祁巧云見了，不覺的心中恐懼，上了回廊，童兒入內稟過。祇聽得一聲“請”，珠簾起處，早有童子引祁巧云上殿。

祁巧云抬頭一看，見那蓮花寶座上坐了一位高仙，朱唇皓齒，黑發長須。祁巧云倒身下拜，那仙翁吩咐看坐，祁巧云坐下，仙童獻茶。祁巧云吃了茶，說道：“老祖師見召，有何吩咐。”仙翁道：“貧道乃隋朝謝應登是也。雖未食唐朝之祿，而本家子侄皆是唐室之臣。乃因奸相沈謙逆天行事，陷害忠良，此處交鋒，該汝建功立業之時，后与白虎星君有姻緣之分。再者，日后征番，那番營內有個木花姑，妖法利害，難以取勝。故貧道特請你來，傳你一卷天書，教你呼風喚雨、駕霧騰云之法。”說罷，令童兒捧出天書，交与祁巧云，說道：“若遇急時再看。”又令童兒教他呼雷駕云神咒。祁巧云一一記在心頭，收了天書，謝了仙翁。那日仙翁又令童子送他回去，祁巧云輕移蓮步，出了大殿。仙童引路，出了洞門，祇見一天月色，四壁花陰，仙鶴雙雙，麋鹿對對，看不盡觀中之景。

走無多步，忽見前面有一座獨木橋，橋下是萬丈深潭，潭內銀濤滾滾。祁巧云大驚道：“方才來時未曾過此，這橋怎生走得過去。”仙童道：“女星官休要駭怕，你祇隨我來。”祁巧云沒奈何，祇得戰戰兢兢，隨那兩個仙童一步一步的步上橋來。望下一看，祇見深潭急浪，好生可怕！祁巧云才走到中間，忽見那童子大叫道：“有大蟲來了！”嚇得祁巧云回頭看時，被那兩個童子一推，說道：“去罷！”祁巧云大叫一聲，跌下橋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粉臉金剛槍挑王虎 金頭太歲口打康龍

詞曰：義氣心高白日，奢華盡赴青云。堂中歌嘯日紛紛，多少人來趨敬。秋月清風几度，黃金白壁如塵，阡門不見舊時人，冷落誰來揪問？

話說祁巧云被童子推下橋來，大叫一聲，不覺惊醒，乃是南柯一夢，嚇得渾身香汗淋漓。睜眼看時，祇見皓月當空，正是三更時分。祁巧云道：“好生奇怪，分明是謝先翁傳授我的兵法，回來跌下橋去，怎生仍在樓上？”遂將那呼雷駕云的咒語一想，句句記得；再向怀中一摸，一卷天書明明白白現在怀中。祁巧云不覺大喜，忙忙展開，就在月下看時，上面有四個字，是“急時再看”，再揭過兩版，字跡全無，卻是几層白紙。祁巧云大疑，暗道：“井無字跡，要他何用？”因又想道：“且待我將駕云的法兒試試，看是靈也不靈。”遂走至樓下，來到天井，望空打了一個稽首，口中念念有詞，喝聲“起”，祇見腳下風云齊起，身體甚是輕快，不知不覺早起到空中，祁巧云大喜，又喝聲“落”，果見腳下的祥雲又緩緩落將下來。祁巧云望空忙忙下拜，拜謝仙翁；復回樓上，忙將天書包好，藏在身邊；進房睡了一刻，早聽得雞唱天明。

眾位小姐一齊起身梳洗，早見馬爺到了觀內，入后坐下。祁巧云遂將夜來謝應登顯聖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如若不信，天書現在，祇是上面并無字跡，不知何故。”馬爺同眾小姐聞得此事，個個惊异稱奇，忙忙取出天書，大家乍看，果見几版白紙，字跡全無。眾人不解其意，程玉梅道：“從來仙机難測，且到急難之時再看便了。”祁巧云收了天書。那謝靈花說道：“奴家昨夜也夢見仙童來与我講究些兵法，故也略知此事。此書將來必有應驗，速速收好。”眾人大喜。

馬爺見謝靈花生得伶俐聰明，有心要他為媳，便向謝道

翁商議，隨後謝元也到了，力主其說，謝老夫婦好生欣喜，愿諧秦晉。馬金錠便要謝靈花同去出征，謝靈花依允，辭了雙親，欣然同眾位小姐下山，一面入了行營。放了三個大炮，調動三軍，起身往登州進發，早有流星探馬飛報米吏部去了。

且說那米順領了三萬人馬，帶領王、康二將到鎮江府會合了米良、王順，又調了二萬人馬，共是五萬大兵，百員戰將，來征剿雞爪山。人馬才進登州，早有探馬報說：“云南總督馬成龍為帥，會合了雞爪山的人馬，一路上得了多少城池，所到之處，望風而降。今大兵到了，離城三十里扎寨安營，請令定奪！”米順聽得，吃了一惊，說道：“他的兵馬為何如此神速？再去打聽！”米順隨即眾將商議：“聞得馬成龍兵法利害，更兼雞爪山一伙強人俱系非常驍勇，凡是交戰，眾將各要小心在意。”眾人都道：“謹遵嚴令！”當晚無話。

到了次日，五鼓造飯，平明調撥大隊，點齊人馬，出了登州，擺開陣勢。早見塵頭起處，旌旗招展，雞爪山的人馬蜂擁而來，上下兩軍相對，壓住了陣腳，米順帶領眾將出營看時，祇見馬爺大隊的人馬，旗分五色，兵撥八方，盔甲鮮明，馬壯人強，果然軍威整肅，名不虛傳。

米順正在看時，忽聽得一聲炮響，繡旗杆處，擁出兩員小將，往左右一分。左邊一將，面如傅粉，唇若涂朱，龍眉虎目，頭帶銀盔，身披銀甲，手執點銅槍，跨下一匹銀鬃馬，繡帶飄飄，威風凜凜，乃是左先鋒粉臉金剛羅燦。右邊一將，黃面金腮，頭頂金盔，身披金甲，手執金裝，跨下一匹黃驃馬，相貌堂堂，英風凜凜，乃是右先鋒金頭太歲秦環。這二位英雄如天神一般分為左右。正中間一面大紅帥旗，馬元帥全副戎裝，紅袍金甲，帶領三十二位英雄，一個個都是錦袍金銷，分在兩邊，猶如雁翅排杆，分外齊整。

米順見馬爺軍兵如此威嚴，早有三分怯懼。馬爺縱馬出營，高叫：“米順打話！”米順祇得強打精神，縱馬出營，杆言叫道：“馬將軍請了！皇上封你世襲公侯爵祿，為何同強徒謀反？今日天兵到來，快快下馬受綁，免你死罪！”馬爺聽得大怒，罵道：“你這奸賊，勾合沈謙，通同作弊：番兵入寇，你不添兵証剿，反害羅增性

命，是何道理？又想滅盡了眾位公侯，思想謀篡，罪該萬死：今日本帥到來，一者除奸削佞，為國安民，二者替眾公侯伸冤出氣。”悅罷，將手中刀一指道：“誰與我將賊擒來？”羅燦應聲道：“待末將擒之！”拍馬搖槍，直奔米順。

那米順的先鋒姚倫舞刀來迎，二將交鋒，戰無十合，羅燦手起一槍，挑姚倫下馬，復上一槍，結果了性命。隨即一馬沖來，要擒米順：米順大驚，說道：“誰去擒來。”大將王虎拍馬掄刀，大叫：“來將休得撒野，快報名來！”羅燦道：“俺乃定國公馬無帥麾下左先鋒、越國公的公子羅燦是也！來將通名，你少爺槍下不死無名之鬼！”王虎喝道：“俺乃吏部天官加封平寇將軍、米元帥麾下大將王虎是也！反叛快快下馬受死！”羅燦大怒，舉槍就刺，王虎舞大刀劈面交還，二人戰在一處，祇見刀來處冷雪飄飄，槍到處寒光的。一個是慣戰的英雄，一個是能征的好漢，一來一往，大戰了四十余合，不分勝敗，羅燦見勝不得王虎，心生一計，回馬敗走，王虎隨後趕來，羅燦回頭見王虎來得切近，扭轉身軀，喝聲“去罷”。一口馬槍直奔心窩挑來，王虎吃了一驚，叫聲“不好”，將身一閃，閃不及，那一槍正中左肩，早透了三層鐵甲，險些兒落馬，大叫一聲，伏鞍而走，羅燦回馬趕來，那米順陣上一連十五員戰將前來接應，救王虎入營去了。

米順陣中惱了康龍，拍馬掄槍來戰羅燦。羅燦正欲交鋒，秦環在后大叫道。“哥哥！這場功讓與兄弟罷！”早舞動雙銅來戰康龍。羅燦便回馬觀陣，祇見秦環同康龍兩馬相交，槍銅并舉，好一場惡戰。這一個雙銅運動，渾身滾滾起金光；那一個鋼槍起處，遍體紛紛飄冷艷。槍來↓架，↓去槍迎，大戰三十回合，秦環賣個破綻。康龍不知好歹，一槍挑來。秦環將左手的↓將槍逼住，右手一↓望康龍腦門上打來。康龍躲過了頭顱，左肩早著了一下，撒了槍跑回本陣。秦環大喝一聲：“那里走！”拍馬追來。

馬爺見秦環已得勝了，將手中刀一指，調動了那三十二位英雄，領了大隊人馬，一齊沖殺過來，猶如兵山一般。怎生迎敵？米順大隊已亂，一齊撥馬敗走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沈謙議執眾公爺 米順技窮群爵主

話說米順見馬爺的兵將猛勇，勢不可當，料難迎敵，回馬往本陣就跑。三軍見主將敗走，誰敢迎敵，吶聲喊，不依隊伍，四散走了。后面雞爪山的大隊人馬追趕下來，如天崩地裂，海沸江翻。這些嚇慌了的官軍，那里當得起，祇殺得叫苦連天，哀聲遍地，丟盔棄甲，拋旗撇鼓。五萬兵丁，傷了一半，傷箭中槍者不記其數，急忙逃進城中，緊閉四門，吊橋高拽。米順吩咐眾將：“小心防守要緊！”這一陣，祇殺得米順膽落魂消，將免戰牌高懸。

不表米順敗進登州，緊守城門，不敢出戰。且言雞爪山的人馬大獲全胜，馬爺也不追趕，吩咐鳴金收兵。五營四哨將校兵丁，聞得金聲，即歸隊伍，安下原營，立下大寨。馬爺升帳，查點兵將，未損一卒。眾軍得了無數盔甲弓箭、槍刀器械、旗鼓馬匹，上帳請功受賞。馬爺上了功勞簿，重賞三軍，當晚擺宴，慶功飲酒。

次日五鼓升帳，眾將飽食了一頓，馬爺傳令搭起云梯炮架，四面攻城，怎奈登州地界，上硬城高，兵多地廣，米順同眾將守護又嚴，一連三日，攻打不下，馬爺向謝元說道：“我們并非爭城奪地，不過是殺賊除奸。若急力攻城，豈不徒傷朝廷士卒！如今怎生設法破城，拿住米賊，才免得百姓驚慌？”謝元一想，說道：“大人今晚祇須如此如此，此城立即可下。”馬爺聞計大喜，遂令小溫侯李定、賽元壇胡奎帶領三千人馬，附耳道：“如此如此。”又令裴天雄、王坤、李仲，吩咐道：“你三人帶領三千人馬，祇須如此如此。”三人帶令去了。又令羅燦、秦環、程佩、羅琨，說道：“你四人帶領三千人馬，如此這般，不得有誤！”四將得令而去。然后下令眾兵：“竟奔長安，不必攻打此處。”眾兵領令，連夜起行。

早有細作飛報进城，說：“馬成龍見攻打城門三日不下，他舍了登州，掣兵竟奔長安去了！探得明白，特來享報。”米順聽了，大吃一惊，說道：“太師爺命我來退敵拿反叛，誰知他竟奔長安去了，這還了得！”忙忙傳令眾將點齊大隊人馬，出城追趕。眾將領令，點起燈球火把，追出城來，祇見馬爺的人馬已去遠了。米順傳令眾將火速倍道追趕。

追下五十余里，忽聽得一聲大炮惊天，馬爺扎住了大隊，親自坐馬搖刀迎來，大喝道：“米順少追！你的城池已破，尚然不知，還不早早下馬受綁，省得你公爺費事！”米順大怒，親自提槍，領部下四十員戰將前來交鋒，馬爺陣上早有馬瑤、三俊、洪恩、洪惠、戴仁、戴義、趙勝、孫彪八條好漢，隨定了馬爺，奮勇當先，前來交戰。又是半夜黑暗之中，祇殺得鬼哭神號，天愁地慘。

米順抵敵不住，忽聽得連珠炮響，米順心惊膽戰，回馬看時，暗暗叫苦，祇見城中四面火起，喊殺連天，金鼓震地。米順陣上的三軍一齊叫喊：“不好了！城他已破了！”一個個膽落魂消，無心戀戰，回馬就走，四散奔逃。米順見陣亂，三軍四散，祇得虛按一槍，回馬就走。眾英雄大喝一聲道：“米賊往那里走！”一齊催兵追趕下來。這一陣祇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

馬爺連忙吩咐招降眾軍。齊聲高叫道：“米家眾軍將士聽著！俺公爺施恩，不忍殺戮爾等，如降者免死。”那敗殘的人馬，恨不得陡生雙翅，腳下騰云，想逃性命，聽得馬爺招降，猶如死去逢生，個個棄甲丟盔，慌忙下馬，跪滿道旁，齊聲應道：“祇求活命，情愿歸降！”馬爺見眾軍歸降，吩咐扎下大寨，不表。

且胃胡奎等破了城，正遇王順，不一合被胡奎所擒。李定一戈刺倒了米良，一齊捉進城中去了，裴天雄一馬沖入重圍，來拿米順，早有康龍、王虎來救，秦環、羅燦二人前來迎敵，四將在亂軍中混戰：秦環見康龍的槍來得切近，將雙銅并在左手，把康龍的槍掀在半邊，伸過右手，喝聲“過來罷”，抓住勒甲條提過馬去。王虎見秦環擒去了康龍，著了慌，刀法略慢了一慢，大腿上早被羅燦一槍挑于馬下，被眾軍所獲。

眾英雄齊奔米順，米順叫聲“不好”，忙忙去了盔甲，扮做小軍的模樣，混入亂軍之中，帶領部下貼身的幾十名戰將，殺開一條血路，打滅了燈球火把，落荒而走，連夜逃奔長安去了。那些殘兵敗將見主將逃回，一個個倒戈卸甲，情愿投降。胡奎大喜，吩咐鳴金，收兵進城。

不一時，馬爺大兵已到，一齊入城，安民已畢。查點眾將，個個前來參見。馬爺大喜，都上了功勞簿。一面吩咐治酒與眾將慶功，犒賞三軍；一面將拿來的米良、王順、王虎、康龍并一切大小將官，總打上囚車，送上雞爪山交付柏爺，同以前拿的校尉、知府一同囚禁。當晚安歇。

次日查點受傷的兵丁，都賞了糧餉，打發回家去將息安養，將新降的人馬查點數目，有愿為軍者，都收入后隊；有不愿為軍的，聽他自去還鄉，并不勉強。馬爺這令一下，那些大小三軍，歡聲震地，個個都愿為軍效力，共除奸賊，并無二心。

這個風聲傳將出去，那些遠近的府縣官員都畏馬爺之威，感馬爺之德，誰敢抗違？大兵一到，處處開城納款，所得糧草軍餉，不記其數。馬爺一路撫軍安民，浩浩蕩蕩，直往長安進發，不表。

且言米順所領五萬人馬，祇剩得四十五騎，殺得喪膽亡魂，一路上馬不停蹄，連夜趕到長安，急忙見了沈謙，哭訴前事，沈謙聞言，大驚失色道：“似此大敗，如何是好？目下錢來等又征剿鞬鞞去了，長安城內將少兵稀，怎能迎敵！”忙取令箭一枝，到鄰近地方調了一萬人馬，到長安扎駐，以備迎敵。侯登同錦上天在座，便說道：“馬成龍此來，非為別事，乃是為眾國公報仇，好在眾國公都在天牢，太師可奏聞天子，祇說眾國公之后興兵造反，請天子御駕上城，假意招安，復他們官職，誘進長安，散了他的兵權，一并殺之，省得費力。若是他們不從，即將眾國公綁上城頭，硬叫他們退兵，他們豈有不念父子骨肉的道理？”沈謙大喜，說道：“此計甚妙！就是如此便了。”

且言馬成龍催動大隊人馬，那日趕到長安，吩咐三軍抵城安營，早有報馬進相府說道：“雞爪山的人馬抵城下

寨！”沈謙聞報大驚道：“他如何來得如此神速。”探子稟道：“他自行兵以來，就是在登州同米大人打了一戰，余處關隘都是望風投順，一路上秋毫無犯，并無阻滯，故此來得火速。”沈謙聽了，心中駭怕。吩咐再去打聽，忙令九門提督同米順帶領眾將守城，一面入朝見了天子，啟奏道：“今有眾國公之子，怨恨皇上殺他父母，勾同雞爪山的賊兵前來報仇，兵馬已臨城下，請圣上親去退敵。”天子大驚，說道：“一向并無報文啟奏，為何一時兵就到了？”沈謙奏道：“老臣已曾几次發兵前去征剿，無奈不能取勝，連邊頭關，老臣已發兵去了。”

天子不悅，說道：“既是老卿自專征伐，今日自去退兵便了，要寡人何用！”沈謙聞言大怒，道：“既是如此說來，圣上可將玉璽送与老夫，老夫自能退敵！”說罷，竟自執劍走上金鑾，搶步來到龍案跟前，天子大驚。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祁巧云駕云入相府穿山甲戴月出天牢

卻說天子見沈謙帶劍上殿，吃了大驚，說道：“老卿休得發怒作躁，待寡人明日上城退敵便了。”沈謙大喜道：“這便才是，老臣領旨回家，候聖駕便了。”隨即出朝，吩咐整頓軍馬，不表。

且言馬成龍的大隊人馬到了皇城腳下，安營已畢，當晚同眾將商議道。“今日此來，雖然是要拿沈謙治罪，想來到底是天子的皇城，不可擅行攻打，倘若沈謙閉門不出，嚴加防守，又不能攻打，那時節如何是好？”軍師謝元道：“大人可修成訴告的本章，去見聖上；再修一封戰表送與沈謙，約他出來會戰便了。”馬爺依然，隨即修成一道本章，又修成戰書一封，和表章扎在一處。

次日五鼓升帳，便問兩旁眾將：“誰人敢去投書？”言還未了，王氏三雄應道：“我等愿往。”馬爺大喜，隨即封好了表章戰書，打發三人去了。

王氏三雄領了表章戰書，隨即披挂上馬，出了營門，竟到城下叫道：“營門的聽著、快快通報，今有戰表在此，俺們是來下書的！”那守城門的官兒，望城下一看，見是三個人，隨即开了城門，放下吊橋，引三人入城。到了相府，卻好沈謙點齊了三軍，正在那午門外候駕。

當下門官稟過，王氏三雄見了沈謙，也不下跪，呈上書札，說道：“馬元帥有書在此，叫你親去會他。”沈謙接將過來，將本章戰書展開一看，吃了一驚，心中想道：“若是天子看見此本，豈不將我從前之事盡行訴出來了？”隨即喝令左右：“快將來人送入天牢囚了！”左右得令，遂將王氏三雄一齊用繩索綁了，送入大牢監禁。

王氏兄弟一時無備，又無兵器戰鬥，不能脫身，祇是高聲大罵。眾人將他三人擁入天牢，恰好與龍標監在一處，彼此會見，暗暗的會話，說道：“如今也無可奈何！”

且待兵敗城破，那時俺們先到沈謙家拿他滿門便了。”
按下不表。

且說那乾德天子升殿，點齊了一眾侍衛，調了羽林軍馬。天子上了逍遙馬，同沈謙的軍馬、一班的文武官員，離了午門，竟往北門上了城樓。擺齊了龍旗，御仗、鎖斧、金瓜、護衛、鑾儀、寶座，天子下馬坐下。望城下一看，祇見馬爺的五萬精兵猶如長蛇之勢，旗幡招展，人馬精強，劍乾森森，刀槍閃閃，十分嚴整。那乾德天子同文武見了如此軍容，君臣們一齊驚駭。

忽聽得大營中一聲炮響，陣腳門开，左邊擁出一彪人馬，俱是白旗白號的三軍，擁著一員銀盔銀銷、白馬銀槍的小將，壓住了左邊的陣腳。右邊擁出一彪人馬，俱是紅旗紅號的三軍，擁著一員金盔金甲、金銅黃馬的小將，壓住了右邊的陣腳。然後是中軍營內豎出一面大紅銷金“帥”字旗，旗下馬成龍領著那三十二位英雄，一對對擺出營來，簇擁馬成龍出了大營。

這邊城上有一員黃門官高聲叫道：“營中聽著！圣上有旨，宣定國公馬成龍快來城下見駕！”馬爺聽得此言，抬頭一看，祇見城頭上兩旁擺列著文武，正中黃羅主蓋之下，端坐著乾德天子，馬爺一見大驚，連忙同眾英雄縱馬來到吊橋口，一齊滾鞍下馬，俯伏在地，啟奏道：“罪臣等甲冑在身，不能全禮，望陛下恕臣等慢君之罪！”天子傳旨：“赦爾等之罪，各賜平身。朕有一言，爾等靜聽！”馬爺謝恩奏道：“愿聞萬歲圣諭！”天子說道：“爾眾家國公，乃朕先朝太宗皇帝賜爾眾家世享富貴，爾等久休洪恩，不思報國，掃滅外荒，今日提兵至此，意欲何為？非反而何？”馬爺奏道：“臣等世享榮封，龍恩難報，原思各盡其職，以報皇恩。怎奈沈謙欺君謊奏，先斬羅增全家，后又鑿了微臣的祖墓，臣等無處伸冤，祇得親自來京對理伸冤，目下番兵入寇，民不聊生，皆沈謙賣國專權，作好犯科，萬民怨恨，以致于此。臣等此來，非敢恣意獲罪，一者為國家除奸去惡，二者為萬民除害安生，三者為祖宗報仇，也消無辜之恨，別無他意。”

天子聽了馬爺這一番實情，道：“既然如此，也該拜本來京啟奏才是，不應勒兵至此。”馬爺奏道：“臣等向

日拜本來京上奏天廷，昨日又有本章差官奏上，陛下怎說無本。”天子聽了大驚，道：“本從何來。”沈謙在旁大喝道：“馬成龍，你兩次俱是反表戰書，本從何來？圣上面前還敢妄奏。”說罷，手起處就是斗爭箭飛來，直向馬爺的咽喉，馬爺猛然看見。急將頭一低，正中盔上，不覺勃然大怒，跳起身來大叫：“圣駕請回，待微臣殺此奸臣！不要惊了陛下的龍體。”說罷，喝令眾將上馬，執械攻城，

一聲令下，三軍眾將擣鼓搖旗，沖到城下，駕起云梯，支起炮架，弩箭、火炮、鳥槍，望城上飛來，好不利害！把個乾德天子嚇得忙忙下了城樓，上了逍遙馬，眾文武簇擁圍護，回宮去了。這里馬爺率領大小三軍攻打一日，沈謙魂飛魄散，無法可施，惟有吩咐大小將士，緊守城池而已。

單言馬爺一時動怒攻打，皇城豈可擅自攻打，獲罪如何是好，謝元道：“若不攻城，怎生得拿奸賊！必要里應外合，不用兵火破城才好。”眾將議道：“待我等今夜爬城而入便了。”馬爺道：“城高河闊，把守得甚是嚴緊，怎生爬得進去？徒勞無功！”馬爺心中納悶，祁巧云上前稟道：“大人不要煩惱，今夜可虔誠焚香，求看天書，傳奴駕云入城便了。”馬爺聞言大喜，遂吩咐眾將各歸營寨。眾人心下好不疑惑：看此女原有些異處，一定有些奧妙，明日必見分曉。

不言眾人猜疑，且言馬爺到晚，沐浴更衣，悄悄來到后營，見了祁巧云，祁巧云吩咐侍女快擺香案，祁巧云請過天書，供奉在香几上面，先是馬爺拈香望空四拜。拜畢后，乃是祁巧云拈香禮拜，口中祝告道：“弟子奉令進城探聽軍情，望求大仙指示，速現天文，明斷吉凶！”祝后拜了四拜，立起身來，揭開天書一看，上面現出一篇良朱字跡，寫得甚是分明：馬爺同祁巧云看時，上寫道：“沈謙惡貫已滿，氣數當絕，當爾祁巧云同白虎星羅琨建功立業，爾二人本有姻緣之分，速速駕云入城，面圣陳情，除奸滅寇！速速去訖，不可遲誤。”馬爺一見大喜道：“既是神圣現出天文，不可遲延，可与羅琨作速前去。”祁巧云面漲通紅，說道：“待奴家獨自去罷。”馬爺說道：“你前緣既定，這有何妨？”祁巧云回道：“孤男獨女，成何雅道？”馬爺說道：“既如

此，俺令小女同去便了。”祁巧云祇得依允。

馬爺遂密喚羅琨入內，吩咐道：“你今夜可同小女金錠并祁巧云入城面圣，捉拿沈賊報仇。”羅琨得令，帶了銀銅弓箭，那金錠、巧云披挂齊整，各帶雙劍，步到香案前。巧云寫了兩道符，与羅琨、金錠各入佩在身上，一齊辭了馬爺，馬爺說道：“今夜五更炮響為號，本帥在北門接應。”二人聽令，一齊出了帳篷，站立平地。羅琨同金錠抓住巧云的絲條，站在一處，巧云口中念念有詞，喝聲：“起！”祇見三朵祥云從他三人腳下飄飄冉冉，不一時早起在空中，羅琨、金錠、祁巧云三人站立云端，穩如泰山，心中好不歡喜。

當下馬爺見他三人騰空而去，心中大喜，笑道：“大事已成！”忙忙入帳，傳令眾將盡起，人馬齊到北門等候，五更炮響，即去搶城，不表。

且言巧云、金錠、羅琨三人商議道：“我們此去，必須先見圣上奏過了，再去捉拿奸賊沈謙才是道理。祇是空中行路，不知皇宮在于何處。”三人正在云中探路，猛然一陣异香上冲斗府，撥开云頭望下一看，正是朝廷的內院，但見寶燭輝煌，照得分明，那殿上擺設香案，有四名太監伏侍，天子在那里焚香，三人看得明白，一齊按下祥云，走到香案前，俯伏在地。天子見空中降下三個人來，跪在地下，吃了一惊，嚇得倒退數步，戰戰兢兢，問道：“爾是何怪，至此何干？速速說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破長安里應外合入皇宮訴屈伸冤

話說天子正在那里焚香祝告，猛見半空中落下三個人來，嚇得天子問道：“你們三個人是妖是仙，到此何干？莫非是刺客，前來暗害寡人么。”三人奏道：“萬歲在上，臣等非妖非仙，亦不是刺客，求皇上赦臣等死罪，臣等有下情冒奏天廷！”天子聽了說道：“赦爾等無罪，有甚么事，從實說來。”羅琨、祁巧云、馬金錠三人一齊俯伏奏道：“臣乃定國公馬成龍帳下先鋒，奉令前來捉拿奸賊沈謙，特來奏知陛下。”天子驚問道：“爾等既是馬卿的軍官，怎得騰空至此？姓甚名誰？從實奏來。”羅琨奏道：“微臣非別，乃越國公羅增次子歲餽。”天子吃了一驚，說道：“大反山東就是你么？”羅琨奏道：“臣焉敢反，皆因沈謙逼急，出于無奈。”天子問道：“兩員女將是誰？”羅琨又一一奏了姓名，將已往之冤，并如何駕云的事，細細奏了一遍。

天子方才大喜道：“朕一時不明，誤聽奸賊。殺了你全家人口，悔之不及，朕之過也！朕那里知道其中委曲？且喜卿等今日前來，有話再慢慢的一一奏上。”羅琨謝恩，復又奏道：“臣有三件大事，要求萬歲干恩。”天子道：“是那三件事？”羅琨奏道：“頭一件，眾國公的家眷皆是為臣家之事拿入天牢，無辜受罪，求皇上天恩，赦免眾人的罪，情愿對審虛實；第二件，臣等兵犯長安，要求殊恩，赦臣等專兵之罪；第三件，今夜五更，馬成龍兵進城池捉拿沈謙治罪，沈謙久有謀篡之心，惟恐進兵時沈謙暗進宮來行刺，臣情愿在午門保駕。”

天子聞奏，心中暗想道：“若是羅家果有反意，他此刻何不就刺寡人？不若准其所奏便了。”忙令內監取過文房四主，御手親寫一道赦條，付與羅琨。早有內監掌燈，引他三人出了朝門，到天牢去了。天子復又傳旨，著大師沈謙出城召馬成龍單人獨馬，同來內宮見駕。內監

奉命傳旨去了，不表。

且言羅琨等出了朝門，來到刑部衙門，刑部吳法征邊去了，祇有几員副堂執事。當下見了聖旨到來，慌得那署印官兒忙忙接旨，同三人進了天牢，宣讀畢，那些眾國公謝過恩，便來同天使見禮。各通了姓名，方知是羅增的次子羅琨，眾人大喜。又見龍標與王氏三雄前來相見，問羅琨怎生入城的原由，羅琨一一說知。羅琨又令馬金錠、祁巧云：“速領眾公爺入朝謝恩回旨。俺與龍標、王氏三兄弟各帶兵器前往北門去了，接應元帥的兵馬。”金錠聞言，遂領眾公爺繳旨去了。

單言羅琨等五位英雄一同上馬飛到北門，來接應馬爺的大隊。按下不表。

且言沈謙自從馬爺的兵到，為因折了王虎、康龍無人退敵，祇得在相府問侯登、錦上天、黃玉等聚集眾將，商議退兵之策。無計可施，正在納悶，忽見問官進來稟道：“啟太師爺，不好了！不知何人上本，將天牢內眾公爺盡行放了入朝去了！”沈謙大驚道：“半夜三更，皇宮內院，誰人擅敢進去，況且左右近侍的文武俱是老夫之人，誰敢如此行事？其中必有原故。”錦上天道：“何不差人前去探聽信息，看是甚原由，再作道理。”沈謙依言。

正要差人前去打探消息，忽見中軍慌忙入內稟道：“聖旨到了，請令定奪！”沈謙大驚道：“不好了！其中必有原故！”一面傳令開門接旨，一面傳令大小三軍，披挂齊整，都到轅門伺候。吩咐畢，祇見四名穿宮太監捧定旨意進來，沈謙也不跪拜，就令宣讀。那四名太監也不與他計較，就開聖旨誦讀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旨諭文華殿大學士頰左右丞相事沈謙知悉，今有越國公羅增次子羅琨面奏朕躬，言定國公馬成龍等兵犯長安，實欲請旨破番，并無反意。敕爾沈謙即同馬成龍進宮面諭。欽此。

沈謙聽見羅琨晝夜入內院，進宮面見聖駕，嚇出一身冷汗，道：“羅琨難道他會插翅飛騰不成？”想了一想，便問四名太監道：“你們在深宮內院伺候萬歲，可知道羅琨是從那里來的，誰人引見？”太監回道：“咱家伏

侍萬歲爺正在后宮焚香，忽見三個人從雲端里落將下來，一男兩女，總是戎裝打扮，口稱是奉馬成龍之令，入宮見駕，奏了一番，皇爺准奏，即降諭旨到刑部天牢赦出眾人，又傳旨令咱家們到你這裏的。”

沈謙大驚道：“有這等事？這還了得？”侯登在旁說道：“事已如此，太師可速點兵馬，拿住羅琨同眾公爺，仍舊送入天牢，再退兵就是了。”錦上天道：“不如擒拿住羅琨，搜了玉璽，獻到番邦，勾了韃靼，約會米大人一同起兵，前來同馬成龍交鋒，有何不可？”沈謙道：“祇好如此。”忙令侯登、黃玉點了三十名健將保護家眷，以備逃走，自己同錦上天點齊眾將，統令大隊人馬，殺出轅門。正遇羅琨、龍標、王宗、王寶、王宸五位英雄前來奪路，一聲吶喊，沖到轅門。

沈謙在燈火之下看得明白，喝令眾將：“與我拿下！”一聲令下，早有眾將一擁上前，團團圍住，大喝：“羅琨休走！留下頭來再走！”羅琨大怒，叫聲：“四位兄弟，就此拿了沈賊，再去接應元帥大兵便了。”當下羅琨掣出雙刀，龍標、王氏三雄就在眾軍中奪了兵器，便來沖陣。米順領著一干眾將，前來接戰。五位好漢敵住了三萬雄兵，羅琨這一對銀裝刀擋住槍，駕住劍，撇杆棍，格杆刀，就敵住了無數兵器，十分利害，然五人雖是英雄，到底寡不敵眾，祇顧得架隔遮攔，難以取勝，按下不表。

已言那傳旨的四名太監，見事不諧，溜出相府，回朝見了天子，細奏一番。天子大驚。旁邊祁巧云、馬金錠忙忙跪下請旨道：“臣等愿同眾公爺來解圍。”天子准奏。

當下二位女將同秦雙、程鳳等眾位公爺，辭駕出朝，上馬端兵，前去解圍。才出了午門，正遇著李逢春帶領本部一千人馬，前來保駕，要見天子。見了秦雙，說了備細，李爺大喜道：“小弟也去走一遭。”當下合兵一處，趕向前來，大喝一聲道：“沈謙快快下馬，俺們到了！”沈謙正與羅琨交戰，猛見一派火光，就知有兵來了，問左右時，方知秦雙等前來接應，沈謙勃然大怒，喝令分兵迎敵。

正在酣戰之時，猛聽得四下里連珠炮響，探子飛報前來，

急急說道：“城外馬元帥攻城緊急，啟太師爺知道：
“三軍一聽此言，人人魄散，個個魂消，那里還有心戀戰！陣腳一亂，羅琨等早已沖出重圍，殺往北門去了。沈謙忙令錦上天帶領家眷同侯登先出南門，自己斷后，統須眾將殺出南門，投番去了。

且言羅琨、龍標等也不追趕沈謙，一齊殺散三軍，即時开了城門，迎接馬成龍兵馬。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眾爵位遇赦征番各英雄提兵平寇

話說羅琨開放城門，迎接馬爺進城，合兵一處，馬爺傳令將大隊人馬扎在城外，祇帶了眾位英雄來到午門，會了眾位公爺，敘了寒溫，早見黃門官前來宣召，召馬成龍等人入宮見駕。

馬爺領了眾人，隨著黃門官進了午門，來至內殿，見了天子。山呼已畢，馬爺奏道：“臣違旨提兵，罪該萬死！求萬歲的龍恩，赦臣死罪！”天子說道：“朕一時不明，聽信奸賊，以致如此，卿有何罪！”復問羅燦道：“朕當日誤聽沈謙謊奏，拿你全家正法，你兄弟二人因何先知信息，怎樣逃奔山東？如何聚集山林，招兵買馬，以致今日，你將其中的曲折，細細從實奏來。”

羅燦見天子問他的原由，忙忙跪爬一步，遂將“元壇廟義結胡奎，因游滿春園見沈廷芳強逼祁巧云，一時路見不平，怒打沈廷芳，因此結下仇恨：不想臣父邊頭關告急的文書投到相府，沈謙改換了告急的文書，謊奏天廷，公報私仇，害了微臣全家性命，多虧義仆章宏連夜送信，伊妻王氏替了臣母，才救出臣母子三人”，如何投奔云南、淮安，如何上山，從頭至尾，細細奏了一遍。

天子聞奏，方才明白，說道：“原來如此。快宣章宏前來見朕！”李逢春聽得，忙跪下奏道：“啟萬歲，這章宏是羅家舊仆，如今現在沈家，祇是沈謙的奸謀已經泄漏，全家逃走，不知章宏何往，乞萬歲聖旨定奪！”天子聞奏大怒，先著李逢春宣召章宏，又命秦雙、程鳳領羽林軍三千，前去追捉沈謙，命馬成龍等眾將俱回原營歇息，明日朝見，旨意已下，天子回宮，眾人領旨出朝，不表。

單言李逢春來到相府，祇見頭門大開，四壁無人，一直

走到后面，猛見后書樓上有一點燈光射下，李爺帶四名家將走上樓來一看，祇見那人在那里查點文卷。李爺近前一看，不是別人，正是章宏，李爺大喜，說道：“圣上有旨，前來召你，你在此何干？”章宏問道：“小人在此查他的文案，替舊主伸冤。”李爺道：“既如此，快快收拾，同去見駕。”

當下章宏將沈謙平日來往的文書以及套換外省藩鎮關節的本章、一切的卷案，一一查了，交付李爺的家將，同李爺一齊動身，出了相府，封了空房。將文案存在李府，飛同李爺來到馬爺的行營。正遇章琪巡營，父子相逢，十分大喜，忙忙領李爺同章宏進了中軍，稟明馬爺。

馬爺大喜，即同眾將出來迎接，行禮坐下，章宏侍立不坐。馬爺同羅燦、羅琨一齊說道：“你乃是我羅門的恩公，大唐的義士，令郎又屢建奇功，焉有不坐之理？”章宏再三謙讓，祇得坐下。馬爺傳令中軍，設宴管待章宏。飲酒之間，章宏就將沈謙謀害的情由說了一遍，眾人無不痛恨。

眾人飲了一夜的酒，早已天明，各人換了朝服，入朝見駕。章宏將沈謙一切的私書、文卷雙手呈上，早有近御的侍臣接過，傳與太監。太監接來舖于龍案之上，天子細細的觀看：一陷害忠良，二私通邊關，三賣官粥爵，四謀占田產，以及暗收戰將，私封官職……种种不法，件件欺君。天子看了，不覺龍心大怒，罵道：“沈賊！沈賊！原來如此，萬惡滔天，險些被你誤了大事！”

天子怒了一會，傳將文卷收過，遂宣眾英雄上殿。天子說道：“爾等聚義山東，皆沈謙所逼，出于無奈，赦爾等一概無罪。朕念章宏忠義可嘉，封為黃門官，隨駕辦事。馬成龍同羅燦等凡一概有職者，加三級，官還原職；無職者，俱封四品冠帶，候有功再行升賞。”眾人聽罷，一齊謝恩。

馬爺復奏道：“如今番兵入關，羅增失陷在彼，況沈謙又降番邦去了，臣等情愿領兵前去征剿，請旨定奪！”天子准奏，擇定五日后祭旗拜帥，興兵前去破番，馬爺領旨。天子傳旨，命光祿寺大擺御宴，通明殿上賜馬爺、眾公爺、眾家好漢飲宴。那馬金定，程玉梅、祁巧云、

孫翠姚，謝靈花等一班女將，是正宮娘娘賜宴。聖旨已下，百官謝恩，都來領宴。天子又令李逢春同鴻臚寺前去犒賞雞爪山的人馬。

當下天子駕幸通明殿，眾人跟隨入朝。天子升殿，高居主座，眾文武排班叩謝聖恩，列兩邊而坐，殿下奏樂。早有當職的官員、穿宮的大監，捧出山珍海味、玉液瓊波。眾文武一個個开怀暢飲，祇有羅氏雙雄同小將章琪心中悲苦：羅氏兄弟悲的是老父在番，章琪苦的是親娘已死。正是：此日榮華沽弄寵，他年風木有余悲。

話說君臣暢飲一天，至晚方散。眾人謝恩，天子回宮，眾女將亦謝過娘娘的恩，出了正宮，跟隨馬爺，大眾回營，不表。

且言秦雙、程鳳奉旨追趕沈謙，趕了一日，追趕不上，回朝繳旨。繳過了旨，也趕到馬爺營中敘話，各各慰勞，盡訴被冤之案，不覺過了五日，眾軍養成銳氣，收拾出兵，天子臨朝，眾人朝賀，各自歸班。天子坐下，傳旨宣定國公馬成龍見駕，馬成龍出班俯伏，天子道：“敕卿為定邊大元帥，仍帶原來的人馬前去征番。一應軍機重務、文武官員，許你先行後奏。”馬爺謝恩，帶領眾將辭駕出朝。出了午門，回到行營，調動大隊人馬齊赴教場排齊隊伍，祭過帥旗，遂上演武廳升帳坐下，眾將參見。

馬爺傳令，令粉臉金剛羅燦、金頭太歲秦環、賽元壇胡奎、小溫侯李定四人上帳聽令。馬爺說道：“你四人帶領五千人馬，掛先鋒印，頭隊先行。”四將得令而去，馬爺又傳令，令玉面虎羅琨、瘟元帥趙勝、穿山甲龍標、火眼虎程佩：“你四人帶領五千人馬，掛二路先鋒印，二隊而行。”四人得令，一聲“領令”，去了。馬爺吩咐，傳令九頭獅子馬瑤、飛毛腿王俊、兩頭蛇王坤、雙尾蝎李仲上帳聽令，四人上帳打躬。馬爺說道：“你四人帶領五千人馬，領中軍游擊使，三隊而行，本帥自領中軍，統領部下鐵閻玉裴天雄、獨眼重瞳魯豹雄、賽諸葛謝元、過天星孫彪、小神仙張勇、小郎君章琪、鎮海龍洪恩、出海蚊洪惠、巡山虎戴仁、守山虎戴義、小孟嘗齊紈、賽孟嘗齊欽、賽果老盧宣、獨火星盧龍、毛頭星盧虎、小二郎金輝、錦毛獅于楊春、獨角龍王越、

金面獸史忠、焦面鬼王宗、扳頭鬼王寶、短命鬼王哀、南山豹徐國良、北海龍尉遲寶，共是二十四員戰將，隨本部中軍聽令，四隊過程。”眾將聽令而去。馬爺又令孫翠娥、馬金錠、程玉梅、祁巧云、謝靈花：“你五人帶領五千人馬，后營監督糧草，五隊而行。”五位女將得令下去，馬爺分撥已定，自帶三萬人馬、二十四員戰將，吩咐升炮起營。出北門，三聲大炮，拔寨起程。

兵馬正走間，早有藍旗小校前來報道：“啟元帥，前面已到十里長亭，有衛國公李爺奉旨前來餞行，請令定奪！”馬爺聞報，傳令大小三軍扎下行營：出离欠帳，下馬步上亭來，早有李逢春、秦雙、程鳳共滿朝文武，迎下亭來，見禮已畢，馬爺謝過了恩，入席飲酒，各各敘几句寒溫。酒過三巡，肴登几品，馬爺同李爺說道：“小弟去后，煩老兄令人上雞爪山將柏親翁、李親翁請上長安，一司保駕。”李爺說道：“小弟領教。”當下馬爺辭別眾人，起身去了，李爺等一同向朝繳旨，不表。

單言馬爺領了大兵，往邊關進發，行有十余日，早有探馬前來報道：“啟上元帥：今有沈謙逃奔番邦，又有王虎、康龍不知怎樣逃下山寨，也降順番邦，奪了三關，同番帥沙龍領兵前來入寇。离賊營祇有數十里，請令施行！”馬爺吩咐說道：“就此安營！”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玉面虎日搶三關火眼虎夜半入寨

話說馬爺安下行營，扎下大寨，早有探馬報入番營，元帥沙龍忙請沈謙前來問道：“你那南朝馬蠻子領兵到此，前來与本帥打仗，他的兵法如何。”沈謙答道：“若論馬成龍用兵，卻有韜略，況且又有這班小賊相助，元帥不可輕敵。”耶律太子道：“且看明日，先見頭陣如何，再作計較。”當晚無話。

次日五鼓，馬爺升帳，五隊將官齊集中營參見。馬爺傳令，令：“頭陣前隊先鋒往番營討戰，二路先鋒接應。本帥親領三隊合中軍將校，前來壓陣。”眾將一聲‘得令’，一個個摩拳擦掌，上馬端兵，前來↓殺，祇聽得三聲炮響，早有前路先鋒羅燦、奏環、胡奎、李定，又有二路先鋒羅琨等，八位英雄一齊出營，來回番兵挑戰，真乃人人奮勇，個個爭先！

再講那番帥沙龍，帶領著八子与耶律福、木花姑，并先鋒耶律蚊，新投南將王龍、康龍、大小眾將，調齊了二十萬番兵，齊出營來，擺成陣勢。沙龍保定了耶律太子，問木花姑等出了營門，抬頭一望，見南兵整肅，盔明甲亮，分外猙獰。明知道厲害，吩咐眾番兒各家強弓硬弩，射住了陣腳。南陣上，早有羅燦拍馬挺槍前來討戰，沙龍令先鋒到陣。那番營先鋒吐哩哈拍馬交鋒，兩馬相交，刀鋒并舉，并不答話，戰未三合，早被羅燦一槍結果性命。沙龍一見大怒，揮大刀親自來戰，那羅燦抖擻精神，与沙龍交鋒。一個是南朝的好漢，一個是北地的英雄，大戰了五十余合，下分胜敗。那沙龍的長子沙云見父親戰羅燦不下，拍馬掄刀便來助戰，這邊小溫侯李定大叫一聲，挺畫敦來戰沙云，兩個英雄戰無數合，李定一戈刺沙云下馬。

沙龍大驚，將大刀一擺，舍命來救時，早被李定擒回營

中去了。耶律太子見失了沙云，吃了一惊，忙令沙雷等八將一齊掩殺過來，這邊陣上早有胡奎，秦環、李定一齊出馬迎敵，祇殺得征云冉冉，殺氣騰騰，馬爺見番兵大隊俱到，忙令：“二路先鋒前去搶關，三隊人馬接戰，本帥親自沖他的老營，就此一陣成功！要緊，要緊。”一聲令下，早有羅琨、趙勝、龍標、程佩領一萬人馬前去搶關，三隊的馬瑤、王俊、王坤、李仲也領一萬人馬前來接應，馬爺親領大兵，沖踏他的老營去了。

且說那番帥沙龍同他七子，領了眾將正戰羅燦，以多為勝，盡數沖來。祇聽得一聲炮響，吶喊惊天，早有馬瑤領眾將殺來，橫沖一陣，將番兵沖做兩段。沙龍見了，正要分兵迎敵，忽見帥旗招展，馬爺踩進重圍，大叫：“番奴！你的老營已破，還不投降，等待何時！”說罷，拍馬掄刀，沖過去了。沙龍同耶律福正欲追趕，無奈羅燦、胡奎、秦環、李定、馬瑤、王俊、李仲、王坤八位英雄四面圍住了，殺，那沙霖略慌了一慌，早被胡奎一鞭打中天靈，死于非命。

沙龍見又傷了一子，好不傷心，無心戀戰，虛晃一刀，回馬而走，眾英雄隨後追來，祇殺得那些番兵尸橫遍野，血流成河。沙龍沖出重圍一望，祇見老營大隊早已亂了。沙龍見老營已破，無計奈何，祇得領兵來會沈謙。那沈謙同王虎、康龍正領兵來會沙龍，報說老營已失，沙龍聽得，忙領敗兵落荒而走。

馬爺奪了番帥的老營，又令羅燦等追趕沙龍，令馬瑤等接應。眾人領令去了。

且言羅琨等奉令搶關，來到三關隘口，大叫。“番奴聽著！你的元帥被擒，快快開城，饒你等性命。”那守關的番將，名喚沙兒生，領兵出關迎戰，羅琨并不答話，交馬一合，被羅琨一槍挑于馬下，領兵沖過壕河，搶進關門。那些番兵見主將已死，情愿歸降。羅琨大喜，忙換了旗號，守住三關，一面查點府庫錢糧，一面令龍標到馬爺營前報捷。

按下羅琨走馬搶了三關。且言沙龍見老營已失，祇得收聚敗兵回關，不想被馬瑤追趕，馬不停蹄，喘息不定，折了無數兵馬，一個個喪膽忘魂，那里還敢戀戰舍命

冲至關下，祇見關上插了大唐的旗號，沙龍大驚，正欲回頭走時，早有趙勝領兵冲下關來，舞槍便刺。沙龍大怒，掄刀來戰，戰未三合，又聽得喊殺連天，回頭看時，后面羅燦、馬瑤兩隊人馬飛也似殺至跟前，沙龍大驚，回馬就走，棄了三關，連夜走上小路，回二關去了，這里眾將台兵一處，都進三關，不提。

且說龍標一馬跑至馬爺大營，見了馬爺，報說搶了三關的事。馬爺大喜，隨即調動了大隊人馬，一齊上關，安營已畢，賞了三軍，關上擺宴，款侍眾將賀功，當晚無話，次日清晨，調齊了大隊人馬，殺上二關來取二關。

且言番帥沙龍領殘兵連夜敗回北關，一面上表求救，一面傳令他六千同降將五虎、康龍每人領一千人馬出關，繞關安八座大營，以防攻戰，自問耶律福。木花姑、米順、沈謙、錢來居中下了大營，以備迎敵。

且言馬爺的大隊人馬，到了北關，三聲大炮，安營扎寨，早是黃昏時分，馬爺升帳，傳令眾將上帳聽令。馬爺說道：“今夜三更前去劫寨，聽我號令。”遂令程佩、盧龍、盧穀領令箭一枝，帶領三千人馬，冲他的頭營，不得有誤；又令羅燦、戴仁、戴義領令箭一枝，帶領三千鐵騎，冲他的二營，不得有誤；又令李定、洪恩、洪惠領令箭一枝，帶領三千鐵騎，破他的三營，不得有誤；又令馬瑤、王俊、章琪領令箭一枝，帶領三千鐵騎，冲他的四營，不得有誤；又令金輝、楊春、史忠領令箭一枝，帶領三千人馬，冲他的五營，不得有誤；又令秦環、王坤、李仲帶領三千鐵騎，踩他的六營，不得有誤；又令龍標、齊紈、齊↓領令箭一枝，帶領三千人馬，劫他的七營，不得有誤；又令王宗、王寶、王宸震領令箭一枝，帶領三千人馬，打他的八營，不得有誤。又令胡奎、羅琨、魯豹雄、趙勝、裴天雄、孫彪：“你六人帶領五千鐵騎，攻破他的北關，擒拿賊將，八方救應，不得有誤！”眾將領令去了。

馬爺道：“本帥親領大隊人馬踩他的中軍便了。”當下馬爺分撥已畢，又令馬金錠、程玉梅、孫翠娥、祁巧云、謝靈花五員女將：“帶領本部人馬，預備火具，前去燒他的老營、糧草，要緊，要緊！”又吩咐謝元、工越、盧宣看守老營，小心在意。眾人得令下去。

一更造飯飽餐，二更披挂齊整，三更時分一聲號炮，十路人馬，一齊殺入番蘆，好不利害。那頭陣的火眼虎程佩，舞動宣花斧：踩進頭營，砍去鹿角，挑杆擋眾，進了中營，番將沙雷吃了一驚，忙忙上馬提刀，前來迎敵，祇見四面八方火起，眾將沖來，嚇得魂飛魄散，無心戀戰，虛按一刀，往二營敗走，沙雷敗至二營，早撞見羅燦沖來，不敢交鋒，同沙震來奔三營四營時，祇見八座營盤一齊都亂，總被唐兵所破。那沙氏弟兄同王虎、康龍棄了八座大營，來奔中軍，與沙龍合兵迎敵，早有馬成龍搖刀沖進中軍，八路英雄齊到。那程佩生得莽撞，掄動人斧，不論好歹，砍遍八營，祇顧沖殺，勢不可當。

沙龍見勢頭不好，叫令眾將：“保太子回關要緊！”虛按一刀就走。后面眾將緊緊追來，祇殺得番兵首尾不能相顧，沙龍拼命殺條血路，沖到關時，迎頭正遇五員女將攔路，將火箭一齊放來。祁巧云念動咒語，祭起以來，祇燒得通天徹地，煙霧迷漫，沙龍大驚，落荒而走。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小英雄八路進兵老公爺一身歸國

話說沙龍見五員女將迎面放火，攻殺前來，勢如山倒，勇不可當，沙龍祇得年了北關，落荒而走，五位女將追了一陣，得了北關。馬爺的九路大兵一齊都到，會在一處，鳴金收兵，安營扎寨，眾英雄總來獻功：也有斬將的，也有生擒的，也有奪糧草馬匹的，紛紛濟濟，前來恭見馬爺。馬爺大喜，吩咐一一記功。查點眾將時，獨不見了羅琨的那支兵馬前來繳令，馬爺大驚，忙令馬瑤、程佩領本部人馬前去探聽。二人得令去了。

且言羅琨等五位英雄攻劫番兵，追到北關山后，正遇沙龍父子須兵敗走。羅琨拍馬掄槍一沖，將番兵沖做兩段，沙龍回馬，領著王虎、康龍來戰羅琨，后面沙雷弟兄保定了耶律太子，前來奪路。裴天雄大怒，掄杆兩柄銀錘，戰往沙氏六雄。胡奎、孫彪、趙勝來助羅琨，戰在一處。那羅琨的眼快，回頭一看，見裴天雄戰住沙氏弟兄六人，前頭馬上穿黃袍的小將，料是耶律太子，心中一想：“擒住了耶律太子就好了！”忙忙拍馬掄槍，撇了沙龍，竟奔耶律太子。太子措手不及，問馬就走。

羅琨緊緊追來，那沙雷吃了一驚，忙喚他五個兄弟一齊追來，保護太子。裴天雄大怒，來助羅琨，羅琨追入亂軍，一把抓住了耶律福，提過馬來，往松林山內跑。沙氏弟兄舍著性命趕進山來，裴天雄也追進山來，此刻卻有四更時分，那山路黑暗，不知東南西北，羅琨擒住了耶律福，進了松林，跳下馬來，將耶律福綁在樹上，回身上馬，轉出松林，來戰沙雷，那沙雷弟兄六人一齊迎敵，羅琨一條槍擋住了六般兵器，好一場↓殺。

按下羅琨在山中交戰，且言沙龍、木花姑與胡奎等大戰，正殺得難解難分。忽小番報道：“不好了！太子被羅蠻子擒了去了！六位小將軍前去追趕也不見了！”沙龍

舍命的沖殺，那木花姑在馬上作起妖法，祇見風云四面齊起，走石飛沙，十分利害，胡奎見四方黑暗，不分東西，回馬敗走。后面沙龍混殺追來，孫彪獨力難支，睜著夜眼，領兵避入山里去了。

且言胡奎、趙勝敗將下來，走了三十里，恰好馬瑤、程佩兩路救兵齊到。一陣殺得番兵四散奔走。沙龍見救兵已到，料難取勝，又且人倦馬困，祇得領兵奔回本國求救去了。

且言馬瑤、胡奎、趙勝、程佩四將合兵一處，查點人馬，祇不見了羅琨、裴天雄、孫彪三人的下落。程佩道：“他三人不見，如何是好？”胡奎道：“他去追趕耶律太子，不知去向。俺們又被番將興妖作法，南北不分，四散奔走，因而失路。”寺俺去找來！”馬瑤道：“此刻五更黑暗，怎生去尋？不若安下營盤，待天色明了一同前去。”當下四人安營少歇，不表。

且言孫彪領了几十名部將敗入山口，一路行來，聽得山坡內有人馬之聲。孫彪睜開夜眼一看，卻是裴天雄單人獨馬，在那里找路。孫彪大叫道：“裴大哥！不要惊慌，俺來了！”裴天雄聽得是孫彪聲音，大叫道：“弟兄快來指路，羅弟兄被沙氏六將追入山中去了！”孫彪大驚，領部將拍馬前來，同裴天雄并馬而行，進山來找尋羅琨。

那羅琨正在山內，單槍獨馬，戰住沙氏弟兄六個。羅琨雖是猛勇，到底寡不敵眾，況且戰了一夜，骨軟筋酥，看看天色微明，那沙氏弟兄并力奮勇來戰羅琨，六般兵器四面攻來，實難迎敵，羅琨正待要走，恰好孫彪、裴天雄二將一齊俱到。見羅琨受敵，孫彪大叫道：“羅二哥休要惊慌！大兵到了！”羅琨見孫彪、裴天雄俱到，方才放心。裴天雄舞動銀錘，孫彪舞起鐵槍，沖殺將來，那沙氏六人吃了一驚，分頭前去迎敵。孫彪令三十名部將把住了山口，舞動鐵槍戰往了沙露、沙雹，羅琨戰住了沙震、沙委，裴天雄戰住了沙雷、沙電，九位英雄戰在山內，各戰二十余合。裴天雄偷空一錘，打沙電下馬，沙電急來救時，被羅琨后心一槍，挑下馬來，都被部將所擒。沙雷見失了兩個兄弟，心中一慌，手內的刀一慢，又被裴天雄一錘打中左肩，滾鞍下馬，也被部將

擒了。

那沙震、沙露、沙雹見失了三個手足，嚇得魂飛魄散，無心戀戰，虛按一刀，一齊回馬。孫彪拍馬追來，拈弓搭箭，一箭正中沙震的右臂，險些落馬，帶箭飛奔去了。孫彪同裴天雄還要去趕，羅琨道：“窮寇勿追，留他去罷。”三人勒住了戰馬，將沙雷、沙電、沙雯同耶律福捆在一處，交付部將押了，一路而上。

出得山來，日光已上。一行人出了山日，正遇馬瑤等前來探聽蹤跡，一見了羅琨等，眾人十分大喜，說道：“家父恐羅兄有失，特命小弟來迎，為何卻在此處？”羅琨將上項事說了一遍，彼此大喜，合兵一處而行。到了北關，進了帥府，見了馬爺。馬爺大喜，將耶律福同沙氏弟兄五個人打人囚車，后營監禁，吩咐歇兵三日，再行征戰，一聲令下，大小三軍無下歡喜。

不表馬爺按兵不動，再表沙雹、沙露、沙震弟兄三人穿山越嶺，連夜奔逃，趕上了沙龍。父子相逢，哭訴一番，沙龍流淚說道：“失陷多人，如何是好？”一路淒淒慘慘，敗歸番邦，入朝見了番王，哭奏前事。

番王聞奏大驚，說道：“失了太子，怎好交兵？”忙聚兩班文武，商議退兵之策，左班中閃出丞相左賢，出班奏道：“南朝馬蠻子乃是將門之子，慣會用兵，難以取勝，為今之計，傳令各關緊緊把守。量他不識我邦的路徑，待他糧草盡了，他自然回去。”那番王道：“太子怎生回來？”左賢道：“待交兵之時，擒住了他的將官，就好倒換。”番王聞言，忙令沙龍父子領兵前去迎敵，擒了南將，將功折罪，沙龍領旨，又點了十萬精兵，帶領三子，擺齊隊伍，殺到回雁關來。

且言馬爺歇兵三日，傳令起營，領著大隊人馬也奔回雁關來。行了十日，到了關口，馬爺吩咐放炮安營。沙龍見馬爺到了關下，與馬爺挑戰几陣，無奈不得取勝，祇得令沙雹同王虎、康龍扎營在關后把守，不許交戰。

話說那回雁關兩邊盡是峻嶺高山、深崖陡壁，祇有中間一條大路入關。若是把守定了，任你千軍萬馬，也難得過去，旁邊還有一條路，名叫回雁峰，那峰三百余里，

通著流沙谷口，山林廣大，多有強徒。當日羅增敗兵在此，就往流沙谷駐扎去了。這里馬爺連日攻打回雁關，急切攻打不下，心中納悶，想了一想，令小軍尋土人前來問路。土人稟道：“此去回雁峰有條小路，緊通流沙谷，有三百多里；到了那里，便可以進番邦內郡，不走這條路了。祇是里面山高路險，多有虎豹豺狼，強徒草寇，難以行走。小人們在此生長，也沒有走過。”馬爺聽了，便向眾人說道：“要破北關，除非走這條小路，祇是路險難行，怎生是好？”想了一會，留下土人。令羅琨同龍標、趙勝、胡奎、馬瑤、王宗、王寶、王袁等，吩咐：多帶干糧，扮做獵戶，帶領土人，前去探路。

八位英雄得令回營，扮做獵戶，同了土人，離了大營。越過回雁峰，進了谷口，彎彎曲曲。一路行來，祇見山高路窄，樹者林深，絕無行人來往。一行人走了三日，日間行走高山，夜間草中歇宿。又行了五日，祇見前面兩個山頭十分險峻，山下卻是個三叉路口。八位英雄同土人走上前來，正欲找路，忽聽得山門內一棒鑼聲，擁出一標人馬來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獻地圖英雄奏凱順天心豪杰收兵

話說羅琨等走入回雁峰，走了三五日，到了三叉路口。猛聽得高峰岭上滾出一支兵來，攔住去路，大喝：“行人慢走！留下買路錢來！”八人聞言大怒，齊來動手，早殺散了一隊嘍兵，逃回山寨去了。八位英雄哈哈大笑，往前又走。

走不多時，猛聽得一聲炮響，急回頭看時，祇見山上大紅帥旗招展，早又飛下一標人馬。當先一將，金盔金甲，白馬銀槍，威風凜凜，相貌堂堂。你道是誰？原來是羅增困兵敗陣，不得回關，就在此地駐扎。

當下大隊人馬趕下山來，羅爺大喝道：“誰人大膽，敢傷俺的兵丁？好好留下頭來！”馬瑤、趙勝便來迎敵，羅琨聽得來將是長安的聲音，便抬頭一看，大驚道：“來將好似俺爹爹的模樣。”忙止住眾人，急上前仔細一看，果是他爹爹，不覺失聲哭叫道：“爹爹！孩兒在此。”羅爺在馬上吃了一驚，定睛望下一看，果是他次子羅琨，羅爺又悲又喜，慌忙下馬來，扶住羅琨，哭道：“我兒因何到此？這些又是何人？”羅琨一面招呼眾人相見，一面嗚嗚咽咽細訴根由。羅爺道：“且不必悲傷，此地非講話之所，快隨我上山來！”

眾人跟定羅爺上山入寨。先是馬瑤拜見，道：“小侄馬瑤，為因老親翁失陷此地，故隨家父提兵到此。”羅爺笑逐顏開，稱謝不已，次后是龍標六人拜見，備通名姓，羅爺一一還禮。然后是羅琨俯伏膝下道：“爹爹在此，備嘗辛苦，恕孩兒不能侍奉之罪！”羅爺一面扶起，一面請眾人坐下，一面細問羅琨道：“你將我走后情由說來在先。”羅琨道：“自從爹爹身陷番邦，被沈謙上了一本，欲要害我全家。虧舊仆章宏送信，伊妻王氏替了母親，連夜逃出長安，將母親寄住水云庵內。哥哥投

奔云南。孩兒投奔淮安，路過鳳蓮鎮，患病在程老伯庄上，蒙程老伯調治好了。臨行又贈錦囊一封，云有要緊言語，俟爹爹見了，看，尚在營內，未曾帶來。後來孩兒到了淮安，被侯登出首，問成大辟，多虧眾友劫了法場，同到雞爪山聚義。落后哥哥到了，將母親接上山來，接手馬親翁到山，會兵進京，擊走沈謙，奏聞天子，申明冤枉，天子赦罪。如今奉旨征番，因回雁關難于攻打，奉馬親翁之令特來探路”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又道：“多蒙神靈暗佑，使孩兒今日得見爹爹！”羅爺聽了悲喜交集，連忙起身向眾人謝道：“多蒙諸位賢契如此患難怕扶，叫俺羅增何以為報？”

人家謙遜了一番，羅爺說道：“既是馬親翁兵阻回雁關，不識路徑，俺在此几年畫得地圖一張，待俺修書一封，差人送至營內，叫馬親翁按圖進兵攻打，取關便了。俺這寨內，現有番兵一萬，請諸位一同抄至關后約會，里應外合，破這回雁關易如反掌。”龍標說道：“小侄情愿送地圖回營，約會進兵。”羅爺聽說大喜，連忙修書，一面擺酒管待眾人，用罷酒飯，羅爺將地圖書札封好，交于龍標起身。次日，羅爺點齊了一萬精兵，同馬瑤等拔寨起身，兵走流沙谷，暗抄關后而來，按下不表。

單言龍標離了山寨，連夜奔回大營，見了馬爺，呈上書札，將回雁峰下羅琨父子相逢的后，說了一遍，馬爺聞言大喜，說道：“今日巧會了羅親家，真是天助俺成功也！”看了書信地圖，忙忙升帳，聚集眾將。當下羅燦得信，急急進帳稟道：“适聞家父下落，小婿恨不得飛身前去，就此稟明大人，同龍標兄去了。”馬爺道：“不必著急！”就點龍標、羅燦、程佩、秦環四位將軍帶領一萬精兵，走小路，會合羅爺攻打關后，羅燦大喜，星飛的去了。又點李定、金輝、楊春、王越：“領兵一萬，關前攻打，本帥親領大隊前來接應。”四將得令而去。又令齊紈、齊崎守營，號令一下，三聲大炮，各人領兵起身。

李定等來至關下搦戰，沙龍出馬與李定交鋒。未及數合，馬爺的大隊人馬齊到關下，四面攻打，勢不可當。沙龍令王虎、康龍迎敵：馬爺將大刀一擺，沖入關口，使動大刀，無人敢當，殺得人頭亂滾，鮮血直沖。番兵大亂，木花姑見事不諧，連忙作起妖法。

祇見陰云四合，慘霧迷天，滿空中神號鬼哭之聲，恍若千軍萬馬。我軍慌亂。祁巧云見是妖法，左手掐訣，右手用劍一指，喝聲“疾”，猛聽得一個雷聲，妖氣頓滅，依然白日青天，木花姑見破了法，大怒，仗劍直取祁巧云。巧云用劍急架相還，往來十合。巧云抵敵不往，馬金錠、程玉梅兩馬齊出，大喝：“妖奴休得逞強，有吾在此！”花姑更不打話，力戰三人。又戰多時，孫翠娥見三位小姐戰他不下，忙同謝靈花刺斜里殺來助戰，五般兵器圍定了木花姑↓殺。

花姑招架不來，正欲回馬，不防謝靈花手快，一槍直奔心窩，花姑急閃，肩上早著，負痛要走，孫翠娥雙刀已扑入懷內，花姑急用劍隔開。后面馬金錠、程玉梅兩根槍已將近肋下，花姑急縱馬回身。祁巧云又用劍從左邊削下，花姑急讓身，早將馬尾削斷。孫翠娥、謝靈花又從右邊逼入，木花姑急了，向祁巧云虛閃一劍。祁巧云急閃，木花姑催動禿馬，早從陣里沖出，五位女將乘勢追來，花姑急從腰內解下一個葫蘆，傾出法寶，向對陣上灑來，這是他煉就靈砂，其細如塵，其利如刺，能人目損睛，入肉損筋。祁巧云看見又是妖法，知道必然利害，回馬走歸本陣。

須臾，飛砂走石，眾軍著傷的都叫苦不迭。祁巧云無法，忙取天書展看，上寫，“向糞地借風反吹之”。巧云大喜，急向糞地呼風，吹口氣，喝聲“疾”，果見飛砂飄蕩，吹入彼陣上去了。花姑見妖術又破，魂不附體。番兵頭面受砂，如同錐刺，吶聲喊，四散奔逃，馬元帥乘勢鞭梢一指，大軍蜂擁追來。木花姑慌了，收轉靈砂，沙龍見陣腳已亂，支撐不住，同木花姑敗進關中去了。

比及進關，羅元帥率領眾將已攻破后關殺入。沙龍慌了手腳，忙同木花姑等引兵奪路，頂頭撞見羅燦，木花姑左臂負痛，不敢交戰，將口一張，一道黑氣直沖羅燦面上噴來，羅燦卻全然不覺。你道為何？原來羅燦身佩雌雄二劍，一切妖魔鬼祟斷不能侵。木花姑見魔不倒羅燦，慌忙回馬，跟定沙龍奪路。

那沙龍正戰馬瑤，不得脫身，見木花姑到了，并力沖殺，透出重圍。眾英雄緊緊追趕，羅燦馬快，看看赶上，

用槍向木花姑后心刺來，花姑回首，喝聲：“脫！”羅燦的槍早從手中落下。羅燦大驚，急掣雙劍在手，那劍不掣猶可，掣出來祇見萬道金光。木花姑叫聲：“不好！”回馬就走，那劍就從羅燦手內飛出，如二龍天驕，起在空中，向木花姑盤繞，忽聽一聲響亮，二龍鼓風升空，木花姑的首級已不見了。這就是謝應登的妙用，來助羅燦成功的。當下羅燦又驚又喜，急忙下馬，望空拜謝，拾起槍來，隨後眾英雄趕到，都感嘆不已。卻是沙龍因這里耽擱，早已去遠了，羅燦等收兵不趕，進入關中。

那時馬爺與羅爺已會合在一處了，羅燦稟明雌雄劍變化，斬了木花姑，已為仙人收去的緣由，眾人驚異。馬爺吩咐記羅燦征番第一功，又下令：命盧宣、謝元守關，次日起兵，向前進發，營內大排筵宴，同羅爺細訴離情，當晚羅爺父子回營，羅琨取出程鳳錦囊，羅爺看了，書中大意是：“有女愿結絲蘿，因令郎在患中，不便提起，故‘走’字代面，與親翁商之。”羅爺看罷，對羅琨道：“你受程府大恩，此事怎可推卻？且等我回朝見柏親翁商之。”羅琨暗喜，又稟明祁巧云大緣作合之故，羅爺道：“都等入朝商議。”當夜無話。

次日，馬爺與羅爺分兵兩路，左右征進，勢如破竹，守關的酋長聞風而逃。不上半月，已得了十几處關隘。

話分兩頭，且說沙龍收回本國，哭奏前事。番王大驚道：“關隘已失，木花姑又死，如何迎敵？”忙問兩班文武退兵之策。丞相左賢出班奏道：“馬、羅二帥兵法精通，更兼有異人相助，此誠難與爭鋒，據臣愚見，莫若上表求和，以免此禍。”番王道：“太子同沙門諸將怎得回國？”左賢奏道：“待微臣將這條性命付于度外，親到唐營，憑三寸不爛之舌，替吾主分辯便了。”番王聞言，放下忧愁，說道：“全仗丞相此去。”遂寫了降書降表。備了千兩黃金、珍珠寶玩、美酒羊羔，令番官挑了，跟隨左賢出了番國，盡奔馬爺營中來了。

早有細作報進中軍，羅爺怒道：“他如今勢敗求和，俺偏要洗盡番奴，以情邊界！”馬爺道：“且看他來意如何？祇要他將沈、米二賊一齊獻來，得報舊恨，就罷了。況且番邦沙漠之地，俺們中原要他無益，何必多殺？”

“當下傳令，眾將披挂齊整，分列兩班。吩咐中軍，俟左賢到了，令他進帳。不一時，左賢已到，中軍稟過。

左賢到了，整冠束帶，步行進了大營，偷眼望兩旁一看，見馬爺營中人強馬壯，甲亮盔明，暗暗吃惊。同了中軍，參見二位公爺已畢，又與眾將見禮。羅爺吩咐看坐，左賢道：“二位公爺在上，下邦小臣焉敢就坐。”馬爺道：“既到吾營，那有不坐之禮？”左賢向上告了坐，呈上了降表，稟道：“寡君多多拜上二位公爺！祇因一時不明，聽信匪臣之言，興兵冒犯天朝的邊界，有勞公爺兵到下邦，罪該萬死！寡君情愿春秋獻貢，求公爺上表，下邦休恩不盡！外有貢獻，求公爺笑納！”說罷，又呈上禮單。

二位公爺看過了表章，羅爺故意怒道：“昔日興兵犯境，今日勢敗求和，你可知道爾國右三罪！光敵興寶，罪之一也；收我國逃丘，罪之二也；奪我城池，罪之三也。今日之事，祇叫你主親自出來快戰便了，俺候他三日，如不出來，俺這里架炮攻城，洗盡番邦人數，那時休怪！”

這一番言語，嚇得左賢戰戰兢兢，走向前來，雙膝跪下道：“還求二位公爺寬恩恕罪。”馬爺勸道：“羅公請息怒。既是左賢先生親來，怎好不准情面，祇要依俺們兩件事便罷。”左賢起身，忙打一躬說道：“祇求公爺吩咐，敢不依從！”馬爺道：“第一件，要你主親修誓書，年年進貢，永不犯邊；第二件，要將沈謙等一千逃臣總要送出。”左賢道：“頭一件容易，第二件，沈謙雖在城中，他的手下兵多將廣，難于下手，必須公爺這里多著几員大將前去相幫，方不誤事。”

馬爺依允，忙點史忠，王宗、王寶、王宸、金輝、楊春、王越、章琪八將同左賢回城，前去捉拿沈謙。八將得令，同左賢告辭進番。左賢將八人藏了，見過番王，說了備細，會過了沙家父子，番王假意傳旨聚兩班文武商議，說道：“既是南兵不准求和，卿等可召降臣沈謙、米順前往大營問左賢、沙龍等商議退兵之策，與他交戰便了。”眾臣領旨出朝，番王回宮，不表。

單言左賢領了旨，前來召沈謙。那沈謙聽得交戰，暗暗

的歡喜，帶了米順、王虎、康龍、錦上天、侯登、吳法、錢來、宗信等來到沙龍的大營：左賢見了，遠遠迎接上帳，見禮坐下。左賢說道：“請大師到了，非為別事，可奈羅增不准講和，要求太師施展大才，在下愿聽軍令。”沈謙道：“豈敢，豈敢。若是丞相見委，破羅增易如反掌。”沙龍大喜，吩咐擺酒管待，沈謙等眾人入席。才飲了几盃，祇見沙龍將金盃拋地，一聲響亮，早跳出八位英雄同沙龍父子，一齊動手，來拿沈謙。沈謙等也動起手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明忠奸朝廷執法報恩仇眾士娛懷

話說沙龍擲盃為號，王越、史忠、金輝、楊春等一齊跳出，竟奔沈謙，大喝：“奸賊休走！”沈謙大驚，情知中計，忙要起身逃走，早被沙龍抓住。王虎、康龍一齊來救，早被史忠、楊春等一齊擁上，將康龍、王虎、米順等一起拿下。喝令捆綁了，打上囚車，復請八位英雄，重新換席飲酒。席終，一齊起身。八位好漢擁住囚車，左賢捧了降表，沙龍押著進貢的珊瑚瑪瑙、寶貝珍珠，一同來到馬爺的大營。

早有小校前來迎接，左賢等進了中軍，拜見了兩位公爺，又與大小眾將見過了禮，呈上表章以及貢獻禮物，隨後是八位英雄押著囚車前來繳令，羅爺吩咐推人后營監禁，中軍帳上擺酒管待左賢、沙龍，沙龍同左賢一齊跪下，說道：“求二位公爺開恩，放了小主，吾主感謝二位公爺的洪恩不盡了！”羅爺說道：“既是如此，令人將耶律福問沙氏弟兄一齊放了，請入中軍。”當下耶律福同沙氏四人出了囚車，換了服色，到了中軍。君臣們一齊跪下拜謝了二位公爺，又與眾人見禮，禮畢坐下，馬爺勸解一番，羅爺傳令中軍擺宴，管待番邦君臣飲酒，三軍都有賞賜。當晚盡歡而散。

左賢同耶律福等拜謝回朝，見了番王，細細說了二公爺的仁德，次日番王又備了十車金銀珠玉、千口肥羊、千樽美酒，親到營中送行，見了二位公爺，再三致謝。二位公爺收了禮物，別了番王，吩咐放炮，拔寨起營。大小三軍，一路躡行而回。正是：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回。

話說三軍日夜躡行，那日回到邊頭關，盧宣、謝元接進關內，大隊人馬關內住下。二位公爺進了帥府，合郡的文武都來參見。當下寫了本章，差官連夜進京報捷，一

面點將守關，立了碑記，以勸后人。眾文武送了筵席，又送禮物下程。二位公爺止留下筵席，下程禮物一概不收。歇馬一日，次日傳令拔寨起營，路途之間，祇見關內的百姓焚香點燭，扶老攜幼，跪滿街旁，都來瞻仰叩送。二位公爺策馬慢慢而行，眾英雄臉上風光，人人得意。后人贊馬爺的忠勇，道之：忠勇人無敵，鮑親義氣高。一朝施戰馬，千載仰風標。又有詩贊羅增的苦節道：越國功勞大，幽州世業高。若非甘苦節，焉得姓名標！

話說二位公爺一路行來，已離長安不遠，早有地方官飛奔長安報信去了。

且言乾德天子自從接了邊報，龍心大悅，遍示諸臣道：“可喜番國平定，羅卿現在還朝，此馬成龍之功也！”又過數日，黃門官啟奏說：“馬、羅二位國公，離長安不遠，請旨定奪！”天子大喜，傳旨著李逢春、秦雙、李全、柏文連，領合朝文武，同去迎接，李逢春領旨，不表。

且說二位公爺的大隊人馬正行之間，早有軍政官稟道：“啟上二位公爺，今有合朝文武奉旨在十里長亭迎接。”二位公爺聽得，傳令三軍就此安營。二位公爺率領諸將，到了長亭，下馬步行，上亭同眾文武行禮，各相安慰。擺上了皇封御酒，眾人謝恩入席，飲了數盃，李爺說道：“請二位仁兄領眾女將到舍下改裝見駕。”馬爺道：“領教。”隨即出了席，回到營中，先令王俊解了囚車前走。然后同男女英雄，押著番邦進貢的珍寶，一齊進城，問到李府。卸甲改裝。到了午門，黃門官啟奏天子，傳宣召見。

二位公爺領旨入朝，山呼已畢，呈上番王的降表并進貢的禮物：天子大喜，說道：“卿等汗馬功勞，真不愧勳臣之后！”馬成龍道：“微臣無功可錄，此皆羅增之力、眾將之能也。”說罷，將功勞簿，并一切交兵的日期，同得勝的眾將，一同呈上。天子展幀，一一觀看，說道：“卿有大功，不須謙讓。祇可恨沈謙奸賊無理，險些害了羅賢卿的性命。今喜羅賢卿有功回朝，方見得你赤心為國！”羅增道：“臣失陷番隅，有辜帝命，罪當萬死，豈敢言功！”天子道：“不必過謙，卿等鞍馬勞

頓。速往光祿寺赴宴。”眾人謝恩而去。

天子傳旨：“令柏文連、李逢春將沈謙一千人犯帶至便殿，朕親自一一審問！”李逢春等將一千人犯帶入便殿，見了聖駕，天子喝問沈謙道：“你與羅增何仇，平白的奏他降番，他如今得勝回朝，你今倒降番邦，更有何說？”沈謙無言可答，祇是叩頭求生。

天子大怒，令將沈謙、米順、米中砂、錢來、吳法、錦上天、侯登、宗信等，一同斬首示眾，其余家眷人等都發到邊外充軍。李逢春等領旨，押了一千人犯出朝，一面飛報羅、馬二府，一面點了羽林軍、劊子手，將一千人犯押赴法場。

此時羅爺正在馬爺營內談心。忽見家將將李爺的來信呈上，羅爺道：“知道了。”遂令章琪：“將你母親同眾人的亡靈立起牌位，到法場去祭奠祭奠！”章琪得令，前去備了祭禮。

羅爺同二位公子換了素服，令家人抬了祭禮，擺了執事，笙蕭鼓樂，迎奔法場，供下靈位，擺下祭筵，羅爺領著二位公子同章宏、章琪等哭祭一番。

祭畢，李爺喝聲：“開刀！”這些百姓朝拜一閃，早聽得一聲炮響，劊子手提刀先從沈謙殺起，將一千奸賊一齊斬首。那長安的百姓有的暢快，有的唾罵，都說道：“他當日害人，今日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殺得才好！”有幾個說道：“他不知害了多少好人，今日祇得一死，倒便宜了他了！”後人有詩嘆沈謙道：無故害忠良，欺心謀帝王。一朝身首碎，萬載臭名揚。又有詩罵米順道：司馬官非小，緣何意不良？冰山難卒倚，笑罵滿云陽。

話說法場上斬完了眾犯，一面令人收拾法場，將眾人尸首掩埋；一面將首級拿大木盒盛了，回朝繳旨，羅爺令人收過祭禮，燒化紙錢，毀了眾魂牌位，領著公子、章宏等來謝柏、李二位大人。

李爺道：“眾奸已斬，尊府大冤已伸，靜候天子恩封便了。”羅爺道：“全仗二位大人之福。”說罷，正欲回

朝繳旨，祇見一騎馬飛也似的沖來，大叫道：“聖旨下！”李、柏二位大人吃了一驚，不知何旨，忙忙前來迎接。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滿春園英雄歇馬飛云殿天子封官

話說那一騎馬飛奔法場，口稱聖旨下，李、柏二位爺慌忙前來迎接。天使攴讀，原來是著李逢春傳令馬成龍，將人馬扎入沈謙的滿春園，權且安歇，靜候紂贈；後著李逢春起造各家的府第；又令柏文連發放眾犯家眷，前去充軍；二位老爺接過聖旨，送過天使，李爺即同羅爺等一同往大營去了。柏爺捧了首級進朝回旨，即將各犯的老小議定邊關各處充軍，起解發配，不提。

且表羅爺同李爺來到營中，馬爺接進中軍，行禮已畢，家將獻茶，茶罷，李爺將聖旨說了一遍，眾人聽了大喜，道：“俺們在此營中不便，且到滿春園去了，安歇安歇！”馬爺同三軍拔寨起營，都到滿春園內扎駐。正是：玉堂金屋難存己，畫棟雕梁總屬人。

話說二位公爺同眾英雄進了滿春園，吩咐備宴，留李爺一同飲酒談心。次日天明，李爺領了眾人入朝見駕。天子傳旨，令合朝文武陪眾功臣到飛云殿飲宴，候旨加封，眾人領旨，到飛云殿，團團坐下。自有司禮監伺候，擺上御宴，奏起鼓樂，祇候駕來。

不一時，掌扇分攴，金燈引路，天子駕臨。眾人跪接。天子人座，令禮部侍郎展攴一幅黃綾封官的丹詔，挂于正中，令禮部宣讀旨意。眾文武靜聽上諭，禮部向前宣讀道：詔曰：古昔帝王賞功罰罪，約法昭明，咨爾眾臣，忠義可嘉，合宜封功錫爵，以彰朕體恤功臣之意。今將封號書名于左：越國公羅增，被害流沙，忠心不改，義節可嘉，封為義節武安王；定國公馬成龍，平定沙漠，忠勇可嘉，封為忠勇成平王；衛國公李逢春，靖共爾位，燮和國家，有古大臣之風，封為智略安平王；褒國公秦雙，見難不避，義節可嘉，封為褒城郡王；鄂國公

尉遲慶，見難不避，義節可嘉，封為鄂州郡王。鄆國公段式，見難不避，義節可嘉，封為鄆城郡王。郴國公徐銳，見難不避，義節可嘉，封為瓚邑郡王。英國公李全，教子義方，一心贊國，封為英城郡王。都院柏文連，歷任封疆，忠心不貳，封為淮東郡王。魯國公程鳳，元辜受害，甘守臣節，封為東平郡王。義使章宏，為主忘身，為國忘家，封為宣城亭侯。裴天雄首倡義師，征寇有功，封為安定亭侯。羅燦忠孝雙全，邊功第一，封為寶城亭侯。羅琨孝勇可嘉，邊功最多，封為昌平亭侯。胡奎征寇有功，封為山陽亭侯。魯豹雄征寇有功，封為靈寶亭侯。秦環征寇有功，封為永定亭侯。馬瑤征寇有功，封為綿竹亭侯。程瑰征寇有功，封為宁海亭侯。謝元征寇有功，封為周知亭侯。李定征寇有功，封為深水亭侯。龍標征寇有功，封為銅山亭侯。孫彪征寇有功，封為邵武亭侯。趙勝征寇有功，封為歷城亭侯。王坤証寇有功，封為思恩亭侯。革仲征寇有功，封為武進亭侯。盧宣征寇有功，封為海門亭侯。洪恩征寇有功，封為瓜州亭侯。洪惠征寇有功，封為鎮海亭侯。戴仁征寇有功，封為靖江亭侯。戴義征寇有功，封為六合亭侯。齊紈征寇有功，封為真州亭侯。齊欽征寇有功，封為青山亭侯。盧龍征寇有功，封為廣陵亭侯。盧虎征寇有功，封為蕪城亭侯。徐國良征寇有功，封為宛平亭侯。尉遲寶征寇有功，封為大興亭侯。史忠征寇有功，封為彰德亭侯。王越征寇有功，封為永亭侯。章琪征寇有功，封為孝感亭侯。張勇征寇有功，封為清浦亭侯。場春征寇有功，封為金壇亭侯。金輝征寇有功，封為平山亭侯。王俊征寇有功，封為南安亭侯。王宗征寇有功，封為揚子亭侯。王寶征寇有功，封為蜀岡亭侯。王宸征寇有功，封為狼山亭侯。柏玉霜、祁巧云、謝靈花、馬金錠、程玉梅，其受婚者俱襲夫爵，晉夫人，其未婚者俟擇配另贈。其秦、羅諸家命婦，俱加封一品大夫人。其余俱榮封三代，各贈夫人。

禮部讀完了聖諭，眾人一齊俯伏謝恩。天子又傳旨新封眾將諸大臣，俱留殿內飲宴。又令各命婦、夫人，俱在內宮飲宴。

眾人領旨，忽見羅增出班奏道：“臣有下情，求陛下俯察！”天子道：“賢卿有何奏章？”羅增道：“臣次子羅琨，昔年曾訂柏文連之女玉霜為妻。后因避難山東，

蒙程鳳恩養，愿以女玉梅妻之。臣子不敢自專，稟之于臣，臣思次子既受程府大恩，此事豈容拒卻，祇得向柏文連商之，蒙柏文連許可，愿同伊女雁序班行。昨云南總督馬成龍云，臣子羅琨昔日進宮護駕，系祁子富之女祁巧云挈領入內。据馬成龍云，此女亦与臣子有姻緣之分，曾于謝應登遺書見之，事雖荒渺，亦系大緣，况臣子嘗施恩于彼，彼亦有恩于臣子，此事不為無因，望陛下定奪。”

天子道：“以德報德，理所當然，未知柏卿意下如何？”柏文連奏道：“臣婿若非程鳳撫救，焉有今日？程氏之婚，臣斷無不允之理。又臣女昔日擊死沈廷芳，祁子富之女曾奪身替死，此誠千古義烈之裙釵！若得与臣女一門相聚，臣之幸也，又何不可之有？”天子大喜，因問道：“祁子富何人也？”柏文連道：“河南府祁鳳山之子也，其父為沈謙所害，彼因流落長安。其人正直不阿，古道自許，乃當世之君子也。”天子又問道：“謝應登何人也？”馬成龍奏道：“此謝元之高祖，謝靈花之高祖也，生在隋朝，因功名不遂，退而修道，遂得升仙，今太行山仍有遺跡。曾暗贈羅燦寶劍，贈祁巧云天書，前破番降妖，皆賴其暗佑之力。”天子欣然，遂宣柏玉霜、程玉梅、祁巧云上殿，面諭道：“柏玉霜奔走江湖，終能完節，當世之烈女也，与羅琨為首妻。程玉梅次之，祁巧云又次之。”

三人謝恩畢，柏玉霜又奏道：“臣妾奔走江湖，全賴義婢秋紅周旋患難，乞陛下矧獎！”天子道：“婢女能仗義如此，亦屬難得，不可令其失所，即与羅琨為側室可也。”眾人歡喜，備謝恩畢。天子又降恩旨道：“祁子富古道可風，著為東宮教授，其隨行張氏。賜黃金千斤，以施義節，謝應登默佑皇圖，著于太行山重塑廟宇，春秋二祭，其謝靈花之父，恩賜三品職銜，奉祀香火。又章宏妻王氏，替主盡節，情殊可憫，著將沈謙府第改為義烈祠奉祀。”眾人從新謝恩。

天子又賞從征兵卒，每人白銀十兩、糧米三擔、美酒三壇、肥羊一口。外將番鄧所得金銀彩緞，照人數月分給，著今回家養息一月，免其差役，圣旨一下，歡聲如雷，然后眾人領宴。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結絲蘿共成花燭乘鸞鳳同遂姻緣

話說天子傳旨開宴，祇見兩邊鼓樂齊鳴，笙蕭細奏。天子居中坐下，文武大臣分兩班序坐，早有執事官員捧上金壺玉盞、山珍海錯。端的是帝王富貴，怎見得：孔雀屏幃，天子設瓊林之宴；玉璃扇展，群臣赴金殿之筵。海錯山珍錦盤中，捧著龍肝鳳膽；金波玉液銀壺內，泛出青黃碧綠。歌傳金石，譜成蕭管星簧；響徹云霄，按定宮商角徵。燭尤吐彩，珠光與寶炬齊輝；象鼎焚香，異獸與珍禽并舞。但祇見，烏紗象簡，妙合著罩帔金綃；朱履緋袍，簇擁著云羅霧縠，真是洗盞稱觥，曲盡今宵之樂；君歌臣贊，務伸此日之歡。這才是：欲求真富貴，惟有帝王家。

按下君臣在飛云殿飲宴作樂。且言眾位夫人小姐，早有宮女掌燈，引入正宮，參拜娘娘。娘娘傳旨平身，各人錦墩賜坐，妃女獻茶。茶罷，娘娘傳旨內侍擺宴伺候，先領各眾家夫人小姐，到各宮游玩，回來飲宴。內侍領旨。娘娘起身，向眾位夫人小姐說道：“眾卿難得到此，且先到各宮游覽一番，然後飲宴。”眾夫人小姐謝恩。

當下四名宮女，掌了兩對金燈引路，君臣們前後相隨而行。那時星月初明，映著那玉殿瓊樓、奇花瑤草，十分幽雅，眾夫人小姐隨著娘娘，游遍了三十六宮、七十二院，真正娛目騁懷。忽見司禮監跪下說道：“啟娘娘，宴已開備，請駕回宮。”娘娘聞奏，傳旨擺駕回宮，內侍領旨，引入朝陽正殿。須臾，宴已擺齊，但見金碧輝煌，香煙芙郁，光浮五蔀，色映金樽。娘娘賜坐，眾夫人小姐一一謝恩，依次坐下。

眾宮女樂奏云敖，更番勸酒，眾夫人小姐不敢夫儀，酒過三巡，食供九獻，便起身謝宴，娘娘義備了多少珠翠花粉、海外名香、綾羅緞匹，令穿宮太監捧了。那宮女

們拿著金燈在前引路，送眾位天人小姐出宮，眾位夫人小姐謝了恩，出了宮門，早有長班衙役前來迎接，打道回滿春園，不表。

且言外殿上眾文武大臣，也謝宴回滿春園去了。次日清晨，上朝謝恩，天子傳旨，令工部尚書監督工程，將沈謙府第重新起造，改為義烈祠，春秋二時賜祭。又令起造各位王侯府第，按品級施行。工部尚書領旨回轉衙門，點了三十名效力的官兒，先擇了地基，然後分頭去辦工料，派定規矩，營工的營工，營料的營料，各人派定，一齊開工。起造了四十多日，早已齊備。

當下工部大人見工程已完，又親到各府驗看一遍，然後將各家府第開成一本清冊，上朝繳旨。天子聞奏大喜，將冊子展開一看，上寫道：遵旨起造各位王侯府第，清冊注名于左，計三十三所。第一府第，義烈公堂；第二府第，義節武安王羅府；第三府第，忠勇成平王馬府；第四府第，淮東郡王柏府；第五府第，智略安平王李府；第六府第，東平郡王程府；第七府第，褒城郡王秦府；第八府第，鄂州郡王尉遲府；第九府第，鄴城郡王段府；第十府第，瓚邑郡王徐府；第十一府第，英城郡王李府；第十二府第，宣城亭侯童府；第十三府第，安定亭侯裴府；第十四府第，山陽亭侯胡府；第十五府第，靈寶亭侯魯府；第十六府第，益屋亭侯謝府；第十七府第，銅山亭侯龍府；第十八府第，邵武亭侯孫府；第十九府第，歷城亭侯趙府；第二十府第，思恩亭侯王府；第二十一府第，武進亭侯李府；第二十二府第，海門亭侯、廣陵亭侯、蕪城亭侯盧府；第二十三府第，瓜州亭侯、鎮海亭侯洪府；第二十四府第，靖江亭侯、六合亭侯戴府；第二十五府第，真州亭侯、青山亭侯齊府；第二十六府第，彰德亭侯史府；第二十七府第，永安亭侯王府；第二十八府第，清浦亭侯張府；第二十九府第，金壇亭侯場府；第三十府第，平山亭侯金府；第三十一府第，南安亭侯王府；第三十二府第，揚子亭侯、蜀岡亭侯、狼山亭侯王府；第三十三府第，東宮教授祁府。

天子看完清冊，又命禮部尚書擇定明日吉期，迎送各位功臣進府。聖旨一下，次日五鼓，眾功臣人朝謝恩，隨即擺齊執事，笙蕭細樂，各位進府。合朝九卿四相六部官員及合城的文武大小職事，紛紛送禮，各府道喜，長

安城中好不熱鬧！正是：此日衣冠榮畫錦，他年姓字表凌煙。

話說眾位王侯進了新府，彼此請酒恭賀，忙了二十多日。那日羅爺在府無事，堂候官稟道：“聖旨到了！”羅爺忙忙起身接旨，太監宣讀。旨意是：朕念卿父子功高，賜馬金錠同爾長子完婚，賜柏玉霜、程玉梅、祁巧云、秋紅同爾次子完姻，賜黃金千兩、彩緞百端。明日乃是黃道良辰，著李逢春代朕為媒，迎娶完姻，欽此。

羅爺謝恩，請過聖旨，太監覆旨而去，羅爺入內，與夫人商議，準備二位公子的花燭，一一面張燈結彩，一面安排筵席，令旗牌各投名帖，去請御媒李王爺同保親秦王爺，那三十幾位侯爺并合朝文武官員前來飲宴。祇見滿城中車馬紛紛，一齊都到羅門道喜，真是門前車馬，堂上空歌，好不光彩！正是：堂前珠履三千客，房內金釵十二行。

按下羅府的事，且言柏府也接了聖旨，早有英城郡工夫婦同侯氏夫人治備妝奩，打發玉霜、秋紅出嫁。那程府、祁府總是如此，不必細細交代。

再講馬府接了聖旨，也都收拾預備，掛彩張燈。等到次日，馬爺親喚小姐上轎，三聲大炮，出了府門。一路上吹吹打打，到了羅府門首，祇聽得一派樂音，卻好柏府、程府，祁府三家的四乘花轎一齊到門，羅爺吩咐升炮開門，先是馬小姐的花轎到門，后是柏玉霜、程玉梅、祁巧云、秋紅女四乘花轎依次進門。自有儂相贊禮請出五位新人，各歸洞房，然后二位公子各去合巹交盃，羅爺上廳待客，方才入席，忽聽得一聲吆喝，說道：“東宮太子的駕到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凌煙閣上千秋標義粉妝樓前百世流芳

話說羅爺正在前廳陪客飲宴，忽聽得一聲吆喝。堂官稟道：“啟王爺，東宮太子奉旨前來恭賀，駕已到了轅門，請王爺接駕！”羅爺慌忙吩咐大開中門，穿了朝服，同眾王侯齊出門來迎接。祇見太子坐在逍遙馬上，頭戴紫金冠，身穿滾龍袍，擺列著半朝鑾駕，金瓜鉞斧分于左右。

羅爺父子同眾王侯一齊跪下道：“臣等不知千歲駕到，迎駕來遲，望千歲赦罪！”太子連忙下馬，親手來扶，說道：“請起！孤恭賀來遲，休得見怪。”當下眾人起身，請太子登堂，行禮。太子中間正坐，各王侯次序兩旁。太子道：“孤備了些許菲禮，來與二位小王兄賀喜。”說罷，早有太監捧上兩盤金銀珠寶、古董玉器，當廳擺下，羅爺父子向前謝恩收過，然後兩邊奏樂，請太子入席飲宴。正中是太子獨席，兩旁是眾王侯相陪。席面上玉斗金卮，山珍海饈，十分富麗。有詩為証：孔雀屏幃代瑁筵，霞光藹藹裊香煙。風云龍虎今宵會，畫錦敷榮億萬年。

話說東宮太子飲過宴，傳旨擺駕回宮而去。眾王侯送太子回宮之后，也告別各回府去了。羅公退入后堂，吩咐掌燈送二位公子進房，二位公子請過安，各自歸房，不表。

且言大公子進房與馬小姐合巹，真是女貌郎才，一雙兩好，有詩為証：琴瑟初調韻，關雎此夜歌。春風花弄色，楚岫會仙娥。

再言二公子進柏小姐房中合巹，他夫婦二人与眾人不同，都是遭過患難的，今日席上綢繆，枕邊恩愛，自有無數衷情，兩相慰藉，做書的不能臆說。到了次日，自然

依著天子的次序，各房中合巹交歡，后人有詩羨羅琨的奇遇道：春風錦帳美春光，揉碎芙蓉玉有香。云鎖巫山仙夢永，四尊神女一襄王。

說說羅府到了次日，二位公子起身，一齊參拜天地，又拜了父母。然后入朝謝恩，又到各岳父家謝親，不必細表。

且言馬爺自從金錠小姐出閣后，又擇了日期与公子馬瑤完姻，謝靈花這邊都是謝元主持其事。恰好那一日平山亭侯金府也迎娶胡變姑。各位王侯又往來道喜，絡繹不絕，都不必細表。

這三家完姻，足足鬧了個月方才無事。眾王侯自從封贈之后，安享了一月有余。眾人稟知羅爺，要回家祭祖，羅爺遂同眾人上本。天子准奏，各賜了御祭。眾人謝恩出朝，擇日動身。

羅爺祖塋是在長安，擇日興工重新修造。馬爺的祖全也在長安，向日被沈謙削平的，久已修整如新，不須再造，其余王爺在京的墳墓，不必細說。那祁子富就在長安將他父母的墳同他妻子的墳，別自擇日，創立設祭，他也不回淮安了，余者，柏文連回淮安，程鳳回登州，李全回鎮江，趙勝回丹徒，胡奎回淮安，楊春、金輝、戴仁、戴義、齊紈、齊績回儀征，盧宣、盧龍、盧虎回揚州，洪恩、洪惠回鎮江，王大公、王宗、王寶、王宸回瓜州，龍標回淮安，裴天雄、謝元、孫彪等回山東，不必交代。

單言趙勝回家祭祖，正從鵝頭鎮經過，巧遇冤家黃金印騎馬而來，趙勝見了，喝令家將：“与我把馬上這賊拿下！”家將得令，上前將黃金印抓下馬來，拖翻在地，黃金印大叫無罪，趙勝冷笑了一聲，說道：“你抬起頭來認俺一認，可該你的房飯錢了。”那黃金印抬頭一看，認得趙勝，祇嚇得膽裂魂消，祇求饒命，趙勝大怒，喝令扯下去打。打了四十大棍，即喚地方官取一面重枷枷了，喝道：“你若再不改過，本爵取你的狗命便了！”正是：善惡到頭終有報，祇爭來早与來遲。

按下趙勝的事。且說各位王侯回家祭祖，有兩個月的限

期，一齊回京繳旨。各人到了長安，進朝見了天子，覆了旨，各歸府第，那張二娘的飯店房子，已改做尼姑庵了。胡奎、羅燦、羅琨三人想起舊事，令家人備了香燭，帶了各行的匠人，到城外梅花嶺還愿，興工建廟，塑元壇像，立碑招了僧人，永奉香火，羅大人又令公子到水云庵，重新修造佛像，裝金。

眾位王侯諸事已畢，每日上朝輔政，真乃是：君明臣良，文修武備，國家有道，百姓安康。

乾德天子心中欣喜。文武百官早朝朝見，分班侍立，天子說道：“賴眾卿建功立業，欲效太宗的故事，于凌煙閣上圖畫眾卿容貌，使萬古千年，永垂不朽！不知眾卿意下如何？”眾人一齊跪下謝恩，說道：“這是萬歲的龍恩，臣等銘感五內。”天子大喜，傳旨選四十名巧筆丹青，上凌煙閣圖畫眾人之像，這些眾功臣跟隨天子上凌煙閣，令左右內臣取文房四寶，展幀十數丈白綾，令丹青落筆，不消半日，就畫全了：正當中是天子的龍顏，左右兩邊即是羅增、馬成龍等一眾王侯的容像。天子一看，祇見須眉畢露，笑貌如生，十分精巧。天子大多，賞了匠人。遂傳旨令光祿寺擺宴，就在凌煙閣君臣共樂，慶賀功勳，光祿寺領旨，不一時備齊了御宴，天子居中，眾功臣兩旁序坐，正是：光祿池台幀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

話說君臣們飲宴，盡歡而散，次日五鼓，眾功臣入朝謝恩，羅爺回府，心中想道：“俺昔日身在流沙，妻离子散，窮困已極，那想還有今日！全虧了兩個孩兒，糾合義師，使我成功歸國，此乃上蒼所助也！不可不上謝神靈，下酬戚友！”當下遂令旗牌各府投帖，請宴謝神。諸事備辦齊整，不多一時，人馬紛紛，眾位俱到。羅爺忙忙出廳迎接，次序坐下，羅爺吩咐內外擺席，兩旁鼓樂齊鳴，笙歌宣奏。

羅爺敬神奠酒，安席入坐，馬成龍首席，領著一班王侯飲宴，羅爺父子相陪，內席是馬太太領著眾家的太太飲宴：羅老太太同了五位夫人相陪。兩邊奏樂，幀場做戲，內外官客、堂客祇飲至三更方才散席。真正：合家歡樂，稱心滿意，百世榮華，千秋佳話。

可見忠佞兩途，關乎國運。前半部就如冥府幽司，后半部何等光天化日，這豈非親賢遠佞之明效大驗哉！

余故細細譜出，以為勸善之上鑑二：

詩曰：

一折翻成酒一盃，粉妝舊譜換新裁。
鑄成忠骨承恩露，褫去奸魂代怒雷。
化日無私真令辟，凌煙有后盡英材。
稗官提筆談遺事，慷慨悲歌八十回。